



中国经典名著

# 二刻拍案惊奇

(中)

[明]凌蒙初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. . . . 1
-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判溪里旧鬼借新尸 . . . 13
-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. . . . . 27
-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椽居郎署 . . . . . 48
-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. . . 68
-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术 . . . . . 82
-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. . . . . 110
-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. . . . . 127
- 卷二十 贾廉访贗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. . . . . 141
- 卷二十一 许蔡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. . . . 155
-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178
-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. . . . 197
-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 . . . . 213
-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228

##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

诗云：

世事莫有成心，成心专会认错。

任是大圣大贤，也要当着不着。

看官听说：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，述些异闻，图个好听。最有益的，论些世情，说些因果，等听了的触着心里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。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，却从不曾讲着道学。而今为甚么说个不可有成心？只为人心最灵，专是那空虚的才有公道。一点成心入在肚里，把好歹多错认了，就是圣贤也要偏执起来，自以为是，却不知事体竟不是这样的了。道学的正派，莫如朱文公晦翁。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，岂不是个大贤？只为成心上边，也曾错断了事，当日在福建崇安县知县事，有一小民告一状道：“有祖先坟茔，县中大姓夺占做了自己的坟墓，公然安葬了。”晦翁精于风水，况且福建又极重此事，豪门富户见有好风水吉地，专要占夺了小民的，以致兴讼，这样事日日有的。晦翁准了他状，提那大姓到官。大姓说：“是自家做的坟墓，与别人毫不相干的，怎么说起占夺来？”小民道：“原是我家祖上的墓，是他富豪倚势占了。”两家争个不歇。叫中证问时，各人为着一边，也没个的据。晦翁道：“此皆口说无凭，待我亲去踏看明白。”

当下带了一干人犯及随从人等，亲到坟头。看见山明



水秀，凤舞龙飞，果然是一个好去处。晦翁心里道：“如此吉地，怪道有人争夺。”心里先有些疑心，必是小民先世葬着，大姓看得好，起心要他的了。大姓先禀道：“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，泥土工程，一应皆是新的，如何说是他家旧坟？相公龙目一看，便了然明白。”小民道：“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，底下须有老土。这原是家里的，他夺了才装新起来。”晦翁叫取锄头铁锹，在坟前挖开来看。挖到松泥将尽之处，铛的一声响，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。拨开浮泥看去，乃是一块青石头，上面依稀有些字，晦翁叫取起来看。从人拂去泥沙，将水洗净，字文见将出来，却是“某氏之墓”四个大字；旁边刻着细行，多是小民家里祖先名字。大姓吃惊道：“这东西那里来的？”晦翁喝道：“分明是他家旧坟，你倚强夺了他的！石刻见在，有何可说？”小民只是叩头道：“青天在上，小人再不必多口了。”晦翁道是见得已真，起身竟回县中，把坟断归小民，把大姓问了个强占田土之罪。小民口口“青天”，拜谢而去。

晦翁断了此事，自家道：“此等锄强扶弱的事，不是我，谁人肯做？”深为得意，岂知反落了奸民之计！元来小民诡诈，晓得晦翁有此执性，专怪富豪大户欺侮百姓，此本是一片好心，却被他们看破的拿定了。因贪大姓所做坟地风水好，造下一计，把青石刻成字，偷埋在他墓前了多时，忽然告此一状。大姓睡梦之中，说是自家新做的坟，一看就明白的。谁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，当官发将出来。晦翁见此明验，岂得不信？况且从来只有大家占小人的，那曾见有小人谋大家的？所以执法而断。那大姓委实受冤，心里不伏，到上边监司处再告将下来，仍发崇安县问



理。晦翁越加喧恼，道是大姓刁悍抗拒。一发狠，着地方勒令大姓迁出棺柩，把地给与小民安厝祖先，了完事件。争奈外边多晓得是小民欺诈，晦翁错问了事，公议不平，沸腾喧嚷，也有风闻到晦翁耳朵内。晦翁认是大姓力量大，致得人言如此，慨然叹息道：“看此世界，直道终不可行！”遂弃官不做，隐居本处武夷山中。

后来有事经过其地，见林木蓊然，记得是前日踏勘断还小民之地。再行闲步一看，看得风水真好，葬下该大发人家。因寻其旁居民问道：“此是何等人家，有福分葬此吉地？”居民道：“若说这家坟墓，多是欺心得来的。难道有好风水报应他不成？”晦翁道：“怎生样欺心？”居民把小民当日埋石在墓内，骗了县官，诈了大姓这块坟地，葬了祖先的话，是长是短，各细说了一遍。晦翁听罢，不觉两颊通红，悔之无及，道：“我前日认是奉公执法，怎知反被奸徒所骗！”一点恨心自丹田里直贯到头顶来。想道：“据着如此风水，该有发迹好处；据着如此用心贪谋来的，又不该有好处到他了。”遂对天祝下四句道：

此地若发，是有地理；

此地不发，是有天理。

祝罢而去。是夜大雨如倾，雷电交作，霹雳一声，屋瓦皆响。次日看那坟墓，已毁成了潭，连尸棺多不见了。可见有了成心，虽是晦庵大贤，不能无误。及后来事体明白，才知悔悟，天就显出报应来，此乃天理不泯之处。人若欺心，就骗过了圣贤，占过了便宜，葬过了风水，天地原不容的。

而今为何把这件说这半日？只为朱晦翁还有一件为



着成心上边硬断一事，屈了一个下贱妇人，反致得他名闻天子，四海称扬，得了个好结果。有诗为证：

白面秀才落得争，红颜女子落得苦。

宽仁圣主两分张，反使娼流名万古。

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，姓严名蕊，表字幼芳，乃是个绝色的女子。一应琴棋书画，歌舞管弦之类，无所不通。善能作诗词，多自家新造句子，词人推服。又博晓古今故事。行事最有义气，待人常是真心。所以人见了的，没一个不失魂荡魄在他身上。四方闻其大名，有少年子弟慕他的，不远千里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。正是：

十年不识君王面，始信蝉娟解误人。

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，字仲友，少年高才，风流文彩。宋时法度，官府有酒，皆召歌妓承应，只站着歌唱送酒，不许私侍寝席；却是与他谗浪狎昵，也算不得许多清处。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，尽有眷顾之意，只为官箴拘束，不敢胡为。但是良辰佳节，或宾客席上，必定召他来侑酒。一日，红白桃花盛开，仲友置酒赏玩，严蕊少不得来供应。饮酒中间，仲友晓得他善于词咏，就将红白桃花为题，命赋小词。严蕊应声成一阙，词云：

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

——词寄《如梦令》。

吟罢，呈上仲友。仲友看毕大喜，赏了他两匹缣帛。

又一日，时逢七夕，府中开宴。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，极是豪爽之士，是日也在席上。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，今得相见，不胜欣幸。看了他这些行动举止，谈谐歌



唱，件件动人，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！”大觥连饮，兴趣愈高。对唐太守道：“久闻此子长于词赋，可当面一试否？”仲友道：“既有佳客，宜赋新词。此子颇能，正可请教。”元卿道：“就把七夕为题，以小生之姓为韵，求赋一词。小生当饮满三大瓯。”严蕊领命，即口吟一词道：

碧梧初坠，桂香才吐，池上水花初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玉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到隔年期，怕天上方才隔夜。

——词寄《鹊桥仙》。

词已吟成，元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，不觉跃然而起道：“词既新奇，调又适景，且才思敏捷，真天上人也！我辈何幸，得亲沾芳泽！”亟取大觥相酬，道：“也要幼芳公饮此瓯，略见小生钦慕之意。”严蕊接过吃了。太守看见两人光景，便道：“元卿客边，可到严子家中做一程儿伴去。”元卿大笑，作个揖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但未知幼芳心不如何。”仲友笑道：“严子解人，岂不愿事佳客？况为太守做主人，一发该的了。”严蕊不敢推辞得。酒散，竟同谢元卿一路到家，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欢。元卿意气豪爽，见此佳丽聪明女子，十分趁怀，只恐不得他欢心，在太守处凡有所得，尽情送与他家，留连年年，方才别去，也用掉若干银两，心里还是歉然的，可见严蕊真能令人消魂也。表过不题。

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，姓陈名亮，字同父。赋性慷慨，任侠使气，一时称为豪杰。凡绥绅士大夫有气节的，无不与之交好。淮帅辛稼轩居铅山时，同父曾去访他。将近居旁，遇一小桥，骑的马不肯定。同父将马三跃，



马三次退却。同父大怒，拔出所佩之剑，一剑挥去马首，马倒地上。同父面不改容，待步而去。稼轩适在楼上看见，大以为奇，遂与定交。平日行径如此，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。因到台州来看仲友，仲友资给馆谷，留住了他。闲暇之时，往来讲论。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，恼的是道学先生。同父意见亦同，常说道：“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。说正心诚意的，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，不知痛痒之人。君父大仇全然不理，方且扬眉袖手，高谈性命，不知性命是甚么东西！”所以与仲友说得来。只一件，同父虽怪道学，却与朱晦庵相好，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。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，不比世儒辽阔。惟有唐仲友平恃才，极轻薄的是朱晦庵，道他字也不识的。为此，两个议论有些左处。

同父客邸兴高，思游妓馆。此时严蕊之名布满一郡，人多晓得是太守相公作兴的，异样兴头，没有一日闲在家里。同父是个爽利汉子，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闲？闻得有一个赵娟，色艺虽在严蕊之下，却也算得是个上等的行院，台州数一数二的。同父就在他家游耍，缱卷多时，两情欢爱。同父挥金如土，毫无吝涩。妓家见他如此，百倍趋承。赵娟就有嫁他之意，同父也有心要娶赵娟，两个商量了几番，彼此乐意。只是是个官身，必须落籍，方可从良嫁人。同父道：“落籍是府间所主，只须与唐仲友一说，易如反掌。”赵娟道：“若得如此最好。”陈同父特为此来府里见唐太守，把此意备细说了。唐仲友取笑道：“同父是当今第一流人物，在此不交严蕊而交赵娟，何也？”同父道：“吾辈情之所钟，便是最胜，那见还有出其右者？况严蕊乃守公所属意，即使与交，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？”仲友



也笑将起来道：“非是属意，果然严蕊若去，此邦便觉无人，自然使不得！若赵娟要脱籍，无不依命。但不知他相从仁兄之意已决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察其词意，似出至诚。还要守公赞襄，作个月老。”仲友道：“相从之事，出于本人情愿，非小弟所可赞襄，小弟只管与他脱籍便了。”同父别去，就把这话回复了赵娟，大家欢喜。

次日，府中有宴，就唤将赵娟来承应。饮酒之间，唐太守问赵娟道：“昨日陈官人替你来说，要脱籍从良，果有此事否？”赵娟叩头道：“贱妾风尘已厌，若得脱离，天地之恩！”太守道：“脱籍不难。脱籍去，就从陈官人否？”赵娟道：“陈官人名流贵客，只怕他嫌弃微贱，未肯相收。今若果有心于妾，妾焉敢自外？一脱籍就从他去了。”太守心里想道：“这妮子不知高低，轻意应承，岂知同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？况且手段挥霍，家中空虚，怎能了得这妮子终身？”也是一时间为赵娟的好意，冷笑道：“你果要从了陈官人到他家去，须是会忍得饥，受得冻才使得。”赵娟一时变色，想道：“我见他如此撒漫使钱，道他家中必然富饶，故有嫁他之意；若依太守的说话，必是个穷汉子，岂能了我终身之事？”好些不快活起来。唐太守一时取笑之言，只道他不以为意。岂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，一句关心，陡然疑变。唐太守虽然与了他脱籍文书，出去见了陈同父，并不提起嫁他的说话了。连相待之意，比平日也冷淡了许多。同父心里怪道：“难道娼家薄情得这样渗漉，哄我与他脱了籍，他就不作准了？”再把前言问赵娟。赵娟回道：“太守相公说来，到你家要忍冻饿。这着甚么来由？”同父闻得此言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唐这样惫



赖！只许你喜欢严蕊罢了，也须有我的说话处。”他是个直性尚气的人，也就不恋了赵家，也不去别唐太守，一径到朱晦庵处来。

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，正在婺州。同父进去，相见已毕，问说是台州来，晦庵道：“小唐在台州如何？”同父道：“他只晓得有个严蕊，有甚别勾当？”晦庵道：“曾道及下官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小唐说公尚不识字，如何做得监司？”晦庵闻之，默然了半日。盖是晦庵早年登朝，茫茫仕宦之中，著书立言，流布天下，自己还有些不谦意处。见唐仲友少年高才，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的。闻得他说己不识字，岂不愧怒！佛然道：“他是我属宦，敢如此无礼！”然背后之言未卜真伪，遂行一张牌下去，说：“台州刑政有在，重要巡历。”星夜到台州市。

晦庵是有心寻不是的，来得急促。唐仲友出于不意，一时迎接不及，来得迟了些。晦庵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，果然如此轻薄，不把我放在心上！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。当日下马，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，交付与郡丞，说：“知府不职，听参。”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，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。晦庵道是仲友风流，必然有染；况且妇女柔脆，吃不得刑拷，不论有无，自然招承，便好参奏他罪名了。谁知严蕊苗钉般的身躯，却是铁石般的性子。随你朝打暮骂，千捶百拷，只说：“循分供唱，吟诗侑酒是有的，曾无一毫他事。”受尽了苦楚，监禁了月余，到底只是这样话。晦庵也没奈他何，只得糊涂做了“不合蛊惑上官”，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，发去绍兴，另加勘问。一面先具本参奏，大略道：唐某不伏讲学，罔知圣贤道理，却诋臣为



不识字；居官不存政体，褻昵娼流。鞠得奸情，再行复奏，取进止。等因。

唐仲友有个同乡友人王淮，正在中书省当国。也具一私揭，辨晦庵所奏，要他达知圣听。大略道：朱某不遵法制，一方再按，突然而来。因失迎侯，酷逼娼流，妄污职官。公道难泯，力不能使贱妇诬服。尚辱渎奏，明见欺妄。等因。

孝宗皇帝看见晦庵所奏，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，王淮也出仲友私揭与孝宗看。孝宗见了，问道：“二人是非，卿意如何？”王淮奏道：“据臣看看，此乃秀才争闲气耳。一个道讥了他不识字，一个道不迎侯得他。此是真情。其余言语多是增添的，可有一些的正事么？多不要听他就是。”孝宗道：“卿说得是。却是上下司不和，地方不便，可两下平调了他每便了。”王淮奏谢道：“陛下圣见极当，臣当分付所部奉行。”

这番京中亏得王丞相帮衬，孝宗有主意，唐仲友官爵安然无事。只可怜这边严蕊吃过了许多苦楚，还不算帐，出本之后，另要绍兴去听问。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，严蕊解到时，见他模样标致，太守便道：“从来有色者，必然无德。”就用严刑拷他，讨拶来拶指。严蕊十指纤细，掌背嫩白。太守道：“若是亲操井臼的手，决不是这样，所以可恶！”又要将夹棍夹他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严蕊双足甚小，恐经挫折不起。”太守道：“你道他足小么？此皆人力娇揉，非天性之自然也。”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，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。严蕊照前不招，只得且把来监了，以待再问。



严蕊到了监中，狱官着实可怜他，分付狱中牢卒，不许难为，好言问道：“上司加你刑罚，不过要你招认，你何不早招认了？这罪是有分限的。女人家犯淫，极重不过是杖罪，况且已经杖断过了，罪无重科。何苦舍着身子，熬这等苦楚？”严蕊道：“身为贱伎，纵是与太守为好，料然不到得死罪，招认了，有何大害？但天下事，真则是真，假则是假，岂可自惜微躯，信口妄言，以污士大夫！今日宁可置我死地，要我诬人，断然不成的！”狱官见他词色凛然，十分起敬，尽把其言真知太守。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。可恶这妮子倔强，虽然上边发落已过，这里原要决断。”又把严蕊带出监来，再加痛杖，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。叠成文书，正要回复提举司，看他口气，别行定夺，却得晦庵改调消息，方才放了严蕊出监。严蕊恁地悔气，官人每自争闲气，做他不着，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，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，到受了两番科断；其余逼招拷打，又是分外的受用。正是：

规回方竹杖，漆却断纹琴。

好物不动念，方成道学心。

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，放得出来，气息奄奄，几番欲死，将息杖疮。几时见不得客，却是门前车马，比前更盛。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，四方之人重他义气。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，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，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，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。所以挨挤不开。一班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，但是来看严蕊的，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。

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，落得动了好些唇舌，



外边人言喧沸，严蕊声价腾涌，直传到孝宗耳朵内。孝宗道：“早是前日两平处了。若听了一偏之词，贬滴了唐与正，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没申诉处？”

陈同父知道了，也悔道：“我只向晦庵说得他两句话，不道认真的大弄起来。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，无可辨处。”因致书与晦庵道：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，唐与正乃见疑相讐，真足当田光之死矣。然困穷之中，又自惜此泼命。一笑。看来陈同父只为唐仲友破了他赵娟之事，一时心中愤气，故把仲友平日说话对晦庵讲了出来。原不料晦庵狠毒，就要摆布仲友起来。至于连累严蕊，受此苦拷，皆非同父之意也。这也是晦庵成心不化，偏执之过，以后改调去了。

交代的是岳商卿，名霖。到任之时，妓女拜贺。商卿问：“那个是严蕊？”严蕊上前答应。商卿抬眼一看，见他举止异人，在一班妓女之中，却像鸡群内野鹤独立，却是容颜憔悴。商卿晓得前事，他受过折挫，甚觉可怜。因对他道：“闻你长于词翰，你把自家心事，做成一词诉我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严蕊领命，略不构思，应声口占《卜算子》道：
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！

商卿听罢，大加称赏道：“你从良之意决矣。此是好事，我当为你做主。”立刻取伎籍来，与他除了名字，判与从良。

严蕊叩头谢了，出得门去。有人得知此说的，千斤市



聘，争来求讨，严蕊多不从他。有一宗室近属于弟，丧了正配，悲哀过切，百事俱唐。宾客们恐其伤性，拉他到伎馆散心。说着别处多不肯去，直等说到严蕊家里，才肯同来。严蕊见此人满面戚容，问知为苦丧耦之故，晓得是个有情之人，关在心里。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，饮酒中间，彼此喜乐，因而留住。倾心来往多时，毕竟纳了严蕊为妾。严蕊也一意随他，遂成了终身结果。虽然不到得夫人，县君，却是宗室自取严蕊之后，深为得意，竟不续婚。一根一蒂，立了妇名，享用到底，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。后人评论这个严蕊，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。有七言古风一篇，单说他的好处：

天占有女真奇绝，挥毫能赋谢庭雪。  
搽粉虞侯太守筵，酒酣未必呼烛灭。  
忽尔监司飞檄至，桁杨横掠头抢地。  
章台不犯士师条，肺石会疏刺史事。  
贱质何妨轻一死，岂承浪语污君子？  
罪不重科两得答，狱吏之威止是耳。  
君侯能讲毋自欺，乃遣女子诬人为！  
虽在縲绁非其罪，尼父之语胡忘之？

君不见，

贯高当时白赵王，身无完肤犹自强？  
今日蛾眉亦能尔，千载同闻侠骨香！  
含颦带笑出狴犴，寄声合眼闭眉汉。  
山花满斗归夫来，于潢自有梁鸿案。



###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判溪里旧鬼借新尸

诗曰：

昔日眉山翁，无事强说鬼。  
何取诞怪言，阴阳等一理。  
惟令死可生，不教生愧死。  
晋人颇通玄，我怪阮宣子。

晋时有个阮修，表字宣子。他一生不信有鬼，特做一篇《无鬼论》。他说道：“今人见鬼者，多说他着活时节衣服。这等说起来，人死有鬼，衣服也有鬼了。”一日，有个书生来拜，他极论鬼神之事。一个说无，一个说有，两下辩论多时，宣子口才便捷，书生看看说不过了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君家不信，难以置辨，只眼前有一件大证见，身即是鬼，岂可说无取。”言毕，忽然不见。宣子惊得木呆，嘿然而惭，这也是他见不到处。从来圣贤多说人死为鬼，岂有没有的道理？不止是有，还有许多放生前心事不下，出来显灵的。所以古人说：“当令死者复生，生者可以不愧，方是忠臣义士。”而今世上的人，可以见得死者的能有几个？只为欺死鬼无知，若是见了显灵的，可也害怕哩！

宋时福州黄间人刘监税的儿子四九秀才，取郑司业明仲的女儿为妻，后来死了，三个月，将去葬于郑家先陇之旁。既掩圻，刘秀才邀请送葬来的亲朋在坟庵饮酒。忽然一个大蝶飞来，可有三寸乡长，在刘秀才左右盘旋飞舞，赶逐不去。刘秀才道是怪异，戏言道：“莫非我妻之灵乎？”



倘阴间有知，当集我掌上。”刚说得罢，那蝶应声而下，竟飞在刘秀才右手内。将有一刻光景，然后飞去。细看手内已生下一卵，坐客多来观看，刘秀才恐失掉了，将纸包着，叫房里一个养娘，交付与他藏。

刘秀才念着郑氏，叹息不已，不觉泪下。正在凄惶间，忽见这个养娘走进来，道：“不必悲伤，我自来了！”看着行动举止，声音笑貌，宛然与郑氏一般无二。众人多道是这养娘风发了。到晚回家，竟走到郑氏房中，开了箱匣，把冠裳钗钏服饰之类，尽多拿出来，悉照郑氏平日打扮起来。家人正皆惊骇，他竟走出来，对刘秀才说道：我去得三月，你在家中做的事，那件不是，那件不是，某妾说甚么话，某仆做甚勾当。——数来，件件不虚。刘秀才晓得是郑氏附身，把这养娘信做是郑氏，与他说话，全然无异。也只得附几时要去的，不想自此声音不改了，到夜深竟登郑氏之床，拉了刘秀才同睡。云雨欢爱，竟与郑氏生时一般。明日早起来，区处家事，简较庄租簿书，分毫不爽。亲眷家闻知，多来看他，他与人寒温款待，一如平日。人多叫他鬼小娘。养娘的父亲就是刘家庄仆，见说此事，急来看看女儿。女儿见了，不认是父亲，叫他的名字骂道：“你去年还欠谷若干斛，何为不还？”叫当直的掌住了要打，讨饶才住。

如此者五年，直到后来刘秀才死了，养娘大叫一声，蓦然倒地，醒来仍旧如常。问他五年间事，分毫不知。看了身上衣服，不胜惭愧，急脱卸了，原做养娘本等去。可见世间鬼附生人的事极多，然只不过一时间事，没有几年价竟做了生人与人相处的。也是他阴中撒刘秀才不下，又



要照管家事，故此现出这般奇异来。怎说得个没鬼？这个是借生人的了，还有个借死人的。说来时：

直叫小胆惊欲死，任是英雄也汗流。

只为满腔冤抑声，一宵鬼括报心仇。

话说会稽嵊县有一座山，叫做鹿胎山。为何叫得鹿胎山？当时有一个陈惠度，专以射猎营生，到此山中，见一带胎鹿鹿，在面前走过。惠度腰袋内取出箭来，搭上了一箭射去，叫声“着”，不偏不侧，正中了鹿的头上。那只鹿带了箭，急急跑到林中，跳上两跳，早把个小鹿生了出来。老鹿既产，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干净了，然后倒地身死。陈惠度见了，好生不忍，深悔前业，抛弓弃矢，投寺为僧。后来鹿死之后，生出一样草来，就名“鹿胎草”。这个山原叫得剡山，为此就改做鹿胎山。

山上有个小庵，人只叫做鹿胎庵。这个庵，苦不甚大。宋淳熙年间，有一僧号竹林，同一行者在里头居住。山下村里，名剡溪里，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所在。里中有个张姓的人家，家长新死，将入殓，来请庵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。是夜里的事。竹林叫行僮挑了法事经箱，随着就去。时已日暮，走到半山中，只见前面一个人叫道：“天色晚了，师父下山，到甚处去？”抬头有时，却是平日与他相好的，一个秀才，姓直名谅，字公言。两人相揖已毕，竹林道：“官人从何处来？小僧要山下人家去，怎么好？”直生道：“小生从县间到此，见天色已晚，将来投宿庵中，与师父清话。师父不下山去罢。”竹林道：“山下张家主翁入殓，特请去做佛事，事在今夜。多年檀越人家，怎好不去得？只是官人已来到此，又没有不留在庵中



宿歇的。事出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直生道：“我不宿此，别无去处。”竹林道：“只不知官人有胆气独住否？”直生道：“我辈大丈夫，气吞湖海，鬼物所畏，有甚没胆气处！你每自去，我竟到用中自宿罢。”竹林道：“如此却好，只是小僧心上过意不去，明日归来，罚做一个东道请罪罢。”直生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省得为我少得了衬钱，明日就将衬钱来破除也好。”竹林就在腰间解下钥匙来付与直生，道：“官人，你可自去开了门歇宿去，肚中饥饿时，厨中有糕饼，灶下有见成米饭，食物多有，随你权宜吃用，将就过了今夜，明日绝早，小僧就回。托在相知，敢如此大胆，幸勿见责。”直生取笑道：“不要开进门去，撞着了什么避忌的人在里头，你放心不下。”竹林也笑道：“山庵浅陋，料没有妇女藏得，不妨，不妨。”直生道：“若有在里头，正好我受用他一夜。”竹林道：“但凭受用，小僧再不吃醋。”大笑而别，竹林自下山去了。

直生接了钥匙，一径踱上山来，端的好夜景：栖鸦争树，宿鸟归林。隐隐钟声，知是禅关清楚；纷纷烟色，看他比屋晚炊。径僻少人行，惟有樵夫肩担下；山深无客至，并稀稚子侯门迎。微茫几点疏星，户前相引，灿烂一钩新月，木末来邀。室内知音，只是满堂木偶；庭前好伴，无非对座金刚。若非德重鬼神钦，也要心疑魑魅至。直生走进庵门，竟趋禅室。此时明月如昼，将钥匙开了房门，在佛前长明灯内点个火起来，点在房中了。到灶下看时，钵头内有炊下的饭，将来锅内热一热，又去倾瓶倒罐，寻出些笋干木耳之类好些物事来。笑道：“只可惜没处得几杯酒吃吃。”把饭吃饱了，又去烧些汤，点些茶起来吃了，



走入房中。掩上了门，展一展被卧停当，息了灯，倒头便睡。

一时间睡不去，还在翻覆之际，忽听得扣门响。直生自念庵僧此时正未归来，邻旁别无人迹，有何人到此？必是山魃木魅，不去理他。那门外扣得转急，直生本有胆气，毫无怖畏，大声道：“汝是何物，敢来作怪！”门外道：“小弟是山下刘念嗣，不是甚么怪。”直生见说出话来，侧耳去听，果然是刘念嗣声音，原是他相好的旧朋友，恍惚之中，要起开门。想一想道：“刘念嗣已死过几时，这分明是鬼了。”不定起来。门夕外道：“你不肯起来放我，我自家会走进来。”说罢，只听得房门砣砣有声，一直走进房来。月亮里边看去，果然是一个人，踞在禅椅之上，肆然坐下。大喊道：“公言！公言！故人到此，怎不起来相揖？”直生道：“你死了，为何到此？”鬼道：“与足下往来甚久，我元不曾死，今身子见在，怎么把死来戏我？”直生道：“我而今想起来，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，我于某日到你家送葬，葬过了才回家的。你如今却来这里作怪，你敢道我怕鬼，故戏我么？我是铁汉子，胆气极壮，随你甚么千妖百怪，我决不怕的！”鬼笑道：“不必多言！实对足下说，小弟果然死久了，所以不避幽明，昏夜到此寻足下者，有一腔心事，要诉与足下，求足下一臂之力。足下许我，方才敢说。”直生道：“有何心事？快对我说。我念平日相与之情，倘可用力，必然尽心。”

鬼叹息了一会，方说道：“小弟不幸去世，不上一年，山妻房氏即使改嫁。嫁也罢了，凡我所有箱匣货财、田屋文券，席卷而去。我止一九岁儿子，家财分毫没分。又不



照管他一些，使他饥寒伶仃，在外边乞丐度日。”说到这里，岂不伤心！便哽哽咽咽哭将起来。直生好生不忍，便道：“你今来见我之意，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么？”鬼道：“幽冥悠悠，徒见悲伤，没处告诉，特来见足下。要足下念平生之好，替我当宜一说，申此冤根。追出家财，付与吾子，使此子得以存活。我瞑目九泉之下，当效结草衔环之报。”直生听罢，义气愤愤，便道：“既承相托，此乃我身上事了，明日即当往见县官，为兄申理此事。但兄既死无对证，只我口说有何凭据？”鬼道：“我一一说来，足下须记得明白。我有钱若干，粟若干，布帛若干，在我妻身边，有一细帐在彼减妆匣内，匙钥紧系身上。田若干亩，在某乡。屋若干间，在某里。具有文契在彼房内紫漆箱中，时常放在床顶上。又有白银五百两，寄在彼亲赖某家。闻得往取几番，彼家不肯认帐，若得官力，也可追出。此皆件件有据。足下肯为我留心，不怕他少了。只是儿子幼小无能，不是足下帮扶，到底成不得事。”直生一一牢记，恐怕忘了，又叫他说了再说，说了两三遍，把许多数目款项，俱明明白白了。直生道：“我多已记得，此事在我，不必多言。只是你一向在那里？今日又何处来？”鬼道：“我死去无罪，不入冥司。各处游荡，看见家中如此情态。既不到阴司，没处合理，阳间官府外，又不是鬼魂可告的，所以含忍至今。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斋，知足下在此山上，故特地上来表此心事，求恳出力，万祈留神。”

直生与他言来语去，觉得更深了，心里动念道：“他是个鬼，我与他说话已久，不要为鬼气所侵，被他迷了。趁心里清时，打发他去罢。”因对他道：“刘兄所托既完，



可以去了。我身子已倦，不要妨了我睡觉。”说罢，就不听见声响了，叫两声刘兄，刘念嗣！并不答应了。直生想道已去，揭帐看时，月光朦胧，禅椅之上，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动。直生道：“可又作怪，鬼既已去，此又何物？”大咳嗽，禅椅之物也依样咳嗽。直生不理他，假意鼾呼，椅上之物也依样鼾呼。及至仍前叫刘兄，他却不答应。直生初时胆大，与刘鬼相问答之时，竟把生人待他一般，毫不为异，此时精神既已少倦，又不见说话了，却只如此作影响，心里就怕将起来。道：“万一定上床来，却不利害？”急急走了下床，往外便跑。椅上之物，从背后一路赶来。直生走到佛堂中，听得背后脚步响，想道：“曾闻得人说，鬼物行步，但会直前，不能曲折。我今环绕而走，必然赶不着。”遂在堂在边，绕了一转。那鬼物跟路走不迭了，扑在柱上，就抱住不动。直生见他抱了柱，叫声惭愧！一道烟望门外溜了，两三步并作一步，一口气奔到山脚下。

天色已明，只见山下两个人，前后走来，正是竹林与行僮。见了直生道：“官人起得这等早！为甚恁地喘气？”直生喘息略定，道：“险些吓死了人！”竹林道：“为何呢？”直生把夜来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道：“你们撇了我在檀越家快活，岂知我在山上受如此惊怕？今我下了山，正不知此物怎么样了。”竹林道：“好教官人得知，我每撞着的事，比你的还希奇哩。”直生道：“难道还百奇似我的？”竹林道：“我们做了大半夜佛事，正要下棺，摇动灵柩，念过真言，抛个颂子，揭开海被一看，正不知死人尸骸在那里去了，合家惊慌了，前后找寻，并无影响。送敛的诸亲多吓得走了，孝子无头可奔，满堂鼎沸，连我们做佛事



的，没些意智，只得散了回来。你道作怪么？”直生摇着头道：“奇！奇！奇！世间人事改常，变怪不一，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。若不眼见，说着也不信。”竹林道：“官人你而今往那里去？”直生道：“要寻刘家的儿子，与他说去。”竹林道：“且从容，昨夜不曾相陪得，又吃了这样惊恐，而今且到小庵里坐坐，吃些早饭再处。”直生道：“我而今青天白日，便再去寻寻昨夜光景，看是怎的。”

就同了竹林，一行三个一头说，一头笑，蹶上山来。

一宵两地作怪，闻说也须惊坏。

禅师不见不闻，未必心无挂碍。

三人同到庵前，一齐抬起头来。直生道：“元来还在此。”竹林看时，只见一个死人，抱住在堂柱上。行僮大叫一声，把经箱扑的掼在地上了，连声喊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”竹林啐了一口道：“有我两人在此，怕怎的？且仔细看看着。”竹林把庵门大开，向亮处一看，叫声奇怪！把个舌头伸了出来，缩不进去。直生道：“昨夜与我讲了半夜话后来赶我的，正是这个。依他说，只该是刘念嗣的尸首，今却不认得。”竹林道：“我仔细看，分明象是张家主翁的模样。敢就是昨夜失去的，却如何走在这里？”直生道：“这等是刘念嗣借附了尸首来与我讲话的了。怪道他说到山下人家赴斋来的，可也奇怪得紧！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说话，一一写了出来，省得过会忘记了些。”竹林道：“你自做你的事。而今这个尸首在此，不稳便，我且知会张家人来认一认看。若从来不是，又作计较。”连忙叫行僮做些早饭，大家吃了，打发他下山张家去报信说：“山上有个死尸，抱有在上，有些象老檀越，特来邀请亲



人去看。“张家儿子见说，急约亲戚几人飞也似到山上来认。邻里间闻得此说，尽道希奇，不约而同，无数的随着来看。但见：一会子闹动了剡溪里，险些儿踹平了鹿胎庵。

且说张家儿子走到庵中一看，在上的果然是他父亲尸首。号天拍地，哭了一场。哭罢，拜道：“父亲，何不好好入殓，怎的走到这个所在，如此作怪？便请到家里去罢！”叫众人帮了，动手解他下来，怎当得双手紧抱，牢木可脱。欲用力拆开，又恐怕折坏了些肢体，心中不忍。舞弄了多时，再不得计较。此时山下来看的人越多了，内中有的道：“新尸强魂必不可脱，除非连柱子弄了家去。”张家是有力之家，便依着说话，叫些匠人把几枝木头，将屋梁支架起来，截断半在，然后连在连尸，倒了下来，挺在木板上了，才偷得柱子出来。一面将木板扎缚了绳索，正要打抬他下山去，内中走出一个里正来道：“列位不可造次！听小人一句说话，此事大奇，关系地方怪异，须得报知知县相公，眼同验看方可。”众人齐住了手，道：“恁地时你自报去。”里正道：“报时须说此尸在本家怎么样不见了，几时走到这庵里，怎么样抱在这柱子上，说得备细，方可对付知县相公。”张家人道：“我们只知下棺时，揭开被来，不见了尸首。已后却是唐里师父来报，才寻得着。这里的事，我们不知。”竹林道：“小僧也因做佛事，同在张家，不知这里的事。今早回庵，方才知。这用里自有个秀才官人，晚间在此歇宿，见他尸首来的。”此时直生已写完了帐，走将出来道：“晚间的事，多在小生肚里。”里正道：“这等，也要烦官人见一见知县相公，做个证见。”直生道：“我正要见知县相公，有话说。”



里正就齐了一班地方人，张家孝子扶从了扛尸的，宜秀才自带了写的帐，一拥下山，同到县里来，此时看的何止人山人海？嚷满了县堂。知县出堂，问道：“何事喧嚷？”里正同两处地方一齐跪下，道：“地方怪异，将来告明。”知县道：“有何怪异？”里正道：“剡溪里民家张某，新死入殓，尸首忽然不见。第二日却在鹿胎山上庵中，抱住佛堂柱子。见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，见得来时明白。今本家连在取下，将要归家。小人们见此怪异，关系地方，不敢不报。故连作怪之尸，并一干人等，多送到相公台前，凭相公发落。”知县道：“我曾读过野史，死人能起，唤名尸蹶，也是人世所有之事。今日偶然在此，不足为异。只是直秀才所见来的光景，是怎么样的？”直生道：“大人所言尸蹶固是，但其间还有好些缘故。此尸非能作怪，乃一不平之鬼，借此尸来托小生求申理的。今见大人，当以备陈。只是此言未可走泄，望大人主张，发落去了这一干人，小生别有下列实告。”

知县见他说得有些因由，便叫该房与地方取词立案，打发张家亲属领尸归殓，各自散去。单留着直生问说备细。直生道：“小生有个旧友刘念嗣，家事尽也温饱，身死不多时，其妻房氏席卷家资，改嫁后夫，致九岁一子流离道路。昨夜鬼扣山庵，与小生诉苦，各言其妻所掩没之数及寄顿之家，朗朗明白，要小生出身代告大人台下，求理此项。小生义气所激，一力应承，此鬼安心而去。不想他是借张家新尸附了来的，鬼去尸存，小生觉得有异，离了房门走出，那尸就来赶逐小生，遇柱而抱。幸已天明，小生得脱。故地方见此异事，其实乃友人这一点不平之怨气所



致。今小生记其所言，满录一纸，大人台鉴，照此单款为小生一追，使此子成立。不在此鬼苦苦见托之意，亦是大人申冤理在，救困存孤之大德也。”知县听罢，道：“世间有此薄行之妇，官府不知，乃使鬼来求申，有愧民牧矣！今有烦先生做个证明，待下官尽数追取出来。”直生道：“待小生去寻着其子，才有主脑。”知县道：“追明了家财，然后寻其子来给还，未为迟也，不可先漏机关。”直生道：“大人主张极当。”知县叫直生出外边伺候，密地签个小票，竟拿刘念嗣元妻房氏到官。

元来这个房氏，小名恩娘，体态风流，情性淫荡。初嫁刘家，虽则家道殷厚，争奈刘生禀赋羸弱，遇敌先败，尽力奉承，终不惬意。所以得虚怯之病，三年而死。刘家并无翁姑伯叔之亲，只凭房氏作主，守孝终七，就有些耐不得，未满一年，就嫁了本处一个姓幸的，叫做幸德，到比房氏小三五岁，少年美貌，精力强壮，更善抽添之法，房氏才知有人道之乐。只恨丈夫死得迟了几年，所以一家所有，尽情拿去奉承了晚夫，连儿子多不顾了。儿子有时去看他，他一来怕晚夫嫌忌，二来儿子渐长，这些与晚夫恣意取乐光景，终是碍眼，只是赶了出来。“刘家”二字已怕人提起了。不料青天一个霹雳，县间竟来拿起刘家元妻房氏来，惊得个不知头脑，与晚夫商量道：“我身上无事，如何县间来掌我？他票上有‘刘家’二字，莫非有人唆哄小业种告了状么？”及问差人讨票看，竟不知原告是那个，却是没处躲闪，只得随着差人到衙门里来。幸德虽然跟着同去，票上无名，不好见官，只带得房氏当面。

知县见了房氏，问道：“你是刘念嗣的元妻么？”房



氏道：“当先在刘家，而今的丈夫，叫做幸德。”知县道：“谁问你后夫！你只说前夫刘念嗣身死，他的家事怎么样了？”房氏道：“原没什么大家事，死后儿子小，养小妇人不活，只得改嫁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丈夫托梦于我，说你卷携家私，嫁了后夫。他有许多在你手里，我一一记得的，你可实招来。”房氏心中不信，赖道：“委实一些没有。”知县叫把拶来拶了拶，房氏忍着痛还说没有。知县道：“我且逐件问你：你丈夫说，有钱若干，粟若干，布若干在你家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没有。”知县道：“田在某乡，屋在某里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没有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丈夫说，钱物细帐，在减妆匣内，匙钥在你身边；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，放于床顶上。如此明白的，你还要赖？”房氏起初见说着数目，已自心慌，还勉强只说没有，今见如此说出海底服来，心中惊骇道：“是丈夫梦中告诉明白了！”便就遮饰不出了，只得叩头道：“谁想老爷知得如此备细，委实件件真有的。”知县就唤松了拶，登时押去，取了那减妆与紫漆箱来，当堂开看，与直生所写的无一不对。又问道：“还有白银五百两寄在亲眷赖某家，可有的么？”房氏道：“也是有的，只为赖家欺小妇人是偷寄的东西，已后去取，推三阻四，不肯拿出来还了。”知县道：“这个我自有的。”当下点一个差役，押了那妇人去寻他刘家儿子同来回话。又分付请直秀寸讲来，知县对直生道：“多被下官问将出来了，与先生所写一一皆同，可见鬼之有灵矣。今已押此妇寻他儿子去了，先生也去，大家一寻，若见了，同到此间，当面追给家则与他，也完先生一场为友的事。”直生谢道：“此乃小生分内事，就当出去找寻他来。”



直生去了。

知县叫牢内取出一名盗犯来，密密分付道：“我带你到一家去，你说劫来银两，多寄在这家里的。只这等说，我宽你几夜锁押，赏你一顿点心。一贼犯道：“这家姓甚么？”知县道：“姓赖。”贼犯道：“姓得好！好歹赖他家娘罢了。”知县立时带了许多缉捕员役，押锁了这盗犯，一径抬到这赖家来。赖家是个民户，忽然知县柏公抬进门来，先已慌做一团。只见众人役簇拥知县中间坐了，叫赖某过来，赖某战兢兢的跪倒。知县道：“你良民不要做，却窝顿盗赃么？”赖某道：“小人颇知书礼，极守本分的，怎敢干此非为之事？”知县相着盗犯道：“见有这贼招出姓名，有现银千两，寄在你家，怎么赖得？”赖某正要认看何人如此诬他，那盗犯受过分付，口里便喊道：“是有许多银两藏在他家的。”赖某慌了道：“小人不曾认得这个人的，怎么诬得小人？”知县道：“口说无凭，左右动手前后搜着！赖某也自去做眼，不许乘机抢匿物事！”

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，得了口气，打进房来，只除地皮不翻转，把箱笼多搬到官面前来。内中一箱沉重，知县叫打开来看。赖某晓得有银子在里头的，着了急，就喊道：“此是亲眷所寄。”知县道：“也要开看。”打将开来，果然满箱白物，约有四五百两。知县道：“这个明是盗赃了。”盗犯也趁口喊道：“这正是我劫来的东西。”赖某道：“此非小人所有，乃是亲眷人家寡妇房氏之物，他起身再醮，权寄在此，岂是盗赃？”知县道：“信你不得，你写个口词到县验看！”赖某当下写了个某人寄顿银两数目明白，押了个字，随着到县间来。却好房氏押出来，寻着了儿子，



直生也撞见了，一同进县里回话。知县叫赖某过来道：“你方才说银两不是盗赃，是房氏寄的么？”赖某道：“是。”知县道：“寄主今在此，可还了他，果然盗情与你无干，赶出去罢。”赖某见了房氏，对口无言，只好直看。用了许多欺心，却被嫌了出来，又吃了一个虚惊，没兴自去了。

知县唤过刘家儿子来看了，对直生道：“如此孩子，正好提携，而今帐目文券俱已见在，只须去交点明白，追出银两也给与他去，这已后多是先生之事了。”直生道：“大人神明，好欺莫遁。亡友有知，九泉衔感。此子成立之事，是亡友幽冥见托，既仗大人申理，若小生有始无终，不但人非，难堪鬼责。”知县道：“先生诚感幽冥，故贵友犹相托。今鬼语无一不真，亡者之员与生者之谊，可畏可敬。岂知此一场鬼怪之事，却勘出此一案来，真奇闻也！”当下就押房氏与儿子出来，照帐目交收了物事，将文契查了田房，一一踏实金管了，多是直生与他经理。一个乞丐小厮，遂成富室之子。因是直生不负所托，也全亏得这一夜鬼话。

彼时晚夫幸德见房氏说是前夫托梦与知县相公，故知得这等明白，心中先有些害怕，夫妻二人怎敢违扬一些？后来晓得鬼来活现了一夜，托与直秀才的，一发打了好些寒噤。略略有些头疼脑热，就生疑惑，后来破费了些钱钞，荐度了几番，方得放心。可见人虽已死之鬼，不可轻负也。有诗为证：

何缘世上多神鬼？只为人心有不平。

若使光明如白日，纵然有鬼也无灵。



##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镞

诗云：

睹色相悦人之情，个中原有真缘分。

只因无假不成真，就里藏机不可问。

少年卤莽浪贪淫，等闲踰入风流阵。

馒头不吃惹身膻，也俗传名扎火囤。

听说世上男贪女爱，谓之风情。只这两个字害的人也不浅，送的人也不少。其间又有奸诈之徒，就在这些贪爱上面，想出个奇巧题目来。做自家妻子不着，装成圈套，引诱良家子弟，诈他一个小富贵，谓之“扎火囤”。若不是识破机关，硬浪的郎君十个着了九个道儿。记得有个京师人靠着老婆吃饭的，其妻涂脂抹粉，惯卖风情，挑逗那富家郎君。到得上了手的，约会其夫，只做撞着，要杀要剐，直等出财买命，履足方休，被他弄得也不止一个了。有一个拨皮子弟深知他行径，佯为不晓，故意来缠。其妻与了他些甜头，勾引他上手，正在床里作乐，其夫打将进来。别个着了忙的，定是跳下床来，寻躲避去处。怎知这个人慌不慌，且把他妻子搂抱得紧紧的，不放一些宽松。伏在肚皮上大言道：“不要嚷乱！等我完了事再讲。”其妻子猪也似喊起来，乱颠乱推，只是不下来。其夫进了门，揸起帐子，喊道：“干得好事！要杀！要杀！”将着刀背放在颈子上，挨了一挨，却不下手。泼皮道：“不必作腔，要杀就请杀。小子因然不当，也是令正约了来的。死便死



做一处，做鬼也风流，终不然独杀我一个不成？”其夫果然不敢动手，放下刀子，拿起一个大杆杖来，喝道：“权寄颗驴头在颈上，我且痛打一回。”一下子打来，那泼皮溜撒，急把其妻番过来，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。其妻又喊道：“是我，是我！不要错打了！”泼皮道：“打也不错，也该受一杖儿。”其夫假势头已过，早已发作不出了。泼皮道：“老兄放下性子，小子是个中人，我与你熟商量。你要两人齐杀，你嫂子是摇钱树，料不舍得。若抛得到官，只是和好，这番打破机关，你那营生弄不成。不如你舍着嫂子与我往来，我公道使些钱钞，帮你买煤买米，若要扎火囤，别寻个主儿弄弄，须靠我不着的。”其夫见说出海底眼，无计可奈，没些收场，只得住了手，倒缩了出去。泼皮起来，从容穿了衣服，对着妇人叫声“聒噪”，摇摇摆摆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

恰是富家子弟郎君，多是娇嫩出身，谁有此泼皮胆气，泼皮手段！所以着了道儿。宋时向大理的衙内向土肃，出外拜客，唤两个院长相随到军将桥，遇个妇人，鬓发蓬松，涕泣而来。一个武夫，着青红丝袍，状如将官，带剑牵驴，执着皮鞭，一头走一头骂那妇人，或时将鞭打去，怒色不可犯。随后就有健卒十来人，抬着几杠箱笼，且是沉重，跟着同走。街上人多立驻看他，也有说的，也有笑的。土肃不知缘故，方在疑讶，两个院长笑道：“这番经纪做着了。”土肃问道：“怎么解？”院长道：“男女们也试猜，未知端的。衙内要知备细，容打听的实来回话。”去了一会，院长来了，回说详细。



元来浙西一个后生官人，到临安赴铨试，在三桥黄家客店楼上下着。每下楼出入，见小房青帘下有个妇人行走，姿态甚美。撞着了多次，心里未免欣动。问那送条的小童道：“帘下的是店中何人？”小童攒着眉头道：“一店中被这妇人累了三年了。”官人惊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小童道：“前岁一个将官带者这个妇人，说是他妻子，要住个洁净房子。住了十来日，就要到那里近府去，留这妻子守着房卧行李，说道去半个月就好回来。自这一去，杳无信息。起初妇人自己盘缠，后来用得没有了，苦央主人家说：‘除了吃时，只等家主回来算还。’主人辞不得，一日供他两番，而今多时了，也供不起了。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这些客人，轮次供他，也不是常法，不知几时才了得这业债。”官人听得满心欢喜，问道：“我要见他一见，使得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是好人家妻子，丈夫又不在，怎肯见人？”官人道：“既缺衣食，我寻些吃一物事送他，使得么？”小童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

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里，买了一包蒸酥饼，一包果馅饼，在店家讨了两个盒儿装好了，叫小童送去。说道：“楼上官人闻知娘子不方便，特意送此点心。”妇人受了，千恩万谢。明日妇人买了一壶酒，妆着四个菜碟，叫小童来答谢，官人也受了。自此一发注意不舍。隔两日又买些物事相送，妇人也如前买酒来答。官人即烫其酒来吃，筐内取出金杯一只，满斟着一杯，叫茶童送下去，道：“楼上官人奉劝大娘子。”妇人不推，吃干了。茶童复命，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说：“官人多致意娘子，出外之人不要吃单杯。”妇人又吃了。官人又叫茶童下去，致意道：“官人



多谢娘子不弃，吃了他两杯酒，官人不好下来自劝，意欲奉邀娘子上楼，亲献一杯如何？”往返两三次，妇人不肯来，官人只得把些钱来买嘱茶童道：“是必要你设法他上来见见。”茶童见了钱，欢喜起来，又去说风说水道：“娘子受了两杯，也该去回敬一杯。”被他一把拖了上来道：“娘子来了。”官人没眼得看，妇人道了个万福。官人急把酒斟了，唱个肥喏，亲手递一杯过来，道：“承家娘子见爱，满饮此杯。”妇人接过手来，一饮而干，把杯放在桌上。官人看见杯内还有余沥，拿过来吮嚼个不歇，妇人看见，嘻的一笑，急急走了下去。官人看见情态可动，厚赠小童，叫他做着牵头，时常弄他上楼来饮酒。以后便留同坐，渐不推辞，不象前日走避光景了。眉来眼去，彼此动情，勾搭上了手。然只是日里偷做一二，晚间隔开，不能同宿。

如此两月余。妇人道：“我日日自下而升，人人看见，毕竟免不得起疑。官人何不把房迁了下来？与奴相近，晚间便好相机同宿了。”官人大喜过望，立时把楼上囊囊搬下来，放在妇人间壁一间房里，推说道：“楼上有风，睡不得，所以搬了。”晚间虚闭着房门，竟在妇人房里同宿。自道是此乐即并头之莲，比翼之鸟，无以过也。才得两晚，一日早起，尚未梳洗，两人正自促膝而坐，只见外边店里一个长大汉子，大踏步踹将进来，大声道：“娘子那里？”惊得妇人手脚忙乱，面如土色，慌道：“坏了！坏了！吾夫来了！”那官人急闪了出来，已与大汉打了照面。大汉见个男子在房里走出，不问好歹，一手揪住妇人头发，喊道：“干得好事！干得好事！”提起醋钵大的拳头只是打。



那官人慌了，脱得身子，顾不得甚么七长八短，急从后门逃了出去。剩了行李囊资，尽被大汉打开房来，席卷而去。适才十来个健卒打着的箱筐，多是那官人房里的了，他恐怕有人识破，所以还妆着丈夫打骂妻子模样走路。其实妇人、男子、店主、小童，总是一伙人也。

士肃听罢道：“那里这样不睹事的少年，遭如此圈套？可恨！可恨！”后来常对亲友们说此目见之事，以为笑话。虽然如此，这还是到了手的，便扎了东西去，也还得了些甜头儿。更有那不识气的小二哥，不曾沾得半点滋味，也被别人弄了一番手脚，折了偌多本钱，还悔气哩！正是：

美色他人自有缘，从旁何用苦垂涎？

请君只守家常饭，不害相思不损钱。

话说宣教郎吴约，字叔惠，道州人，两任广右官，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。宣教家本饶裕，又兼久在南方，珠翠香象，蓄积奇货颇多，尽带在身边随行，作寓在清河坊客店。因吏部引见留滞，时时出游伎馆，衣服鲜丽，动人眼目。客店相对有一小宅院，门首挂着青帘，帘内常有个妇人立着，看街上人做买卖。宣教终日在对门，未免留意体察。时时听得他娇声媚语，在里头说话。又有时露出双足在帘外来，一湾新笋，着实可观。只不曾见地面貌如何，心下惶惑不定，恨不得走过去，揥开帘子一看，再无机会。那帘内或时巧啭莺喉，唱一两句词儿。仔细听那两句，却是“柳丝只解风前舞，谩系惹那人不住”。虽是也间或唱着别的，只是这两句为多，想是喜欢此二语，又想是他有甚么心事。宣教但听得了，便跌足叹赏道：“是在行得紧，世间无此妙人。想来必定标致，可惜未能勾一见！”怀揣



着个提心吊胆，魂灵多不知飞在那里去了。

一日正在门前坐地，呆呆的看着对门帘内。忽有个经纪，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，宣教叫住，问道：“这柑子可要博的？”经纪道：“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使，官人作成则个。”宣教接将头钱过来，往下就扑。那经纪墩在柑子篮边，一头拾钱，一头数数。怎当得宣教一边扑，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，没心没想的抛下去，何止千扑，再扑不成一个浑成来，算一算输了一万钱。宣教还是做官人心性，不觉两脸通红，眼的一声道：“坏了我十千钱，一个柑不得到口，可恨！可恨！”欲待再扑，恐怕扑不出来，又要贴钱；欲待住手，输得多了，又不甘伏。

正在叹恨间，忽见个青衣童子，捧一个小盒，在街上走进店内来。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：短发齐眉，长衣拂地。滴溜溜一双俊眼，也会撩人；黑洞洞一个深坑，尽能害客。痴心偏好，反言胜似妖饶；拗性酷贪，还是图他撇脱。身上一团孩子气，独耸孤阳，腰间一道木樨香，合成众唾。向宣教道：“官人借一步说话。”宣教引到僻处，小童出盒道：“赵县君奉献官人的。”宣教不知是那里说起，疑心是错了，且揭开盒子来看一看，元来正是永嘉黄柑子十数个。宣教道：“你县君是那个？与我素不相识，为何忽地送此？”小童用手指着对门道：“我县君即是街南赵大夫的妻室。适在帘间看见官人扑柑子，折了本钱，不曾尝得他一个，有些不快活。县君老大不忍，偶然敦得此数个，故将来送与个官人见意。县君道：‘可惜止有得这几个，不能勾多，官人不要见笑。’”宣教道：“多感县君美意。你家赵大夫何在？”小童道：“大夫到建康探亲去了，两个



月还未回来，正不知几时到家。”宣教听得此话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有此美情，况且大夫不在，必有可图，煞是好机会！”连忙走到卧房内，开了筐取出色彩二端来，对小童道：“多谢县君送柑，客中无可奉答，小小生活二匹，伏祈笑留。”

小童接了走过对门去。须臾，又将这二端来还，上复道：“县君多多致息，区区几个柑子，打甚么不紧的事，要官人如此重酬？决不敢受。”宣教道：“若是县君不收，是羞杀小生了，连小生黄柑也不敢领。你依我这样说去，县君必收。”小童领着言语对县君说去，此番果然不辞了。明日，又见小童拿了几瓶精致小菜走过来道：“县君昨日家惠过重，今见官人在客边，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吃，手制此数瓶送来奉用。”宣教见这般知趣着人，必然有心于他了，好不倖幸！想道：“这童子传来传去，想必在他身旁讲得话做得事的，好歹要在他身上图成这事，不可怠慢了他。”急叫家人去买些鱼肉果品之类，烫了酒来与小童对酌。小童道：“小人是赵家小厮，怎敢同官人坐地？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是县君心腹人儿，我怎敢把你等闭厮觑！放心饮酒。”小童告过无礼，吃了几杯，早已脸红，道：“吃不得了。若醉了，县君须要见怪，打发我去罢。”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类，答了来意，付与小童去了。

隔了两日，小童自家走过来玩耍，宣教又买酒请他。酒间与他说得入港，宣教便道：“好兄弟，我有句话问你，你家县君多少年纪了？”小童道：“过新年才廿三岁，是我家主人的继室。”宣教道：“模样生得如何？”小童摇头道：“没正经！早是没人听见，怎把这样说话来问？生得



如何，便待怎么？”宣教道：“总是没人在此，说话何妨？我既与他送东送西，往来了两番，也须等我晓得他是长是短的。”小童道：“说着我县君容貌，真个是世间无比，想是天仙里头摘下来的。除了画图上仙女，再没见这样第二个。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怎生得见他一见？”小童道：“这不难。等我先把帘子上的系带解松了，你明日只在对门，等他到帘子下来看的时节，我把帘子揷将出来，值得重些，系带散了，帘子落了下来，他一时回避不及，可不就看见了？”宣教道：“我不要这样见。”小童道：“要怎的见？”宣教道：“我要好好到宅子里拜见一拜见，谢他平日往来之意，方称我愿。”小童道：“这个知他肯不肯？我不好自专得。官人有此意，待我回去真白一声，好歹讨个回音来复官人。”宣教又将银一两送与小童，叮嘱道：“是必要讨个回音。”

去了两日，小童复来说：“县君闻得要见之意，说道：‘既然官人立意倦切，就相见一面也无妨。只是非亲非故，不过因对门在此，礼物往来得两番，没个名色，遽然相见，恐怕惹人议论。’是这等说。”宣教道：“也是，也是。怎生得个名色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我在广里来，带了许多珠宝在此，最是女人用得着的。我只做当面送物事来与县君看，把此做名色，相见一面如何？”小童道：“好到好，也要去对县君说过，许下方可。”小童又去了一会，来回言道：“县君说：‘使便使得，只是在厅上见一见，就要出去的。’”宣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难道我就挨住在宅里不成？”小童笑道：“休得胡说！快随我来。”宣教大喜过望。整一整衣冠，随着小童三脚两步走过赵家前厅来。



小童进去禀知了，门响处，宣教望见县君打从里面从从容容走将出来。但见：衣裳楚楚，佩带飘飘。大人家举止端详，没有轻狂半点；年纪面庞娇嫩，并无肥重一分。清风引出来，道不得云是无心之物；好光挨上去，真所谓容是诲淫之端。犬儿虽已到篱边，天鹅未必来沟里。

宣教看见县君走出来，真个如花似玉，不觉的满身酥麻起来，急急趋上前去唱个肥喏，口里谢道：“屡蒙县君厚意，小子无可答谢，惟有心感而已。”县君道：“惶愧，惶愧。”宣教忙在袖里取出一包珠玉来，捧在手中道：“闻得县君要换珠宝，小人随身带得有些，特地过来面奉与县君拣择。”一头说，一眼看，只指望他伸手来接。谁知县君立着不动，呼唤小童接了过来，口里道：“容看过议价。”只说了这句，便抽身往里面定了进去。宣教虽然见一见，并不曾说得一句悼俏的说话，心里猾猾突突，没些意思走了出来。到下处，想着他模样行动，叹口气道：“不见时犹可，只这一番相见，定害杀了小生也！”以后遇着小童，只央及他设法再到里头去见见，无过把珠宝做因头，前后也曾会过五六次面，只是一揖之外，再无他词。颜色庄严，毫不可犯，等闲不曾笑了一笑，说了一句没正经的话。那宣教没入脚处，越越的心魂撩乱，注恋不舍了。

那宣教有个相处的粉头，叫做丁惜惜，甚是相爱的。只因想着赵县君，把他去在脑后了，许久不去走动。丁惜惜邀请了两个帮闲的再再来约宣教，请他到家里走走。宣教一似掉了魂的，那里肯去？被两个帮闲的不由分说，强拉了去。丁惜惜相见，十分温存，怎当得吴宣教一些不在心上。丁惜惜撒娇撒痴了一会，免不得摆上东道来。宣教



只是心不在焉光景，丁惜惜唱个歌儿嘲他道：

俏冤家，你当初缠我怎的？到今日又丢我怎的？丢我时顿忘了缠我意。缠我又丢我，丢我去缠谁？似你这般丢人也，少不得也有人来丢了你！

当下吴宣教没情没绪，吃了两杯，一心想着赵县君生得十分妙处，看了丁惜惜，有好些不象意起来。却是身既到此，没及奈何只得勉强同惜惜上床睡了。虽然少不得干着一点半点儿事，也是想着那个，借这个出火的。云雨已过，身体疲倦。正要睡去，只见赵家小童走来道：“县君特请宣教叙话。”宣教听了过话，急忙披衣起来，随着小童就走。小童领了竟进内室，只见赵县君雪白肌肤，脱得赤条条的眠在床里，专等吴宣教来。小童把吴宣教尽力一推，推进床里。吴宣教喜不自胜，腾的翻上身去，叫一声：“好县君，快活杀我也！”用得力重了，一个失脚，跌进里床，吃了一惊醒来，见惜惜睡在身边，朦胧之中，还认做是赵县君，仍旧跨上身去。丁惜惜也在睡里惊醒道：“好馋货！怎不好好的，做出这个极模样！”吴宣教直等听得惜惜声音，方记起身在丁家床上，适才是梦里的事，连自己也失笑起来。丁惜惜再四问，问他：“你心上有何人，以致七颠八倒如此？”宣教只把闲话支吾，不肯说破。到了次日，别了出门。自此以后，再不到丁家来了。无昼无夜，一心只痴想着赵县君，思量寻机会挨光。

忽然一日，小童走来道：“一句话对官人说：明日是我家县君生辰，官人既然与县君往来，须办些寿礼去与县君作贺一作贺，觉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。”宣教喜道：“好兄弟，亏你来说，你若不说，我怎知道？这个礼节最是要



紧，失不得的。“亟将彩帛二端封好，又到街上买些时鲜果品，鸡鸭熟食各一盘，酒一樽，配成一副盛礼，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，说：“明日虔诚拜贺。”小童领家人去了。赵县君又叫小童来推辞了两番，然后受了。

明日起来，吴宣教整肃衣冠到赵家来，定要请县君出来拜寿。赵县君世不推辞，盛装出到前厅，比平日更齐整了。吴宣教没眼得看，足恭下拜。赵县君慌忙答礼，口说道：“奴家小小生朝，何足挂齿？却要官人费心思此厚礼，受之不当！”宣教体道：“客中乏物为敬，甚愧菲薄。县君如此致谢，反令小子无颜。”县君回顾小童道：“留官人吃了寿酒去。”宣教听得此言，不胜之喜，道：“既留下吃酒，必有光景了。”谁知县君说罢，竟自进去。宣教此时如热地上蚂蚁，不知是怎的才是。又想那县君如设帐的方士，不知葫芦里卖甚么药出来。呆呆的坐着，一眼望着内里。须臾之间，两个走使的男人，抬了一张桌儿，揩抹干净。小童从里面捧出攒盒酒菜来，摆设停当，撮张椅儿请宣教坐。宣教轻轻问小童道：“难道没个人陪我？”小童也轻轻道：“县君就来。”宣教且未就坐，还立着徘徊之际，小童指道：“县君来了。”果然赵县君出来，双手纤纤捧着杯盘，来与宣教安席，道了万福，说道：“拙夫不在，没个主人做主，诚恐有慢贵客，奴家只得冒耻奉陪。”宣教大喜道：“过家厚情，何以克当？”在小童手中，也讨个杯盘来与县君回敬。安席了，两下坐定。

宣教心下只说此一会必有眉来眼去之事，便好把几句说话掩拨也，希图成事。谁知县君意思虽然浓重，容貌却是端严，除了请酒请饌之外，再不轻说一句闲话。宣教也



生煞煞的浪开不得闲口，便宜得饱看一回而已。酒行数过，县君不等宣教告止，自立起身道：“官人慢坐，奴家家无夫主，不便久陪，告罪则个。”吴宣教心里恨不得伸出两臂来，将他一把抱着，却不好强留得他，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进去。宣教一场扫兴，里边又传话出来，叫小童送酒。宣教自觉独酌无趣，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复县君，厚扰不当，容日再谢。慢慢地踱过对门下处来。真是一点甜糖抹在鼻头上，只闻得香，却舔不着，心里好生不快。有《银绞丝》一首为证：

前世里冤家，美貌也人，挨光已有二三分，好温存，几番相见意殷勤。眼儿落得穿，何曾近得身？鼻凹中糖味，那有唇几分？一个清白的郎君，发了也昏。我的天那！阵魂迷，迷魂阵。

是夜，吴宣教整整想了一夜，踌躇道：“若说是无情，如何两次三番许我会面，又留酒，又肯相陪？若说是有情，如何眉梢眼角不见些些光景？只是恁等板板地往来，有何了结？思量他每常帘下歌词，毕竟通知文义，且去讨讨口气，看看他如何回我。”算计停当，次日起来，急将西珠十颗，用个沉香盒子盛了，取一幅花笺，写诗一首在上。诗云：

心事绵绵欲诉君，洋珠颗颗寄殷勤。

当时赠我黄柑美，未解相如渴半分。

写毕，将来同放在盒内，用个小记号图书即封皮封好了。忙去寻那小童过来，交付与他道：“多拜上县君，昨日承家厚款，些些小珠奉去添妆，不足为谢。”小童道：“当得拿去。”宣教道：“还有数字在内，须县君手自拆封，



万勿漏泄则个。”小童笑道：“我是个有柄儿的红娘，替你传书递筒。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是必替我送送，倘有好音，必当重谢。”小童道：“我县君诗词歌赋，最是精通，若有甚话写去，必有回答。”宣教道：“千万在意！”小童说：“不劳分付，自有道理。”

小童去了半日，笑嘻嘻的走将来道：“有回音了。”袖中拿出一个碧甸匣来递与宣教，宣教接上手看时，也是小小花押封记着的。宣教满心欢喜，慌忙拆将开来，中又有小小纸封裹着青丝发二缕，挽着个同心结儿，一幅罗纹笺上，有诗一首。诗云：

好将口邦发付并刀，只恐经时失俊髦。

妾恨千丝差可拟，郎心双挽莫空劳！

未又有细字一行云：原珠奉壁，唐人云‘何必珍珠慰寂寥’也。

宣教读罢，跌足大乐，对小童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细详诗意，县君深有意于我了。”小童道：“我不懂得，可解与我听？”宣教道：“他剪发寄我，诗里道要挽住我的心，岂非有意？”小童道：“既然有意，为何不受你珠子！”宣教道：“这又有一说，只是一个故事在里头。”小童道：“甚故事？”宣教道：“当时唐明皇宠了杨贵妃，把梅妃江采萍贬入冷宫。后来思想他，惧怕杨妃不敢去，将珠子一封私下赐与他。梅妃拜辞不受，回诗一首，后二句云：‘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？’今县君不受我珠子，却写此一句来，分明说你家主不在，他独居寂寥，不是珠子安慰得的，却不是要我来伴他寂寥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官人如何谢我？”宣教道：“惟卿所欲。”小童道：



“县君既不受珠子，何不就送与我了？”宣教道：“珠子虽然回来，却还要送去，我另自谢你便是。”宣教箱中去取通天犀簪一枝，海南香扇坠二个，将出来送与小童道：“权为寸敬，事成重谢。这珠子再烦送一送去，我再附一首诗在内，要他必受。”诗云：

往返珍珠不用疑，还珠垂泪古来痴。

知音但使能欣赏，何必相逢未嫁时？

宣教便将一幅冰消帕写了，连珠子付与小童。小童看了笑道：“这诗意，我又不晓得了。”宣教道：“也是用着个故事。唐张籍诗云：‘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’今我反用其意，说道只要有心，便是嫁了何妨？你县君若有意于我，见了此诗，此珠必受矣。”小童笑道：“元来官人是偷香的老手。”宣教也笑道：“将就看得过。”小童拿了，一径自去，此番不见来推辞，想多应受了。宣教暗自喜欢，只待好音。丁惜惜那里时常叫小二来请他走走，宣教好一似朝门外候旨的官，惟恐不时失误了宣召，那里敢移动半步？

忽然一日傍晚，小童笑嘻嘻的走来道：“县君请官人过来说话。”宣教听罢，付道：“平日只是我去挨光，才设法得见面，并不是他着人来请我的。这番却是先叫人来相邀，必有光景。”因问小童道：“县君适才在那里？怎生对你说叫你来请我的？”小童道：“适才县君在卧房里，卸了妆饰，重新梳裹过了，叫我进去，问说：‘对门吴官人可在下处否？’我回说‘他这几时只在下处，再不到外边去。’县君道：‘既如此，你可与我悄悄请过来，竟到房里来相见，切不可惊张。’如此分付的。”宣教不觉踊跃道：



“依你说来，此番必成好事矣！”小童道：“我也觉得有些异样，决比前几次不同。只是一件，我家人口颇多，耳目难掩。日前只是体面上往来，所以外观不妨。今却要到内室里去，须瞒不得许多人。就是悄着些，是必有几个知觉，虎出事端，彼此不便，须要商量。”宣教道：“你家中事体，我怎生晓得备细？须得你指引我道路，应该怎生才妥？”小童道：“常言道：‘有钱使得鬼推磨。’世上那一上不爱钱的？你只多把些赏赐分送与我家里人了，我去调开了他每。他每各人心照，自然躲开去了，任你出入，就有撞见的也不说破了。”宣教道：“说得甚是有理，真可以筑坛拜将。你前日说我是偷香老手，今日看起来，你也象个老马泊六了。”小童道：“好意替你计较，休得取笑！”当下吴宣教拿出二十两零碎银两，付与小童说道：“我须不认得宅上甚么人，烦你与我分派一分派，是必买他们尽皆口静方妙。”小童道：“这个在我，不劳分付。我先行一步，停当了众人，看个动静，即来约你同去。”宣教道：“快着些个。”小童先去了，吴宣教急拣时样济楚衣服，打扮得齐整。真个赛过潘安，强如宋玉。眼巴巴只等小童到来，即去行事。正是：

罗绩层层称体裁，一心指望赴阳合。

亚山神女虽相待，云雨宁并到底谐？

说这宣教坐立不定，只想赴期。须臾，小童已至，回覆道：“众人多有了贿赂，如今一去，径达寝室，毫无阻碍了。”宣教不胜欢喜，整一整巾幢，洒一洒衣裳，随着小童，便走过了对门。不由中堂，在旁边一条弄里转了一两个湾曲，已到卧房之前。只见赵县君懒梳妆模样，早立



在帘儿下等候。见了宣教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全不比日前的庄严了。开口道：“请官人房里坐地。”一个丫鬟掀起门帘，县君先走了进房，宣教随后入来。只是房里摆设得精致，炉中香烟馥郁，案上酒者齐列。宣教此时荡了三魂，失了六魄，不知该怎么样好，只是低声柔语道：“小子有何德能，过蒙县君青盼如此？”县君道：“一向承家厚情，今良宵无事，不揣特请官人清话片晌，别无他说。”宣教导：“小子客居旅邸，县君独守清闺，果然两处寂寥，每遇良宵，不胜怀想。前蒙青丝之惠，小子紧系怀袖，胜如贴肉。今家宠召，小子所望，岂在酒食之类哉？”县君微笑道：“休说闲话，且自饮酒。”宣教只得坐了，县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热酒，自己举杯奉陪。宣教三杯酒落肚，这点热团团兴儿直从脚跟下冒出天庭来，那里按捺得住？面孔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。著子也倒拿了，酒盏也泼翻了，手脚豁忙乱起来。觑个丫鬟走了去，连忙走过县君这边来，跪下道：“县君可怜见，急救小子性命则个！”县君一把扶起道：“且休性急！妾亦非无心者，目前日博柑之日，便觉钟情于子。但礼法所拘，不敢自逞。今日久情深，清夜思动，愈难禁制，冒礼忘嫌，愿得亲近。既到此地，决不教你空回去了。略等人静后，从容同就枕席便了。”宣教导：“我的亲亲的娘！既有这等好意，早赐一刻之欢，也是好的。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？”县君笑道：“怎恁地馋得紧？”

即唤丫鬟们快来收拾，未及一半，只听得外面喧嚷，似有人喊马嘶之声，渐渐近前堂来了。宣教方在神魂荡扬之际，恰象身子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听得有些诧异，没工夫得疑虑别的，还只一味痴想。忽然一个丫鬟慌慌忙忙撞进



房来，气喘喘的道：“官人回来了！官人回来了！”县君大惊失色道：“如何是好？快快收拾过了桌上的！”即忙自己帮着搬得桌上罄净。宣教此时任是奢遮胆大的，不由得不慌张起来，道：“我却躲在那里去？”县君也着了忙道：“外边是去不及了。”引着宣教的手，指着床底下道：“权躲在这里面去，勿得做声！”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，又恐不认得门路，撞着了人。左右看着房中，却别无躲处。一时慌促，没计奈何，只得依着县君说话，望着床底一钻，顾不得甚么尘灰齜齜。且喜床底宽阔，战陡陡的蹲在里头，不敢喘气。一眼偷觑着外边，那暗处望明处，却见得备细。看那赵大夫大踏步走进房来，口里道：“这一去不觉好久，家里没事么？”县君着了忙的，口里牙齿捉对儿厮打着，回言道：“家……家……家里没事。你……你……你如何今日才来？”大夫道：“家里莫非有甚事故么？如何见了你举动慌张，语言失措，做这等一个模样？”县君道：“没……没……没甚事故。”大夫对着丫鬟问道：“县君却是怎的？”丫鬟道：“果……果……果然没有甚么怎……怎……怎的。”宣教在床下着急，恨不得替了县君、丫鬟的说话，只是不敢爬出来，大夫迟疑了一回道：“好诧异！好诧异！”县君按定了性，才说得话儿囫圇，重复问道：“今日在那里起身？怎夜间到此？”大夫道：“我离家多日，放心不下。今因有事在婺州，在此便道暂归来一看，明日五更就要起身过江的。”

宣教听得此言，惊中有喜，恨不得天也许下了半边，道：“原来还要出去，却是我的造化也！”县君又问道：“可曾用过晚饭？”大夫道：“晚饭已在船上吃过，只要取些



热水来洗脚。”县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，厨下去取热水来倾在里头了。大夫便脱了外衣，坐在盆间，大肆浇洗，浇洗了多时，泼得水流满地，一直淌进床下来。因是地板房子，铺床处压得重了，地板必定低些，做了下流之处。那宣教正蹲在里头，身上穿着齐整衣服，起初一时极了，顾不得惹了灰尘，钻了进去。而今又见水流来了，恐怕污了衣服，不觉的把袖子东收西敛来避那些齜齜水，未免有些窸窣 窸之声。大夫道：“奇怪！床底下是甚么响？敢是蛇鼠之类，可拿灯烛来照照。”丫鬟未及答应，大夫急急揩抹干净。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烛台过来。捏在手中，向床底下一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体，这一看，好似：

霸王初入垓心内，张飞刚到霸陵桥。

大夫大吼一声道：“这是个甚么鸟人？躲在这底下？”县君支吾道：“敢是个贼？”大夫一把将宣教拖出来道：“你看！难道有这样齐整的贼？怪道方才见吾慌张，元来你在家养奸夫！我去得几时，你就是这等着辱门户！”先是一掌打去，把县君打个满天星。县君啼哭起来，大夫喝教众奴仆绑来。此时小童也只得随着众人行止。大夫叫将宣教四马攒蹄，捆做一团。声言道：“今夜且与我送去厢里吊着，明日临安府推问去！”大夫又将一条绳来，亲自动手也把县君缚住道：“你这淫妇，也不与你干休！”县君只是哭，不敢回答一言。大夫道：“好恼！好恼！且烫酒来我吃着消闷！”从人丫鬟们多慌了，急去灶上撮哄些嘎饭，烫了热酒拿来。大夫取个大瓯，一头吃，一头骂。又取过纸笔，写下状词，一边写，一边吃酒。吃得不少了，不觉懵懵睡去。



县君悄悄对宣教道：“今日之事因是我误了官人，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，谁知随手事败。若是到官，两个多不好了，为之奈何？”宣教道：“多家县君好意相招，未曾沾得半点恩惠，今事若败露，我这一官只当断送在你这冤家手里了。”县君道：“没奈何了，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，他也是心软的人，求告得转的。”正说之间，大夫醒来，口里又喃喃的骂道：“小的们打起火把，快将这贼弟子孩儿送到厢里去！”众人答应一声，齐来动手。宣教着了急，喊道：“大夫息怒，容小子一言。小子不才，忝为宣教郎，因赴吏部磨勘，寓居府上对门。家县君青盼，往来虽久，实未曾分毫犯着玉体。今若到公府，罪犯有限，只是这官职有累。望乞高抬贵手，饶过小子，容小子拜纳微礼，赎此罪过罢！”大夫笑道：“我是个宦门，把妻子来换钱么？”宣教道：“今日便坏了小子微官，与君何益？不若等小子纳些钱物，实为两便。小子亦不敢轻，即当奉送五百千过来。”大夫道：“如此口轻，你一个官，我一个妻子，只值得五百千么？”宣教听见论量多少，便道是好处的事了，满口许道：“便再加一倍，凑做千缗罢。”大夫还只是摇头。县君在旁哭道：“我只为买这官人的珠翠，约他来议价，实是我的不是。谁知撞着你来捉破了，我原不曾点污。今若拿这官人到官，必然扳下我来。我也免不得到官对理，出乖露丑，也是你的门面不雅。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，宽恕了我，放了这官人罢！”大夫冷笑道：“难道不曾点污？”众从人与丫鬟们先前是小童贿赂过的，多来磕头讨饶道：“其实此人不曾犯着县君，只是暮夜不该来此，他既情愿出钱赎罪，官人罚他重些，放他去



罢。一来免累此人官职，二来免致县君出丑，实为两便。”县君又哭道：“你若不依我，只是寻个死路罢了！”大夫默然了一晌，指着县君道：“只为要保全你这淫妇，要我忍这样脏污！”小童忙擗到宣教耳边低言道：“有了口风了，快快添多些，收拾这事罢。”宣教导道：“钱财好处，放绑要紧。手脚多麻木了。”大夫道：“要我饶你，须得二千缗钱，还只是买那官做，羞辱我们庭之事，只当不曾提起，便宜得多了。”宣教连声道：“就依着是二千缗，好处！好处！”

大夫便喝从人，教且松了他的手。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头解开，松出两只手来。大夫叫将纸墨笔砚拿过来，放在宣教面前，叫他写个不愿当官的招伏。宣教只得写道：“吏部侯勘宣教郎吴某，只因不合闯入赵大夫内室，不愿经官，情甘出钱二千贯赎罪，并无词说。私供是实。”赵大夫取来看过，要他押了个字。便叫放了他绑缚，只把脖子拴了，叫几个方才随来家的戴大帽，穿一撒的家人，押了过对门来，取足这二千缗钱。

此时亦有半夜光景，宣教下处几个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。这些赵家人个个如狼似虎，见了好东西便抢，珠玉犀象之类，狼藉了不知多少，这多是二千缗外加添的。吴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数目，分外又把些零碎银两送与众家人，做了东道钱，众人方才住手。晋了东西，仍同了宣教，押到家主面前交割明白。大夫看过了东西，还指着宣教导道：“便宜了这弟子孩儿！”喝叫：“打出去！”

宣教抱头鼠窜走归下处，下处店家灯尚未熄。宣教也不敢把这事对主人说，讨了个火，点在房里了，坐了一回，惊心方定。无聊无赖，叫起个小厮来，烫些热酒，且图解



闷。一边吃，一边想道：“用了这几时工夫，才得这个机会，再差一会儿也到手了，谁想却如此不偶，反费了许多钱财！”又自解道：“还算造化哩。若不是赵县君哭告，众人拜求，弄得到当官，我这官做不成了。只是县君如此厚情厚德，又为我加此受辱。他家大夫说明日就出去的，这倒还好个机会，只怕有了这番事体，明日就使不在家，是必分外防守，未必如前日之便了。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？”心口相问，不觉潸然泪下，郁抑不快，呵欠上来，也不脱衣服，倒头便睡。

只因辛苦了大半夜，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，方才醒来。走出店中举目看去，对门赵家门也不关，帘子也不见了。一望进去，直看到里头，内外洞然，不见一人。他还怀着昨夜鬼胎，不敢进去，悄悄叫个小厮，一步一步挨到里头探听。直到内房左右看过，并无一个人走动踪影。只见几间空房，连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见了。出来回复了宣教。宣教忖道：“他原说今日要到外头去，恐怕出去了我又来走动，所以连家眷带去了。只是如何搬得这等罄净？难道再不回来往了？其间必有缘故。”试问问左右邻人，才晓得赵家也是那里搬来的，住得不十分长久。这房子也只是赁下的，原非己宅，是用着美人之局，扎了火囤去了。

宣教浑如做了一个大梦一般，闷闷不乐，且到了惜惜家里消遣一消遣。惜惜接着宣教，笑容可掬道：“甚好风吹得贵人到此？”连忙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宣教频频的叹气。惜惜道：“你向来有了心上人，把我冷落了多时。今日既承不弃到此，如何只是嗟叹，象有甚不乐之处？”宣教正是事在心头，巴不得对人告诉，只是把如何对门作



寓，如何与赵县君往来，如何约去私期，却被丈夫归来拿住，将钱买得脱身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惜惜大笑道：“你在用痴心，落了人的圈套了。你前日早对我说，我敢也先点破你，不着他道儿也不得。我那年有一伙光棍将我包到扬州去，也假了商人的爱妾，扎了一个少年子弟千金，这把戏我也曾弄过的。如今你心爱的县君，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货也！你前日瞒得我好，撇得我好，也教你受些业报。”宣教满脸羞惭，懊恨无已。丁惜惜又只顾把说话盘问，见说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多，行院家本色，就不十分亲热得紧了。

宣教也觉快快，住了两晚，走了出来。满城中打听，再无一些消息。看看盘费不勾用了，等不得吏部改秩，急急走回故乡。亲眷朋友晓得这事的，把来做了笑柄。宣教常时忽忽如有所失，感了一场缠绵之疾，竟不及调官而终。可怜吴宣教一个好前程，惹着了这一些魔头，不自尊重，被人弄得不尴不尬，没个收场如此。奉劝人家少年子弟每，血气未定贪淫好色，不守本分不知利害的，宜以此为鉴！诗云：

一齋肉味不曾尝，已谴缠头罄囊装。  
尽道陷入无底洞，谁知洞口赚刘郎！

##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椽居郎署

诗云：

曾闻阴德可回天，古往今来效的然。



奉劝世人行好事，到头元是自周全。

话说湖州府安吉州地浦滩有一居民，家道贫窘，因欠官粮银二两，监禁在狱。家中只有一妻，抱着个一周未满的小儿子度日，别无门路可救。栏中畜养一猪，算计卖与客人，得价还官。因性急银子要紧，等不得好价，见有人来买，即使成交。妇人家不认得银子好歹，是个白晃晃的，说是还得官了。客人既去，拿出来与银匠熔着锭子。银匠说：“这是些假银，要他怎么？”妇人慌问：“有多少成色在里头？”银匠道：“那里有半毫银气？多是铅铜锡铁装成，见火不得的。”妇人着了忙，拿在手中走回家来，寻思一回道：“家中并无所出，止有此猪，指望卖来救夫，今已被人骗去，眼见得丈夫出来不成。这是我不仔细上害了他，心下怎么过得去？我也不要这性命了！”待寻个自尽，看看小儿子，又不舍得，发个狠道：“罢！罢！索性抱了小冤家，同赴水而死，也免得牵挂。”急急奔到河边来，正待擗下去，恰好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，见他忙忙投水，一把扯住，问道：“清白后生，为何做此短见勾当？”妇人拭泪答道：“事急无奈，只图一死。”因将救夫卖猪，误收假银之说，一一告诉。徽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与小儿子何干？”妇人道：“没爹没娘，少不得一死，不如同死了干净。”徽商恻然道：“所欠官银几何？”妇人道：“二两。”徽商道：“能得多少，坏此三条性命！我下处不远，快随我来，我舍银二两，与你还官罢。”妇人转悲作喜，抱了儿子，随着徽商行去。不上半里，已到下处。徽商定入房，秤银二两出来，递与妇人道：“银是足纹，正好还官，不要又被别人骗了。”



妇人千恩万谢转去，央个邻舍同到县里，纳了官银，其夫始得放出监来。到了家里问起道：“那得这银子还官救我？”妇人将前情述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若非遇此恩人，不要说你不得出来，我母子两人已作黄泉之鬼了。”其夫半喜半疑：喜的是得银解救，全了三命，疑的是妇人家没志行，敢怕独自个一时喉极了，做下了些不伶俐的勾当，方得这项银子也不可。不然怎生有此等好人，直如此凄巧？口中不说破他，心生一计道：“要见明白，须得如此如此。”问妇人道：“你可认得那恩人的住处么？”妇人道：“随他去秤银的，怎不认得？”其夫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与你不可不去谢他一谢。”妇人道：“正该如此。今日安息了，明日同去。”其夫道：“等不得明日，今夜就去。”妇人道：“为何不要白日里去，到要夜间？”其夫道：“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管我！”

妇人不好拗得，只得点着灯，同其夫走到徽商下处门首。此时已是黄昏时候，人多歇息寂静了。其夫叫妇人扣门，妇人道：“我是女人，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门户？”其夫道：“我正要黑夜试他的心事。”妇人心下晓得丈夫有疑了，想到一个有恩义的人，到如此猜他，也不当人子！却是恐怕丈夫生疑，只得出声高叫。徽商在睡梦间，听得是妇人声音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，却来叫我？”妇人道：“我是前日投水的妇人。因家恩人大德，救了吾夫出狱，故此特来踵门谢。”看官，你道徽商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，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他，又是施恩过来的，一时动了不良之心，未免说句把倬俏绰趣的话，开出门来撞见其夫，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，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？不想这



个朝奉煞是有正经，听得妇人说话，便厉声道：“此我独卧之所，岂汝妇女家所当来！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，但请回步，不必谢了。”其夫听罢，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。妇人乃答道：“吾夫同在此相谢。”

徽商听见其夫同来，只得披衣下床，要来开门。走得几步，只听得天崩地塌之声，连门外多震得动，徽商慌了自不必说，夫妇两人多吃了一惊。徽商忙叫小二掌火来看，只见一张卧床压得四脚多折，满床尽是砖头泥土。元来那一垛墙走了，一向床遮着不觉得，此时偶然坍将下来。若有人在床上，便是铜筋铁骨也压死了。徽商看了，伸了舌头出来，一时缩不进去。就叫小二开门，见了夫妇二人，反谢道：“若非贤夫妇相叫起身，几乎一命难存！”夫妇两人看见墙坍床倒，也自大加惊异。道：“此乃恩人洪福齐天，大难得免，莫非恩人阴德之报？”两相称谢。徽商妇茶话少时，珍重而别。只此一件，可见商人二两银子，救了母子两命，到底因他来谢，脱了墙压之厄，仍旧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，此乃上天巧于报德处。所以古人说：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

小子起初说“到头元是自周全”，并非诳语。看官每不信，小子而今单表一个周全他人，仍旧周全了自己一段长话，作个正文。有诗为证：

有女颜如玉，酬德讵能足？  
遇彼素心人，清操同秉烛。  
兰蕙保幽芳，移来贮金屋。  
容台粉署郎，一朝畀椽属。  
圣明重义人，报施同转毂。



这段话文，出在弘治年间直隶太仓州地方，州中有一个吏典，姓顾名芳。平日迎送官府出域，专在城外一个卖饼的江家做下处歇脚。那江老儿名溶，是个老实忠厚的人，生意尽好，家道将就过得。看见顾吏典举动端方，容仪俊伟，不象个衙门中以下人，私心敬爱他。每遇他到家，便以“提控”呼之，待如上宾。江家有个嬷嬷，生得个女儿，名唤爱娘，年方十七岁，容貌非凡。顾吏典家里也自有妻子，便与江家内里通往来，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。常言道：“一家饱暖千家怨，”江老虽不怎的富，别人看见他生意从容，衣食不缺，便传说了千金。几百金家事。有那等眼光浅，心不足的，目中就着不得，不由得不妒忌起来。

忽一日江老正在家里做活，只见如狼似虎一起捕人，打将进来，喝道：“拿海贼！”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。江老出来分辨，众捕一齐动手，一索子捆倒。江嬷嬷与女儿顾不得羞耻，大家啼啼哭哭嚷将出来，问道：“是何事端？说个明白。”捕人道：“崇明解到海贼一起，有江溶名字，是个窝家，还问什么事端！”江老夫妻与女儿叫起撞天屈来，说道：“自来不曾出外，那里认得什么海贼？却不屈杀了平人！”捕人道：“不管屈不屈，到州里分辨去，与我们无干。快些打发我们见官去！”江老是个乡子里人，也不晓得盗情利害，也不晓得该怎的打发人差，合家只是一味哭。捕人每不见动静，便发起狠来道：“老儿奸诈，家里必有赃物，我们且搜一搜！”众人不管好歹，打进内里一齐动手，险些把地皮多掘了转来，见了细软便藏匿了。江老夫妻，女儿三口，杀猪也似的叫喊，搥天倒地价哭。捕人每揎拳裸手，耀武扬威。



正在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人踱将进来，喝道：“有我在此，不得无理！”众人定睛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州里顾提控。大家住手道：“提控来得正好，我们不要粗鲁，但凭提控便是。”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：“提控，救我一救！”顾提控问道：“怎的起？”捕人拿牌票出来看，却是海贼指扳窝家，巡捕衙里来拿的。提控道：“贼指的事，多出仇口。此家良善，明是冤屈。你们为我面上，须要周全一分。”捕人道：“提控在此，谁敢多话？只要分付我们，一面打点见官便是。”提控即便主张江老支持酒饭鱼肉之类，摆了满桌，任他每狼飧虎咽吃个尽情。又摸出几两银子做差使钱，众捕人道：“提控分付，我每也不好推辞，也不好较量，权且收着。凡百看提控面上，不难为他便了。”提控道：“列位别无帮衬处，只求迟带到一日，等我先见官人替他分诉一番，做个道理，然后投牌，便是列位盛情。”捕人道：“这个当得奉承。”当下江老随捕人去了，提控转身安慰他母子道：“此事只要破费，须有分辨处，不妨大事。”母子啼哭道：“全仗提控搭救则个。”提控道：“且关好店门，安心坐着，我自做道理去。”

出了店门，进城来，一径到州前来见捕盗厅官人，道：“顾某有个下处主人江溶，是个良善人户，今被海贼所扳，想必是仇家陷害。望乞爷台为顾某薄面周全则个。”捕官道：“此乃堂上公事，我也不好自专。”提控道：“堂上老爷，顾某自当真明，只望爷台这里带到时，宽他这一番拷究。”捕官道：“这个当得奉命。”须臾，知州升堂，顾提控觑个堂事空便，跪下禀道：“吏典平日伏侍老爷，并不敢有私情冒禀。今日有个下处主人江溶，被海贼诬扳，吏



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户，必是仇家所陷，故此斗胆禀明。望老爷天鉴之下，超豁无辜。若是吏典虚言妄真，罪该万死。”知州道：“盗贼之事，非同小可。你敢是私下受人买嘱，替人讲解么？”提控叩头道：“吏典若有此等情弊，老爷日后必然知道，吏典情愿受罪。”知州道：“待我细审，也听不得你一面之词。”提控道：“老爷‘细审’二字，便是无辜超生之路了。”复叩一头，走了下来。想过：“官人方才说听不得一面之词，我想人众则公，明日约同同衙门几位朋友，大家禀一声，必然听信。”是日拉请一般的十数个提控到酒馆中坐一坐，把前事说了，求众人明日帮他一说。众人平日与顾提控多有往来，无有不依的。

次日，捕人已将江溶解到捕厅，捕厅因顾提控面上，不动刑法，竟送到堂上来。正值知州投文，挨牌唱名。点到江溶名字，顾提控站在旁边，又跪下来禀道：“这江溶即是小吏典昨日所禀过的，果是良善人户。中间必有冤情，望老爷详察。”知州作色道：“你两次三回替人辨白，莫非受了贿赂，故敢大胆？”提控叩头道：“老爷当堂明查，若不是小吏典下处主人及有贿赂情弊，打死无怨！”只见众吏典多跪下来，惠道：“委是顾某主人，别无情弊，众吏典敢百口代保。”知州平日也晓得顾芳行径，是个忠宜小心的人，心下有几分信他的，说道：“我审时自有道理。”便问江溶：“这伙贼人扳你，你平日曾认得一两个否？”江老儿头道：“爷爷，小的若认得一人，死也甘心。”知州道：“他们有人认得你否？”江老儿道：“这个小的虽不知，想来也未必认得小的。”知州道：“这个不难。”唤一个皂隶过来，教他脱下衣服与江溶穿了，扮做了皂隶，却叫皂



隶穿了江溶的衣服，扮做了江溶。分付道：“等强盗执着江溶时，你可替他折证，看他认得认不得。”皂隶依言与江溶更换停当，然后带出监犯来。

知州问贼首道：“江溶是你窝家么？”贼首道：“爷爷，正是。”知州敲着气拍，故意问道：“江溶怎么说？”这个皂隶扮的江溶，假着口气道：“爷爷，并不干小人之事。”贼首看着假江溶，那里晓得不是，一口指着道：“他住在城外，倚着卖饼为名。专一窝着我每赃物，怎生赖得？”皂隶道：“爷爷，冤枉！小的不曾认得他的。”贼首道：“怎生不认得？我们长在你家吃饼，某处脏若干，某处脏若干，多在你家，难道忘了？”知州明知不是，假意说道：“江溶是窝家，不必说了，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。”一手指着真江溶扮皂隶的道：“我这个皂隶，也叫得江溶，敢怕是他么？”贼首把皂隶一看，那里认得？连喊道：“爷爷，是卖饼的江溶，不是皂隶的江溶。”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：“这个卖饼的江溶，可是了么？”贼首道：“正是。”这个知州冷笑一声，连敲气拍两三下，指着贼首道：“你这杀刮不尽的奴才！自做了歹事，又受有买瞩，扳陷良善。”贼首连喊道：“这江溶果是窝家，一些不差，爷爷！”知州喝叫：“掌嘴！”打了十来下，知州道：“还要嘴强！早是我先换过了，试验虚实，险些儿屈陷平民。这个是我皂隶周才，你却认做了江溶，就信口扳杀他，这个扮皂隶的，正是卖饼江溶，你却又不认得，就说道无干，可知道你受人买瞩来害江溶，元不曾认得江溶的么！”贼首低头无语，只叫：“小的该死！”

知州叫江溶与皂隶仍旧换过了衣服，取夹棍来，把贼



首夹起，要招出买他指扳的人来。贼首是顽皮赖肉，那里放在心上？任你夫打，只供称是因见江溶殷实，指望扳赔赃物是实，别无指使。知州道：“眼见得是江溶仇家所使，无得可疑。今这奴才死不肯招，若必求其人，他又要信口诬害，反生株连。我只释放了江溶，不根究也罢。”江溶叩头道：“小的也不愿晓得害小的的仇人，省得中心不忘，冤冤相结。”知州道：“果然是个忠厚人。”提起笔来，把名字注销，喝道：“江溶无干，直赶出去！”当下江溶叩头不止，皂隶连喝：“快走！”

江溶如笼中放出飞鸟，欢天喜地出了衙门，衙门里许多人撮空叫喜，拥住了不放。又亏得顾提控走出来，把几句话解散开了众人，一同江溶走回家来。江老儿一进门，便唤过妻女来道：“快来拜谢恩人！这番若非提控搭救，险些儿相见不成了。”三个人拜做一堆。提控道：“自家家里，应得出力，况且是知州老爷神明做主，与我无干，快不要如此！”江嬷嬷便问老儿道：“怎么回来得这样撒脱，不曾吃亏么？”江老儿道：“两处俱仗提控先说过了，并不动一些刑法。天字号一场官司，今没一些干涉，竟自平净了。”江嬷嬷千恩万谢。提控立起身来道：“你们且慢细讲，我还要到衙门去谢谢官府去。”当下提控作别自去了。

江老送了出门，回来对嬷嬷说：“正是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谁想据此一场飞横祸，若非提控出力，性命难保。今虽然破费了些东西，幸得太平无事。我每不可忘恩德，怎生酬报得他便好？”嬷嬷道：“我家家事向来不见怎的，只好度日，不知那里动了人眼，被天杀的暗招此非灾。前日众捕人一番掳掠，狼如打劫一般，细软东西尽



被抄扎过了，今日有何重物谢得提控大恩？”江老道：“便是没东西难处，就凑得些少也当不得数，他也未必肯受，怎么好？”嬷嬷道：“我到有句话商量，女儿年一十七岁，未曾许人。我们这样人家，就许了人，不过是村庄人户，不若送与他做了妾，扳他做个妇婿，支持门户，也免得外人欺侮。可不好？”江老道：“此事倒也好，只不知女儿肯不肯。”嬷嬷道：“提控又青年，他家大娘子又贤惠，平日极是与我女儿说得来的，敢怕也情愿。”遂唤女儿来，把此意说了。女儿道：“此乃爹娘要报恩德，女儿何惜此身？”江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提控是个近道理的人，若与他明说，必是不从。不若你我三人，只作登门拜谢，以后就留下女儿在彼，他便不好推辞得。”嬷嬷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当下三人计议已定，拿本历日来看，来日上吉。

次日起早，把女儿装扮了，江老夫妻两个步行，女儿乘着轿，抬进城中，竟到顾家来。提控夫妻接了进去，问道：“何事光降？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承提控活命之恩，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门拜谢。”提控夫妻道：“有何大事，直得如此！且劳烦小娘子过来，一发不当。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奉告：老汉前日若是受了非刑，死于狱底，留下妻女，不知人计议已定，拿本历日来看，来日上吉。

次日起早，把女儿装扮了，江老夫妻两个步行，女儿乘着轿，抬进城中，竟到顾家来。提控夫妻接了进去，问道：“何事光降？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承提控活命之恩，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门拜谢。”提控夫妻道：“有何大事，直得如此！且劳烦小娘子过来，一发不当。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有



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奉告：老汉前日若是受了非刑，死于狱底，留下妻女，不知流落到甚处。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，无恩可报。止有小女爱娘，今年正十七岁，与老妻商议，送来与提控娘子铺床叠被，做个箕帚之妻。提控若不弃嫌粗丑，就此俯留，老汉夫妻终身有托。今日是个吉日，一来到此拜谢，二来特送小女上门。”提控听罢，正色道：“老丈说哪里话！顾某若做此事，天地不容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难得老伯伯、干娘、妹妹一同到此，且请过小饭，有话再说。”提控一面分付厨下摆饭相待。饮酒中间，江老又把前话提起，出位拜提控一拜道：“提控若不受老汉之托，老汉死不瞑目。”提控情知江老心切，暗自想道：“若不权且应承，此老必不肯住，又去别寻事端谢我，反多事了。且依着他言语，我日后自有处置。”饭罢，江老夫妻起身作别，分付女儿留住，道：“他在此伏侍大娘。”爱娘含羞忍泪，应了一声。提控道：“休要如此说！荆妻且权留小娘子盘桓几日，自当送还。”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时门面说话，两下心照罢了。

两口儿去得，提控娘子便请爱娘到里面自己房里坐了，又摆出细果茶品请他，分付走使丫鬟铺设好一间小房，一床被卧。连提控娘子心里，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，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。他本是个大贤惠不捻酸的人，又平日喜欢着爱娘，故此是件周全停当，只等提控到晚受用。正是：

一朵鲜花好护侍，芳菲只待赏花时。

等闲未动东君意，惜处重将帐幕施。

谁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里来睡了，不到爱娘处



去。提控娘子问道：“你为何不到江小姐那里去宿？莫要忌我。”提控道：“他家不幸遭难，我为平日往来，出力救他。今他把女儿谢我，我若贪了女色，是乘人危处，遂我欲心。与那海贼指扳，应捕抢掳肚肠有何两样？顾某虽是小小前程，若坏了行止，永远不言。”提控娘子见他说出咒来，知是真心。便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也是你的好处。只是日间何不力辞脱了，反又留在家中做甚？”提控道：“江老儿是老实人，若我不允女儿之事，他又剜肉做疮，别寻道路谢我，反为不美。他女儿平日与你相爱，通家姊妹，留下你处住几日，这却无妨。我意欲就此看中意的人家子年，替他寻下一斗亲事，成就他终身结果，也是好事。所以一时不辞他去，原非我自家有意也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当夜无词。自此江爱娘只在顾家住，提控娘子与他如同亲姐妹一般，甚是看待得好。他心中也时常打点提控到他房里的，怎知道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

直待他年荣贵后，方知今日不为差。

提控只如常相处，并不曾起一毫邪念，说一句戏话，连爱娘房里脚也不迈进去一步。爱娘初时疑惑，后来也不以为怪了

提控衙门事多，时常不在家里。匆匆过了一月有余。忽一日得闲在家中，对娘子道：“江小娘在家，初意要替他寻个人家，急切里凑不着巧。而今一月多了，久留在此，也觉不便。不如备下些礼物，送还他家。他家父母必然问起女儿相处情形，他晓得我心事如此，自然不来强我了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当下把此意与江爱娘说明了。



就备了六个盒盘，又将出珠花四朵，金耳环一双，送与江爱娘插戴好，一乘轿着个从人径送到江老家用来。江老夫妻接着轿子，晓得是顾家送女儿回家，心里疑道：“为何叫他独自个归来？”问道：“提控在家么？”从人道：“提控不得工夫来，多多拜上阿爹，这几时有慢了小娘子，今特送还府上。”江老见说话跷蹊，反怀着一肚子鬼胎道：“敢怕有甚不恰当处。”忙领女儿到里边坐了，同嬷嬷细问他这一月的光景。爱娘把顾娘子相待甚厚，并提控不进房，不近身的事，说了一遍。江老呆了一晌道：“长要来问个信，自从为事之后，生意淡薄，穷忙没有工夫，又是素手，不好上门。欲待央个人来，急切里没便处。只道你一家和睦，无些别话，谁想却如此行径。这怎么说？”嬷嬷道：“敢是日子不好，与女儿无缘法，得个人解襁解褙便好。”江老道：“且等另拣个日子，再送去又做处。”爱娘道：“据女儿看起来，这顾提控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乃是正人君子。我家强要谢他，他不好推辞得，故此权留这几时，誓不玷污我身。今既送了归家，自不必再送去。”江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他的恩德毕竟不曾报得，反住在他家打搅多时，又加添礼物送来，难道便是这样罢了？还是改日再送去的是。”爱娘也不好阻当，只得凭着父母说罢了。

过了两日，江老夫妻做了些饼食，买了几件新鲜物事，办着十来个盒盘，一坛泉酒，雇个担夫挑了，又是一乘轿抬了女儿。留下嬷嬷看家，江老自家伴送过顾家。提控迎着江老，江老道其来意，提控作色道：“老丈难道不曾问及令爱来？顾某心事唯天可表，老丈何不见谅如此？此番



决不敢相留，盛惠谨领；令爱不乃款接，原轿请回。改日登门拜谢！”江老见提控词色严正，方知女儿不是诳语。连忙出门止往来轿，叫他仍旧抬回家去。提控留江老转去茶饭，江老也再三辞谢，不敢叨领，当时别去。

提控转来，受了礼物，出了盒盘，打发了脚担钱，分付多谢去了。进房对娘子说江老今日复来之意。娘子道：“这个便老没正经，难道前番不谐，今番有再谐之理？只是难为了爱娘，又来一番，不曾会得一会去。”提控道：“若等他下了轿，接了进来，又多一番事了。不如决绝回头了的是。这老儿真诚，却不见机。既如此把女儿相缠，此后往来到也要稀疏了些，外人不知就里，惹得造下议论来，反害了女儿终身，是要好成歉了。”娘子道：“说得极是。”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与江家往来得密了。

那江家原无甚么大根基，不过生意济楚，自经此一番横事剥削之后，家计萧条下来。自古道：“人家天做。”运来时，撞着就是趁钱的，火焰也似长起来；运退时，撞着就是折本的，潮水也似退下去。江家悔气头里，连五熟行里生意多不济了。做下饼食，常管五七日不发市，就是馊蒸气了，喂猪狗也不中。你道为何如此？先前为事时不多几日，只因惊怕了，自女儿到顾家去后，关了一个多月店门不开，主顾家多生疏，改向别家去，即便拗不转来。况且窝盗为事，声名扬开去不好听，别人不管好歹，信以为实，就怕来缠帐。以此生意冷落，日吃月空，渐渐支持不来。要把女儿嫁个人家，思量靠他过下半世，又高不凑，低不就，光阴眨眼，一错就是论年，女儿也大得过期了。

忽一日，一个徽州商人经过，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，



访问邻人，晓得是卖饼江家。因问可肯与人家为妾否，邻人道：“往年为官事时，曾送与人做妾，那家行善事，不肯受还了的。做妾的事，只怕也肯。”徽商听得此话，去央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此亲事，只要事成，不惜重价。媒婆得了口气，走到江家，便说出徽商许多富厚处，情愿出重礼，聘小娘子为偏房。江老夫妻正在喉急头上，见说得动火，便问道：“讨在何处去的？”媒婆道：“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中盐，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。今讨去做二孺人，住在扬州当中，是两头大的，好不受用！亦且路不多远。”江老夫妻道：“肯出多少礼？”媒婆道：“说过只要事成，不惜重价。你每能要得多少，那富家心性，料必勾你每心下的，凭你每讨礼罢了。”江老夫妻商量道：“你我心下不割舍得女儿，欲待留下他，遇不着这样好主。有心得把与别处人去，多讨得些礼钱，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。是必要他三百两，不可少了。”商量已定，对媒婆说过。媒婆道：“三百两，忒重些。”江嬷嬷道：“少一厘，我也不肯。”媒婆道：“且替你们说说看，只要事成后，谢我多些儿。”三个人尽说三百两是一大主财物，极顶价钱了，不想商人慕色心重，二三百金之物，那里在他心上？一说就允。如数下了财礼，拣个日子娶了过去，开船往扬州。江爱娘哭哭啼啼，自道终身不得见父母了。江老虽是卖去了女儿，心中凄楚，却幸得了一主大财，在家别做生理不题。

却说顾提控在州六年，两考役满，例当赴京听考。吏部点卯过，拨出在韩侍郎门下办事效劳。那韩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，见提控谨厚小心，仪表可观，也自另眼看



他，时留在衙前听候差役。一日侍郎出去拜客，提控不敢擅离衙门左右，只在前堂伺候归来。等了许久，侍郎又往远处赴席，一时未还。提控等得不耐烦，困倦起来，坐在槛上打盹，朦胧睡去。见空中云端里黄龙现身，彩霞一片，映在自己身上，正在惊看之际，忽有人蹴他起来，飒然惊觉，乃是后堂传呼，高声喝：“夫人出来！”提控仓惶失措，连忙趋避不及。夫人步到前堂，亲看见提控慌遽走出之状，着人唤他转来。提控自道失了礼度，必遭罪责，趋至庭中跪倒，俯伏地下，不敢仰视。夫人道：“抬起头来我看。”提控不敢放肆，略把脖子一伸，夫人看见道：“快站起来，你莫不是太仓顾提控么？为何在此？”提控道：“不敢，小吏顾芳，关是太仓人，考满赴京，在此办事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认得我否？”提控不知甚么缘故，摸个头路不着，不敢答应一声。夫人笑道：“妾身非别人，即是卖饼江家女儿也。昔年徽州商人娶去，以亲女相待。后来嫁于韩相公为次房。正夫人亡逝，相公立为继室，今已受过封诰，想来此等荣华，皆君所致也。若是当年非君厚德，义还妾身，今日安能到此地位？妾身时刻在心，正恨无由补报。今天幸相逢于此，当与相公说知就里，少图报效。”提控听罢，恍如梦中一般，偷眼觑着堂上夫人，正是江家爱娘。心下道：“谁想他却有这个地位？”又寻思道：“他分明卖与徽州商人做妾了，如何却嫁得与韩相公？方才听见说徽商以亲女相待，这又不知怎么解说。”当下退出外来，私下偷问韩府老都管，方知事体备细。

当日徽商娶去时节，徽人风俗，专要闹房炒新郎。凡是亲戚朋友相识的，在住处所在，闻知娶亲，就携了酒磕



前来称庆。说话之间，名为祝颂，实半带笑耍，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。是夜徽商醉极，讲不得甚么云雨勾当，在新人枕畔一觉睡倒，直至天明。朦胧中见一个金甲神人，将瓜锤扑他脑盖一下，蹴他起来道：“此乃二品夫人，非凡人之配，不可造次胡行！若违我言，必有大咎！”徽商惊醒，觉得头疼异常，只得扒了起来，自想此梦稀奇，心下疑惑。平日最信的是关圣灵签，梳洗毕，开个随身小匣，取出十个钱来，对空虚诚祷告，看与此女缘分如何，卜得个乙戌，乃是第十五签，签曰：

两家门户各相当，不是姻缘莫较量。

直待春风好消息，却调琴瑟向兰房。

详了签意，疑道：“既明说不是姻缘了，又道直待春风，却调琴瑟，难道放着见货，等待时来不成？”心下一发糊涂，再缴一签，卜得个辛丙，乃是第七十三签。签曰：

忆昔兰房分半钗，而今忽报信音乖。

痴心指望成连理，到底谁知事不谐。

得了这签，想道此签说话明白，分明不是我的姻缘，不能到底的了。梦中说有二品夫人之分，若把来另嫁与人，看是如何？祷告过，再卜一签，得了个丙庚，乃是第二十七签。签曰：

世间万物各有主，一粒一毫君莫取。

英雄豪杰本天生，也须步步循规矩。

徽商看罢道：“签句明白如此，必是另该有个主，吾意决矣。”虽是这等说，日间见他美色，未免动心，然但是有些邪念，便觉头疼。到晚来走近床边，愈加心神恍惚，头疼难支。徽商想道：“如此跷蹊，要见梦言可据，



签语分明。万一破他女身，必为神明所恶。不如放下念头，认他做个干女儿，寻个人嫁了他，后来果得富贵，也不可。遂把此意对江爱娘说道：“在下年四十余岁，与小娘子年纪不等。况且家中原有大孺人，今扬州典当内，又有二孺人。前日只因看见小娘子生得貌美，故此一时聘娶了来。昨晚梦见神明，说小娘子是个贵人，与在下非是配偶。今不敢胡乱辱莫了小娘子，在下痴长一半年纪，不若认义为父女，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，图个往来。小娘子意下如何？”江爱娘听见说不做妾做女，有甚么不肯处？答应道：“但凭尊意，只恐不中抬举。”当下起身，插烛也似拜了徽商四拜。以后只称徽商做“爹爹”，徽商称爱娘做“大姐”，各床而睡。同行至扬州当里，只说是路上结拜的朋友女儿，托他寻人家的，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寻亲事。

正是春初时节，恰好凑巧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，舟过扬州，夫人有病，要娶个偏房，就便伏侍夫人，停舟在关下。此话一闻，那些做媒的如蝇聚膻，来的何止三四十起？各处寻将出来，多看得不中意。落末有个人说：“徽州当里有个干女儿，说是大仓州来的，模样绝美，也是肯与人为妾的，问问也好。”其间就有媒婆四揽去当里来说。原来徽州人有个癖性，是：“乌纱帽”，“红绣鞋”，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，其余诸事慳吝了。听见说个韩侍郎娶妾，先自软摊了半边，自夸梦兆有准，巴不得就成了。韩府也叫人看过，看得十分中意。徽商认做自己女儿，不争财物，反赔嫁装，只贪个纱帽往来，便自心满意足。韩府仕宦人家，做事不小，又见徽商行径冠冕，本说身价，反轻易不得了，连钗环首饰，缎匹银两也下了三四百金礼物。徽商



受了，增添嫁事，自己穿了大服，大吹大擂，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。侍郎与夫人看见人物标致，更加礼义齐备，心下喜欢，另眼看待。到晚云雨之际，俨然身是处子，一发敬重。一路相处，甚是相得。

到了京中，不料夫人病重不起，一应家事尽瞩爱娘掌管。爱娘处得井井有条，胜过夫人在日。内外大小，无不欢喜。韩相公得意，拣个吉日，立为继房。恰遇弘治改元覃恩，竟将江氏入册报去，请下了夫人封诰，从此内外俱称夫人了。自从做了夫人，心里常念先前嫁过两处，若非多遇着好人，怎生保全得女儿之身，致今日有此享用？那徽商认做干爷，兀自往来不绝，不必说起。只不知顾提控近日下落，忽在堂前相遇，恰恰正在门下走动。正所谓：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
夫人见了顾提控，返转内房。等候侍郎归来，对侍郎说道：“妾身有个恩人，没路报效，谁知却在相公衙门中服役。”侍郎问是谁人，夫人道：“即办事吏顾芳是也。”侍郎道：“他与你有何恩处？”夫人道：“妾身原籍太仓人，他也是太仓州吏，因妾家里父母被盗扳害，得他救解，幸免大祸。父母将身酬谢，坚辞不受，强留在彼，他与妻子待以宾礼，誓不相犯。独处室中一月，以礼送归。后来过继与徽商为女，得有今日，岂非恩人？”侍郎大惊道：“此柳下惠，鲁男子之事，我辈所难，不道椽吏之中，却有此等仁人君子，不可埋没了他。”竟将其事写成一本，奏上朝廷，本内大略云：窃见太仓州吏顾芳，暴白冤事，侠骨著于公庭；峻绝谢私，贞心矢乎暗室。品流虽溅，衣冠所难。合行特旌，以彰笃行。



孝宗见奏大喜道：“世间那有此等人？”即召韩侍郎面对，问其详细。侍郎一一奏知，孝宗称叹不置。侍郎道：“此皆陛下中兴之化所致，应与表扬。”孝宗道：“何止表扬，其人堪为国家所用。今在何处？”侍郎道：“今在京中考满，拨臣衙门办事。”孝宗回顾内侍，命那部里缺司官。司礼监秉笔内监奏道：“昨日吏部上本，礼部仪制司缺主事一员。”孝宗道：“好，好。礼部乃风化之原，此人正好。”即御批“顾芳除补，吏部知道”，韩侍郎当下谢恩而出。

侍郎初意不过要将他旌表一番，与他个本等职衔，梦里也不料圣恩如此嘉奖，骤与殊等美官，真个喜出望外。出了朝中，竟回衙来，说与夫人知道。夫人也自欢喜不胜，谢道：“多感相公为妻报恩，妻身万幸。”侍郎看见夫人欢喜，心下愈加快活。忙叫亲随报知顾提控。提控闻报，犹如地下升天，还服着本等衣服，随着亲随进来，先拜谢相公。侍郎不肯受礼，道：“如今是朝廷命官，自有体制。且换了冠带，谢恩之后，然后私宅少叙不迟。”须臾便有礼部衙门人来伺候，伏侍去到鸿朋寺报了名。次早，午门外谢了圣恩，到衙门到任。正是：

昔年萧主吏，今日叔孙通。

两翅何曾异？只是锦袍红。

当日顾主事完了衙门里公事，就穿着公服，竟到韩府私宅中来拜见侍郎。顾主事道：“多谢恩相提携，在皇上面前极力举荐，故有今日。此恩天高地厚。”韩侍郎道：“此皆足下阴功浩大，以致圣主宠眷非常，得此殊荣，老夫何功之有？”拜罢，主事请拜见夫人，以谢准许大恩。



侍郎道：“贱室既忝同乡，今日便同亲戚。”传命请夫人出来相见。夫人见主事，两相称谢，各拜了四拜。夫人进去治酒。是日侍郎款待主事，尽欢而散。夫人又传问顾主事离家在几时，父母的安否下落。顾主事回答道：“离家一年，江家生意如常，却幸平安无事。”侍郎与顾主事商议，待主事三月之后，给个假限回籍，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妇。顾主事领命，果然给假衣锦回乡，乡人无不称羨。因往江家拜候，就传女儿消息，江家喜从天降。主事假满，携了妻子回京复任，就分付二号船里着落了江老夫妻。到京相会，一家欢忭无极。

自此侍郎与主事通家往来，贝如伯叔子侄一般。顾家大娘子与韩夫人愈加亲密，自不必说。后来顾主事三子，皆读书登第。主事寿登九十五岁，无病而终。此乃上天厚报善人也。所以奉劝世间行善，原是积来自家受用的。有诗为证：

美色当前谁不慕，况是酬恩去复来。  
若使偶然通一笑，何缘椽吏入容台？

##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

诗云：

一陌金钱便返魂，公私随处可通门。  
鬼神有德开生路，日月无光照覆盆。  
贫者何缘蒙佛力？富家容易受天恩。  
早知善恶多无报，多积黄金遗子孙。



这首诗乃令狐撰所作。他邻近有个乌老，家资巨万，平时好贪不义。死去三日，重复还魂。问他缘故，他说死后亏得家里广作佛事，多烧诸钱，冥宫大喜，所以放还。令狐撰闻得，大为不平道：“我只道只有阳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枉法，卖富差贫，岂知阴间也自如此！”所以做这首诗。后来冥司追去，要治他谤仙之罪，被令狐撰是长是短辨析一番。冥司道他持论甚正，放教还魂，仍追乌老置之地狱。盖是世间没分割处的冤枉，尽拼到阴司里理直。若是阴司也如此糊涂，富贵的人只消作恶造业，到死后分付家人多做些功果，多烧些诸钱，便多退过了，却不与阳间一样没分晓？所以令狐生不伏，有此一诗。其实阴司报应，一毫不差的。

宋淳熙年间，明州有个夏主簿，与富民林氏共出衣钱，买扑官酒坊地店，做那沽拍生理。夏家出得本钱多些，林家出得少些。却是经纪营运尽是林家家人生当。夏家只管在里头照本算帐，分些干利钱。夏生簿是个忠厚人，不把心机提防，指望积下几年，总收利息。虽然零碎支动了些，拢统算着，还该有二千缗钱多在那里。若把银算，就是二千两了。去到林家取讨时，林家到店管帐的共有八个，你推我推，只说算帐未清，不肯付还。讨得急了两番，林家就说出没行止话来道：“我家累年价辛苦，你家打点得自在钱，正不知钱在那里哩！”夏生簿见说得蹊跷，晓得要赖他的，只得到州里告了一状。林家得知告了，笑道：“我家将猫儿尾拌猫饭吃，拼得将你家利钱折去了一半，官司好歹是我赢的。”遂将二百两送与州官，连夜叫几个干仆把簿籍尽情改造，数目字眼多换过了，反说是夏家透支了，



也诉下状来。州宜得过了贿赂，那管青红皂白？竟断道：“夏家欠林家二千两。”把复生簿收监追比。

其时郡中有个刘八郎，名元，人叫他做刘元八郎，平时最有直气。见了此事，大为不平，在人前裸臂揎拳的嚷道：“吾乡有这样冤枉事！主簿被林家欠了钱，告状反致坐监，要那州县何用？他若要上司去告，指我作证，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，等林家这些没天理的个个吃棒！”到一处，嚷一处。林家这八个人见他如此行径，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，公道上去不得，翻过案来。商量道：“刘元八郎是个穷汉，与他些东西，买他口静罢。”就中推两个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，到旗亭中坐定。八郎问道：“两位何故见款？”两人道：“仰慕八郎义气，敢此沽一杯奉敬。”酒中说起夏家之事，两人道：“八郎不要管别人家闲事，且只吃酒。”酒罢，两人袖中摸出官券二百道来送与八郎，道：“主人林某晓得八郎家贫，特将薄物相助，以后求八郎不要多管。”八郎听罢，把脸儿涨得通红，大怒起来道：“你每做这样没天理的事，又要把没天理的东西赃污我。我就饿死了，决不要这样财物！”叹一口气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你每财多力大，夏家这件事在阳世间不能勾明白了，阴间也有官府，他上不得有剖雪处。且看！且看！”忿忿地叫酒家过来，问道：“我每三个吃了多少钱钞？”酒家道：“真该一贯八百文。”八郎道：“三个同吃，我该出六百文。”就解一件衣服，到隔壁柜上解当了六百文钱，付与酒家。对这两人拱拱手道：“多谢携带。我是清白汉子，不吃这样不义无名之酒。”大踏步竟自去了。两个人反觉没趣，算结了酒钱自散了。



且说夏主簿遭此无妄之灾，没头没脑的被贪赃州官收在监里。一来是好人出身，不曾受惯这苦。二来被别人少了钱，反关心牢中。心中气蛊，染了牢瘟，病将起来。家属央人保领，方得放出，已病得八九分了。临将死时，分付儿子道：“我受了这样冤恨，今日待死。凡是一向扑官酒坊公店，并林家欠钱帐目与管帐八人名姓，多要放在棺内。吾替他地府申辨去。”才死得一月，林氏与这八个人陆陆续续尽得暴病而死。眼见得是阴间状准了。

又过一个多月，刘八郎在家忽觉头眩眼花，对妻氏道：“眼前境界不好，必是夏主簿要我做对证，势必要死。奈我平时没有恶业，对证过了，还要重生。且不可入殓！三日后不还魂，再作道理。”果然死去两日，活将转来，拍手笑道：“我而今才出得这口恶气！”家人问其缘故，八郎道：“起初见两个公吏邀我去，走勾百来里路，到了一个官府去处。见一个绿袍官人在廊官中走出来，仔细一看，就是夏主簿。再三谢我道：‘烦劳八郎来此。这里文书都完，只要八郎略一证明，不必忧虑。’我抬眼看见丹墀之下，林家与八个管帐人共顶着一块长枷，约有一丈五六尺长，九个头齐齐露出在枷上。我正要消遣他，忽报王升殿了。吏引我去见过，王道：‘夏家事已明白，不须说得。旗亭吃酒一节，明白说来。’我供道：‘是两人见招饮酒，与官会二百道，不曾敢接。’王对左右叹道：‘世上却有如此好人！须商议报答他。可检他来算。’吏道：‘他该六十九。’王道：‘穷人不受钱，更为难得，岂可不赏？添他阳寿一纪。’就着元追公吏送我回家。出门之时，只见那一伙连枷的人赶入地狱里去了。必然细细要偿还他的，料不



似人世间葫芦提。我今日还魂，岂不快活也！”后来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岁，无疾而终。

可见阳世间有冤枉，阴司事再没有不明白的。只是这一件事，阴报虽然明白，阳世间欠的钱钞到底不曾显还得，未为大畅。而今说一件阳间赖了，阴间断了，仍旧阳间还了，比这事说来好听：

阳世全凭一张纸，是非颠倒多因此。

岂似幽中业镜台，半点欺心没处使。

话说宋绍兴年间，庐州合江县赵氏村有一个富民，姓毛名烈，平日贪奸不义，一味欺心，设谋诈害。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，百计设法，直到得上手才住。挣得泊天也似人家，心里不曾有一毫止足。看见人家略有些小衅隙，便在里头挑唆，于中取利，没便宜不做事。其时昌州有一个人，姓陈名祈，也是个狠心不守分之人，与这毛烈十分相好。你道为何？只因陈祈也有好大家事。他一母所生还有三个兄弟，年纪多幼小，只是他一个年纪长成，独享家事。时常恐怕兄弟每大来，这家事须四分分开，要趁权在他手之时做个计较，打些偏手，讨些便宜。晓得毛烈是个极有算计的人，早晚用得他着，故此与他往来交好。毛烈也晓得陈祈有三个幼弟，却独掌着家事，必有欺心手病，他日可以在里头看景生情，得些渔人之利。所以两下亲密，语话投机，胜似同胞一般。

一日，陈祈对毛烈计较道：“吾家小兄弟们渐渐长大，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。我枉替他们自做这几时奴才，心不甘伏。怎么处？”毛烈道：“大头在你手里，你把要紧好的藏起了些不得？”陈祈道：“藏得的藏了，田地是



露天盘子，须藏不得。”毛烈道：“只要会计较，要藏时田地也藏得。”陈祈道：“如何计较藏地？”毛烈道：“你如今只推有甚么公用，将好的田地卖了去，收银子来藏了，不就是藏田地一般？”陈祈道：“祖上的好田好地，又不舍得卖掉了。”毛烈道：“这更容易，你只拣那好田地，少些价钱，权典在我这里，目下拿些银子去用用，以后直等你们兄弟已将见在田地四股分定了，然后你自将原银在我处赎了去。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？”陈祈道：“此言诚为有见。但你我虽是相好，产业交关，少不得立个文书，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。”毛烈道：“我家出入银两，置买田产，大半是大胜寺高公做牙佻。如今这件事，也要他在里头做个中见罢了。”陈祈道：“高公我也是相熟的。我去查明了田地，写下了文书，去要他着字便了。”原来这高公法名智高，虽然是个僧家，到有好些不象出家人处。头一件是好利，但是风吹草动，有些个赚得钱的所在，他就钻的去了，所以囊钵充盈，经纪惯熟。大户人家做中做保，到多是用得他着的，分明是个没头发的牙行。毛家债利出入，好些经他的手，就是做过几件欺心事体，也有与他首尾过来的。陈祈因此央他做了中，将田立券典与毛烈。因要后来好赎，十分不典他重价钱，只好三分之一，做个交易的意思罢了。陈祈家里田地广有，非止一处，但是自家心里贪着的，便把来典在毛烈处做后门。如此一番，也累起本银三千多两了，其田足植万金，自不消说。毛烈放花作利，已此便宜得多了。只为陈祈自有欺心，所以情愿把便宜与毛烈得了去。以后陈祈母亲死过，他将见在户下的田产分做四股，把三股分与三个兄弟，自家得了一股。兄



弟们不晓得其中委曲，见眼前分得均平，多无说话了。

过了几时，陈祈端正起赎田的价银，径到毛烈处取赎。毛烈笑道：“而今这田却个是你独享的了？”陈祈道：“多谢主见高妙。今兄弟们皆无言可说，要赎了去自管。”随将原价一一交明。毛烈照数收了，将进去交与妻子张氏藏好。此时毛烈若是个有本心的，就该想着出的本钱原轻，收他这几年花息，便宜多了。今有了本钱，自该还他去，有何可说？谁知狠人心性，却又不然。道这田总是欺心来的，今赎去独吞，有好些放不过。他就起个不良之心，出去对陈祈道：“原契在我拙荆处，一时有些身子不快，不便简寻。过一日还你罢。”陈祈道：“这等，写一张收票与我。”毛烈笑道：“你晓得我写字不大便当，何苦难我？我与你甚样交情，何必如此？待一二日间翻出来就送还罢了。”陈祈道：“几千两往来，不是取笑。我交了这一主大银子，难道不要讨一些把柄回去？”毛烈道：“正为几千两的事，你交与我了，又好赖得没有不成？要甚么把柄？老兄忒过虑了。”陈祈也托大，道是毛烈平日相好，其言可信，料然无事。

隔了两日，陈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，毛烈还推道一时未寻得出。又隔了两日去取，毛烈躲过，竟推道不在家了。如此两番，陈祈走得不耐烦，再不得见毛烈之面，才有些着急起来。走到大胜寺高公那里去商量，要他去问问毛烈下落。高公推道：“你交银时不曾通我知道，我不好管得。”陈祈没奈何，只得又去伺候毛烈。一日撞见了，好言与他取券，毛烈冷笑道：“天下欺心事只许你一个做？你将众兄弟的田偷典我处，今要出去自吞。我便公道欺心，再要



你多出两千也不为过。”陈祈道：“原只典得这些，怎要我多得？”毛烈道：“不与我，我也不还你券，你也管田不成。”陈祈大怒道：“前日说过的说话，怎到要诈我起来？当官去说，也只要的我本钱。”毛烈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当官说不过时，还你罢了。”

陈祈一忿之气，归家写张状词，竟到县里告了毛烈。当得毛烈豫先防备这着的，先将了些钱钞去寻县吏丘大，送与他了，求照管此事。丘大领诺。比及陈祈去见时，丘大先自装腔了，问其告状本意，陈祈把实情告诉了一遍。丘大只是摇头道：“说不去。许多银两交与他了，岂有没个执照的理？教我也难帮衬你。”陈祈道：“因为相好的，不防他欺心，不曾讨得执照。今告到了官，全要提控说得明白。”丘大含糊应承了。却在知县面前只替毛烈说了一边的话，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顺意思与知县了，知县听信。到得两家听审时，毛烈把交银的事一口赖定，陈祈真实一些执照也拿不出。知县声口有些向了毛烈，陈祈发起极来，在知县面前指神罚咒。知县道：“就是银子有的，当官只凭文券；既没有文券，有甚么做凭据断还得你？分明是一划混赖！”倒把陈祈打了二十个竹篦，问了“不合图赖人”罪名，量决脊杖。这三千银子只当丢去东洋大海，竟没说处。陈祈不服，又到州里去告，准了；及至问起来，知是县间问过的，不肯改断，仍复照旧。又到转运司告了，批发县间，一发是原问衙门。只多得一番纸笔，有甚么相干？落得费坏了脚手，折掉了盘缠。毛烈得了便宜，暗地喜欢。陈祈失了银子，又吃打吃断，竟没处申诉。正所谓：

浑身似口不能言，遍休排牙说不得。



欺心又遇狠心人，贼偷落得还贼没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事多只因陈祈欺瞒兄弟，做这等奸计，故见得反被别人赚了，也是天有眼力处。却是毛烈如此欺心，难道银子这等好使的不成？不要性急，还有话在后头。且说陈祈受此冤枉，没处叫撞天屈，气忿忿的，无可摆布。宰了一口猪、一只鸡，买了一对鱼、一壶酒。左近边有个社公祠，他把福物拿到祠里摆下了，跪在神前道：“小人陈祈，将银三千两与毛烈赎田。毛烈收了银子，赖了券书。告到官司，反问输了小人，小人没处申诉。天理昭彰，神目如电。还是毛烈赖小人的，小人赖毛烈的？是必三日之内求个报应。”叩了几个头，含泪而出。到家里，晚上得一梦，梦见社神来对他道：“日间所诉，我虽晓得明白，做不得主。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，自然得理。”

次日，陈祈写了一张黄纸，捧了一对烛，一股香，竟望东岳行宫而来。进得庙门，但见：殿宇巍峨，威仪整肃。离娄左视，望千里如在目前；师旷右边，听九幽直同耳畔。草参亭内，炉中焚百合明香；祝献台前，案上放万灵杯玫。夜听泥神声诺，朝闻木马号嘶。比岱宗具体而微，虽行馆有呼必应。若非真正冤情事，敢到庄严法相前？陈祈衔了一天怨忿，一步一拜，拜上殿来，将心中之事，是长是短，照依在社神面前时一样表白了一遍。只听得幡帷里面，仿佛有人声到耳朵内道：“可到夜间来。”陈祈吃了一惊，晓得灵感，急急站起，走了出来。候到天色晚了，陈祈是气忿在胸之人，虽是幽暗阴森之地，并无一些畏怯。一直走进殿来。将黄纸状在烛上点着火，烧在神前炉内了，照旧通诚，拜祷已毕，又听得隐隐一声道：“出去。”陈祈亲见



如此神灵，明知必有报应。不敢再读，悚然归家。此时是绍兴四年四月二十日。

陈祈时时到毛烈家边去打听，过了三日，只见说毛烈死了。陈祈晓得蹊跷。去访问邻舍间，多说道：“毛烈走出门首，撞见一个着黄衣的人，走入门来揪住。毛烈奔脱，望里面飞也似跑，口里喊道：‘有个黄衣人捉我，多来救救。’说不多几句，倒地就死。从不见死得这样快的。”陈祈口里不说，心里暗暗道是告的阴状有应，现报在我眼里了。又过了三日，只见有人说，大胜寺高公也一时卒病而死。陈祈心里疑惑道：“高公不过是原中，也死在一时，看起来莫不要阴司中对这件事么？”不觉有些恍恍惚惚，走到家里，就昏晕了去。少顷醒将转来，分付家人道：“有两个人追我去对毛烈事休，闻得说我阳寿未尽，未可入殓。你们守我十来日着，敢怕还要转来。”分付毕，即倒头而卧，口鼻俱已无气。家人依言，不敢妄动，呆呆守着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陈祈随了来追的人竟到阴府，果然毛烈与高公多先在那里了。一同带见判官，判官一一点名过了，问道：“东岳发下状来，毛烈赖了陈祈三千银两，这怎么说？”陈祈道：“是小人与他赎田，他亲手接受，后来不肯还原券，竟赖道没有。小人在阳间与他争讼不过，只得到东岳大王处告这状的。”毛烈道：“判爷，休听他胡说。若是有银与小入时，须有小入收他的执照。”判官笑道：“这是你阳间哄人，可以借此厮赖。”指着毛烈的心道：“我阴间只凭这个，要甚么执照不执照！”毛烈道：“小人其实不曾收他的。”判官叫取业镜过来。旁边一个吏就拿着铜盆大一



面镜子来照着毛烈。毛烈、陈祈与高公三人一齐看那镜子里面，只见里头照出陈祈交银，毛烈接受，进去付与妻子张氏，张氏收藏，是那日光景宛然见在。判官道：“你看我这里可是要甚么执照的么？”毛烈没得开口。陈祈合首掌向空里道：“今日才表明得这件事。阳间官府要他做甚么干？”高公也道：“元来这银子果然收了，却是毛大哥不通。”当下判官把笔来写了些甚么，就带了三人到一个大庭内。只见旁边列着兵卫甚多，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么人，远望去是冕旒兗袍的王者。判官走上去说了一回，殿上王者大怒，叫取枷来，将毛烈枷了。口里大声分付道：“县令听决不公，削去已后官爵。县吏丘大，火焚其居，仍削阳寿一半。”又唤僧人智高问道：“毛烈欺心事，与你商同的么？”智高道：“起初典田时，曾在里头做交易中人，以后事休乡不知道。”又唤陈祈问道：“赎田之银，固是毛烈要赖欺心。将田出典的缘故，却是你的欺心。”陈祈道：“也是毛烈教道的。”王者道：“这个推不得，与智高僧人做牙佻一样，该量加罚治。两人俱未合死，只教阳世受报。毛烈作业尚多，押入地狱受罪！”

说毕，只见毛烈身边就有许多牛头夜叉，手执铁鞭、铁棒赶得他去。毛烈一头走，一头哭，对陈祈、高公说道：“吾不能出头了。二公与我传语妻子，快作佛事救援我。陈兄原券在床边木箱上内，还有我平日贪谋强诈得别人家田宅文券，共有一十三纸，也在箱里。可叫这一十三家的人来一一还了他，以减我罪。二公切勿有忘！”陈祈见说着还他原契，还要再问个明白，一个夜叉把一根铁棍在陈祈后心窝里一捣，喝道：“快行。”



陈祈慌忙缩退，飒然惊醒，出了一身汗，只见妻子坐在床沿守着。问他时节，已过了六昼夜了。妻子道：“因你分付了，不敢入殓。况且心头温温的，只得坐守，幸喜果然还魂转来。毕竟是毛烈的事对得明白否？”陈祈道：“东岳真个有灵，阴间真个无私，一些也瞒不得。大不似阳世间官府没清头没天理的。”因把死后所见事休备细说了一遍。抖搜了精神，坐定了性子一回，先叫人到县吏丘大家一看，三日之前已被火烧得精光，止烧得这一家火就息了。陈祈越加敬信。再叫人到大胜寺中访问高公，看果然一同还魂？意思要约他做了证见，索取毛家文券。人回来说：“三日之前，寺中师徒已把他荼毗了。”说话的，怎么叫做“荼毗”？看官，这就是僧家西方的说话，又有叫得“阇维”的，总是我们华言“火化”也。陈祈见说高公已火化了，吃了一大惊道：“他与我同在阴间，说阳寿未尽，一同放转世的。如何就把来化了？叫他还魂在何处？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，怎么收场？”

陈祈心下忐忑，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。看见了毛家儿子，问道：“尊翁故世，家中有什么影响否？”毛家儿子道：“为何这般问及？”陈祈道：“在下也死去六日，到与尊翁会过一番来，故此动问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见家父光景如何？有甚说话否？”陈祈道：“在下与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，只因不还我典田文书，有这些争讼。昨日到亏得阴间对明，说文书在床前木箱里面，所以今日来取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文书便或者在木箱里面，只是阴间说话，谁是证见，可以来取？”陈祈道：“有到有个证见，那时大胜寺高师父也在那里同见说了，一齐放还魂的。可惜他寺中



已将他身尸火化，没了个活证。却有一件可信，你尊翁还说另行一十三家文券，也多是来路不明的田产，叫还了这一十三家，等他受罪轻些，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。这须是我造不出的。”毛家儿子听说，有些呆了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阴间业镜照出毛妻张氏同受银子之时，张氏在阳间恰像做梦一般，也梦见阴司对理之状，曾与儿子说过，故听得陈祈说着阴间之事，也有些道是真的了。走进与母亲说知，张氏道：“这项银子委实有的。你父亲只管道便宜了他，勒掙着文书不与他，意思还要他分外出些加添。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，所以索性一口赖了，又不料死得这样诧异。今恐怕你父亲阴间不宁，只该还了他。既说道还有一十三纸，等明日一总翻将出来，逐一还罢。”毛家儿子把母亲说话对陈祈说了，陈祈道：“不要又象前番，回了明日，渐渐赖皮起来。此关系你家尊翁阴间受罪，非同阳间儿戏的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这个怎么还敢！”陈祈当下自去了。毛家儿子关了门进来。

到了晚间，听得有人敲门，开出去却又不見，关了又敲得紧。问是那个，外边厉声答道：“我是大胜寺中高和尚。为你家父亲赖了典田银子，我是原中人，被阴间追去做证见。放我归来，身尸焚化，今没处去了。这是你家害我的，须凭你家里怎么处我？”毛家儿子慌做一团，走进与母亲说了。张氏也怕起来，移了火，同儿子走出来。听听外边，越敲得紧了，道：“你若不开时，我门缝里自会进来。”张氏听着果然是高公平日的声音，硬着胆回答道：“晓得有累师父了。而今既已如此，教我们母子也没奈何，只好做些佛事超度师父罢。”外边鬼道：“我命未该



死，阴间不肯收留。还有世数未尽，又去脱胎做人不得，随你追荐阴功也无用处。直等我世数尽了才得托生。这些时叫我在哪里好？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开去了。”毛家母子只得烧些纸钱，奠些酒饭，告求他去。鬼道：“叫我别无去处，求我也没干。”毛家母子没奈何，只得战颤兢兢过了一夜。第二日急急去寻僧道做道场，一来追荐毛烈，二来超度这个高公。母子亲见了这些异样，怎敢不信？把各家文券多送去还了。

谁知陈祈自得了文券之后，忽然害起心痛来，一痛发便待此去，记起是阴中被夜叉将铁棍心窝里捣了一下之故，又亲听见王者道“陈祈欺心，阳世受报”，晓得这典田事是欺心的，只得叫三个兄弟来，把毛家赎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，却是心痛仍不得止。只因平日掌家时，除典田之外，他欺心处还多。自此每一遭痛发，便去请僧道保禳，或是东岳烧献。年年所费，不计其数。此病随身，终不脱休。到得后来，家计到比三个兄弟消耗了。

那毛家也为高公之鬼不得离门，每夜必来扰乱，家里人口不安。卖掉房子，搬到别处，鬼也随着不舍。只得日日超度，时时斋醮。以后看看声音远了些，说道：“你家福事做得多了。虽然与我无益，时常有神佛在家，我也有些不便。我且暂时去去，终是放你家不过的。”以后果然隔着几日才来。这里就做法事退他，或做佛事度他。如此缠帐多时，支持不过，毛家家私也逐渐消费下来。以后毛家穷了，连这些佛事，法事都做不起了，高公的鬼也不来了。

可见欺诈之财，没有得与你入己受用的。阴司比阳世



间公道，使不得奸诈，分毫不差池。这两家显报，自不必说。只高公僧人，贪财利，管闲事，落得阳寿未终，先被焚烧。虽然为此搅破了毛氏一家，却也是僧人的果报了。若当时徒弟们不烧其尸，得以重生，毕竟还与陈祈一样，也要受些现报，不消说得的。人生作事，岂可不知自省？

阳间有理没处说，阴司不说也分明。

若是世人终不死，方可横心自在行。又有人道这诗未尽，番案一首云：

阳间不辨到阴间，阴间仍旧判阳还。

纵是世人终不死，也须难使到头顽。

##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

诗曰：

万里桥边薛校书，枇杷窗下闭门居。

扫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领春风总不如。

这四句诗，乃唐人赠蜀中妓女薛涛之作。这个薛涛乃是女中才子，南康王韦皋做西川节度使时，曾表奏他做军中校书，故人多称为薛校书。所往来的是高千里、元微之、杜牧之一班儿名流。又将浣花溪水造成小笺，名曰“薛涛笺”。词人墨客得了此笺，犹如拱璧。真正名重一时，芳流百世。

国朝洪武年间，有广东广州府人田洙，字孟沂，随父田百禄到成都赴教官之任。那孟沂生得风流标致，又兼才学过人，书面琴棋之类，无不通晓。学中诸生日与嬉游，



爱同骨肉。过了一年，百禄要遣他回家。孟沂的母亲心里舍不得他去，又且寒官冷署，盘费难处。百禄与学中几个秀才商量，要在地方上寻一个馆与儿子坐坐，一来可以早晚读书，二来得些馆资，可为归计。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，访得附郭一个大姓张氏要请一馆宾，众人遂将孟沂力荐于张氏。张氏送了馆约，约定明年正月元宵后到馆。至期，学中许多有名的少年朋友，一同送孟沂到张家来，连百禄也自送去。张家主人曾为运使，家道饶裕，见是老广文带了许多时髦到家，甚为喜欢。开筵相待，酒罢各散，孟沂就在馆中宿歇。

到了二月花朝日，孟沂要归省父母。主人送他节仪二两，孟沂袋在袖子里了，步行回去。偶然一个去处，望见桃花盛开，一路走去看，境甚幽僻。孟沂心里喜欢，伫立少顷，观玩景致。忽见桃林中一个美人，掩映花下。孟沂晓得是良人家，不敢顾盼，径自走过。未免带些卖俏身子，拖下袖来，袖中之银，不觉落地。美人看见，便叫随侍的丫鬟拾将起来，送还孟沂。孟沂笑受，致谢而别。

明日，孟沂有意打那边经过，只见美人与丫鬟仍立在门首。孟沂望着门前走去，丫鬟指道：“昨日遗金的郎君来了。”美人略略敛身避入门内。孟沂见了丫鬟叙述道：“昨日多蒙娘子美情，拾还遗金，今日特来造谢。”美人听得，叫丫鬟请入内厅相见。孟沂喜出望外，急整衣冠，望门内而进。美人早已迎着至厅上，相见礼毕，美人先开口道：“郎君莫非是张运使宅上西宾么？”孟沂道：“然也。昨日因馆中回家，道经于此，偶遗少物，得遇夫人盛情，命尊姬拾还，实为感激。”美人道：“张氏一家亲戚，彼西



宾即我西宾。还金小事，何足为谢？”孟沂道：“欲问夫人高门姓氏，与敝东何亲？”美人道：“寒家姓平，成都旧族也。妾乃文孝坊薛氏女，嫁与平氏子康，不幸早卒，妾独孀居于此。与郎君贤东乃乡邻姻娅，郎君即是通家了。”

孟沂见说是孀居，不敢久留。两杯茶罢，起身告退。美人道：“郎君便在寒舍过了晚去。若贤东晓得郎君在此，妾不能久留款待，觉得没趣了。”即分付快办酒馔。不多时，设着两席，与孟沂相对而坐。坐中殷勤劝酬，笑语之间，美人多带些谑浪话头。孟沂认道是张氏至戚，虽然心里技痒难熬，还拘拘束束，不敢十分放肆。美人道：“闻得郎君倜傥俊才，何乃作儒生酸态？妾虽不敏，颇解吟咏。今遇知音，不敢爱丑，当与郎君赏鉴文墨，唱和词章。郎君不以为鄙，妾之幸也。”遂教丫鬟那出唐贤遗墨与孟沂看。孟沂从头细阅，多是庸人真迹手翰诗词，惟元稹、杜牧、高骈的最多，墨迹如新。孟沂爱玩，不忍释手，道：“此希世之宝也。夫人情钟此类，真是千古韵人了。”美人谦谢。两个谈话有味，不觉夜已二鼓。孟沂辞酒不饮，美人延入寝室，自荐枕席道：“妾独处已久，今见郎君高雅，不能无情，愿得奉陪。”孟沂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两个解衣就枕，鱼水欢情，极其缱绻。枕边切切叮咛道：“慎勿轻言，若贤东知道，彼此名节丧尽了。”

次日，将一个卧狮玉镇纸赠与孟沂，送至门外道：“无事就来走走，勿学薄幸人！”孟沂道：“这个何劳分付？”孟沂到馆，哄主人道：“老母想念，必要小生归家宿歇，小生不敢违命留此，从今早来馆中，晚归家里便了。”主



人信了说话，道：“任从尊便。”自此，孟沂在张家，只推家里去宿，家里又说在馆中宿，竟夜夜到美人处宿了。整有半年，并没一个人知道。

孟沂与美人赏花玩月，酌酒吟诗，曲尽人间之乐。两人每每你唱我和，做成联句，如《落花二十四韵》，《月夜五十韵》，斗巧争妍，真成敌手。诗句太多，恐看官每厌听，不能尽述。只将他两人《四时回文诗》表白一遍。美人诗道：

花朵儿枝柔傍砌，柳丝千缕细摇风。  
霞明半岭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树松。  
凉回翠簟冰人冷，齿沁清泉夏月寒。  
香篆袅风清缕缕，纸窗明月白团团。  
芦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风凋树晚山苍。  
孤帟客梦惊空馆，独雁征书寄远乡。  
天冻雨寒朝闭户，雪飞风冷夜关城。  
鲜红炭火围炉暖，浅碧茶瓯注茗清。

这个诗怎么叫得回文？因是顺读完了，倒读转去，皆可通得。最难得这样浑成，菲提高手不能，美人一挥而就。孟沂也和他四首道：

芳树吐花红过雨，入帘飞絮白惊风。  
黄添晓色青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松。  
瓜浮瓮水凉消暑，藕叠盘冰翠嚼寒。  
斜石近阶穿笋密，小池舒叶出荷团。  
残石绚红霜叶出，薄烟寒树晚林苍。  
鸾书寄恨羞封泪，蝶梦惊愁怕念乡。  
风卷雪蓬寒罢钓，月辉霜析冷敲城。



浓香酒泛霞杯满，淡影梅横纸帐清。

孟沂和罢，美人甚喜。真是才子佳人，情味相投，乐不可言。却是好物不坚牢，自有散场时节。

一日，张运使偶过学中，对老广文田百禄说道：“令郎每夜归家，不胜奔走之劳。何不仍留寒舍住宿，岂不为便？”百禄道：“自开馆后，一向只在公家。止因老妻前日有疾，曾留得数日，这几时并不曾来家宿歇，怎么如此说？”张运使晓得内中必有跷蹊，恐碍着孟沂，不敢尽言而别。是晚，孟沂告归，张运使不说破他，只叫馆仆尾着他去。到得半路，忽然不见。馆仆赶去追寻，竟无下落。回来对家主说了，运使道：“他少年放逸，必然花柳人家去了。”馆仆道：“这条路上，何曾有什么伎馆？”运使道：“你还到他衙中问问看。”馆仆道：“天色晚了，怕关了城门，出来不得。”运使道：“就在田家宿了，明日早辰来回我不妨。”

到了天明，馆仆回话，说是不曾回衙。运使道：“这等，那里去了？”正疑怪间，孟沂恰到。运使问道：“先生昨宵宿于何处？”孟沂道：“家间。”运使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学生昨日叫人跟随先生回去，因半路上不见了先生，小仆直到学中去问，先生不曾到宅，怎如此说？”孟沂道：“半路上遇到一个朋友处讲话，直到天黑回家，故此盛仆来时间不着。”馆仆道：“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，方才回来的。田老爹见说了，甚是惊慌，要自来寻问。相公如何还说着在家的话？”孟沂支吾不来，颜色尽变。运使道：“先生若有别故，当以实说。”孟沂晓得遮掩不过，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此乃令亲相留，非



小生敢作此无行之事。”运使道：“我家何尝有亲戚在此地方？况亲戚中无平姓者，必是鬼祟。今后先生自爱，不可去了。”孟沂一里应承，心里那里信他？傍晚又到美人家里去，备对美人说形迹已露之意。美人道：“我已先知道了。郎君不必怨悔，亦是冥数尽了。”遂与孟沂痛饮，极尽欢情。到了天明，哭对孟沂道：“从此永别矣！”将出洒墨玉笔管一枝，送与孟沂道：“此唐物也。郎君慎藏在身，以为纪念。”挥泪而别。

那边张运使料先生晚间必去，叫人看着，果不在馆。运使道：“先生这事必要做出来，这是我们做主人的干系，不可不对他父亲说知。”遂步至学中，把孟沂之事备细说与百禄知道。百禄大怒，遂叫了学中一个门子，同着张家馆仆，到馆中唤孟沂回来。孟沂方别了美人，回到张家，想念道：“他说永别之言，只是怕风声败露，我便耐守几时再去走动，或者还可相会。”正踌躇间，父命已至，只得跟着回去。百禄一见，喝道：“你书到不读，夜夜在那里游荡？”孟沂看见张运使一同在家了，便无言可对。百禄见他不说，就拿起一条柱杖劈头打去，道：“还不实告！”孟沂无奈，只得把相遇之事，及录成联句一本与所送镇纸、笔管两物，多将出来，道：“如此佳人，不容不动心，不必罪儿了。”百禄取来逐件一看，看那玉色是几百年出土之物，管上有篆刻“渤海高氏清玩”六个字。又揭开诗来，从头细阅，不觉心服。对张运使道：“物既稀奇，诗又俊逸，岂寻常之怪！我每可同了不肖子，亲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迹看。”

遂三人同出城来，将近桃林，孟沂道：“此间是了。”



进前一看，孟沂惊道：“怎生屋宇俱无了？”百禄与运使齐抬头一看，只见水碧山青，桃株茂盛。荆棘之中，有冢累然。张运使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此地相传是唐妓薛涛之墓。后人因郑谷诗有‘小桃花绕薛涛坟’之句，所以种桃百株，为春时游赏之所。贤郎所遇，必是薛涛也。”百禄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张运使道：“他说所嫁是平氏子康，分明是平康巷了。又说文孝坊，城中并无此坊，‘文孝’乃是‘教’字，分明是教坊了。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时妓女所居，今云薛氏，不是薛涛是谁？且笔上有高氏字，乃是西川节度使高骈，骈在蜀时，涛最蒙宠待，二物是其所赐无疑。涛死已久，其精灵犹如此。此事不必穷究了。”百禄晓得运使之言甚确，恐怕儿子还要着迷，打发他回归广东。后来孟沂中了进士，常对人说，便将二玉物为证。虽然想念，再不相遇了，至今传有“田洙遇薛涛”故事。

小子为何说这一段鬼话？只因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，如文君、昭君，多是蜀中所生，皆有文才。所以薛涛一个妓女，生前诗名不减当时词客，死后犹且诗兴勃然，这也是山川的秀气。唐人诗有云：

锦江膩滑蛾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

诚为千古佳话。至于黄崇嘏女扮为男，做了相府椽属，今世传有《女状元》本，也是蜀中故事。可见蜀女多才，自古为然。至今两川风俗，女人自小从师上学，与男人一般读书。还有考试进痒做青衿弟子。若在别处，岂非大段奇事？而今说着一家子的事，委曲奇咤，最是好听。

从来女子守闺房，儿见裙钗入学堂？

文武习成男子业，婚姻也只自商量。



话说四川成都府绵竹县，有一个武官，姓闻名确，乃是卫中世袭指挥。因中过武举两榜，累官至参将，就镇守彼处地方。家中富厚，赋性豪奢。夫人已故，房中有一班姬妾，多会吹弹歌舞。有一子，也是妾生，未满三周。有一个女儿，年十六岁，名曰蜚娥，丰姿绝世，却是将门将种，自小习得一身武艺，最善骑射，直能百步穿杨。模样虽是娉婷，志气赛过男子。他起初因见父亲是个武出身，受那外人指目，只说是个武弁人家，必须得个子弟在黉门中出入，方能结交斯文士夫，不受人的欺侮。争奈兄弟尚小，等他长大不得，所以一向装做男子，到学堂读书。外边走动，只是个少年学生。到了家中内房，方还女扮。如此数年，果然学得满腹文章，博通经史。这也是蜀中做惯的事。遇着提学到来，他就报了名，改为胜杰，说是胜过豪杰男人之意，表字俊卿，一般的入了队去考童生。一考就进了学，做了秀才。他男扮久了，人多认他做闻参将的小舍人，一进了学，多来贺喜。府县迎送到家，参将也只是将错就错，一面欢喜开宴。盖是武官人家，秀才乃极难得的，从此参将与官府往来，添了个帮手，有好些气色。为此，内外大小却象忘记他是女儿一般的，凡事尽是他支持过去。

他同学朋友，一个叫做魏造，字撰之；一个叫做杜亿，字子中。两人多是出群才学，英锐少年，与闻俊卿意气相投，学业相长。况且年纪差不多：魏撰之年十九岁，长闻俊卿两岁；杜子中与闻俊卿同年，又是闻俊卿月生大些。三人就像一家兄弟一般，极是过得好，相约了同在学中一个斋舍里读书。两个无心，只认做一伴的好朋友。闻俊卿



却有意要在两个里头拣一个嫁他。两个人比起来，又觉得杜子中同年所生，凡事仿佛些，模样也是他标致些，更为中意，比魏撰之分外说的投机。杜子中见俊卿意思又好，丰姿又妙，常对他道：“我与兄两人可惜多做了男子，我若为女，必当嫁兄；兄若为女，我必当娶兄。”魏撰之听得，便取笑道：“而今世界盛行男色，久已颠倒阴阳，那见得两男便嫁娶不得？”闻俊卿正色道：“我辈俱是孔门子弟，以文艺相知，彼此爱重，岂不有趣？若想着浮呢，便把面目放在何处？我辈堂堂男子，谁肯把身子做顽童乎？魏兄该罚东道便好。”魏撰之道：“适才听得子中爱慕俊卿，恨不得身为女子，故尔取笑。若俊卿不爱此道，子中也就变不及身子了。”杜子中道：“我原是两下的说话，今只说得一半，把我说得失便宜了。”魏撰之道：“三人之中，谁叫你独小些，自然该吃亏些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

俊卿归家来，脱了男服，还是个女人。自家想道：“我久与男人做伴，已是不宜，岂可他日舍此同学之人，另寻配偶不成？毕竟止在二人之内了。虽然杜生更觉可喜，魏兄也自不凡，不知后来还是那个结果好，姻缘还在那个身上？”心中委决不下。他家中一个小楼，可以四望。一个高兴，趁步登楼。见一只乌鸦在楼窗前飞过，却去住在百来步外一株高树上，对着楼窗呀呀的叫。俊卿认得这株树，乃是学中斋前之树，心里道：“叵耐这业畜叫得不好听，我结果他去。”跑下来自己卧房中，取了弓箭，跑上楼来。那乌鸦还在那里狠叫，俊卿道：“我借这业畜卜我一件心事则个。”扯开弓，搭上箭，一里轻轻道：“不要误我！”飏的一声，箭到处，那边乌鸦坠地。这边望去看见，情知



中箭了。急急下楼来，仍旧改了男妆，要到学中看那枝箭下落。

且说杜子中在斋前闲步，听得鸦鸣正急，忽然扑的一响，掉下地来。走去看时，鸦头上中了一箭，贯睛而死。子中拔了箭出来道：“谁有此神手？恰恰贯着他头脑。”仔细看那箭干上，有两行细字道：“矢不虚发，发必应弦”。子中念罢，笑道：“那人好夸口！”魏撰之听得跳出来，急叫道：“拿与我看！”在杜子中手里接了过去。正同着看时，忽然子中家里有人来寻，子中掉着箭自去了，魏撰之细看之时，八个字下边，还有“蜚娥记”三小字，想着：“蜚娥乃女人之号，难道女人中有此妙手？这也诧异。适才子中不看见这三个字，若见时必然还要称奇了。”

沉吟间，早有闻俊卿走将来，看见魏撰之捻了这枝箭立在那里，忙问道：“这枝箭是兄拾了么？”撰之道：“箭自何来，兄却如此盘问？”俊卿道：“箭上有字的么？”撰之道：“因为字，在此念想。”俊卿道：“念想些甚么？”撰之道：“有‘蜚娥记’三字。蜚娥必是女人，故此想着，难道有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？”俊卿捣个鬼道：“不敢欺兄，蜚娥即是家姊。”撰之道：“令姊有如此巧艺，曾许聘那家了？”俊卿道：“未曾许人。”撰之道：“模样如何？”俊卿道：“与小弟有些厮象。”撰之道：“这等，必是极美的了。俗语道：‘未看老婆，先看阿舅。’小弟尚未有室，吾兄与小弟做个撮合山何如？”俊卿道：“家下事，多是小弟作主。老父面前，只消小弟一说，无有不依。只未知家姐心下如何。”撰之道：“令姊面前，也在吾兄帮衬，通家之雅，料无推拒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弟谨记在心。”撰之喜



道：“得兄应承，便十有八九了。谁想姻缘却在此枝箭上，小弟谨当宝此以为后验。”便把来收拾在拜匣内了。取出羊脂玉闹妆一个递与俊卿，道：“以此奉令秭，权答此箭，作个信物。”俊卿收来束在腰间。撰之道：“小弟作诗一首，道意于令秭何如？”俊卿道：“愿闻。”撰之吟道：

闻得罗敷未有失，支机肯许问律无？

他年得射如皋雉，珍重今朝金仆姑。

俊卿笑道：“诗意最妙，只是兄貌不陋，似太谦了些。”撰之笑道：“小弟虽不便似贾大夫之丑，却与令妹相并，必是不及。”俊卿含笑自去了。

从此撰之胸中痴痴里想着闻俊卿有个秭妹，美貌巧艺，要得为妻。有了这个念头，并不与杜子中知道。因为箭是他拾着的，今自己把做宝贝藏着，恐怕他知因，来要了去。谁想这个箭，元有来历，俊卿学射时，便怀有择配之心。竹干上刻那二句，固是夸着发矢必中，也暗敦个应弦的哑谜。他射那乌鸦之时，明知在书斋树上，射去这枝箭，心里暗卜一卦，看他两人那个先拾得者，即为夫妻。为此急急来寻下落，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，后来掉在魏撰之手里。俊卿只见在魏撰之处，以为姻缘有定，故假意说是姐姐，其实多暗隐着自己的意思。魏撰之不知其故，凭他捣鬼，只道真有个姐姐罢了。俊卿固然认了魏撰之是天缘，心里却为杜子中十分相爱，好些撒打不下。叹口气道：“一马跨不得双鞍，我又违不得天意。他日别寻件事端，补还他美情罢。”明日来对魏撰之道：“老父与家秭面前，小弟十分窜擗，已有允意，玉闹妆也留在家姊处了。老父的意思，要等秋试过，待兄高捷了方议此事。”魏撰之道：



“这个也好，只是一言既定，再无翻变才妙。”俊卿道：“有小弟在，谁翻变得？”魏撰之不胜之喜。

时植秋闱，魏撰之与杜子中，闻俊卿多考在优等，起送乡试。两人来拉了俊卿同去。俊卿与父参将计较道：“女孩儿家只好瞒着人，暂时做秀才耍子，若当真去乡试，一下子中了举人，后边露出真情来，就要关着奏请干系。事体弄大了，不好收场，决使不得。”推了有病不行，魏、杜两生只得撇了自去赴试。揭晓之日，两生多得中了。闻俊卿见两家报了捷，也自欢喜。打点等魏撰之迎到家时，方把求亲之话与父亲说知，图成此亲事。

不想安绵兵备道与闻参将不合，时植军政考察，在按院处开了款数，递了一个揭帖，诬他冒用国课，妄报功绩，侵克军粮，累脏臣万。按院参上一本，奉圣旨，着本处抚院提问。此报一到，闻家合门慌做了一团。也就有许多衙门人寻出事端来缠扰，还亏得闻俊卿是个出有的秀才，众人不敢十分罗唆。过不多时，兵道行个牌到府来，说是奉旨犯人，把闻参将收拾在府狱中去了。闻俊卿自把生员出名去递投诉，就求保候父亲。府间准了诉词，不肯召保。俊卿就央了同窗新中的两个举人去见府尊，府尊说：“碍上司分付，做不得情。”三人袖手无计。

此时魏撰之自揣道：“他家患难之际，料说不得求亲的闲话，只好不提起，且一面去会试再处。”两人临行之时，又与俊卿作别。撰之道：“我们三人同心之友，我两人喜得侥幸，方恨俊卿因病蹉跎，不得同登，不想又遭此家难。而今我们匆匆进京去了，心下如割，却是事出无奈。多致意尊翁，且自安心听问，我们若少得进步，必当出力



相助，来自此冤！”子中道：“此间官官相护，做定了圈套陷入。闻兄只在家营救，未必有益。我两人进去，倘得好处，闻兄不若径到京来商量，与尊翁寻个出场。还是那边上流头好辨白冤枉，我辈也好相机助力。切记！切记！”撰之又私自叮嘱道：“令姑之事，万万留心。不论得意不得意，此番回来必求事谐了。”俊卿道：“闹妆现在，料不使兄失望便了。”三人洒泪而别。

闻俊卿自两人去后，一发没有商量可救父亲。亏得官无三日急，到有六日宽。无非凑些银子，上下分派分派，使用得停当，狱中的也不受苦，官府也不来急急要问，丢在半边，做一件未结公案了。参将与女儿计较道：“这边的官司既未问理，我们正好做手脚。我意要修上一个辨本，做成一个备细揭帖，到京中诉冤。只没个能干的人去得，心下踌躇未定。”闻俊卿道：“这件事须得孩儿自去，前日魏、杜两兄临别时，也教孩儿进京去，可以相机行事。但得两兄有一人得第，也就好做靠傍了。”参将道：“虽然你是个女中丈夫，是你去毕竟停当。只是万里程途，路上恐怕不便。”俊卿道：“自古多称提索救父，以为美谈。他也是女子，况且孩儿男妆已久，游庠已过，一向算在丈夫之列，有甚去不得？虽是路途遥远，孩儿弓矢可以防身，倘有甚么人盘问，凭着胸中见识也支持得过，不足为虑。只是须得个男人随去，这却不便。孩儿想得有个道理，家丁闻龙夫妻多是苗种，多善弓马，孩儿把他妻子也打扮做男人，带着他两个，连孩儿共是三人一起走，既有妇女伏侍，又有男仆跟随，可切放心一直到京了。”参将道：“既然算计得停当，事不宜迟，快打点动身便是。”俊卿依命，



一面去收拾。听得街上报进士，说魏，杜两人多中了。俊卿不胜之喜，来对父卒说道：“有他两人在京做主，此去一发不难做事。”

就拣定一日，作急起身。在学中动了一个游学呈子，批个文书执照，带在身边了。路经省下来，再察听一察听上司的声口消息。你道闻小姐怎生打扮？飘飘中帟，覆着两鬓青丝；窄窄靴鞋，套着一双玉笋。上马衣裁成短后，变狮带妆就偏垂。囊一张玉靶弓，想开时，舒臂扭腰多体态；插几枝雁翎箭，看放处，猿啼雕落逞高强。争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君，怎知是女扮男妆的乔秀士？一路来到了成都府中，闻龙先去寻下了一所幽静饭店。闻俊卿后到，歇下了行李，叫闻龙妻子取出带来的山菜几件，放在碟内，向店中取了一壶酒，斟着慢吃。

又道是无巧不成话。那坐的所在，与隔壁人家窗口相对，只隔得一个小天井。正吃之间，只见那边窗里一个女子掩着半窗，对着闻俊卿不转眼的看。及到闻俊卿抬起眼来，那边又闪了进去。遮遮掩掩，只不定开。忽地打个照面，乃是个绝色佳人。闻俊卿想道：“原来世间有这样标致的？”看官，你道此时若是个男人，必然动了心，就想妆出些风流家数，两下做起光景来。怎当得闻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，那里放在心上？一面取饭来吃了，且自衙门前干事去。到得出去了半日，傍晚转来，俊卿刚得坐下，隔壁听见这里有人声，那个女子又在窗边来看了。俊卿私下自笑道：“看我做甚？岂知我与你是一般样的！”正嗟叹间，只见门外一个老姥走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小榼儿。见了俊卿，放下椅子，道了万福，对俊卿道：“间壁景家小娘



子见舍人独酌，送两件果子，与舍人当茶，”俊卿开看，乃是南充黄柑，顺庆紫梨，各十来枚。俊卿道：“小生在此经过，与娘子非亲非威，如何承此美意？”老姥道：“小娘子说来，此间来万去千的人，不曾见有似舍人这等丰标的，必定是富贵家的出身。及至问人来，说是参府中小舍人。小娘子说这俗店无物可一，叫老媳妇送此二物来历渴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娘子何等人家，却居此间壁？”老姥道：“这小娘子是并研景少卿的小姐。只因父母双亡，他依着外婆家住。他家里自有万金家事，只为寻不出中意的丈夫，所以还没嫁人。外公是此间富员外，这城中极兴的客店，多是他家的房子，何止有十来处，进益甚广。只有这里幽静些，却同家小每住在间壁。他也不敢主张把外甥许人，恐怕做了对头，后来怨怅。常对景小姐道：‘凭你自家看得中意的，实对我说，我就主婚。’这个小娘子也古怪，自来会拣相人物，再不曾说那一个好。方才见了舍人，便十分称赞，敢是与舍人有些姻缘动了？俊卿不好答应，微微笑道：“小生那有此福？”姥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老媳妇且去着。”俊卿道：“致意小娘子，多承佳惠，客中无可奉答，但有心感盛情。”老姥去了，俊卿自想一想，不觉失笑道：“这小娘子看上了我，却不枉费春心？”吟诗一首，聊寄其意。诗云：

为念相如渴不禁，交梨邛橘出芳林。

却惭未是求凰客，寂寞囊中绿绮琴。

此日早起，老姥又来，手中将着四枚剥净的熟鸡子，做一碗盛着，同了一小壶好茶，送到俊卿面前道：“舍人吃点心。”俊卿道：“多谢妈妈盛情。”老姥道：“这是景小



娘子昨夜分付了，老身支持来的。”俊卿道：“又是小娘子美情，小生如何消受？有一诗奉谢，烦妈妈与我带去。”俊卿即把昨夜之诗写在笺纸上，封好了付妈妈。诸中分明是推却之意，妈妈将去与景小姐看了，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，见他以相如自比，反认做有意于文君，后边两句，不过是谦让些说话。遂也回他一首，和其未韵诗云：

宋玉墙东思不禁，愿为比翼止同林。

知音已有新裁句，何用重挑焦尾琴？

吟罢，也写在乌线茧纸上，教老姥送将来。俊卿看罢，笑道：“元来小姐如此高才！难得，难得！”俊卿见他来缠得紧，生一个计较，对老姥道：“多谢小姐美意，小生不是无情，争奈小生已聘有妻室，不敢欺心妄想。上复小姐，这段姻缘种在来世罢。”老姥道：“既然舍人已有了亲事，老身去回复了小娘子，省得他牵肠挂肚，空想坏了。”老姥去得，俊卿自出门去打点衙门事休，央求宽缓日期，诸色停当，到了天晚才回得下处。是夜无词。

来日天早，这老姥又走将来，笑道：“舍人小小年纪，倒会掉谎，老婆滚到身边，推着不要。昨日回了小娘子，小娘子教我问一问两位管家，多说道舍人并不曾聘娘子过。小娘子喜欢不胜，已对员外说过，少刻员外自来奉拜说亲，好歹要成事了。”俊卿听罢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这冤家帐，那里说起？只索收拾行李起来，趁早去了罢。”分付闻龙与店家会了钞，急待起身。只见店家走进来报道：“主人富员外相拜闻相公。”说罢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笑嘻嘻进来，堂中望见了闻俊卿，先自欢喜，问道：“这位小相公，想是闻舍人了么？”老姥还在店内，也跟将来，



说道：“正是这位。”富员外把手一拱道：“请过来相见。”闻俊卿见过了礼，整了客座坐了。富员外道：“老汉无事不敢冒叫新客。老汉有一外甥，乃是景少卿之女，未曾许着人家。舍甥立愿不肯轻配凡流，老汉不敢擅做主张，凭他意中自择。昨日对老汉说，有个闻舍人，下在本店，丰标不凡，愿执箕帚。所以要老汉自来奉拜，说此亲事。老汉今见足下，果然俊雅非常，舍甥也有几分姿容，况且粗通文墨。实是一对佳耦，足下不可错过。”闻俊卿道：“不敢欺老丈，小生过蒙令甥谬爱，岂敢自外？一来令甥是公卿阔阅，小生是武弁门风，恐怕攀高不着；二来老父在难中，小生正要入京辨冤，此事既不曾告过，又不好为此担阁，所以应承不得。”员外道：“舍人是簪缨世胄，况又是夤富有士，指日飞腾，岂分甚么文武门楣？若为令尊之事，慌速入京，何不把亲事议定了，待归时禀知令尊，方才完娶？既安了舍甥之心，又不误了足下之事，有何不可？”

闻俊卿无计推托，心下想道：“他家不晓得我的心病，如此相逼，却又不好十分过却，打破机关。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缘，不必说了。还有杜子中更加相厚，到不得不闪下了他。一向有个生意，要在骨肉女伴里边别寻一段姻缘，发付他去。而今既有此事，我不若权且应承，定下在这里，他日作成了杜子中，岂不为妙？那时晓得我是女身，须怪不得我说谎。万一杜子中也不成，那时也好开交了，不像而今碍手。”算计已定，就对员外说：“既承老丈与令甥如此高情，小岂敢不入提攀！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为定，待小生京中回来，上门求娶就是了！”说罢，就在身边解下那个羊脂玉闹妆，双手递与员外道：“奉此与令甥表信。”



富员外千欢万喜，接受在手，一同老姥去回复景小姐道：“一言已定了。”员外就叫店中办起洒来，与闻舍人饯行。俊卿推却不得，吃得尽欢而罢相别了。

起身上路，少不得风餐水宿，夜住晓得。不一日，到了京城。叫闻龙先去打听魏、杜两家新进士的下处。问着了杜子中一家，元来到魏撰之已在部给假回去了。杜子中见说闻俊卿来到，不胜之喜，忙差长班来接到下处，两人相见，寒温已毕。俊卿道：“小弟专为老父之事，前日别时，承兄每分付入京图便，切切在心。后闻两兄高发，为此不辞跋涉，特来相托。不想魏撰之已归，今幸吾兄尚在京师，小弟不致失望了。”杜子中道：“仁兄先将老伯被诬事款做一个揭帖，逐一辨明，刊刻起来，在朝门外逢人就送。等公论明白了，然后小弟央个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，条陈别事，带上一段，就好在本籍去生发出脱了。”俊卿道：“老父有个本稿，可以上得否？”子中道：“而今重文轻武，老伯是按院题的，若武职官出各自辨，他们不容起来，反致激怒，弄坏了事。不如小弟方才说的为妙，仁兄不要轻率。”俊卿道：“感谢指教。小弟是书生之见，还求仁兄做主行事。”子中道：“异姓兄弟，原是自家身上的事，何劳叮咛？”俊卿道：“撰之为何回去了？”子中道：“撰之原与小弟同寓了多时，他说有件心事，要归来与仁兄商量。问其何事，又不肯说。小弟说仁兄见吾二人中了，未必不进京来。他说这是不可期的，况且事休要来家里做的，必要先去，所以告假去了。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，可不两相左了？敢问仁兄，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？”俊卿明知为婚姻之事，却只做不知，推说道：“连小弟也不晓得他为



甚么，想来无非为家里的事。”子中道：“小弟也想他没甚么，为何怎地等不得？”

两个说了一回，子中分付治酒接风，就叫闻家家人安顿了行李，不必另寻寓所，只在此间同寓。盖是子中先前与魏家同寓，今魏家去了，房舍尽有，可以下得闻家主仆三人。子中又分付打扫闻舍人的卧房，就移出自己的榻来，相对铺着，说晚间可以联床清话。俊卿看见，心里有些突兀起来。想道：“平日与他们同学，不过是日间相与，会文会酒，并不看见我的卧起，所以不得看破。而今弄在一间房内了，须闪避不得。露出马脚来怎么处？”却又没个说话中以推掉得两处宿，只是自己放着精细，遮掩过去便了。

虽是如此说，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难假，是假难真。亦且终日相处，这些细微举动，水火不便的所在，那里妆饰得许多来？闻俊卿日间虽是长安街上去送揭帖，做着男人的勾当；晚间宿歇之处，有好些破绽现出在杜子中的眼里了。杜子中是个聪明人，有甚不省得的事？晓得有些诧异，越加留心闲觑，越看越是了。这日，俊卿出去，忘锁了拜匣，子中偷揭开来一看，多是些文翰柬帖，内有一幅草稿，写着道：“成都绵竹县信女闻氏，焚香拜告关真君神前。愿保父闻确冤情早白，自身安稳还乡，竹箭之期，闹妆之约，各得如竟。谨疏。”子中见了拍手道：“眼见得公案在此了。我在为男子，被他瞒过了许多时。今不怕他飞上天去，只是后边两句解他不出，莫不许过了人家？怎么处？”心里狂荡不禁。

忽见俊卿回来，子中接在房里坐了，看着俊卿只是笑。



俊卿疑怪，将自己身子上下前后看了又看，问道：“小弟今日有何举动差错了，仁兄见晒之甚？”子中道：“笑你瞒得我好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弟到此做的事，不曾瞒仁兄一些。”子中道：“瞒得多哩！俊卿自想么？”俊卿道：“委实没有。”子中道：“俊卿记得当初同斋时言语么？原说弟若为女，必当嫁兄，兄若为女，必当娶兄。可惜弟不能为女，谁知兄果然是女，却瞒了小弟，不然娶兄多时了。怎么还说不瞒？”俊卿见说着心中病，脸上通红起来道：“谁是这般说？”子中袖中摸出这纸疏头来道：“这须是俊卿的亲笔。”俊卿一时低头无语。

子中就挨过来坐在一处了，笑道：“一向只恨两雄不能相配，今却遂了人愿也。”俊卿站了起来道：“行踪为兄识破，抵赖不得了。只有一件，一向承兄过爱，慕兄之心非不有之。争奈有件缘事，已属了撰之，不能再以身事兄，望兄见谅。”子中愕然道：“小弟与撰之同为俊卿窗友，论起相与意气，还觉小弟胜他一分。俊卿何得厚于撰之，薄于小弟乎？况且撰之又不在此间，现钟不打，反去炼铜，这是何说？”俊卿道：“仁兄有所不知，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说话么？”子中道：“正是不解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弟因为与两兄同学，心中愿卜所从。那日向天暗祷，箭到处，先拾得者即为夫妇。后来这箭却在撰之处，小弟诡说是家姐所射。撰之遂一心想慕，把一个玉闹妆为定。此时小弟虽不明言，心已许下了。此天意有属，非小弟有厚薄也。”子中大笑道：“若如此说，俊卿宜为我有无疑了。”俊卿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子中道：“前日斋中之箭，原是小弟拾得。看见干上有两行细字，以为奇异，正在念诵，撰之



听得走出来，在小弟手里接去看。此时偶然家中接小弟，就把竹箭掉在撰之处，不曾取得。何曾是撰之拾取的？若论俊卿所卜天意，一发正是小弟应占了。撰之他日可向，须混赖不得。”停卿道：“既是曾见箭上字来，可记是否？”子中道：“虽然看时节仓卒无心，也还记是‘矢不虚发，发必应弦’八个字，小弟须是造不出。”

俊卿见说得是真，心里已自软了。说道：“果是如此，乃是天意了。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许多时，而今又赶将回去，日后知道，甚么意思？”子中道：“这个说不得。从来说先下手为强，况且元该是我的。”就拥了俊卿求欢，道：“相好兄弟，而今得同贪枕，天上人间，无此乐矣。”俊卿推拒不得，只得含羞走入帷帐之内，一任子中所为。有一首曲调《山坡羊》，单道其事：

这小秀才有些儿怪样，走到罗帷，忽现了本相。本来是个黄宫里折桂的郎君，改换了章台内司花的主将。金兰契，只觉得肉床馨香；笔砚交，果然是有笔如枪。皱眉头，忍者疼，受的是良朋针砭；趁胸怀，揉着窍，显出那知心酣畅。用一番切切惻惻来也，哎呀，分明是远方来，乐意洋洋。思量，一崇一尬，是联句的篇章；慌忙，为云为雨，还错认了太阳。

事毕，闻小姐整容而起，叹道：“妾一生之事，付之郎君，妾愿遂矣。只是哄了魏撰之，如何回他？”忽然转了一想，将手床上一拍道：“有处法子。”杜子中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事有甚处法？”小姐道：“好教郎君得知：妾身前日行到成都，在店内安歇，主人有个甥女窥见了妾身，对他外公说了，逼要相许。是妾身想个计较，将信物权定，



推说归时完娶。当时妾身意思，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约，恐怕冷淡了郎君，又见那个女子才貌双全，可为君配，故此留下这个姻缘。今妾既归君，他日回去，魏撰之间起所许之言，就把这家的说合与他成了，岂不为妙？况且当时只说是姊姊，他心里并不曾晓得是妻身自己，也不是哄他了。”子中道：“这个最妙。足见小姐为朋友的美情，有了这个出场，就与小姐配合，与撰之也无嫌了。谁晓得途中又有这件奇事？还有一件要问：途中认不出是女容个必说了，但小姐虽然男扮，同两个男仆行走，好些不便。”小姐笑道：“谁说同来的多是男人？他两个元是一对夫妇，一男一女，打扮做一样的。所以途中好伏侍，走动不必避嫌也。”子中也笑道：“有其主必有其仆，有才思的人做来多是奇怪的事。”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诗，拿出来与子中看。子中道：“世间也还有这般的女子！魏撰之得此也好意足了。”

小姐再与子中商量着父亲之事。子中道：“而今说是我丈人，一发好措词出力。我吏部有个相知，先央他把做对头的兵道调了地方，就好营为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个最是要着，郎君在心则个。”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。数日之间推升本上，已把兵道改升了广西地方。子中来回复小姐道：“对头改去，我今作速讨个差与你回去，救取岳丈了事。此间辨白已透，抚按轻拟上来，无不停当了。”小姐愈加感激。转增恩爱。

子中讨下差来，解饷到山东地方，就便回籍。小姐仍旧扮做男人，一同闻龙夫妻，擎弓带箭，照前妆束，骑了马，傍着子中的官轿，家人原以舍人相呼。行了几日，将



过朝州，旷野之中，一枝响箭擦官轿射来。小姐晓得有歹人来了，分付轿上：“你们只管前走，我在此对付。”真是忙家不会，会家不忙。扯出囊弓，扣上弦，搭上箭。只见百步之外，一骑马飞也似的跑来。小姐掣开弓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那边人不防备的，早中了一箭，倒撞下马，在地下挣扎。小姐疾鞭着坐马赶上前轿，高声道：“贼人已了当了，放心前去。”一路的人多称赞小舍人好箭，个个忌惮。子中轿里得意，自不必说。

自此完了公事，平平稳稳到了家中。父亲闻参将已因兵道升去，保侯在外了。小姐进见，备说了京中事休及杜子中营为，调去了兵道之事。参将感激不胜，说道：“如此大恩，何以为报？”小姐又把被他识破，已将身子嫁他，共他同归的事也说了，参将也自喜欢道：“这也是郎才女貌，配得不在。你快改了妆，趁他今日荣归吉日，我送你过门去罢！”小姐道：“妆还不好改得，且等会过了魏撰之着。参将道：“正要对你说，魏撰之自京中回来，不知为何只管叫人打听，说我有女儿，他要求聘。我只说他晓得些风声，是来说你了，及到问时，又说是同窗舍人许他的，仍不知你的事。我不好回得，只是含糊说等你回家。你而今要会他怎的？”小姐道：“其中有许多委曲，一时说不及，父亲日后自明。”

正说话间，魏撰之来相拜。元来魏撰之正为前日婚姻事，在心中放不下，故此就回。不想问着闻舍人，又已往京，叫人探听舍人有个姐姐的说话，一发言三语四，不得明白。有的说：“参将只有两个舍人，一大一小，并无女儿。”又有的说：“参将有个女儿，就是那个舍人。”弄得



魏撰之满肚疑心，胡猜乱想。见说闻舍人回来了，所以亟亟来拜，要问明白。闻小姐照旧时家数接了进来。寒温已毕，撰之急问道：“仁兄，令秭之说如何？小弟特为此赶回来的。”小姐说：“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。”撰之道：“小弟叫人宅上打听，其言不一，何也？”小姐道：“兄不必疑，玉闹妆已在一个人处，待小弟再略调停，准备迎娶便了。”撰之道：“依兄这等说，不象是令姐了？”小姐道：“杜子中尽知端的，兄去问他就明白。”撰之道：“兄何不就明说了，又要小弟去问？”小姐道：“中多委曲，小弟不好说得，非子中不能详言。”说得魏撰之愈加疑心。

他正要去拜杜子中，就急忙起身来到杜子中家里，不及说别样说话，忙问闻俊卿所言之事。杜子中把京中同寓，识破了他是女身，已成夫妇的始末根由说了一遍。魏撰之惊得木呆道：“前日也有人如此说，我却不信，谁晓得闻俊卿果是女身！这分明是我的姻缘，平日错过了。”子中道：“怎见得是兄的？”撰之述当初拾箭时节，就把玉闹妆为定的说话。子中道：“箭本小弟所拾，原系他向天暗卜的，只是小弟当时不知其故，不曾与兄取得此箭在手，今仍归小弟，原是天意。兄前日只认是他令姐，原未尝属意他自身。这个不必追悔，兄只管闹妆之约不脱空罢了。”撰之道：“符已去矣，怎么还说不脱空？难道当真还有个令姐？”子中又把闻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其女才貌非常，那日一时难推，就把兄的闹妆权定在彼。而今想起来，这就有个定数在里边了，岂不是兄的姻缘么？”撰之道：“怪不得闻俊卿道自己不好说，元来有许多委曲。只是一件：虽是闻俊卿已定下在彼，他家又不曾



晓得明白，小弟难以自媒，何由得成？”子中道：“小弟与闻氏虽已成夫妇，还未曾见过岳翁。打点就是今日迎娶，上不得还借重一个媒约，而今就烦兄与小弟做一做。小弟成礼之后，代相恭敬，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。”撰之大笑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梦中，又被兄占了头筹，而今不便小弟脱空，也还算是好了。既是这等，小弟先到闻宅去道意，兄可随后就来。”

魏撰之讨大衣服来换了，竟抬到闻家。此时闻小姐已改了女妆，不出来了，闻参将自己出来接着。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，闻参将道：“小女娇痴慕学，得承高贤不弃，今幸结此良缘兼暇倚玉，惶恐，惶恐。”闻参将已见女儿说过，是件整備。门上报说：“杜爷来迎亲了。”鼓乐喧天，杜子中穿了大红衣服，抬将进门。真是少年郎君，人人称羨。走到堂中，站了位次，拜见了闻参将，请出小姐来，又一同行礼，谢了魏撰之，启轿而行。迎至家里，拜告天地，见了祠堂。杜子中与闻小姐正是新亲旧朋友，喜喜欢欢，一枢事完了。

只是魏撰之有些眼热，心里道：“一样的同窗朋友，偏是他两个成双。平时杜子中分外相爱，常恨不将男作女，好做夫妻。谁知今日竟遂其志，也是一段奇话。只所许我的事，未知果是如何？”次日，就到子中家里贺喜，随问其事。子中道：“昨晚弟妇就和小弟计较，今日专为此要同到成都去。弟妇誓欲以此报兄，全其口信，心得佳音方回来。”撰之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一样的同窗，也该记念着我的冷静。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？”子中走进去，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韵之诗与撰之看了。撰之道：“果得此女，小



弟便可以妒兄矣！”子中道：“弟妇赞之不容口，大略不负所举。”撰之道：“这件事做成，真愈出愈奇了。小弟在家聊望。”俱大笑而别。杜子中把这些说话与闻小姐说了，闻小姐道：“他盼望久了的，也怪他不得。只索作急成都去，周全了这事。

小姐仍旧带了闻龙夫妻跟随，同杜子中到成都来。认着前日饭店，歇在里头了。杜子中叫闻龙拿了帖径去拜富员外，员外见说是新进士来拜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吃了一惊，慌忙迎接进去。坐下了，道：“不知为何大人贵足赐踰贱地？”子中道：“学生在此经过，闻知有位景小姐，是老丈令甥，才貌出众。有一敝友也叨过甲第了，欲求为夫人，故此特来奉访。”员外道：“老汉有个甥女，他自要择配，前日看上了一个进京的闻舍人，已纳下聘物，大人见教迟了。”子中道：“那闻舍人也是敝友，学生已知他另有所就，不来娶令甥了，所以敢来作优。”员外道：“闻舍人也是读书君子，既已留下信物，两心相许，怎误得人家儿女？舍甥女也毕竟要等他的回信。”子中将出前日景小姐的诗笺来道：“老丈试看此纸，不是令甥写与闻舍人的么？因为闻舍人无意来娶了，故把与学生做执照，来为敝友求令甥。即此是闻舍人的回信了。”员外接过来看，认得是甥女之笔，沉吟道：“前日闻舍人也曾说道聘过了，不信其言，逼他应承的。元来当真有这话，老汉且与甥女商量一商量，来回复大人。”员外别了，进去了一会，出来道：“适间甥女见说，甚是不快。他也说得是：就是闻舍人负了心，是必等他亲身见一面，还了他玉闹妆，以为诀别，方可别议姻亲。”子中笑道：“不敢欺老丈说，那玉



闹妆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，非是闻舍人的。闻舍人因为自己已有姻亲，不好回得，乃为敝友转定下了。是当日埋伏机关，非今日无因至前也。”员外道：“大人虽如此说，甥女岂肯心伏？必是闻舍人自来说明，方好处分。”子中道：“闻舍人不能复来，有拙荆在此，可以进去一会令甥，等他与令甥说这些备细，令甥必当见信。”员外道：“有尊夫人在此，正好与舍甥面会一会，有言可以尽吐，省得传递消息。最妙，最妙！”

就叫前日老姥来接取杜夫人，老姥一见闻小姐举止形容有些面善，只是改妆过了，一时想不出。一路相着，只管迟疑。接到间壁，里边景小姐出来相接，各叫了万福。闻小姐对景小姐道：“认得闻舍人否？”景小姐见模样厮象，还只道或是舍人的妹妹，答道：“夫人与闻舍人何亲？”闻小姐道：“小姐恁等识人，难道这样眼钝？前日到此，过蒙见爱的舍人，即妾身是也。”景小姐吃了一惊，仔细一认，果然一毫不差。连老姥也在旁拍手道：“是呀，是呀。我方才道面庞熟得紧，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。”景小姐道：“请问夫人前日为何这般打扮？”闻小姐道：“老父有难，进京辨冤，故乔妆作男，以便行路。所以前日过蒙见爱。再三不肯应承者，正为此也。后来见难推却，又不敢实说真情，所以代友人纳聘，以待后来说明。今纳聘之人已登黄甲，年纪也与小姐相当，故此愚夫妇特来奉求，与小姐了此一段姻亲，报答前日厚情耳。”景小姐见说，半晌做声不得。老姥在旁道：“多谢夫人美意。只是那位老爷姓甚名谁，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？”闻小姐道：“幼年时节曾共学堂，后来同在庠中，与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



相似，是异姓骨肉。知他未有亲事，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结下了。这人姓魏，好一表人物，就是我相公同年，也不辱没了小姐。小姐一去，也就做夫人了。”景小姐听了这一篇说话，晓得是少年进士，有甚么不喜欢？叫老姥陪住了闻小姐，背地去把这些说话备细告诉员外。员外见说许个进士，岂有不撺掇之理？真个是一让一个肯，回复了闻小姐，转说与杜子中，一言已定。富员外设起酒来谢媒，外边款待杜子中，内里景小姐作主，款待杜夫人。两个小姐，说得甚是投机，尽欢而散。

约定了回来，先教魏撰之纳币，拣个吉日迎娶回家。花烛之夕，见了模样，如获天人。因说起闻小姐闹妆纳聘之事，撰之道：“那聘物元是我的。”景小姐问：“如何却在他手里？”魏撰之又把先时竹箭题字，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里，认做另有个姐姐，故把玉闹妆为聘的根由说了遍。齐笑道：“彼此夙缘，颠颠倒倒，皆非偶然也。”

明日，魏撰之取出竹箭来与景小姐看，景小姐道：“如今只该还他了。”撰之就提笔写一柬与子中夫妻道：“既归玉环，返卿竹箭。两段姻缘，各从其便。一笑，一笑。”写罢，将竹箭封了，一同送去。杜子中收了，与闻小姐拆开来看，方见八字之下，又有“蜚娥记”三字。问道：“‘蜚娥’怎么解？”闻小姐道：“此妾闺中之名也。”子中道：“魏撰之错认了令姊，就是此二字了。若小生当时曾见此二字，这箭如何肯便与他！”闻小姐道：“他若没有这箭起这些因头，那里又绊得景家这头亲事来？”两人又笑了一回，也题了一柬戏他道：“坏为旧物，箭亦归宗。两俱错认，各不落空。一笑，一笑。”从此两家往来，如同亲兄



弟妹妹一般。

两个甲科合力与闻参将辨白前事，世间情面那里有不让缙绅的？逐件赃罪得以开释，只处得他革任回卫。闻参将也不以为意了。后边魏、杜两人俱为显官。闻、景二小姐各生子女，又结了婚姻，世交不绝。这是蜀多才女，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。卓文君成都当垆，黄崇嘏相府享记，又平平了。诗曰：

世上夸称女丈夫，不闻巾帼竟为儒。  
朝廷若也开科取，未必无人待贾沽。

###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

诗云：

自古成仙必有缘，仙缘不到总徒然。  
世间多少痴心者，日对丹炉取药煎。

话说昔日有一个老翁极好奉道，见有方外人经过，必厚加礼待，不敢怠慢。一日，有个双髻髻的道人特来访他，身上甚是蓝褙不象，却神色丰满和畅。老翁疑是异人，迎在家中，好生管待。那道人饮酒食肉，且是好量。老翁只是支持与他，并无厌倦。道人来去了几番，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样的。道人一日对老翁道：“贫道叨扰吾丈久矣，多蒙老丈再无弃嫌。贫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，寻几味野蔬，少少酬答厚意一番，未知可否。”老翁道：“一向不曾问得仙庄在何处，有多少远近，老汉可去得否？”道人道：“敝居只在山深处，原无多远。若随着贫道走去，顷刻就到。”



老翁道：“这等，必定要奉拜则个。”当下道人在前，老翁在后，走离了乡村闹市去处，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径中，转入山路里来。境界清幽，林木茂盛。迤迳过了几个山岭，山凹之中露出几间茅舍来。道人用手指道：“此间已是山居了。”不数步，走到面前，道人开了门，拉了老翁一同进去。老翁看那里面光景时：

虽无华屋朱门气，却有琪花瑶草香。

道人请老翁在中间堂屋里坐下，道人自走进里面去了一回，走出来道：“小蔬已具，老丈且消停坐一会。等贫道去请几个道伴，相陪闲话则个。”老翁喜的是道友，一发欢喜道：“师父自尊便，老汉自当坐等。”道人一径望外去了。

老翁呆呆坐着，等候多时，不见道人回来，老翁有些不耐烦，起来前后走看。此时肚里有些饿了，想寻些甚么东西吃吃，料道厨房中必有，打从旁门走到厨房中来。谁想厨房中锅灶俱无，止有些椰瓢棘匕之类。又有两个陶器的水缸，用笠篷盖着。老翁走去揭开一个来看，吃了一惊。原来是一盆清水，内浸着一只雪白小狗子，毛多寻干净了的。老翁心里道：“怪道他酒肉不戒，还吃狗肉哩！”再揭开这一缸来看，这一惊更不小。水里浸着一个小小孩童，手足多完全的，只是没气。老翁心里才疑道：“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，吃酒吃肉，又在此荒山居住，没个人影的所在，却家里放下这两件东西。狗也罢了，如何又有此死孩子？莫非是放火杀人之辈？我一向错与他相处了。今日在此，也多凶少告。”欲待走了去，又不认得来时的路，只得且耐着。正疑惑间，道人同了一伙道者走来，多是些庞



眉皓发之辈，共有三四个。进草堂中与老翁相见，叙礼坐定。老翁心里怀着鬼胎，看他们怎么样。

只见道人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此间是贫道的主人，一向承其厚款，无以为答。今日恰恰寻得野蔬二味在此，特请列位过来，陪着同享，聊表寸心。”道人说罢，走进里面，将两个瓦盆盛出两件东西来，摆在桌上，就每人面前放一双棘匕。向老翁道：“勿嫌村鄙，略尝些少则个。”老翁看着桌上摆的二物，就是水缸内浸的那一只小狗，一个小孩子。众道流掀髯拍掌道：“老兄何处得此二奇物？”尽打点动手，先向老翁推逊。老翁慌了道：“老汉自小不曾破犬肉之戒，何况人肉！今已暮年，怎敢吃此！”道人道：“此皆素物，但吃不妨。”老翁道：“就是饿死也不敢吃。”众道流多道：“果然立意不吃，也不好相强。”拱一拱手道：“恕无礼了。”四五人攒做一堆，将两件物事吃个罄尽。盆中溅着儿点残汁，也把来舔干净了。老翁呆着脸，不敢开言，只是默看。道人道：“老丈既不吃此，枉了下顾这一番。乏物相款，肚里饥了怎好？”又在里面取出些白糕来递与老翁道：“此是家制的糕，尽可充饥，请吃一块。”老翁看见是糕，肚里本等又是饿了，只得取来吞嚼，略觉有些涩味，正是饿得荒时，也管不得好歹了。才吃下去，便觉精神陡搜起来。想道：“长安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。趁肚里不饿了，走回去罢。”来与道人作别，道人也不再留，但说道：“可惜了此会，有慢老丈，反觉不安。贫道原自送老丈回去。”与众道流同出了门。众道流叫声多谢，各自散去。

道人送翁到了相近闹热之处，晓得老翁已认得路，不



别而去。老翁独自走了家来。心里只疑心这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、好相识，眼见得吃狗肉、吃人肉惯的，是一伙方外采割生灵、做歹事的强盗，也不见得。

过了两日，那个双髻的道人又到老翁家来，对老翁拱手道：“前日有慢老丈。”老翁道：“见了异样食品，至今心里害怕。”道人笑道：“此乃老丈之无缘也。贫道历劫修来，得遇此二物，不敢私享。念老丈相待厚意，特欲邀至山中，同众道侣食了此味，大家得以长生不老。岂知老丈仙缘尚薄，不得一尝！”老翁道：“此一小犬、小儿，岂是仙味？”道人道：“此是万年灵药，其形相似，非血肉之物也。如小犬者，乃万年枸杞之根，食之可活千岁。如小儿者，乃万年人参成形，食之可活万岁。皆不宜犯烟火，只可生吃。若不然，吾辈皆是人类，岂能如虎狼吃那生犬、生人，又毫无骸骨吐弃乎？”老翁才想着前日吃的光景，果然是大家生啖，不见骨头吐出来，方信其言是真，懊恨道：“老汉前日直如此蒙懂，师父何不明言？”道人道：“此乃生成的缘分。没有此缘，岂可泄漏天机？今事已过了，方可说破。老翁捶胸跌足道：“眼面前错过了仙缘，悔之何及！师父而今还有时，再把一个来老汉吃吃。”道人道：“此等灵根，寻常岂能再遇？老丈前日虽不曾尝得二味，也曾吃过千年茯苓。自此也可一生无疫，寿过百岁了。”老翁道：“甚么茯苓？”道人道：“即前日所食白糕便是。老丈的缘分只得如此，非贫道不欲相度也。道人说罢而去，已后再不来了。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余岁，无疾而终。

可见神仙自有缘分。仙药就在面前，又有人有心指引



的，只为无缘，几自不得到口。却有一等痴心的人，听了方士之言，指望炼那长生不死之药，死砒死汞，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里，一发不可复救。古人有言：“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”自晋人作兴那五石散、寒食散之后，不知多少聪明的人彼此坏了性命。臣子也罢，连皇帝里边药发不救的也有好几个。这迷而不悟，却是为何？只因制造之药，其方未尝不是仙家的遗传。却是神仙制炼此药，须用身心宁静，一毫嗜欲具无，所以服了此药，身中水火自能匀炼，故能骨力坚强，长生不死。今世制药之人，先是一种贪财好色之念横于胸中，正要借此药力争得寿命，可以恣其所为，意思先错了。又把那耗精劳形的躯壳要降伏他金石熬炼之药。怎当得起？所以十个九个败了。朱文公有《感遇》诗云：

飘摇学仙侣，遗世在云山。  
盗启元命秘，窃当生死关。  
金鼎蟠龙虎，三年养神丹。  
刀圭一入口，白日生羽翰。  
我欲往从之，脱屣谅非难。  
但恐逆天理，偷生讵能安？

看了文公此诗，也道仙药是有的，只是就做得来，也犯造化所忌，所以不愿学他。岂知这些不明道理之人，只要蛮做蛮吃，岂有天上如此没清头，把神仙与你这伙人做了去？落得活活弄杀了。而今说一个人，信着方上人，好那丹方鼎器，弄掉了自己性命，又几乎连累出几条人命来。

欲作神仙，先去嗜欲。  
愚者贫淫，惟日不足。



借力药饵，取欢枕褥。

一朝药败，金石皆毒。

夸言鼎器，鼎覆其馐。

话说圆朝山东曹州，有一个甄廷诏，乃是国子监监生。家业丰厚，有一妻二妾。生来有一件癖性，笃好神仙黄白之术。何谓黄白之术？方士丹客哄人炼丹，说养成黄芽，再生白雪，用药点化为丹，便铅汞之类皆变黄金白银。故此炼丹的叫做黄白之术。有的只贪图银子，指望丹成；有的说丹药服了就可成仙度也，又想长生起来。有的又说内丹成，外丹亦成，却用女子为鼎器，与他交合，采阴补阳，捉坎填离，炼成婴儿姹女，以为内丹，名为采战工夫。乃黄帝、客成公、彭祖御女之术，又可取乐，又可长生。其中有本事不济、等不得女人精至，先自战败了的，只得借助药力，自然坚强耐久，又有许多话头做作。哄动这些血气未定的少年，其实有枝有叶，有滋有味。那甄监生心里也要炼银子，也要做神仙，也要女色取乐，无所不好。但是方士所言之事，无所不依，被这些人弄了几番喧头，提了几番罐子，只是不知懊悔，死心塌地在里头，把一个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，田产多卖尽，用度渐渐不足了。

同乡有个举人朱大经苦口劝谏了几遭，只是不悟，乃作一首口号嘲他道：

曹州有个甄廷诏，养着一伙真强盗。

养砂干汞立投词，采阴补阳去祷告。

一股青烟不见踪，十顷好地随人要。

家间妻子低头脑，街上亲朋拍手奖。

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：



闻君多智兮，何邪正之混施？

闻君好道兮，何妻子之嗟咨？

予知君不孝兮，弃祖业而无遗。

又知君不寿兮，耗元气而难医。

甄监生得知了，心里恼怒，发个冷笑道：“朱举人肉眼凡夫，那里晓得就里！说我弃了祖业，这是他只据目前，怪不得他说，也罢！怎反道我不寿？看你们倒做了仙人不成？”恰象与那个别气一般的，又把一所房子卖掉了。卖得一二百两银子，就一气讨了四个丫头，要把来采取做鼎器。内中一个唤名春花，独生得标至出众，甄监生最是喜欢，自不必说。

一日请得一个方士来，没有名姓，道号玄玄子，与甄监生讲着内外丹事，甚是精妙。甄监生说得投机，留在家里多日，把向来弄过旧方请教他。玄玄子道：“方也不甚美，药材不全，所以不成，若要成事，还要养炼药材，该药材须到道口集上去买。”甄监生道：“药材明日我与师父亲自买去，买了来从容养炼，至于内外事口诀，先要求教。”玄玄子先把外丹养砂干汞许多话头传了，再说到内丹采战抽添转换、升提呼吸要紧关头。甄监生听得津津有味，道：“学生于此事究心已久，行之颇得其法，只是到得没后一着，不能忍耐。有时提得气上，忍得牢了，却又兴趣已过，便自软痿，不能抽送，以此不能如意。”玄玄子道：“此事最难。在此地位，须是形交而神不交，方能守得牢固。然功夫未熟，一个主意要神不交，才付之无心，便自软痿。所以初下手人必须借力于药。有不倒之药，然后可以行久御之术。有久御之功，然后可以收阴精之助。到得后来，



收得精多，自然刚柔如意，不必用药了。若不先资药力，竟自讲究其法，便有些说时容易做时难，弄得不尴尬，落得损了元神。甄监生道：“药不过是春方，有害身子。”玄玄子道：“春方乃小家之术，岂是仙家所宜用？小可有炼成秘药，服之久久，便可骨节坚强，长生度世。若试用鼎器，阳道壮伟坚热，可以胶结不解，自能伸缩，女精立至，即夜度十女，金枪不倒。此乃至宝之丹，万金良药也。”甄监生道：“这个就要相求了。”

玄玄子便去葫芦内倾出十多丸来，递与甄监生道：“此药每服一丸，然未可轻用，还有解药。那解药合成，尚少一味，须在明日一同这些药料买去。”甄监生收受了丸药，又要玄玄子参酌内丹口诀异同之处。玄玄子道：“此须晚间卧榻之上，才指点得穴道明白，传授得做法手势亲切。”甄监生道：“总是明日要起早到道口集上去买药，今夜学生就同在书房中一处宿了，讲究便是。”当下分付家人：“早起做饭，天未明就要起身，倘或睡着了，饭熟时就来自叫一声。”家人领命已讫。是夜遂与玄玄子同宿书房，讲论房事，传授口诀。约莫一更多天，然后睡了。

第二日天未明，家人们起来做饭停当，来叫家主起身。连呼数声，不听得甄监生答应，却惊醒了玄玄子。玄玄子摸摸床子，不见主人家。回说道：“连夜一同睡的，我睡着了，不知何往，今不在床上了。”家人们道：“那有此话！”推门进去，把火一照，只见床上里边玄玄子睡着，外边脱下里衣一件，却不见家主。尽道想是原到里面睡去了。走到里头敲门问时，说道昨晚不曾进来。合家惊起，寻到书房外边一个小室之内，只见甄监生直挺挺眠于地上，看看



口鼻时，已是没气的了。大家慌张起来道：“这死得希奇！”其子甄希贤听得，慌忙走来，仔细看时，口边有血流出。希贤道：“此是中毒而死，必是方士之故。”希贤平日见父亲所为，心中不伏气，怪的是方士。不匡父亲这样死得不明，不恨方士恨谁？领了家人，一头哭，一头走，赶进书房中揪着玄玄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拳头脚尖齐上，先是一顿肥打。玄玄子不知一些头脑，打得口里乱叫：“老爷！相公！亲爹爹！且饶狗命！有话再说。”甄希贤道：“快还我父亲的性命来！”玄玄子慌了道：“老相公怎的了？”家人走上来，一个巴拿打得应声响，道“怎的了？怎的了？你难道不知道的，假撇清么？”一把抓来，将一条铁链锁住在甄监生尸首边了，一边收拾后事。

待天色大明了，写了一状，送这玄玄子到县间来。知县当堂问其实情，甄希贤道：“此人哄小人父亲炼丹，晚间同宿，就把毒药药死了父亲。口中现有血流，是谋财害命的。”玄玄子诉道：“晚间同宿是真。只是小的睡着了，不知几时走了去，以后又不知怎么样死了，其实一些也不知情。”知县道：“胡说！”既是同宿，岂有不知情的？况且你每这些游方光棍有甚么做不出来！”玄玄子道：

“小人见这个监生好道，打点哄他些东西，情是有的；至于死事。其实不知。]知县冷笑道：“你难道肯自家说是怎么样死的不成？自然是赖的！”叫左右：“将夹强盗的头号夹棍，把这光棍夹将起来！”可怜那玄玄：管什么玄之又玄，只看你熬得不得。吆呵力重，这算做洗髓伐毛；叫喊声高，用不着存神闭气。口中白雪流将尽，谷道黄芽挣出来。



当日把玄玄子夹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又打勾一二百榔头。玄玄子虽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，却是惯哄人家好酒好饭吃了，叫先生、师父尊敬过的。到不曾吃着这样苦楚，好生熬不得。只得招了道：“用药毒死，图取财物是实。”知县叫画了供，问成死罪。把来收了大监，待叠成文案再申上司。乡里人闻知的多说：“甄监生尊信方士，却被方士药死了。虽是甄监生迷而不悟，自取其祸；那些方士这样没天理的，今官府明白，将来抵罪，这才为现报了。”亲戚朋友没个不欢喜的。到于甄家家人，平日多是恨这些方士入骨的，今见家主如此死了，恨不登时咬他一块肉，断送得他在监里问罪，人人称快，不在话下。

岂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。元来甄监生二妾四婢，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宠爱的。终日在闺门之内，轮流侍寝，采战取乐。终久人多耳目众，觉得春花兴趣颇高，碍着同伴窃听，不能尽情，意思要与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。是夜口说在书房中歇宿，其实暗地里约了春花，晚间开出来，同到侧边小室中行事，春花应允了。甄监生先与玄玄子同宿，教导术法，传授了一更多次，习学得熟。正要思量试用，看见玄玄子睡着，即走下床来，披了衣服，悄悄出来。走到外边，恰好春花也在里面走出来。两相遇着，拽着手，竟到侧边小室中，有一把平日坐着运气的禅椅在内，叫春花脱了上衣，坐好在了上面了，甄监生就舞弄起来，接着方法，九浅一深，你呼我吸，弄勾多时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，兴趣正浓，弄得浑身酥麻。做出千娇百媚，哼哼唧唧的声气来。身子好象蜘蛛做网一般，把屁股向前突了一突。又突一突；两只脚一伸一缩踏车也



似的不住。间深之处，紧抱住甄监生，叫声“我的爹，快活死了！”早已阴精直泄。甄监生看见光景，兴动了，也有些喉急，忍不住，急按住身子，闭着一口气，将尾闾往上一翘，如忍大便一般，才阻得不来。那些清水游精，也流个不住。虽然忍住了，只好站着不动，养在阴户里面。要再抽送，就差不多丢出来。

甄监生极了，猛想着：“日间玄玄子所与秘药，且吃他一丸，必是耐久的。”就在袖里模出纸包来，取一丸，用唾津咽了下去。才咽得下，就觉一股热气竟趋丹田，一霎时，阳物振荡起来，其热如火，其硬如铁，毫无起初欲泄之意了。发起狠来，尽力抽送。春花快活淫声。甄监生只觉他的阴户窄小了好些。元来得了药力，自己的肉具涨得黄瓜也似大了。用手摸摸，两下凑着肉，没些些缝地。甄监生晓得这药有些妙处，越加乐意，只是阴户塞满，微觉抽送艰涩。却是这药果然灵妙，不必抽送，里头肉具自会伸缩。弄得春花死去活来，又丢过了一番。甄监生亏得药力，这番耐得住了。谁知那阳物得了阴精之助，一发热硬壮伟，把阴中淫水烘干，两相吸牢，扯拔不出。

甄监生想道：“他日间原说还有解药，不曾合成。方才性急头上，一下子吃了。而今怎得药来解他？”心上一急，便有些口渴气喘起来，对春花道：“怎得口水来吃吃便好！”春花道：“放我去取水来与你吃。”甄监生待要拔出时，却象皮肉粘连生了根的，略略扯动，两下叫疼的了不得！甄监生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待我高声叫个人来取水罢。”春花道：“似此粘连的模样，叫个人来看见，好不羞死！”甄监生道：“这等，如何能勾解开？”春花道：“你



丢了不得？”甄监生道：“说到是。虽是我们内养家不可轻泄，而今弄到此地位，说不得了！”因而一意要泄。谁知这样古怪，先前不要他住，却偏要钻将出来；而今要泄了时，却被药力涩住。落得头红面热，火气反望上攻。口里哼道：“活活的急死了我！”咬得牙齿格格价响，大喊一声道：“罢了我了！”两手撒放，扑的望地上倒了下来。

春花只觉阴户螫得生疼，且喜已脱出了，连忙放了双脚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这是怎的说？”去扶扶甄监生时，声息俱无，四肢挺直，但身上还是热的，叫问不应了。春花慌了手脚，道：“这事利害。若声张起来，不要说羞人，我这罪过须逃不去。总是夜里没人知道，瞒他娘罢！”且不管家主死活，轻轻的脱了身子，望自己卧房里只一溜，溜进去睡了，并没一个人知觉。到得天明，合家人那查夜来细帐？却把一个甚么玄玄子顶了缸，以消平时恶气，再不说他冤枉的了。只有春花肚里明白，怀着鬼胎，不敢则声，眼睁睁便做这个玄玄子悔气不着也罢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些方士固然可恨，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监生自家误用其药，不知解法，以致药发身死，并非方士下手故杀的。况且平时提了罐、着了道儿的，又别是一伙，与今日这个方士没相干。只为这一路的人，众恶所归，官打见在，正所谓张公吃酒李公醉，又道是拿着黄牛便当马。又是个无根蒂的，没个亲戚朋友与他辨诉一纸状词，活活的顶罪罢了。却是天理难昧，元不是他谋害的，毕竟事久辨白出来。这放着做后话。

且说甄希贤自从把玄玄子送在监里了，归家来成了孝服。把父亲所作所为尽更变过来。将药炉、丹灶之类打得



粉碎，一意做人家。先要卖去这些做鼎器的使女，其时有同里人李宗仁，是个富家子弟，新断了弦，闻得甄家使女多有标致的，不惜重价，来求一看。希贤叫将出来看时，头一名就点中了春花，用掉了六十多两银子，讨了家去。宗仁明晓得春花不是女身，却容貌出众，风情动人，两下多是少年，你贪我爱，甚是过得绸缪。春花心性飘逸，好吃几杯酒，有了酒，其兴愈高，也是甄家家里操炼过，是能征惯战的手段。宗仁肉麻头里高兴时节，问他甄家这些采战光景。春花不十分肯说，直等有了酒，才略略说些出来。

宗仁一日有亲眷家送得一小坛美酒，夫妻两个将来对酌。宗仁把春花劝得半醉，两个上床，乘着酒兴干起事来。就便问甄家做作，春花也斜看双眼道：“他家动不动吃了药做事，好不爽利煞人！只有一日正弄得极快活，可惜就收场了。”宗仁道：“怎的就收场了？”春花道：“人都弄杀了，不收场怎的？”宗仁道：

“我正见说甄监生被方士药死了的。”春花道：“那里是方士药死？这是一桩冤屈事。其实只是吃了他的药，不解得，自弄死了。”宗仁道：“怎生不解得弄死了？”春花却把前日晚间的事，是长是短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宗仁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你当时却不该瞒着，急急叫起人来，或者还可有救。”春花道：“我此时慌了，只管着自己身子干净，躲得过便罢了，那里还管他死活？”宗仁道：“这等，你也是个没情的。”春花道：“若救活了，今日也没你的分了。”两个一齐笑将起来。虽然是一番取笑说话，自此宗仁心里毕竟有些嫌鄙春花，不足他的意。



看官听说，大凡人情，专有一件古怪：心里热落时节，便有些缺失之处，只管看出好来；略有些不象意起头，随你奉承他，多是可嫌的，并那平日见的好处也要拣相出不好来，这多是缘法在里头。有一只小词儿单说那缘法尽了：

缘法儿尽了，诸般的改变。缘法儿尽了，要好也再难。缘法儿尽了，恩成怨，缘法儿若尽了，好言当恶言。缘法儿尽了也，动不动变了脸！

今日说起来，也是春花缘法将尽，不该趁酒兴把这些话柄一盘托了出来。男子汉心肠，见说了许多用药淫战之事，先自有些捻酸不耐烦，觉得十分轻贱。又兼说道弄死了在地上，不管好歹，且自躲过，是个无情不晓事的女子，心里淡薄了好些。朝暮情意，渐渐不投。春花看得光景出来，心里老大懊悔。正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此时便把舌头剪了下来，嘴唇缝了拢去，也没一毫用处。思量一转，便自捶胸跌足，时刻不安。

也是合当有事。一日，公婆处有甚么不合意，骂了他：“弄死汉子的贱淫妇！”春花听见，恰恰道着心中之事，又气恼，又懊悔。没怨怅处，妇人短见，走到房中，一索吊起。无人防备的，那个来救解？不上一个时辰，早已呜呼哀哉！

只缘身分延年药，一服曾经送主终。

今日投缢殆天意，双双采战夜台中。

却说春花含羞自缢而死。过了好一会，李宗仁才在外厢走到房中。忽见了这件打秋千的物事，吃了一惊，慌忙解放下来，早已气绝的了。宗仁也有些不忍，哭将起来。



父母听得，急走来看时，只叫得苦。老公婆两个互相埋怨道：“不合骂了他几句，谁晓得这样心性，就做短见的事！”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怀羞愧之故，不好说将出来。邻里地方闻知了来问的，只含糊回他道：“妻子不孝，毁骂了公婆，俱罪而死。”幸喜春花是甄家远方讨来的，没有亲戚，无人生端告执人命。却自有这伙地方人等要报知官府，投递结状，相验尸伤，许多套数。宗仁也被缠得一个不耐烦，费掉了好些盘费，才得停妥。也算是大悔气。

春花既死，甄监生家里的事越无对证。这方士玄玄子永无出头日子了。谁知天理所衣，事到其间，自有机会出来。其时山东巡按是灵宝许襄毅公，按监曹州，会审重囚。看见了玄玄子这宗案卷，心里疑道：“此辈不良，用药毒人，固然有这等事，只是人既死了，为何不走？”次早提问这事。先叫问甄希贤，希贤把父亲枉死之状说了一遍。许公道：“汝父既与他同宿，被他毒了，想就死在那房里的了。”希贤道：“死在外边小室之中。”许公道：“为何又在外边？”希贤道：“想是药发了，当不得，乱走出来寻人，一时跌倒了的。”许公道：“这等，那方士何不逃了去？”希贤道：“彼时合家惊起，登时拿住，所以不得逃去。”许公道：“死了几时，你家才知道？”希贤道：“约了天早同去买药，因家人叫呼不应，不见踪迹，前后找寻，才看见死了的。”许公道：“这等，他要走时，也去久了。他招上说谋财害命，谋了你家多少财？而今在那里？”希贤道：“止是些买药之本，十分不多。还在父亲身边，不曾拿得去。”许公道：“这等，他毒死你父亲何用？”希贤道：“正是不知为何这等毒害。”



许公就叫玄玄子起来，先把气拍一敲道：“你这伙人死有余辜！你药死甄廷诏，待要怎的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廷诏要小人与他炼外丹，打点哄他些银子，这心肠是有的。其实药也未曾买，正要同去买了，才弄赶头，小人为何先药死他？前日熬刑不过，只得屈招了。”许公道：“与你同宿，是真的么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先在一床上宿的，后来睡着了，不知几时走了去。小人睡梦之中，只见许多家人打将进来，拿小人去偿命，小人方知主人死了，其实一些情也不晓得。”许公道：

“为甚么与你同宿？”玄玄子道：“要小人传内事功夫。小人传了他些口诀，又与了他些丸药，小人自睡了。”许公道：“丸药是何用的？”玄玄子道：“是房中秘戏之药。”许公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又叫甄希贤问道：“你父亲房中有几人？”希贤道：“有二妾四女。”许公道：“既有二妾，焉用四女？”希贤道：“父亲好道，用为鼎器。”许公道：“六人之中，谁为最爱？”希贤道：“二妾已有年纪，四女轮侍，春花最爱。”许公道：“春花在否？”希贤道：“她已嫁出去了。”许公道：“嫁在那里？快唤将来！”希贤道：“近日死了。”许公道：“怎样死了？”希贤道：“闻是自缢死的。”许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即是一桩事一个情也！其夫是何名姓？”希贤道：“是李宗仁。”

许公就掣了一签，差个皂隶去，不一时拘将李宗仁来。许公问道：“你妻子为何缢死的？”宗仁磕头道：“是不孝公姑，俱罪而死。”许公故意作色道：“分明是你致死了他，还要胡说！”宗仁慌了道：“妻子与小人从来好的，并无说话。地方邻里见有干结在官。委是不孝小人的父母，父母



要声说，自知不是，缢死了的。”许公道：“你且说他如何不孝？”宗仁一时说不出来，只是支吾道：“毁骂公姑。”许公道：“胡说！既敢毁骂，是个放泼的妇人了，有甚惧怕，就肯自死？”指着宗仁道：“这不是他惧怕，还是你的惧怕。”宗仁道：“小人有甚惧怕？”许公道：“你惧怕甄家丑事彰露出来，乡里间不好听，故此把不孝惧罪之说支吾过了，可是么？”宗仁见许公道着真情，把个脸涨红了，开不得口。许公道：“你若实说，我不打你；若有隐匿，必要问你偿命。”宗仁慌了，只得实实把妻子春花吃酒醉了，说出真情，甄监生如何相约，如何采战，如何吃了药不解得，一口气死了的话，备细述了一遍，道：“自此以后，心里嫌他，委实没有好气相待。妻子自觉失言，悔恨自缢，此是真情。因怕乡亲耻笑，所以只说因骂公姑，惧怕而死。今老爷所言分明如见，小人不敢隐瞒一句。只望老爷超生。”许公道：“既实说了，你原无罪，我不罪你。”一面录了口词。

就叫玄玄子来道：“我晓得甄廷诏之死与你无干。只是你药如此误事，如何轻自与人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小人之药，原用解法。今甄廷诏自家妄用，丧了性命，非小人之罪也。”许公道：“却也误人不浅。”提笔写道：“审得甄廷诏误用药而死于淫，春花婢醉泄事而死于悔。皆自贻伊戚，无可为抵，两死相偿足矣。玄玄子财未交涉，何遽生谋？死尚身留，必非毒害。但淫药误人，罪亦难免。甄希贤痛父执命，告不为诬。李宗仁无心丧妻，情更可悯。俱免拟释放。”当下将玄玄子打了廿板，引庸医杀人之律，问他杖一百，逐出境押回原籍。又行文山东六府：凡军民之家



敢有听信术士、道人邪说采取炼丹者，一体问罪。发放了毕。

甄希贤回去与合家说了，才晓得当日甄监生死的缘故却因春花，春花又为此缢死，深为骇异。尽道：“虽不干这个方士的事，却也是平日误信此辈，致有此祸也。”六府之人见察院行将文书来，张挂告示，三三两两尽传说甄家这事，乃察院明断，以为新闻。好些好此道的，也不敢妄做了。真足为好内外丹事者之鉴：

从来内外有丹术，不是贪财与好色。

外丹原在广施济，内丹却用调呼吸。

而今烧汞要成家，采战无非图救急。

纵有神仙累劫修，不及庸流眼前力。

一盆火内练能成，两片皮中抽得出。

##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

扰扰劳生，待足何时足？

据见定，随家丰俭，便堪龟缩。

得意浓时休进步，须防世事多翻覆。

枉教人白了少年头，空碌碌。

此词乃是宋朝诗僧晦庵所作《满江红》前阙，说人生富贵荣华，常防翻覆，不足凭恃。劳生扰扰，巴前算后，每怀不足之心，空白了头没用处，不如随缘过日的好。只看来时嘉祐年间，有一个宣义郎万延之，乃是钱塘南新人，曾中乙科出仕。性素刚直，做了两四处地方州县官，不能



屈曲，中年拂衣而归。徒居余杭，见水乡颇泽，可以耕种作田的，因为低洼，有水即没，其价甚贱，万氏费不多些本钱，买了无数。也是人家该兴，连年亢旱，是处低田大熟，岁收粗米万石有余。万宣义喜欢，每对人道：“吾以万为姓，今岁收万石，也勾了我了。”自此营建第宅，置买田园，扳结婚姻。有人来献勤作媒，第三个公子说合驸马都尉王晋卿家孙女为室，约费用二万缗钱，才结得这头亲事。儿子因是驸马孙婿，得补三班借职。一时富贵熏人，诈民无算。

他家有一个瓦盒，是希世的宝物。乃是初选官时，在都下为铜禁甚严，将十个钱市上买这瓦盆来盥洗。其时天气凝寒，注汤沃面过了，将残汤倾去，还有倾不了的，多少留些在盒内。过了一夜，凝结成冰，看来竟是桃花一枝。人来见了，多以为奇，说与宣义，宣义看见道：“冰结拢来，原是花的。偶象桃花，不是奇事。”不以为意。明日又复剩些残水在内，过了一会看时，另结一枝开头牡丹，花朵丰满，枝叶繁茂，人工做不来的。报知宣义来看道：“今日又换了一样，难道也是偶然？”宣义方才有些惊异道：“这也奇了，且待我再试一试。”亲自把瓦盒拭净，另洒些水在里头。次日再看，一发结得奇异了，乃是一带寒林，水村竹屋，断鸿翘鹭，远近烟峦，宛如图画。宣义大骇，晓得件奇宝，唤将银匠来，把白金铸了外层，将锦绮做了包袱十袭珍藏。但遇凝寒之日，先期约客，张筵置酒，赏那盒中之景。是一番另结一样，再没一次相同的。虽是名家画手，见了远愧不及，前后色样甚多，不能悉纪。只有一遭最奇异的，乃是上皇登极，恩典下颁，致仕官皆得



迁授一级，宣义郎加迁宣德郎。效下之日，正遇着他的生辰，亲戚朋友来贺喜的，满坐堂中。是日天气大寒，酒席中放下此盒，洒水在内，须臾凝结成象。却是一块山石上坐着一个老人，左边一龟，右边一鹤，俨然是一幅“寿星图”。满堂饮酒的无不喜欢赞叹。内中有知今识古的士人议论道：“此是瓦器，无非凡火烧成，不是甚么天地精华五行间气结就的。有此异样，理不可晓，诚然是件罕物！”又有小人辈胁肩谄笑。掇臀榛屁称道：“分明万寿无疆之兆，不是天下大福人，也不能勾有此异宝。”当下尽欢而散。

此时万氏又富又贵，又与皇亲国戚联姻，豪华无比，势焰非常。尽道是用不尽的金银，享不完的幸福了。谁知过眼云烟，容易消歇。宣德郎万延之死后，第三儿子补三班的也死了。驸马家里见女婿既死，来接他郡主回去，说道万家家资多是都尉府中带来的，伙着二三十男妇，内外一抢，席卷而去。万家两个大儿子只好眼睁睁看他使势行凶，不敢相争，内财一空。所有低洼田千顷，每遭大水淹没，反要赔粮，巴不得推与人了倒干净，凭人占去。家事尽消，两子寄食亲友，流落而终。此宝盒被驸马家取去，后来归了察京太师。

识者道：“此盒结冰成花，应着万氏之富，犹如冰花一般，原非坚久之象，乃是不祥之兆。”然也是事后如此猜度。当他盛时，那个肯是这样想，敢是这样说？直待后边看来，真个是如同一番春梦。所以古人寓言，做着《邯郸梦记》、《樱桃梦记》，尽是说那富贵繁华，直同梦境。却是一个做得一个梦了却一生，不如庄子所说那牧童做



梦，日里是本相，夜里做王公，如此一世，更为奇特。听小子敷衍来看：

人世原同一梦，梦中何异醒中？

若果夜间富贵，只算半世贫穷。

话说春秋时鲁国曹州有座南华山，是宋国商丘小蒙城庄子休流寓来此，隐居著书得道成仙之处。后人称庄子为南华老仙，所著书就名为《南华经》，皆因吐起。彼时山畔有一田舍翁，姓莫名广，专以耕种为业。家有肥田数十亩，耕牛数头，工作农夫数人。茆檐草屋，衣食丰足，算做山边一个土财主。他并无子嗣，与庄家老姥夫妻两个早夜算计思量，无非只是耕田锄地、养牛牧猪之事。有几首诗单道田舍翁的行径：

田舍老禽性夷逸，僻向小山结幽室。

生意不满百亩田，力耕水耨艰为食。

春晚喧喧布谷鸣，春云霭霭檐溜滴。

呼童载犁躬负锄，手牵黄犊头戴笠。

一耕不自己，再耕还自力。

三耕且插苗，看看秀而硕。

夏耘勤勤秋复来，禾黍如云堪刈侄。

担箩负囊纷敛归，仓盈囤满居无隙。

教妻囊酒赛田神，烹羊宰豚享亲戚。

击鼓咚咚乐未央，忽看玉兔东方白。

那个莫翁勤心苦胝，牛畜渐多。庄农不足，要寻一个童儿专管牧养。其时本庄有一个小厮儿，祖家姓言。因是父母双亡，寄养在人家，就叫名寄儿。生来愚蠢，不识一字，也没本事做别件生理，只好出力做工度活。一日在山



边拔草，忽见一个双丫髻的道人走过，把他来端相了一回，道：“好个童儿！尽有道骨，可惜痴性颇重，苦障未除。肯跟我出家么？”寄儿道：“跟了你，怎受得清淡过？”道人道：“不跟我，怎受得烦恼过？”也罢，我有个法儿，教你夜夜快活，你可要学么？”寄儿道：“夜里快活，也是好的，怎不要学？师傅可指教我。”道人道：“你识字么？”寄儿道：“一字也不识。”道人道：“不识也罢。我有一句真言，只有五个字，既不识字，口传心授，也容易记得。”遂叫他将耳朵来：“说与你听，你牢记着！”是那五个字？乃是“婆珊婆演底”。道人道：“临睡时，将此句念上百遍，管你有好处。”寄儿谨记在心。道人道：“你只依着我，后会有期。”抢着渔鼓筒板，一唱道情，飘然而去。是夜寄儿果依其言，整整念了一百遍，然后睡下。才睡得着，就入梦境。正是：

人生劳扰多辛苦，已逊山间枕石眠。

况是梦中游乐地，何妨一觉睡千年！

看官牢记话头，这回书，一段说梦，一段说真，不要认错了。却说寄儿睡去，梦见身为儒生，粗知文义，正在街上斯文气象，摇来摆去。忽然见个人来说道：“华胥国王黄榜招贤，何不去求取功名，图个出身？”寄儿听见，急取官名寄华，恍恍惚惚，不知涂抹了些甚么东西，叫做万言长策，将去献与国王。国王发与那拿文衡的看阅，寄华使用了些马蹄金作为贽礼。拿文衡的大悦，说这个文字乃惊天动地之才，古今罕有。加上批点，呈与国王。国王授为著作郎，主天下文章之事。旗帜鼓乐，高头骏马，送人衙门到任。寄华此时身子如在云里雾里，好不风骚！正



是：

电光石火梦中身，白马红缨衫色新。

我贵我荣君莫羨，做官何必读书人？

寄华跳得下马，一个虚跌，惊将醒来。擦擦眼，看一看，仍睡在草铺里面，叫道：“吓，吓！作他娘的怪！我一字也不识的，却梦见献甚么策，得做了官，管甚么天下文章。你道是真梦么？且看他怎生应验？”嗤嗤的还定着性想那光景。只见平日往来的邻里沙三走将来叫寄儿道：“寄哥，前村莫老官家寻人牧牛，你何不投与他家了？省得短趁，闲了一日便待嚼本。”寄儿道：“投在他家，可知好哩，只是没人引我去。”沙三道：“我昨日已与他家说过你了，今日我与你同去，只要写下文券就成了。”寄儿道：“多谢美情指点则个。”

两个说说话话，一同投到莫家来。莫翁问其来意，沙三把寄儿勤谨过人，愿投门下牧养说了一遍。莫翁看寄儿模样老实，气力粗劳，也自欢喜，情愿雇佣，叫他写下文卷。寄儿道：“我须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沙三道：“我写了，你画个押罢。”沙三曾在村学中读过两年书，尽写得几个字，便写了一张“情愿受雇，专管牧畜”的文书。虽有几个不成的字儿，意会得去也便是了。后来年月之下要画个押字，沙三画了，寄儿拿了一管笔，不知左画是右画是，自想了暗笑道：“不知昨夜怎的献了万言长策来！”抢着笔千斤来重，沙三把定了手，才画得一个十字。莫翁当下发了一季工食，着他在山边草房中住宿，专管牧养。

寄儿领了钥匙，与沙三同到草房中。寄儿谢了沙三些常例媒钱。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，依着道人念过五字真言



百遍，倒翻身便睡。看官，你道从来只是说书的续上前因，那有做梦的接着前事？而今煞是古怪，寄儿一觉睡去，仍旧是昨夜言寄华的身分，顶冠束带，新到著作郎衙门升堂理事。只见跚跚跚跚，一群儒生将着文卷，多来请教。寄华一一批答，好的歹的，圈的抹的，发将下去，纷纷争看。众人也有服的，也有不服的，喧哗闹嚷起来。寄华发出规条，吩咐多要遵绳束，如不伏者，定加鞭笞。众儒方弭耳拱听，不敢放肆，俱各从容雅步，逡巡而退。是日，同衙门官摆着公会筵席，特贺到任。美酒嘉肴，珍羞百味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大家尽欢。直吃到斗转参横，才得席散，回转衙门里来。

那边就寝，这边方醒，想着明明白白记得的，不觉失笑道：“好怪么！那里说起？又接着昨日的梦，身做高官，管着一班士子，看甚么文字，我晓得文字中吃的不中吃的？落得吃了些酒席，倒是快活。”起来抖抖衣服，看见褴褛，叹道：

“不知黑夜的袍带，多在那里去了？”将破布袄穿着停当，走下得床来。只见一个庄家老苍头，奉着主人莫翁之命，特来交盘牛畜与他。一群牛共有七八只，寄儿逐只看相，用手去牵他鼻子。那些牛不曾认得寄儿，是个面生的，有几只驯扰不动，有几只奔突起来。老苍头将一条皮鞭付与寄儿。寄儿赶去，将那奔突的牛两三鞭打去。那些牛不敢违拗，顺顺被寄儿牵来一处拴着，寄儿慢慢喂放。老苍头道：“你新到我主翁家来，我们该请你吃三杯。昨日已约下沙三哥了，这早晚他敢就来。”说未毕，沙三提了一壶酒、一个篮，篮里一碗肉、一碗芋头、一碟豆走将



来。老苍头道：“正等沙三哥来商量吃三杯，你早已办下了，我补你分罢。”寄儿道：“甚么道理要你们破钞？我又没得回答处，我也出个分在内罢了。”老苍头道：“甚么大事值得这个商量？我们尽个意思儿罢。”三人席地而坐，吃将起来。寄儿想道：“我昨夜梦里的筵席，好不齐整。今却受用得这些东西，岂不天地悬绝！”却是怕人笑他，也不敢把梦中事告诉与人。正是：

对人说梦，说听皆痴。

如鱼饮水，冷暖自如。

寄儿酒量原浅，不十分吃得，多饮了一杯，有些醺意，两人别去。寄儿就在草地上一眠，身子又到华骨国中去。国王传下令旨，访得著作郎能统率多士，绳束严整，特赐锦衣冠带一袭，黄盖一顶，导从鼓吹一部。出入鸣驺，前呼后拥，好不兴头。忽见四下火起，忽然惊觉，身子在地上眠着，东方大明，日轮红焰焰钻将出来了。起来吃些点心，就骑着牛，四下里放草。那日色在身上晒得热不过，走来莫翁面前告诉。莫翁道：“我这里原有蓑笠一副，是牧养的人一向穿的；又有短笛一管，也是牧童的本等。今拿出来交付与你，你好好去看养，若瘦了牛畜，要与你说话的。”牧童道：“再与我把伞遮遮身便好。若只是笠儿，只遮得头，身子须晒不过。”莫翁道：“那里有得伞？池内有的是大荷叶，你日日摘将来遮身不得？”寄儿唯唯，受了蓑笠、短笛，果在池内摘张大荷叶擎着，骑牛的去。牛背上自想道：“我在华胥国里是个贵人，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勾了，却叫我擎着荷叶遮身。”猛然想道：“这就是梦里的黄盖了，蓑与笠就是锦袍官帽了。”横了笛，吹了两



声，笑道：“这可不是一部鼓吹么？我而今想来，只是睡的快活。”有诗为证：

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

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笠卧月明。

自此之后，但是睡去，就在华胥国去受用富贵，醒来只在山坡去处做牧童。无日不如此，无梦不如此。不必逐日逐夜，件件细述，但只拣有些光景的，才把来做话头。

一日梦中，国王有个公主要招赘驸马，有人启奏：“著作郎言寄华才貌出众，文采过人，允称此选。”国王准奏，就着传旨：“钦取著作郎为驸马都尉，尚范阳公主。”迎入驸马府中成亲，灯烛辉煌，仪文璀璨，好不富贵！有《贺新郎》词为证：

瑞气笼清晓。卷珠帘、次第笙歌，一时齐奏。无限神仙离蓬岛，凤驾鸾车初到。见拥个、仙娥窈窕。玉佩叮当风缥缈，娇姿一似垂杨袅。天上有，世间少。那范阳公主生得面长耳大，曼声善啸，规行矩步，颇会周旋。寄华身为王婿，日夕公主之前对案而食，比前受用更加贵盛。

明日睡醒，主人莫翁来唤，因为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驴儿，一并交与他牵去喂养。寄儿牵了暗笑道：“我夜间配了公主，怎生显赫！却今日来弄这个买卖，伴这个人生。”跨在背上，打点也似骑牛的骑了到山边去，谁知骑上了背，那驴儿只是团团而走，并不前进，盖因是平日拽的磨盘走惯了。寄儿没奈何，只得跳下来，打着两鞭，牵着前走。从此又添了牲口，恐怕走失，饮食无暇。只得备着干粮，随着四处放牧。莫翁又时时来稽查，不敢怠慢一些儿。辛苦一日，只图得晚间好睡。



是夜又梦见在驸马府里，正同着公主欢乐，有邻邦玄菟、乐浪二国前来相犯。华胥国王传旨：命驸马都尉言寄华讨议退兵之策。言寄华聚着旧日著作衙门一千文士到来，也不讲求如何备御，也不商量如何格斗，只高谈“正心诚意，强邻必然自服”。诸生中也有情愿对敌的，多退着不用。只有两生献策他一个到玄菟，一个到乐浪，舍身往质，以图讲和。言寄华大喜，重发金帛，遣两生前往。两生屈己听命，饱其所欲，果那两国不来。言寄华夸张功绩，奏上国王。国王大悦，叙录军功，封言寄华为黑甜乡侯，加以九锡。身居百僚之上，富贵已极。有诗为证：

当时魏绛主和戎，岂是全将金市供？

厥后宋人偏得意，一班道学自雍容。

言寄华受了封侯锡命，绿拔袞冕，鸾路乘马，彤弓卢矢，左建朱钺，右建金戚，手执圭瓚，道路辉煌。自朝归第，有一个书生叩马上言，道“日中必昃，月满必亏。明公功名到此，已无可加。急流勇退，此其时矣。直待福过灾生，只恐悔之无及！”言寄华此时志得意满，那里听他？笑道：“我命中生得好，自然富贵逼人，有福消受，何幼过虑，只管目前享用勾了。寒酸见识，晓得什么？”

大笑坠车，吃了一惊，醒将起来，点一点牛数，只叫得苦，内中不见了二只。山前山后，到处寻访踪迹。元来一只被虎咬伤，死在坡前：一只在河中吃水，浪涌将来，没在河里。寄儿看见，急得乱跳道：“梦中甚么两国来侵，谁知倒了我两头牲口！”急去报与莫翁，莫翁听见大怒道：“此乃你的典守，人多说你只是贪睡，眼见得坑了我头口！”取过匾担来要打，寄儿负极，辨道：“虎来时，牛尚



不敢敌，况我敢与他争夺救得转来的？那水中是牛常住之所，波浪涌来，一时不测，也不是我力挡得住的。”莫翁虽见他辨得也有理，却是做家心重的人，那里舍得两头牛死？怒眸眸不息，定要打匾担十下。寄儿哀告讨饶，才饶得一下，打到九下住了手。寄儿泪汪汪的走到草房中，模模臂上痛处道：“甚么九锡九锡，到打了九下屁股！”想道：“梦中书生劝我歇手，难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？从来说梦是反的，梦福得祸，梦笑得哭。我自念了此咒，夜夜做富贵的梦，所以日里到吃亏。我如今不念他了，看待怎的！”

谁知这样作怪，此咒不念，恐怖就来。是夜梦境，范阳公主疽发于背，僵蹇不起，寄华尽心调治未痊。国中二三新进小臣，逆料公主必危，寄华势焰将败，摭拾前过，纠弹一本，说他御敌无策、冒滥居功、欺君误国多事件。国王览奏大怒，将言寄华削去封爵，不许他重登著作堂，锁去大窖边听罪，公主另选良才别降。令旨已下，随有两个力士，将银铛锁了言寄华到那大粪窖边墩着。寄华看那粪秽狼藉，臭不堪闻，叹道：“我只道到底富贵，岂知有此恶境乎？书生之言，今日验矣！”不觉号啕恸哭起来。

这边噙泪而醒，啐了两声道：“作你娘的怪，这番做这样的恶梦！”看视牲口，那匹驴子蹇卧地下，打也打不起来。看他背项之间，乃是绳损处烂了老大一片疙瘩。寄儿慌了道：“前番倒失了两头牛，打得苦恼。今这众生又病害起来，万一死了，又是我的罪过。”忙去打些水来，替他操洗腐肉，再去拔些新鲜好草来喂他。拿着楔刀，望山前地上下手斫时，有一科草甚韧，刀斫不断。寄儿性起，连根一拔，拔出泥来。泥松之处，露出石板，那草根还缠



缠绕绕绊在石板缝内。

寄儿将楔刀撬将开来，板底下是个周围石砌就的大窖，里头多是金银。寄儿看见，慌了手脚，擦擦眼道：“难道白日里又做梦么？”定睛一看，草木树石，天光玉影，眼前历历可数。料道非梦，便把楔刀草根一撩道：“还干那营生么？”取起五十多两一大锭在手，权把石板盖上，仍将泥草遮覆，竟望莫翁家里来见莫翁。未敢竟说出来，先对莫翁道：“寄儿蒙公公相托，一向看牛不差。近来时运不济，前日失了两牛，今蹇驴又生病，寄儿看管不来。今有大银一锭，纳与公公，凭公公除了原发工银，余者给还寄儿为度日之用，放了寄儿，另着人牧放罢。”莫翁看见是锭大银，吃惊道：“我田家人苦积勤黧了一世，只有些零星碎银，自不见这样大锭，你却从何处得来？莫非你合着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歹事？你快说个明白，若说得来历不明，我须把你送出官府，究问下落。”寄儿道：“好教公公得知，这东西多哩。我只拿得他一件来看样。”莫翁骇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寄儿道：“在山边一个所在，我因所草掘着的，今石板盖着哩。”

莫翁情知是藏物，急叫他不要声张，悄悄同寄儿，到那所在来。寄儿指与莫翁，揭开石板来看，果是一窖金银，不计其数。莫翁喜得打跌，拊着寄儿背道：“我的儿，偌多金银东西，我与你两人一生受用不尽！今番不要看牛了，只在我庄上吃些安乐茶饭，拿管帐目。这些牛只，另自雇人看管罢。”两人商量，把个草蓐来里外用乱草补塞，中间藏着窖中物事。莫翁前走，寄儿驼了后随，运到家中放好，仍旧又用前法去取。不则一遭，把石窖来运空了。莫



翁到家，欢喜无量，另叫一个苍头去收拾牛只，是夜就留寄儿在家中宿歇。寄儿的床铺，多换齐整了。寄儿想道：“昨夜梦中吃苦，谁想粪窖正应着发财，今日反得好处。果然，梦是反的，我要那梦中富贵则甚？那五字真言，不要念他了。”

其夜睡去，梦见国王将言寄华家产抄没，发在养济院中度日。只见前日的扣马书生高歌将来道：

落叶辞柯，人生几何！六战国而漫流人血，三神山而杳隔鲸波。住夸百斛明珠，虚延遐算；若有一后芳酒，且共高歌。

寄华闻歌，认得此人，邀住他道：“前日承先生之教，不能依从。今日至于此地，先生有何高见可以救我？”那书生不慌不忙，说出四句来道：

颠颠倒倒，何时局了？遇着漆园，还汝分晓。

说罢，书生飘然而去。寄毕扯住不放，披他袍袖一摔，闪得一跌，即时惊醒。张目道：“还好，还好。一发没出息，弄到养济院里去了。”

须臾，莫翁走出堂中。元来莫翁因得了金银，晚间对老姥说道：“此皆寄儿的造化掘着的，功不可忘。我与你没有儿女，家事无传。今平空地得来许多金银，虽道好没取得他的。不如认他做个儿子，把家事付与他，做了一家一计，等他养老了我们，这也是我们知恩报恩处。”老姥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我们眼前没个传家的人，别处平白地寻将来，要承当家事，我们也气不干。今这个寄儿，他见有着许多金银付在我家，就认他做了儿子，传我家事，也还是他多似我们的，不叫得过分。”商量已定，莫翁就走出



来，把这意思说与寄儿。寄儿道：“这个折杀小人，怎么敢当！”莫翁道：“若不如此，这些东西，我也何名享受你的？我们两老口议了一夜，主意已定，不可推辞。”寄儿没得说，当下纳头拜了四拜，又进去把老姥也拜了。自此改姓名为莫继，在莫家庄上做了干儿子。

本是驴前厮养，今为舍内螟蛉。

何缘分外亲热？只看黄金满赢。

却是此番之后，晚间睡去，就做那险恶之梦。不是被火烧水没，便是被盗劫官刑。初时心里道：“梦虽不妙，日里落得好处，不象前番做快活梦时日里受辛苦。”以为得意。后来到得夜夜如此，每每惊魇不醒，才有些慌张。认旧念取那五字真言，却不甚灵了。你道何故？只因财利迷心，身家念重，时时防贼发火起，自然梦魂颠倒。怎如得做牧童时无忧无虑，饱食安眠，夜夜梦里逍遥，享那主公之乐？莫继要寻前番梦境，再不能勾，心里鹕突，如醉如痴，生出病来。

莫翁见他如此，要寻个医人来医治他，只见门前有一个双丫髻的道人走将来，一称善治人间恍惚之症。莫翁接到厅上，教莫继出来相见。元来正是昔日传与真言的那个道人，见了莫继道：“你梦还未醒么？”莫继道：“师父，你前者教我真言，我不曾忘了。只是前日念了，夜夜受用。后来因夜里好处多，应着日里歹处，一程儿不敢念，便再没快活的梦了。而今就念煞也无用了，不知何故。”道人道：“我这五字真言，乃是主夜神咒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‘善财童子参善知识，至阎浮提摩竭提国迦毗罗城，见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。神言：我得菩萨破一切生痴暗法，光明



解脱。’所以持念百遍，能生欢喜之梦。前见汝苦恼不过，故使汝梦中快活。汝今日间要享富厚，晚间宜受恐怖，此乃一定之理。人世有好必有歉，有荣华必有销歇，汝前日梦中岂不见过了么？”莫继言下大悟，倒身下拜道：“师父，弟子而今晓得世上没有十全的事，要那富贵无干，总来与我前日封侯拜将一般，不如跟的师父出家去罢！”道人道：“吾乃南华老仙漆园中高足弟子。老仙道汝有道骨，特遣我来度汝的。汝既见了境头，宜早早回首。”莫继遂是长是短述与莫翁、莫姥。两人见是真仙来度他，不好相留。况他身子去了，遗下了无数金银，两人尽好受用，有何不可？只得听他自行。莫继随也披头发，挽做两丫髻，跟着道人云游去了。后来不知所终，想必成仙了道去了。看官不信，只看《南华真经》有吐一段围果。话本说彻，权作散场。

总因一片婆心，日向痴人说梦。

此中打破关头，棒喝何须拈弄？

## 卷二十 贾廉访履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

诗曰：

世人结交须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

总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心。

这四句乃是唐人之诗，说天下多是势利之交，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。这个意思还说得浅，不知天下人但是见了黄金，连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顾了。不要说相交的，纵是至



亲骨肉，关着财物面上，就换了一条肚肠，使了一番见识，当面来弄你算计你。几时见为了亲眷，不要银子做事的？几曾见眼看亲眷富厚，不想来设法要的？至于撞着有些不测事体，落了患难之中，越是平日往来密的，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。

直隶常州府武进县有一个富户，姓陈名定。有一妻一妾，妻巢氏，妾丁氏。妻已中年，妾尚少文。陈定平日情分在巢氏面上淡些，在丁氏面上浓些，却也相安无说。巢氏有兄弟巢大郎，是一个鬼头鬼脑的人，奉承得姊夫姊姊好。陈定托他拿管家事，他内外揽权，百般欺侵，巴不得姊夫有事，就好科派用度，落来肥家。一日巢氏偶染一病，大凡人病中，性子易得惹气。又且其夫有妾，一发易生疑忌，动不动就呕气，说道：“巴不得我死了，让你们自在快乐，省做你们眼中钉。”那陈定男人家心性，见大娘有病在床，分外与小老婆肉麻的榜样，也是有的。遂致巢氏不堪，日逐嗔恼骂詈。也是陈定与丁氏合该悔气，平日既是好好的，让他是个病人，忍耐些个罢了。陈定见他聒絮不过，回答他几句起来。巢氏倚了病势，要死要活的颠了一场。陈定也没好气的，也不来管他好歹。巢氏自此一番，有增无减。陈定慌了，竭力医祷无效，丁氏也自尽心伏侍。争奈病痛犯拙，毕竟不起，呜呼哀哉了。

陈定平时家里饱暖，妻妾享用，乡邻人忌克他的多，看想他的也不少。今闻他大妻已死，有晓得他病中相争之事的，来挑着巢大郎道：“闻得令姊之死，起于妻妾相争。你是他兄弟，怎不执命告他？你若进了状，我邻里人家少不得要执结人命虚实，大家有些油水。”巢大郎是个乖人，



便道：“我终日在姊夫家里走动，翻那面皮不转。不若你们声张出首，我在里头做好人，少不得听我处法，我就好帮衬你们了。只是你们要硬着些，必是到得官，方起发得大钱。只说过了处来要对分的。”邻里人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两下写开合同。果然邻里间合出三四个要有事、怕太平的人来，走到陈定家里喧嚷说：“人命死得不明，必要经官，人不得殓。”巢大郎反在里头劝解，私下对陈定说：“我是亲兄弟，没有说话，怕他外人怎的。”陈定谢他道：“好舅舅，你退得这些人，我自重谢你。”巢大郎即时扬言道：“我姊姊自是病死的，有我做兄弟的在此，何劳列位多管！”邻里人自有心照，晓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，假意道：“你自私受软口汤，到来吹散我们，我们自有说话处！”一哄而散。

陈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，怎知他却暗里串通地方，已自出首武进县了。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，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，未得打发，见这张首状，是关着人命，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，要在他身上设处些，打发乡亲起身。立时谁状，金牌来拿陈定到官。不由分说，监在狱中。陈定急了，忙叫巢大郎到监门口与他计较，叫他快寻分上。巢大郎正中机谋，说着：“分上固要，原首人等也要洒派些，免得他每做对头，才好脱然无累。”陈定道：“但凭舅舅主张，要多少时，我写去与小妾，教他照数付与舅舅。”巢大郎道：“这个定不得数，我去用看，替姊夫省得一分是一分。”陈定道：“只要快些完得事，就多着些也罢了。”巢大郎别去，就去寻着了这个乡里，与他说倒了银子，要保全陈定无事。陈定面前说了一百两，取到了



手，实与得乡里四十两。乡里是要紧归去之人，挑得篮里便是菜，一个信送将进去，登时把陈定放了出来。巢大郎又替他说合地方邻里，约费了百来两银子，尽皆无说。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虚账，又与众人私下平分，替他做了好些买卖，当官归结了。

乡里得了银子，当下动身回去。巢大郎贪心不足，想道：“姊夫官事，其权全在于我，要息就息。前日乡里分上，不过保得出狱，何须许多银子？他如今已离了此处，不怕他了，不免赶至中途，倒他的出来。”遂不通陈定知道，竟连夜赶到丹阳，撞见乡里正在丹阳写轿，一把扭住，讨取前物。乡里道：“已是说倒见效过的，为何又来翻账？”巢大郎道：“官事问过，地方原无词说，尸亲愿息，自然无事的。起初无非费得一保，怎值得许多银子？”两不相服，争了半日。巢大郎要死要活，又要首官。那个乡里是个有体面的，忙忙要走路，怎当得如此歪缠？恐怕惹事，忍着气拿出来还了他，巢大郎千欢万喜转来了。乡里受了这场亏，心里不甘，捎个便信把此事告诉了武进县知县。

知县大怒，出牌重问，连巢大郎也标在牌上，说他私和人命，要拿来出气。巢大郎虚心，晓得是替乡里报仇，预先走了。只苦的是陈定，一同妾丁氏俱拿到官，不由分说，先是一顿狠打，发下监中。出牌吊尸，叫集了地方人等简验起来。陈定不知是那里起的祸，没处设法一些手脚。知县是有了成心的，只要从重坐罪。先分付仵作报伤要重。仵作揣摩了意旨，将无作有，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。巢氏幼时喜吃甜物，面前牙齿落了一个。也做硬物打落之伤，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，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



死之律，各问绞罪。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，只是不听。丁氏到了女监，想道：“只为我一身，致得丈夫受此大祸。不若做我一个不着，好歹出了丈夫。”他算计定了。解审察院，见了陈定，遂把这话说知。当官招道：“不合与大妻厮闹，手起凳子打落门牙，即时晕地身死。并与丈夫陈定无干。”察院依口词，驳将下来，刑馆再问，丁氏一口承认。丁氏晓得有了此一段说话在案内了，丈夫到底脱罪。然必须身死，问官方肯见信，作做实据，游移不得，亦且丈夫可以速结，是夜在监中自缢而死。狱中呈报，刑馆看详巢氏之死，既系丁氏生前招认下手，今已惧罪自尽，堪以相抵，原非死后添情推卸，陈定止断杖赎发落。

陈定虽然死了爱妾，自却得释放，已算大幸，一喜一悲。到了家内，方才见有人说巢大郎许多事道：“这件是非，全是他起的，在里头打偏手使用，得了诸多东西还不知足，又去知县、乡里处拔短梯，故重复弄出这个事来，他又脱身走了，枉送了丁氏一条性命。”陈定想着丁氏舍身出脱他罪一段好情，不觉越恨巢大郎得紧了，只是逃去未回，不得见面

后来知县朝覲去了，巢大郎已知陈定官司问结，放胆大了，喜气洋洋，转到家里。只道陈定还未知其好，照若平日光景前来探望。陈定虽不说破甚么，却意思冷淡了好些。巢大郎也看得出，且喜财物得过，尽勾几时的受用，便姊夫怪了也不以为意。岂知天理不容，自见了姊夫归家来，他妻子便癫狂起来，口说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说话，嚷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好端端死了，只为你要银子，致得我粉身碎骨，地下不宁！你快超度我便罢，不然，我要来你家



作祟，领两个人去！”巢大郎惊得只是认不是讨饶，去请僧道念经设醮。安静得两日，又换了一个口声道：“我乃陈妾丁氏，大娘死病与我何干？为你家贪财，致令我死于非命，今须偿还我！”巢大郎一发惧怕，烧纸拜献，不敢吝惜，只求无事。怎当得妻妾两个，推班出色，递换来扰？不勾几时，把所得之物干净弄完。宁可赔了些，又不好告诉得人，姊夫那里又不作谁了，恹恹气色，无情无绪，得病而死。此是贪财害人之报。可见财物一事，至亲也信不得，上手就骗害的。

小子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，也为至亲相骗，后来报得分明，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，做一回正话。

利动人心不论亲，巧谋赚取囊中银。

直从江上巡回日，始信阴司有鬼神。

却说宋时靖康之乱，中原士大夫纷纷避地，大多尽人闽广之间。有个宝文阁学士贾说之弟贾谋，以勇爵入官，宣和年间为诸路廉访使者。其人贪财无行，诡诈百端。移来岭南，寓居德庆府。其时有个济南商知县，乃是商侍郎之孙，也来寄居府中。商知县夫人已死，止有一小姐，年已及笄。有一妾，生二子，多在乳抱。家资颇多，尽在这妾掌管，小姐也在里头照料，且自过得和气。贾廉访探知商家甚富，小姐还未适人，遂为其子贾成之纳聘，取了过门。后来商知县死了，商妻独自一个管理内外家事，抚养这两个儿子。商小姐放心不下，每过十来日，即到家里看一看两个小兄弟，又与商妾把家里遗存黄白东西在箱匣内的，查点一查点，及逐日用度之类，商量计较而行，习以为常。



一日，商妾在家，忽见有一个承局打扮的人，来到堂前，口里道：“本府中要排天中节，是合府富家大户金银器皿、绢段绫罗，尽数关借一用，事毕一一付还。如有隐匿不肯者，即拿家属问罪，财物入官。有一张牒文在此。”商妾颇认得字义，见了府牒，不敢不信。却是自家没有主意，不知该应怎的。回言道：“我家没有男子正人，哥儿们又小，不敢自做主，还要去贾廉访宅上，问问我家小姐与姐夫贾衙内才好行止。”承局打扮的道：“要商量快去商量，府中限紧，我还要到别处去催齐回话的，不可有误！”商妾见说，即差一个当直的到贾家去问。须臾，来回言道：“小人到贾家，入门即撞见廉访相公问小人来意。小人说要见姐姐与衙内，廉访相公道见他怎的，小人把这里的事说了一遍。廉访相公道：‘府间来借，怎好不与？你只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。小官人与娘子处，我替他说知罢了。’小人见廉访是这样说，人就回来了。因恐怕家里官府人催促，不去见衙内与姐姐。”商妾见说是廉访相公教借与他，必是不妨。遂照着牒文所开，且是不少。终久是女娘家见识，看事不透，不管好歹多搬出来，尽情交与这承局打扮的。道：“只望排过节，就发来还了，自当奉谢。”承局打扮的道：“那不消说，官府门中岂肯少着人家的东西？但请放心，把这张牒文留下，若有差池，可将此做执照，当官禀领得的。”当下商妾接了牒文，自去藏好。这承局打扮的捧着若干东西，欣然去了。

隔了几日，商小姐在贾家来到自家家里，走到房中，与商妾相见了，寒温了一会。照若平时翻翻箱笼看，只见多是空箱，金银器皿之类一些也不见，到有一张花边栏纸



票在内，拿起来一看，却是一张公牒，吃了一惊。问商妾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商妾道：“几日前有一个承局打扮的拿了这张牒文，说府里要排天中节，各家关借东西去铺设。当日奴家心中疑惑，却教人来问姐姐、姐夫，问的人回来说撞遇老相公说起，道是该借的，奴家依言借与他去。这几日望他拿来还我，竟不见来。正要来与姐姐、姐夫商量的，往府里讨去，可是中么？”商小姐面如土色，想道：“有些尴尬。”不觉眼泪落下来道：“诺多东西，多是我爹爹手泽，敢是被那个拐的去了！怎的好？我且回去与贾郎计较，查个着实去。”

当下亟望贾家来，见了丈夫贾成之，把此事说了一遍。贾成之道：“这个姨姨也好笑，这样事何不来问问我们，竟自支分了去？”商小姐道：“姨姨说来，曾教人到我家来问，遇着我家相公，问知其事，说是该借与他，问的人就不来见你我，竟自去回了姨姨，故此借与他去的。”贾成之道：“不信有这等事，我问爹爹则个。”贾成之进去问父亲廉访道：“商家借东西与府中，说是来问爹爹，爹爹分付借他，有些话么？”廉访道：“果然府中来借，怎好不借？只怕被别人狐假虎威诓的去，这个却保不得他。”贾成之道：“这等，索向府中当官去告，必有下落。”遂与商妾取了那纸府牒，在德庆府里下了状子。

府里大守见说其事，也自吃惊，取这纸公牒去看，明知是假造的，只不知奸人是那个。当下出了一纸文书给与缉捕使臣，命商家出五十贯当官赏钱，要缉捕那作不是的。访了多时，并无一些影响。商家吃这一闪，差不多失了万金东西，家事自此消乏了。商妾与商小姐但一说着，便相



对痛哭不住。贾成之见丈人家里零替如此，又且妻子时常悲哀，心里甚是怜惜，认做自家身上事，到处出力，不在话下。

谁知这赚去东西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：远不远千里，近只在眼前。看官你道赚去商家物事的，和是那个？真个是人心难测，海水难量，原来就是贾廉访。这老儿晓得商家有资财，又是孤儿寡妇，可以欺骗。其家金银什物多曾经媳妇商小姐盘验，儿子贾成之透明知道。因商小姐带回账目一本，贾成之有时拿出来看，夸说妻家富饶。被廉访留心，接过手去，逐项记着。贾成之一时无心，难道有甚么疑忌老子不成？岂知利动人心，廉访就生出一个计较，假着府里关文，着人到商家设骗。商家见所借之物，多是家中有的，不好推掉。又兼差当值的来，就问着这个日里鬼，怎不信了？此时商家决不疑心到亲家身上，就是贾成之夫妻二人，也只说是甚么神棍弄了去，神仙也不诳是自家老子。所以诺多时缉捕人那里访查得出？说话的，依你说，而今为何知道了？看官听说，天下事欲人不知，除非莫为。

廉访拐了这主横财到手，有些毛病出来。俗语道：“偷得爷钱没使处。”心心念念要拿出来兑换钱钞使用。争奈多是见成器皿，若拿出来怕人认得，只得把几件来熔化。又不好托得人，便烧炽了炭，亲自坯销。销开了却没处倾成锭子，他心生一计，将毛竹截了一段小管，将所销之银倾将下去，却成一个圆饼，将到铺中兑换钱钞。铺中看见廉访家里近日使的多是这竹节银，再无第二样。便有时零鑿了将出来，那圆处也还看得出。心里疑惑，问那家人道：



“宅上银两，为何却一色用竹筒铸的？是怎么说？”家人道：我家廉访手自坯销，再不托人的。不知为着甚缘故。”三三两两传将开去，道贾家用竹筒倾银用，煞是古怪。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这件事上去，却是他两家儿女至亲，谁来执证？不过这些人费得些口舌。有的道：“他们只当一家，那有此事。”有的道：“官宦人家，怕不会唤银匠倾销物件，却自家动手？必是碍人眼目的，出不得手，所以如此。况且平日不曾见他这等的，必然蹊跷。”也只是如此疑猜，没人凿凿说得是不是。至于商家，连疑心也不当人子，只好含辛忍苦，自己懊悔怨恨，没个处法。缉捕使臣等听得这话，传在耳朵里，也只好笑笑，谁敢向他家道个不字？这件事只索付之东流了。

只可笑贾廉访堂堂官长，却做那贼的一般的事，曾记得无名子有诗云：

解贼一金并一鼓，迎官两鼓一声锣。

金鼓看来都一样，官人与贼不争多。

又剧贼郑广受了招安，得了官位，曾因官员每做诗，他也口吟一首云：

郑广有诗献众官，众官与广一般般。

众官做官却做贼，郑广做贼却做官。

今日贾廉访所为，正似此二诗所言“官人与贼不争多”、“做官却做贼”了。却又施在至亲面上，欺孤骗寡，尤为可恨！若如此留得东西与子孙受用，便是天没眼睛。看官不要性急，且看后来报应。

果然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二十年。贾廉访已经身故，贾成之得了出身，现做粤西永宁横州通判。其时商



妾长子幼年不育，第二个儿子唤名商懋，表字功父，照通族排来，行在第六十五，同母亲不住德庆，迁在临贺地方，与横州不甚相远。那商功父生性刚直，颇有干才，做事慷慨，又热心，又和气。贾成之本意怜着妻家，后来略闻得廉访欺心赚骗之事，越加心里不安，见了小舅子十分亲热。商小姐见兄弟小时母子伶仃，而今长大知事，也自喜欢他。所以成之在横州衙内，但是小舅子来，千欢万喜，上百两送他，姐姐又还有私赠，至于与人通关节得钱的在外。来一次，一次如此。功父奉着寡母过日，靠着贾家姐姐、姐夫恁地扶持，渐渐家事丰裕起来。在临贺置有田产庄宅，广有生息。又娶富人之女为妻，规模日大一日，不似旧时母子旅邸荒凉景况。过了几时，贾成之死在官上，商小姐急差人到临贺接功父商量后事。诸凡停当过，要扶柩回葬，商功父撺掇姐姐道：“总是德庆也不过客居，原非本籍。我今在临贺已立了家业，姐姐只该同到临贺寻块好地，葬了姐夫，就在临贺住下，相傍做人家，也好时常照管，岂非两便？”小姐道：“我是女人家，又是子身孀居，巴不得依傍着亲眷。但得安居，便是住足之地。那德庆也不是我家乡，还去做甚？只凭着兄弟主张，就在临贺同住了，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，大事便定，吾心安矣。”

元来商小姐无出，有滕婢生得两个儿子，绝是幼小，全仗着商功父提拨行动。当时计议已定，即便收拾家私，一起望临贺进发。少时来到，商功父就在自己住的宅边，寻个房舍，安顿了姐姐与两个小外甥。从此两家相依，功父母亲与商小姐两人，朝夕为伴，不是我到你家，便是你到我家，彼此无间。商小姐中年寡居，心贪安逸，又见兄



弟能事，是件周到停当，遂把内外大小之事，多托与他执料，钱财出入，悉凭其手，再不问起数目。又托他与贾成之寻阴地，造坟安葬，所费甚多。商功父赋性慷慨，将着贾家之物作为己财，一律挥霍。虽有两个外甥，不是姐姐亲生，亦且是乳臭未除，谁人来稽查得他？商功父正气的人，不是要存私，却也只趁着兴头，自做自主，象心象意，那里还分别是你的我的？久假不归，连功父也忘其所以。贾廉访昔年设心拐去的东西，到此仍还与商家用度了。这是羹里来的饭里去，天理报复之常，可惜贾廉访眼里不看得见。

一日，商功父患了伤寒症候，身子热极。忽觉此身飘浮，直出帐顶，又升屋角，渐渐下来，恣行旷野。茫茫恰象海畔一般，并无一个伴侣。正散荡间，忽见一个公吏打扮的走来，相见已毕，问了姓名。公吏道：“郎君数未该到此。今有一件公事，郎君会当来看看，请到府中走走。”商功父不知甚么地方，跟着这公吏便走，走到一个官府门前，见一个囚犯，头戴黑帽，颈荷铁枷，在西边两扇门外。仔细看这门，是个狱门。但见：阴风惨惨，杀气霏霏。只闻鬼哭神号，不见天清日朗。狰狞隶卒挨肩立，蓬垢囚徒侧目窥。凭教铁汉消魂，任是狂夫失色。商功父定睛看时，只见这囚犯处，左右各有一人，执着大扇相对而立，把大扇一挥，这枷的囚犯叫一声“啊呵！”登时血肉糜烂，淋漓满地，连囚犯也不见，只剩得一个空枷。少歇须臾，依然如旧。功父看得浑身打颤，呆呆立着。那个囚犯忽然张目大呼道：“商六十五哥，认得我否？”功父仓卒间，不曾细认，一时未得答应。囚犯道：“我乃贾廉访也，生



前做得亏心事颇多，今要一一结证。诸事还一时了不来，得你到此，且与我了结一件。我昔年取你家财，阳世间偿还已差不多了，阴间未曾结绝得。多一件多受一样苦，今日烦劳你写一供状，认是还足，我先脱此风扇之苦。”说罢，两人又是一扇，仍如起初狼藉一番。

功父好生不忍，因听他适间之言。想起家里事体来道：“平时曾见母亲说，向年间被人赚去家资万两，不知是谁。后来有人传说是贾廉访，因为亲眷家，不信有这事。而今听他说起来，这事果然真了，所以受此果报。看他这般苦楚，吾心何安？况且我家受姐夫许多好处，而今他家家事见在我掌握之中，元来是前缘合当如此。我也该递个结状，解他这一桩公案了。”就对囚犯说道：“我愿供结状。”囚犯就求旁边两人取纸笔递与功父，两人见说肯写结状，便停了扇不扇。功父看那张纸时，原已写得有字，囚犯道：“只消勇勇押个字就是了。”功父依言提起笔来写个花押，递与囚犯。两人就伸手来在囚犯处接了，便喝道：“快进去！”囚犯对着功父大哭道：“今与舅舅别了，不知几时得脱。好苦！好苦！”一头哭，一头被两个执扇的人赶入狱门。

功父见他去了，叹息了一回，信步走出府门外来。只见起初同来这个公吏，手执一符，引着卒徒数百，多象衙门执事人役，也有搦旗的，也有打伞的，前来声诺，恰似接新官一般。功父心疑，那公吏走上前行起礼来，跪着禀白道：“泰山府君道：‘郎君刚正好义，既抵阴府，不宜空回，可暂充贺江地方巡按使者！’天符已下，就请起程。”功父身不自由，未及回答，吏卒前导，已行至江上。空中



所到之处，神祇参谒。但见华盖山、目岩山、白云山、荣山、歌山、泰山、蒙山、独山许多山神，昭潭洞、平乐溪、考磐涧、龙门滩、感应泉、漓江、富江、荔江许多水神，多来以次相见，待功父以上司之礼，各执文簿呈递。公吏就请功父一一查勘。查有境中某家，肯行好事，积有年数，神不开报，以致久受困穷。某家惯作歹事，恶贯已盈，神不开报，以臻尚享福泽。某家外假虚名，存心不善，错认做好人，冒受好报。某家迹蒙暧昧，心地光明，错认做歪人，久行废弃。以致山中虎狼食人，川中波涛溺人，有冥数不该，不行分别误伤性命的，多一一诘责，据案部判。随人善恶细微，各彰报应。诸神奉职不谨，各量申罚。诸神诺诺连声，尽服公平。迤邐到封州大江口，公吏禀白道：“公事已完，现有福神来迎，明公可回驾了。”就空中还到贺州，到了家里，原从屋上飞下，走入床中，一身冷汗，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汗出不止，病已好了。

功父伸一伸腰，挣一挣眼，叫声“奇怪！”走下床来，只见母、妻两人，正把玄天上帝画像挂在床边，焚香祷请。元来功父身子眠在床上，昏昏不知人事，叫问不应，饮食不进，不死不活，已经七昼夜了。母、妻见功父走将起来，大家欢喜道：“全仗圣帝爷爷保佑之力。”功父方才省得公吏所言福神来迎，正是家间奉事圣帝之应。功父对母、妻把阴间所见之事，一一说来。母亲道：“向来人多传说道是这老儿拐去我家东西，因是亲家，决不敢疑心。今日方知是真，却受这样恶报，可见做人在财物上不可欺心如此。”正嗟叹间，商小姐恰好到来，问兄弟的病信，见说走起来了，不胜欢喜。商功父见了姐姐，也说了阴间所见。



商小姐见说公公如此受苦，心中感动，商议要设建一个醮坛，替廉访解释罪业。功父道：“正该如此，神明之事，灼然可畏。我今日亲经过的，断无虚妄。”依了姐姐说，择一个日子，总是做贾家钱钞不着，建启一场黄箬大醮，超拔商、贾两家亡过诸魂，做了七昼夜道场。功父梦见廉访来谢道：“多蒙舅舅道力超拔，两家亡魂，俱得好处托生，某也得脱苦狱，随缘受生去了。”功父看去，廉访衣冠如常，不是前日蓬首垢面囚犯形容。觉来与合家说着，商小姐道：“我夜来梦见廉访祖公，说话也如此，可知报应是实。”

功父自此力行善事，敬信神佛。后来年到八十余，复见前日公吏，执着一纸文书前来，请功父交代。仍旧卒徒数百人簇拥来迎，一如前日梦里江上所见光景。功父沐浴衣冠，无疾而终，自然入冥路为神道矣。

周亲忍去骗孤孀，到此良心已尽亡。

善恶到头如不报，空中每欲借巡江。

## 卷二十一 许蔡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

狱本易冤，况于为盗？

若非神明，鲜不颠倒！

话说天地间事，只有狱情最难测度。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，认是这等了，坐在上面，只是敲打。自古道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任是什么事情，只是招了。见得说道：“重大之狱，三推六问。”大略多守着现成的案，能有几



个伸冤理枉的？至于盗贼之事，尤易冤人。一心猜是那个人了，便觉语言行动，件件可疑，越辨越像。除非天理昭彰，显应出来，或可明白。若只靠着鞫问一节，尽有屈杀了再无说处的。

记得宋朝隆兴元年，镇江军将吴超守楚州，魏胜在东海与虏人相抗，因缺军中赏赐财物，遣统领官盛彦来取。别将袁忠押了一担金帛，从丹阳来到，盛彦到船相拜，见船中白物堆积，笑道：“财不露白，金帛满舟累累，晃人眼目如此！”袁忠道：“官物甚人敢轻觑？”盛彦戏道：“吾今夜当令壮士来取了去，看你怎地？”袁忠也笑道：“有胆来取，任从取去。”大家一笑而别。是夜果有强盗二十余人跳上船来，将袁将捆缚，掠取船中银四百锭去了。次日袁将到帅府中哭告吴帅，说：“昨夜被统领官盛彦劫去银四百锭，且被绑缚，伏乞追还究治！”吴帅道：“怎见得是盛彦劫去！”袁将道：“前日袁忠船自丹阳来到，盛统领即来相拜。一见银两，便已动心，口说道今夜当遣壮士来取去。袁忠还道他是戏言，不想至夜果然上船，劫掠了四百锭去，不是他是谁？”吴帅听罢，大怒道：“有这样大胆的！即着四个捕盗人将盛彦及随行亲校，尽数绑来。军令严肃，谁敢有违？一千人众，绑入辕门，到了庭下，盛统领请问得罪缘由。吴帅道：“袁忠告你带领兵校劫了他船上银四百锭，还说无罪？”盛彦道：“那有此事！小人虽然卑微，也是个职官，岂不晓得法度，于这样犯死的事？”袁忠跪下来证道：“你日间如此说了，晚间就失了盗，还推得那里去？”盛彦道：“日间见你财物大露，故此戏言，岂有当真做起来的？”吴帅道：“这样事岂可戏



得？自然有了这意思，方才说那话。”盛彦慌了，道：“若小人要劫他，岂肯先自泄机？”吴帅怒道：“正是你心动火了，口里不觉自露。如此大事，料你不肯自招！”喝教用起刑来。盛彦杀猪也似叫喊冤屈。吴帅那里肯听，只是严加拷掠，备极惨酷。盛彦熬刑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不合见银动念，带领亲兵夜劫是实。”因把随来亲校逐个加刑起来，其间有认了的，有不认的。那不认的，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，有甚用处？不由你不葫芦提，一概画了招伏。及至追究原赃，一些无有。搜索行囊已遍，别无踪迹。又把来加上刑法，盛统领没奈何，信口妄言道：“即时有个亲眷到湖湘，已尽数付他贩鱼米去了。”吴帅写了口词，军法所系，等不到赃到成狱，三日内便要押付市曹，先行梟首示众。盛统领不合一时取笑，到了这个地位。正是：

浑身是口不能言，遍体排牙说不得。

且说镇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户，姓王名林，素性无赖，专一在扬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钱的勾当。有妻治客年少，当垆沽酒，私下顺便结识几个倜傥的走动走动。这一日，王林出去了，正与邻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调情，搂着要干那话。怎当得七岁的一个儿子在房中顽耍，不肯出去，王妻骂道：“小业种，还不走了出去？”那儿子顽到兴头上，那里肯走？年纪虽小，也到晓得些光景，便苦毒道：“你们自要入辰，干我甚事？只管来碍着我！”王妻见说着病痛，自觉没趣，起来赶去一顿栗暴，又将出去。小孩子被打得疼了，捧着头号天号地价哭，口里千入辰万入辰的喊，恼得王妻性起，且丢着汉子，抓了一条面杖赶来打他。小孩子一头喊一头跑，急急奔出街心，已被他头上捞了一下。小



孩子护着痛，口里嚷道：“你家干得甚么好事？到来打我！好端端的灶头拆开了，偷别人家许多银子放在里头遮好了，不要讨我说出来！”呜哩呜喇的正在嚷处，王妻见说出海底眼，急走出街心，拉了进去。早有做公的听见这话，走去告诉与伙计道：“小孩子这句话，造不出来的，必有缘故。目令袁将官失了银四百锭，冤着盛统领劫了，早晚处决，不见赃物。这个王林乃是惯家，莫不有些来历么？我们且去察听个消息。”约了五六个伙伴，到王林店中来买酒吃。吃得半阑，大叫道：“店主人！有鱼肉回些我们下酒。”王妻应道：“我店里只是腐酒，没有荤菜。”做公的道：“又不白吃了你们的，为何不肯？”王妻道：“家里不曾有得，变不出来，谁说白吃！”一个做公的，便倚着酒势，要来寻非，走起来道：“不信没有，待我去搜看！”望着内里便走，一个赶来相劝，已被他抢入厨房中，故意将灶上一撞，撞下一块砖来，跌得粉碎。王妻便发话道：“谁人家没个内外？怎吃了酒没些清头，赶到人家厨房中灶砧，多打碎了！”做公的回嗔作喜道：“店家娘子，不必发怒，灶砧小事，我收拾好还你。”便把手去摸那碎处，王妻慌忙将手来遮掩道：“不妨事，我们自有修罢！”做公的看见光景有些尴尬，不由分说，索性用力一推，把灶角多推塌了，里面露出白晃晃大锭银子一堆来，胡哨一声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众人一齐起身赶进来看见，先把王妻拴起，正要根究王林，只见一个人撞将进来道：“谁在我家罗唆！”众人看去，认得是王林，喝道：“拿住！拿住！”王林见不是头，转身要走。众做公的如鹰拿燕雀，将索来绑缚了。一齐动手，索性把灶头扒开，取出银子，数一数看，四百



锭多在，不曾动了一些，连人连赃，一起解到帅府。吴帅取问口词，王林招说：“打劫袁将官船上银两是实。”推究党与，就是平日与妻子往来的邻近的一伙恶少年，共有二十余人。密地擒来，不曾脱了一个。招情相同，即以军法从事，立时枭首，妻子官卖。方才晓得前日屈了盛统领并一干亲校，放了出狱。若不是这日王林败露，再隔一晚，盛统领并亲校的头，多不在颈上了。

可见天下的事，再不可因疑心妄坐着人的。而今也为一桩失盗的事，疑着两个人，后来却得清官辨白出来，有好些委曲之处，待小子试说一遍：

讼狱从来假，翻令梦寐真。

莫将幽暗事，冤却眼前人。

话说国朝正德年间，陕西有兄弟二人，一个名唤王爵，一个名唤王禄。祖是个贡途知县，致仕在家。父是个盐商，与母俱在堂。王爵生有一子，名一皋，王禄生有一子，名一夔。爵、禄两人幼年俱读书，爵进学为生员。禄废业不成，却精干商贾榷算之事，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，见他能事，后来其父不出去了，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。随行两个家人，一个叫做王恩，一个叫做王惠，多是经历风霜、惯走江湖的人。王禄到了山东，主仆三个，眼明手快，算计过人，撞着时运又顺利，做去就是便宜的，得利甚多。

自古道：饱暖思淫欲。王禄手头饶裕，又见财物易得，使思量淫荡起来。接着两个表子，一个唤做天天，一个唤做蓁蓁，嫖宿情浓，索性兑出银子来包了他身体。又与家人王恩、王惠各娶一个小老婆，多拣那少年美貌的。名虽



为家人媳妇，服侍天天、蓁蓁，其实王禄轮转歇宿，反是王恩、王惠到手的时节甚少。兴高之时，四个弄做一床，大家淫戏，彼此无忌。日夜欢歌，酒色无度，不及二年，遂成劳怯，一丝两气，看看至死。王禄自知不济事了，打发王恩寄书家去与父兄，叫儿子王一夔同了王恩到山东来交付账目。

王爵看书中说得银子甚多，心里动了火，算计道：“侄儿年纪幼小，便去也未必停当；况且病势不好，万一等不得，却不散失了银两？”意要先赶将去，却交儿子一夔相伴一夔同走。遂吩咐王恩道：“你慢慢与两位小官人收拾了一同后来，待我星夜先自前去见二官人则个。”只因此去，有分交：白面书生，遽作离乡之鬼，缁衣佛子，翻为入狱之囚。正是

福无双至犹难信，祸不单行果是真。

不为弟兄多滥色，怎教双丧异乡身？

王爵不则一日，到了山东，寻着兄弟王禄，看见病虽沉重，还未曾死。元来这些色病，固然到底不救，却又一时不死，最有清头的。幸得兄弟两个还及相见，王禄见了哥哥，吊下泪来。王爵见了兄弟病势已到十分，涕泣道：“怎便狼狈至此？”王兄道：“小弟不幸，病重不起，忍着死专等亲人见面。今吾兄已到，弟死不恨了。”王爵道：“贤弟在外日久，营利甚多，皆是贤弟辛苦得来。今染病危急，万一不好，有甚遗言回复父母？”王禄道：“小弟远游，父母兄长跟前有失孝悌，专为着几分微利，以致如此。闻兄说我辛苦，只这句话，虽劳不怨了。今有原银一千两，奉还父母，以代我终身之养。其余利银三千余两，



可与我儿一夔一半，侄儿一皋一半，两分分了。幸得吾兄到此，银既有托，我虽死亦瞑目地下矣。”吩咐已毕，王爵随叫家人王惠将银子查点已过。王禄多说了几句话，渐渐有声无气，挨到黄昏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入的气，呜呼哀哉！伏维尚飨。

王爵与王惠哭做了一团，四个妇人也陪出了哀而不伤的眼泪。王爵着王惠去买了一副好棺木盛贮了，下棺之时，王爵推说日辰有犯，叫王惠监视着四个妇女做一房锁着，一个人不许来看，殓殓好了，方放出来。随去唤那夭夭、蓁蓁的鸨儿到来，写个领字，领了回去。还有这两个女人，也叫元媒人领还了娘家。也不管眼前的王惠有些不舍得，身后的王恩不曾相别得，只要设法轻松了便当走路。当下一面与王惠收拾打叠起来，将银五百两装在一个大匣之内，将一百多两零碎银子、金首饰二副放在随身行囊中，一路使用。王惠疑心，问道：“二官人许多银两，如何只有得这些？”王爵道：“恐怕路上不好走，多的我自有妙法藏过，到家便有，所以只剩这些在中外边。”王恩道：“大官人既有妙法，何不连这五百两也藏过？路上盘缠勾用罢了。”王爵道：“一个大客商尸棺回去，难道几百两银子也没有的？别人疑心起来，反要搜根剔齿，便不妙了。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，也勾看得沉重，别人便不再疑心还有什么了。”王惠道：“大官人见得极是。”

计较已定，去雇起一辆车来，车户唤名李旺。车上载着棺木，满贮着行李，自己与王惠，短拨着牲口骑了，相傍而行。一路西来，到了曹州东关饭店内歇下，车子也推来安顿在店内空处了。车户李旺行了多日，习见匣子沉重，



晓得是银子在内，起个半夜，竟将这一匣抱着，趁人睡熟时离了店内，连车子撇下逃了出去。比及天明客起，唤李旺来推车，早已不知所向，急简点行李物件，止不见了匣子一个。王爵对店家道：“这个匣子装着银子五百两在里头，你也脱不得干系。”店家道：“若是小店内失窃了，应该小店查还。今却是车户走了，车户是客人前途雇的，小店有何干涉？”王爵见他说得有理，便道：“就与你无干，也是在你店内失去，你须指引我们寻他的路头。”店家道：“客人，这车户那里雇的？”王惠道：“是省下雇来的北地里回头车子。”店家道：“这等，他不往东去，还只在西去的路上。况且身有重物，行走不便，作速追去，还可擒获。只是得个官差回去，追获之时，方无疏失。”王爵道：“这个不打紧，我穿了衣中，与你同去禀告州官，差个快手便是。”店家道：“原来是一位相公，一发不难了。”问问州官，却也是个陕西人。王爵道：“是我同乡更妙。”

王爵写个帖子，又写着一纸失状。州官见是同乡，分外用情，即差快手李彪随着王爵跟捕贼人，必要擒获，方准销牌。王爵就央店家另雇了车夫，推了车子，别了店家，同公差三个人一起走路。到了开河集上，王爵道：“我们带了累堆物事，如何寻访？不若寻一大店安下了，住定了身子，然后分头缉探消息方好。”李彪道：“相公极说得有理。我们也不是一日访得着的，访不着，相公也去不成。此间有个张善店极大，且把丧车停在里头，相公住起两日来。我们四下寻访，访得影响，我们回复相公，方有些起倒。”王爵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叫王惠吩咐车夫，竟把车子推入张善店内。店主人出来接了，李彪吩咐道：“这



位相公是州里爷的乡里，护丧回去，有些公干，要在此地方停住两日。你们店里拣洁净好房收拾两间，我们歇宿，须要小心承值。”店主张善见李彪是个公差，不敢怠慢，回言道：“小店在这集上，算是宽敞的。相公们安心住几日就是。”一面摆出常例的酒饭来。王爵自居上房另吃，王惠与李彪同吃。吃过了，李彪道：“日色还早，小人去与集上一班做公的弟兄约会一声，大家留心一访。”王爵道：“正该如此，访得着了，重重相谢。”李彪道：“当得效劳。”说罢自去了。

王爵心中闷闷不乐，问店主人道：“我要到街上闲步一回，没个做伴，你与我同走走。”张善道：“使得。”王爵留著王惠看守行李房卧，自己同了张善走出街上来。在闹热市里挤了一番，王爵道：“可引我到幽静处走走。”张善道：“来，来，有个幽静好去处在那里。”王爵随了张善在野地里穿将去，走到一个所在，乃是个尼庵。张善道：“这里甚幽静，里边有好尼姑，我们进去讨杯茶儿吃吃。”张善在前，王爵在后，走入庵里。只见一个尼僧在里面踱将出来。王爵一见，惊道：“世间有这般标致的！”怎见得那尼僧标致？尖尖发印，好眉目新剃光头：窄窄缁袍，俏身躯雅裁称体。樱桃樊素口，芬芳吐气只看经：杨柳小蛮腰，袅娜逢人旋唱诺。似是摩登女来生世，那怕老阿难不动心！

王爵看见尼姑，惊得荡了三魂，飞了七魄。固然尼姑生得大有颜色，亦是客边人易得动火。尼姑见有客来，趋路迎进拜茶。王爵当面相对，一似雪狮子向火，酥了半边，看看软了，坐间未免将几句风话撩他。那尼姑也是见多识



广的，公然不拒。王爵晓得可动，密怀有意。一盏茶罢，作别起身。同张善回到店中来。暗地取银一锭，藏在袖中，叮咛王惠道：“我在此闷不过，出外去寻个乐地适兴，晚间回不回来也不可。店家问时，只推不知。你伴着公差好生看守行李。”王惠道：“小人晓得，官人自便。”

王爵撇了店家，回身重到那个庵中来。尼姑出来见了，道：“相公方才别得去，为何又来？”王爵道：“心里舍不得师父美貌，再来相亲一会。”尼姑道：“好说。”王爵道：“敢问师父法号？”尼姑道：“小尼贱名真静。”王爵笑道：“只怕树欲静而风不宁，便动动也不妨。”尼姑道：“相公休得取笑。”王爵道：“不是取笑，小生客边得遇芳客，三生有幸。若便是这样去了，想也教人想杀了。小生寓所烦杂，敢具白银一锭，在此要赁一间闲房住几晚，就领师父清诲，未知可否？”尼姑道：“闲房尽有，只是晚间不便，如何？”王爵笑道：“晚间宾主相陪，极是便的。”尼姑也笑道：“好一个老脸皮的客人！”元来那尼姑是个经弹的班鸠，着实在行的，况见了白晃晃的一锭银子，心下先自要了。便伸手来接着银子道：“相公果然不嫌此间窄陋，便住两日去。”王爵道：“方才说要主人晚间相陪的。”尼姑微笑道：“穷货！谁说道叫你独宿？”王爵大喜，彼此心照。是夜就与真静一处宿了，你贪我爱，颠鸾倒凤，恣行淫乐，不在话下。睡到次日天明，来到店中看看，打发差人李彪出去探访，仍留王惠在店。傍晚又到真静处去了，两下情浓，割扯不开。王惠与李彪见他出去外边歇宿，只说是在花柳人家，也不查他根脚。店主人张善一发不干他己事，只晓他不在店里宿罢了。



如此多日，李彪日日出去，晚晚回店，并没有些消息。李彪对王爵道：“眼见得开河集上地方没影踪，我明日到济宁密访去。”王爵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就秤些银子与他做盘缠，打发他去了。又转一个念头道：“缉访了这几时，并无下落。从来说做公人的捉贼放贼，敢是有弊在里头？”随叫王惠：“可赶上去，同他一路走，他便没做手脚处。”王惠领命也去了。王爵剩得一个在店，思量道“行李是要看守的，今晚须得住在这里。”日间先走去与尼姑说了今夜不来的缘故，真静恋恋不舍。王爵只得硬了肚肠，别了到店里来。店家送些夜饭吃了，收拾歇宿。店家并叠了家伙，关好了店门，大家睡去。

一更之后，店主张善听得屋上瓦响，他是个做经纪的人，常是提心吊胆的，睡也睡得惺忪，口不做声，嘿嘿静听。须臾之间，似有个人在屋檐上跳下来的声响。张善急披了衣服，跳将起来，口里喊道：“前面有甚响动？大家起来看看！”张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，慌忙走出外边。脚步未到时，只听得劈扑之声，店门已开了。张善晓得着了贼，自己一个人不敢追出来，心下想道：“且去问问王家房里看。”那王爵这间的住房门也开了，张善连声叫：“王相公！王相公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快起来点行李！不见有人应。只见店外边一个人气急咆哮的走进来道：“这些时怎生未关店门，还在这里做甚么？”张善抬头看时，却是快手李彪。张善道：“适间响动，想是有贼，故来寻问王相公。你到济宁去了，为何转来？”李彪道：“我吊下了随身腰刀在床铺里了，故连忙赶回拿去。既是响动，莫不失所了甚么？”张善道：“正要去问王相公。”李彪道：“大



家去叫他起来。

走到王爵卧房内，叫声不应，点火来看，一齐喊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元来王爵已被杀死在床上。李彪呆了道：“这分明是你店里的缘故了。见我每二人多不在，他是秀才家孤身，你就算计他了。”张善也变了脸道：“我每睡梦里听得响声，才起来寻问，不见别人，只见你一个。你既到济宁去，为何还在？这杀人事，不是你，倒说是我？”李彪气得眼睁道：“我自掉了刀转来寻的，只见你夜晚了还不关门，故此问你，岂知你先把人杀了！”张善也战抖抖的怒道：“你有刀的，怕不会杀了人，反来赖我！”李彪道：“我的刀须还在床上，不曾拿得在手里。”随走去床头取了出来，灯下与张善看道：“你们多来看看，这可是方才杀人的？血迹也有一点半点儿？”李彪是公差人，能说说能话，张善那里说得他过？嚷道：“我只为赶贼，走起来不见别贼，只撞着的是你！一同叫到房里，才见王秀才杀死，怎赖得我？”两个人彼此相疑，大家混争，惊起地方邻里人等多来问故。两个你说一遍，我说一遍。地方见是杀人公事，道：“不必相争，两下都走不脱。到了天明，一同见官去。”把两个人拴起了，收在铺里。

一霎时天明，地方人等一齐解到州里来。知州开学，地方带将过去。禀说是人命重情。州官问其缘由，地方人说：“客店内晚间杀死了一个客人，这两个人互相疑推，多带来听爷究问。”李彪道：“小人就是爷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缉贼的公差。因停在开河集张善店内，缉访无踪。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人王惠前往济宁广缉，留得王秀才在下处。店家看见单身，贪他行李，把来杀了。”张善道“小



人是个店家，歇下王秀才在店几日了。只因访贼无踪，还未起身，昨日打发公差与家人到济宁去了，独留在店，小人晚间听得有人开门响，这是小人店里的干系，起来寻问。只见公差重复回店，说是寻刀，当看王秀才时，已被杀死。”知州问李彪道：“你既去了，为何转来，得知店家杀了王秀才？”李彪道：“小人也不知。小人路上记起失带了腰刀，与同行王惠说知，叫他前途等候，自己转来寻的。到得店中，已自更余。只见店门不关，店主张善正在店里慌张。看王秀才已被杀了，不是店家杀了是谁？”知州也决断不开，只得把两人多用起刑来。李彪终久是衙门中人，说话硬浪，又受得刑起。张善是经纪人，不曾熬过这样痛楚的，当不过了，只得屈招道：“是小人见财起意，杀了王秀才是实。”知州取了供词，将张善发下死囚牢中，申详上司发落，李彪保候听结。

且说王惠在济宁饭店宿歇，等李彪到了一同访缉。第二日等了一日，不见来到，心里不耐烦起来，回到开河来问消息。到得店中，只见店家嚷成一片，说是王秀才被人杀了，却叫我家问了屈刑！王惠只叫得苦，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，颈下殓刀，已做了两截了。王惠号啕大哭了一场，急简点行李，已不见了银子八十两、金首饰二副。王惠急去买副棺木，盛贮了尸首，恐怕官府要相认，未敢钉盖。且就停在店内，排个座位，朝夕哭奠。已知张善在狱，李彪保候，他道：“这件事，一来未有原告，二来不曾报得失败，三来未知的是张善谋杀，下面官府未必有力量归结报得冤仇，须得上司告去，才得明白。”闻知察院许公善能断无头事，恰好巡按到来，遂写下一张状子，赴察院案



下投告。

那个察院，就是河南灵宝有名的许尚书襄毅公。其时在山东巡按，见是人命重情，批与州中审解。州中照了原招，只坐在张善身上，其赃银侯追。张善当官怕打，虽然一口应承，见了王惠，私下对他着实叫屈。且诉说那晚门响撞见李彪的光景，连王惠心里也不能无疑，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个。一同解到察院来，许公看了招词，叫起两下一问，多照前日说了一番说话。许公道：“既然张善还扳着李彪，如何州里一口招了？”张善道：“小人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招。其实小人是屋主，些小失脱，还要累及小人追寻，怎么敢公然杀死了人藏了财物？小人待躲到那里去？那日开门时，小人赶起来，只见李彪撞进来的。怎到不是李彪，却栽在小人身上？”李彪道：“小人是个官差，州里打发小人随着王秀才缉贼的。这秀才是小人的干系，杀了这秀才，怎好回得州官？况且小人掉了腰刀转身来寻的，进门时，手中无物，难道空拳头杀得人？已后床头才取刀出来，众目所见的，须不是杀人的刀了。人死在张善店里，不问张善问谁？”许公叫王惠问道：“你道是那一个？”王惠道：“连小人心里也胡突，两下多疑，两下多有辨，说不得是那一个。”许公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两个都不是，必有别情。”遂援笔判道：“李彪、张善，一为根寻，一为店主，动辄牵连，肯杀人以自累乎？必有别情，监候审夺。”

当下把李彪、张善多发下州监。自己退堂进去，心中只是放这事不下。晚间朦胧睡去，只见一个秀才同着一个美貌妇人前来告状，口称被人杀死了。许公道：“我正要



问这事。”妇人口中说出四句道：

无发青青，彼此来争，土上鹿走，只看夜明。

许公点头记着，正要问其详细，忽然不见。吃了一惊，飒然觉来，乃是一梦。那四句却记得清清的，仔细思之，不解其意，但忖道：“妇人口里说的，首句有无发二字，妇人无发，必是尼姑也。这秀才莫不被尼姑杀了？且待明日细审，再看如何。这诗句必有应验处。”

次日升堂，就提张善一起再问。人犯到了案前，许公叫张善起来问道：“这秀才自到你店中，晚间只在店中歇宿的么？”张善道：“自到店中，就只留得公差与家人在店歇宿，他自家不知那里去过夜的。直到这晚，因为两人多差往济宁，方才来店歇宿，就被杀了。”许公道：“他曾到本地甚么庵观去处么？”张善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这秀才初到店里，要在幽静处闲走散心，曾同了小人尼庵内走了一遭。”许公道：“庵内尼姑，年纪多少？生得如何？”张善道：“一个少年尼僧，生得美貌。”许公暗喜道：“事有因了。”又问道：“尼僧叫得甚么名字？”张善道：“叫得真静。”许公想着，拍案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梦中头两句‘无发青青，彼此来争’，无发二字，应了尼僧；下面青字配个争字，可不是‘静’字？这人命只在真静身上。”就写个小票，拏了一根签，差个公人李信，速拿尼僧真静解院。

李信承了签票，竟到庵中来拿。真静慌了，问是何因。李信道：“察院老爷要问杀人公事，非同小可。”真静道：“爷爷呵！小庵有甚么杀人事体？”李信道：“张善店内王秀才被人杀了，说是曾在你这里走动的，故来拿你去勘问。”真静惊得木呆，心下想到：“怪道王秀才这两晚不来，



元来被人杀了。苦也！苦也！”求告李信道：“我是个女人，不出庵门，怎晓得他店里的事？牌头怎生可怜见，替我回复一声，免我见官，自当重谢。”李信道：“察院要人，岂同儿戏！我怎生方便得？”真静见李信不肯，娇啼宛转，做出许多媚态来，意思要李信动心，拚着身子陪他，就好讨个方便。李信虽知其意，惧怕衙门法度，不敢胡行。只好安慰他道：“既与你无干，见见官去，自有明白，也无妨碍的。”拉着就走。

真静只得跟了，解至察院里来。许公一见真静，拍手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此即梦中之人也！煞恁奇怪！”叫他起来，跪在案前，问道：“你怎生与王秀才通奸，后来他怎生杀了，你从实说来，我不打你。有一句含糊，就活敲死了！”满堂皂隶雷也似吆喝一声。真静年纪不上廿岁，自不曾见官的，胆子先吓坏了。不敢隐瞒，战抖抖的道：“这个秀才，那一日到庵内游玩，看见了小尼。到晚来，他自拿了白银一锭，就在庵中住宿。小尼不合留他，一连过了几日，彼此情浓，他口许小尼道，店中有几十两银子，两副首饰，多要拿来与小尼。这一日，说道有事干，晚间要在店里宿，不得来了。自此一去，竟无影响。小尼正还望他来，怎知他被人杀了？”许公看见真静年幼，形容娇媚，说话老实，料道通奸是真，须不会杀的人，如何与梦中恰相符合？及至说所许银两物件之类，又与失赃不差，踌躇了一会，问道：“秀才许你东西之时，有人听见么？”真静道：“在枕边说的话，没人听见。”许公道：“你可曾对人说么？”真静想了一想，通红了脸，低低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不该与这狠厮说！这秀才苦死是他杀了。”许公拍



案道：“怎的说？”真静道：“小尼该死！到此地位，瞒不得了。小尼平日有一个和尚私下往来，自有那秀才在庵中，不招接了他。这晚秀才去了，他却走来，问起与秀才交好之故。我说秀才情意好，他许下我若干银两东西，所以从他。和尚问秀才住处，我说他住在张善大店中。和尚就忙忙的起身去了，这几时也不见来。想必这和和尚走去，就把那秀才来杀了。”许公道：“和尚叫甚名字？”真静道：“叫名无尘。许公听了和尚之名，跌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‘土上鹿走’，不是‘尘’字么！他住在那寺里？”真静道：“住光善寺。”许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里拿和尚无尘，吩咐道：“和尚干下那事，必然走了，就拿他徒弟来问去向。但和尚名多相类，不可错误生事！那尼僧晓得他徒弟名字么？”真静道：“他徒弟名月朗，住在寺后。”许公报详道：“一发是了。梦中道‘只看夜明’，夜明不是月朗么？一个个字多应了。但只拿了月朗便知端的。”

李信领了密旨，去到光善寺拿无尘。果然徒弟回道：“师父几日前不知那里去了。”李信问得这徒弟，就是月朗。一索套了，押到公庭。许公问无尘去向，月朗一口应承道：“他只在亲眷人家，不要惊张，致他走了。小的便与公差去挨出来。”许公就差李信，押了月朗出去访寻。月朗对李信道：“他结拜往来的亲眷甚多，知道在那一家？若晓得是公差访他，他必然惊走。不若你扮做道人，随我沿门化饭。访得的当，就便动手。”李信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下扮做了道人，跟着月朗，走了几日，不见踪迹。来到一村中人家，李信与月朗进去化斋，正见一个和尚在里头吃酒。月朗轻轻对李信道：“这和和尚正是师父无尘。”李信



悄悄去叫了地方，把牌票与他看了，一同闻人去，李信一把拿住无尘道：“你杀人事发了，巡按老爷要你！”无尘说着心病，慌了手脚，看见李信是个道妆，叫道“斋公，我与你并无冤仇，何故首我？”李信扑地一掌打过去道：“我把你这瞎眼的贼秃！我是斋公么？”掀起衣服，把出腰牌来道：“你睁着驴眼认认看！”无尘晓得是公差，欲待要走，却有一伙地方在那里，料走不脱，软软地跟了出来。看见了月朗，骂道：“贼弟子，是你领到这里的？”月朗道：“官府押我出来，我自身也难保。你做了事，须自家当去，我替了你不成？”

李信一同地方押了无尘，伺候许公开堂，解进察院来。许公问他：“你为何杀了王秀才？”无尘初时抵赖，只推不知。用起刑法来，又叫尼姑真静与他对质。真静心里也恨他，便道：“王秀才所许东西，止是对你说得，并不曾与别个讲。你那时狠狠出门，当夜就杀了，还推得那里？”李信又禀他在路上与徒弟月朗互相埋怨的说话。许公叫起月朗来，也要夹他。月朗道：“爷爷，不要夹得。如今首饰银两，还藏在寺中箱里，只问师父便是。”无尘见满盘托出，晓得枉熬刑法，不济事了，遂把具情说出来道：“委实一来忌他占住尼姑，致得尼姑心变了，二来贪他这些财物，当夜到店里去杀了这秀才，取了银两首饰是实。”画了供状，押去，取了八十两原银，首饰二付，封在曹州库中，等待给主。无尘问成死罪。尼姑逐出庵舍，赎了罪，当官卖为民妇。张善、李彪与和尚月朗俱供明无罪，释放宁家。这件事方好明白。若非许公神明，岂不枉杀了人？正是：



两值命途乖，相遭各致猜。

岂知杀人者，原自色中来。

当下王惠禀领赃物，许公不肯，道：“你家两个主人死了，赃物岂是与你领的？你快去原籍，叫了主人的儿子来，方谁领出。”王惠只得叩头而出。走到张善店里，大家叫一声：“侮气！亏青天大老爷追究得出来，不害了平人。”张善烧了平安纸，反请王惠、李彪吃得大醉。王惠次日与李彪说：“前有个兄弟到家接小主人，此时将到，我和你一同过西去迎他，就便访缉去。”李彪应允。王惠将主人棺盖钉好了，交与张善看守。自己收拾了包裹，同了李彪，望着家里进发。行至北直隶开州长垣县地方，下店吃饭。只见饭店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却是前日家去的王恩。王惠叫了一声，两下相见。王恩道：“两个小主人多在里面。”王惠进去叩见一皋、一夔，哭说：“两位老家主多没有了。”备述了这许多事故，三个人抱头哭做一团。哭了多时，李彪上前来劝，二个人却认不得。王惠说：“这是李牌头，州里差他来访贼的。劳得久了，未得影踪。今幸得接着小主人做一路儿行事，也不枉了。目令两棺俱停在开河，小人原匡小主们将到，故与李牌头迎上来。曹州库中现有银八十两，首饰二副，要得主人们亲到，才肯给领。只这一项，盘缠两个棺木回去勾了。只这五百两一匣未有下落，还要劳着李牌头。”王恩道：“我去时，官人尚有偌多银子，怎只说得这些？”王惠道：“银子多是大官人亲手着落，前日我见只有得这些发出来，也曾疑心，问着大官人。大官人回说：‘我自藏得妙，到家便有。’今大官人已故，却无问处了。”王恩似信不信，来对一皋、一夔说：



“许多银两，岂无下落？连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。小主人记在心下，且看光景行去，道路之间，未可发露。”

五个人出了店门，连王惠、李彪多回转脚步，一起走路，重到开河来。正行之间，一阵大风起处，卷得灰沙飞起，眼前对面不见，竟不知东西南北了。五七人互相牵扭，信步行去。到了一个村房，方才歇了足，定一定喘息。看见风沙少静，天色明朗了。寻一个酒店，买碗酒吃再走。见一酒店中，止有妇人在内。王惠抬眼起来，见了一件物事，叫声“奇怪！”即扯着李彪密密说道：“你看店桌上这个匣儿，正是我们放银子的，如何却在这里？必有缘故了。”一皋、一夔与王恩多来问道：“说甚么？”王惠也一一说了。李彪道：“这等，我们只在这家买酒吃，就好相脚手盘问他。”一齐走至店中，分两个座头上坐了。妇人来问：

“客人打多少酒？”李彪道：“不拘多少，随意烫来。”王惠道：“你家店中男人家那里去了？”妇人道：“我家老汉与儿子旺哥昨日去讨酒钱，今日将到。”王惠道：“你家姓甚么？”妇人道：“我家姓李。”王惠点头道：“惭愧！也有撞着的日子！”低低对众人道：“前日车户正叫做李旺。我们且坐在这里吃酒。等他来认。”五个人多磨枪备箭，只等拿贼。

到日西时，只见两个人踉踉跄跄走进店来。此时众人已不吃了酒，在店闲坐。那两个带了酒意问道：“你每一起是甚么人？”王惠认那后生的这一个，正是车户李旺，走起身来一把扭住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四人齐声和道：“我们多是拿贼的。”李旺抬头，认得是王惠，先自软了。



李彪身边取出牌来，明开着车户李旺盗银之事，把出铁链来锁了颈项，道：“我每只管车户里打听，你却躲在这里卖酒！”连老儿也走不脱，也把绳来拴了。李彪终久是衙门人手段，走到灶下取一根劈柴来，先把李旺打一个下马威，问道：“银子那里去了？”李旺是贼皮贼骨，一任打着，只不开口。王惠道：“匣子赃证现在，你不说便待怎么？”正施为间，那店里妇人一眼估着灶前地下，只管努嘴。元来这妇人是李旺的继母，李旺凶狠，不把娘来看待，这妇人巴不得他败露的，不好说得，只做暗号。一皋、一夔看见，叫王惠道：“且慢着打！可从这地下掘看。”王惠掉了李旺，奔来取了一把厨刀，依着指的去处，挖开泥来，泥内一堆白物。王惠喊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王恩便取了匣子，走进来，将银只记件数，放在匣中。一皋、一夔将纸笔来写个封皮封记了，对李彪道：“有劳牌头这许多时，今日幸得成功，人赃俱获。我们一面解到州里发落去。”李彪又去叫了本处地方几个人一路防送，一直到州里来，州官将银当堂验过，收贮库中，候解院过，同前银一并给领。李彪销牌记功，就差他做押解，将一起人解到察院来。

许公开堂，带进，禀说是王秀才的子侄一皋、一夔路上适遇盗银贼人，同公差擒获，一同解到事情。遂将李旺打了三十，发州问罪，同僧人无尘一并结案。李旺父亲年老免科。一皋、一夔当堂同递领状，求批州中同前入库赃物，一并给发。许公谁了，抬起眼来看见一皋、一夔，多少少年俊雅，问他作何生理，禀说“多在学中。”许公喜欢，吩咐道：“你父亲不安本分，客死他乡，几乎不得明白。亏我梦中显报，得了罪人。今你每路上无心又获原贼，似



有神助，你二子必然有福。今得了银子回去，各安心读书向上，不可效前人所为了。”

二人叩谢流泪，就禀说道：“生员每还有一言，父亲未死之时，寄来家书，银数甚多。今被贼两番所盗同贮州库者，不过六百金。据家人王惠所言，此外止有二棺寄顿饭店，并无所有，必有隐弊，乞望发下州中推勘前银下落，实为恩便。”许公道：“当初你父亲随行是那个？”二子道：“只有这个王惠。”许公便叫王惠，问道：“你小主说你家主死时，银两甚多，今在那里了？”王惠道：“前日着落银两，多是大主人王爵亲手搬弄。后来只剩得这些上车，小人当时疑心，就问缘故。主人说：‘我有妙法藏了，但在家中，自然有银。’今可惜主人被杀，就没处问了。小人其实不晓得。”许公道：“你莫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么？”王惠道：“小人孤身在此，途路上那里是藏匿得的所在？况且下在张善店中时，主人还在，止得此行李与棺木，是店家及推车人、公差李彪众目所见的。小人那里存得私？”许公道：“前日王禄下棺时，你在面前么？”王惠道：“大主人道是日辰有犯，不许看见。”许公笑一笑道：“这不干你事，银子自在一处。”取一张纸来，不知写上些甚么，叫门子封好了，上面用颗印印着，付与二子道：“银子在这里头，但到家时开看，即有取银之处了。不可在此耽搁，又生出事端来。”

二子不敢再说，领了出来。回到张善店中，看见两个灵柩，一齐哭拜了一番。哭罢，取了院批的领状，到州中库里领这两项银子。州官凉是同乡，周全其事，衙门人不敢勒掇，一些不少，如数领了。到店中将二十两谢了张善



一向停柩，且累他吃了官司。就央他写雇诚实车户，车运两柩回家。明日置办一祭，奠了两柩。祭物多与了店家与车脚夫，随即起柩而行。不则一日，到了家中。举家号啕，出来接着：

雄纠纠两人次第去，四方方两柩一齐来。一般丧命多因色，万里亡躯只为财。

此时王爵、王禄的父母俱在堂，连祖公公岁贡知县也还康健，闻得两个小官人各接着父亲棺柩回来，大家哭得不耐烦，慢慢说着彼中事体，致死根由，及许公判断许多缘故。合家多感戴许公问得明白，不然几乎一命也没人偿了。其父问起余银、一皋。一夔道：“因是余银不见，禀告许公。许公发得有单，今既到家，可拆开来看了。”遂将前日所领印信小封，一齐拆开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银数既多，非仆人可匿。尔父云藏之甚秘，必在棺中。若虑开棺碍法，执此为照。”看罢，王惠道：“当时不许我每看二官人下棺，后来盖好了，就不见了许多银子，想许爷之言，必然明见。”其父道：“既给了执照，况有我为父的在，开棺不妨。”即叫王惠取器械来，悄悄将王禄灵柩撬开，只见身尸之旁，周围多是白物。王惠叫道：“好个许爷！若是别个昏官，连王惠也造化低了！”一皋、一夔大家动手，尽数取了出来，眼同一兑，足足有三千五百两。内有一千，另是一包，上写道：“还父母原银”，余包多写“一皋、一夔均分”。

合家看见了这个光景，思量他们在外死的苦恼，一齐恸哭不禁，仍把棺木盖好了，银子依言分讷。那个老知县祖公见说着察院给了执照，开棺见银之事，讨枝香来点了，



望空叩头道：“亏得许公神明，仇既得报，银又得归。愿他福祿无疆，子孙受享！”举家顶戴不尽。可见世间刑狱之事，许多隐昧之情，一些遭次不得的。有诗为证：

世间经目未为真，疑似由来易枉人。

寄语刑官须仔细，狱中尽有负冤魂。

##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

诗曰：

最是富豪子弟，不知稼穡艰难。

悖入必然悖出，天道一理循环。

话说宋时汴京有一个人姓郭名信。父亲是内诸司官，家事殷富。止生得他一个，甚是娇养溺爱。从小不教他出外边来的，只在家中读些点名的书。读书之外，毫厘世务也不要他经涉。到了十六八岁，未免要务了声名，投拜名师。其时有个蔡元中先生，是临安人，在京师开馆。郭信的父亲出了礼物，叫郭信从他求学。那先生开馆去处，是个僧房，颇极齐整。郭家就赁了他旁舍三间，亦甚幽雅。郭信住了，心里不像意，道是不见华丽。看了舍后一块空地，另外去兴造起来。总是他不知数目，不识物料，凭着家人与匠作扶同破费，不知用了多少银两，他也不管。只见造成了几间，妆饰起来，弄得花簇簇的，方才欢喜住下了。终日叫书童打扫门窗梁柱之类，略有点染不洁，便要匠人连夜换得过，心里方掉得下。身上衣服穿着，必要新的，穿上了身，左顾右盼，嫌长嫌短。甚处不慰贴，一些



不当心里，便别买段匹，另要做过。鞋袜之类，多是上好绫罗，一有微污，便丢下另换。至于洗过的衣服，决不肯再着的。

彼时有赴京听调的一个官人，姓黄，表字德琬。他的寓所，恰与郭家为邻，见他行径如此，心里不然。后来往来得熟了，时常好言劝他道：“君家后生年纪，未知世间苦辣。钱财入手甚难，君家虽然富厚，不宜如此枉费。日复一日，须有尽时，日后后手不上了，悔之无及矣。”郭信听罢，暗暗笑他道：“多是寒酸说话。钱财那有用得尽的时节？吾家田产不计其数，岂有后手不上之理？只是家里没有钱钞，眼孔子小，故说出这等议论，全不晓得我们富家行径的。”把好言语如风过耳，一毫不理，只依着自己性子行去不改。黄公见说不听，晓得是纵惯了的，道：“看他后来怎生结果！”得了官，自别过出京去了，以后绝不相闻。

过了五年，有事干又到京中来，问问旧邻，已不见了郭家踪迹。偌大一个京师，也没处查访了。一日，偶去拜访一个亲眷，叫做陈晨。主人未出来，先叩门馆先生出来陪着。只见一个人葳葳蕤蕤踱将出来，认一认，却是郭信。戴着一顶破头巾，穿着一身蓝褛衣服，手臂颤抖抖的叙了一个礼，整椅而坐。黄公看他脸上饥寒之色，殆不可言，惻然问道：“足下何故在此？又如此形状？”郭信叹口气道：“谁晓得这样事？钱财要没有起来，不消用得完，便是这样没有了。”黄公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郭信道：“自别尊颜之后，家父不幸弃世。有个继娶的晚母，在丧中罄卷所有，转回娘家。第二日去问，连这家多搬得走了，不知去



向。看看家人，多四散逃去，剩得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了。还亏得识得几个字，胡乱在这主家教他小学生度日而已。”黄公道：“家财没有了，许多田业须在，这是偷不去的。”郭信道：“平时不曾晓得田产之数，也不认得田产在那一块所在。一经父丧，薄籍多不见了，不知还有一亩田在那里。”黄公道：“当初我曾把好言相劝，还记得否？”郭信道：“当初接着东西使用，那管他来路是怎么样的？只道到底如此。见说道要惜费，正不知惜他做甚么。岂知今日一毫也没来处了！”黄公道：“今日这边所得束之仪多少？”郭信道：“能有多少？每月千钱，不勾充身。图得个朝夕糊口，不去寻柴米就好了。”黄公道：“当时一日之用，也就有一年馆资了。富家儿女到此地位，可怜！可怜！”身边恰带有数百钱，尽数将来送与他，以少见故人之意。少顷，主人出来，黄公又与他说了郭信出身富贵光景，教好看待他。郭信不胜感谢，捧了几百钱，就象获了珍宝一般，紧紧收藏，只去守那冷板凳了。

看官，你道当初他富贵时节，几百文只与他家赏人也不爽利。而今才晓得是值钱的，却又迟了。只因幼年时不知稼穡艰难，以致如此。到此地位，晓得值钱了，也还是有受用的。所以说败子回头好作家也。小子且说一回败子回头的正话

无端浪子昧持筹，偌大家缘一旦休。

不是丈人生巧计，夫妻怎得再同俦？

话说浙江温州府有一个公子姓姚，父亲是兵部尚书。丈人上官翁也是显宦。家世富饶，积累巨万。周匝百里之内，田圃池塘、山林川薮，尽是姚氏之业。公子父母俱亡，



并无兄弟，独主家政。妻上官氏，生来软默，不管外事，公子凡事凭着自性而行。自恃富足有余，豪奢成习。好往来这些淫朋狎友，把言语奉承他，哄诱他，说是自古豪杰英雄，必然不事生产，手段慷慨，不以财物为心，居食为志，方是侠烈之士。公子少年心性，道此等是好言语，切切于心。见别人家算计利息。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，便道齷齪小人，不足指数的。又懒看诗书，不习举业，见了文墨之士，便头红面热，手足无措，厌憎不耐烦，远远走开。只有一班捷给滑稽之人，利口便舌，胁肩谄笑，一日也少不得。又有一班猛勇骁悍之辈，擅拳舞袖，说强夸胜，自称好汉，相见了便觉分外兴高，说话处脾胃多燥，行事时举步生风。是这两种人才与他说得话着。有了这两种人，便又去呼朋引类，你荐举我，我荐举你，市井无赖少年，多来倚草俯木，献技呈能，掇臀捧屁。公子要人称扬大量，不论好歹，一概收纳。一出一入，何止百来个人扶从他？那百来个人多吃着公子，还要各人安家，分到按月衣粮。公子皆千欢万喜，给派不吝，见他们拿得家去，心里方觉爽利。

公子性好射猎，喜的是骏马良弓。有门客说道何处有名马一匹，价值千金，日走数百里，公子即使如数发银，只要买得来，不争价钱多少。及至买来，但只毛片好看，略略身材高耸些，便道值的了。有说贵了的，到反不快，必要争说买便宜方喜。人晓得性子，看见买了物事，只是赞美上前了。遇说有良弓的，也是如此。门下的人又要利落，又要逢迎，买下好马一二十匹，好弓三四十张。公子拣一匹最好的，时常乘坐，其余的随意听骑。每与门下众



客相约，各骑马持弓，分了路数，纵放辔头，约在某处相会。先到者为赏，后到者有罚。赏的多出公子己财，罚不过罚酒而已。只有公子先到，众皆罚酒，又将大觥上公子称庆。有时分为几队，各去打围。须臾合为一处，看擒兽多寡，以分赏罚。赏罚之法，一如走马之例。无非只是借名取乐。似此一番，所费酒食赏劳之类，已自不少了。还有时联镳放马，踏伤了人家田禾，惊失了人家六畜等事。公子是人心天理，又是慷慨好胜的人。门下客人又肯帮衬，道：“公子们出外，宁可使小百姓巴不得来，不可使他怨怅我每来！今若有伤损了他家，便是我每不是，后来他望见就怕了。必须加倍赔他，他每道有些便宜，方才赞叹公子，巴不得公子出来行走了。”公子大加点头道：“说得极有见识。”因而估值损伤之数，吩咐宁可估好看些，从重赔还，不要亏了他们。门客私下与百姓们说通了，得来平分，有一分，说了七八分。说去，公子随即赔偿，再不论量。这又是射猎中分外之费，时时有的。公子身边最讲得话象心称意的，有两个门客，一个是箫管朋友贾清夫，一个是拳棒教师赵能武。一文一武，出入不离左右。虽然献谄效勤、哄诱撺掇的人不计其数，大小事多要串通得这两个，方才弄得成。这两个一鼓一板，只要公子出脱得些，大家有味。

一日，公子出猎，草丛中惊起一个兔来。兔儿腾地飞跑，公子放马赶去，连射两箭，射不着。恰好后骑随至，赵能武一箭射个正着，兔儿倒了，公子拍手大笑。因贪赶兔儿，跑来得远了，肚中有些饥饿起来。四围一看，山明水秀，光景甚好。可惜是个荒野去处，并无酒店饭店。贾



清夫与一群少年随后多到，大家多说道：“好一个所在！只该聚饮一回。”公子见识，兴高得不耐烦，问问后头跟随的，身边银子也有，铜钱也有，只没设法酒肴处。赵能武道：“眼面前就有东西，怎苦没肴？”众人道：“有甚么东西？”赵能武道：“只方才射倒的兔儿，寻些火煨起，也勾公子下酒。”贾清夫道：“若要酒时，做一匹快马不着，跑他五七里路，遇个村访去处，好歹寻得些来，只不能勾多带得，可以畅饮。”公子道：“此时便些少也好。”

正在商量处，只见路旁有一簇人，老少不等，手里各拿着物件，走近前来迎喏道：“某等是村野小人，不曾识认财主贵人之面。今日难得公子贵步至此，谨备瓜果鸡黍、村酒野簌数品，聊献从者一饭。”公子听说酒肴，喜动颜色，回顾一班随从的道：“天下有这样凑巧的事，知趣的人！”贾清夫等一齐拍手道：“此皆公子吉人天相，酒食之来，如有神助。”各下了马，打点席地而坐。野者们道：“既然公子不嫌饮食粗粝，何不竟到舍下坐饮？椅桌俱便，乃在此草地之上吃酒，不象模样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妙！妙！知趣得紧。”

野者们恭身在前引路，众人扶从了公子，一拥到草屋中来。那屋中虽然窄狭，也倒洁净。摆出椅桌来，拣一只齐整些的古老椅子，公子坐了。其余也有坐椅的，也有坐凳的，也有扯张稻床来做杌子的，团团而坐。吃出兴头来，这家老小们供应不迭。贾清夫又打着猎鼓儿道：“多拿些酒出来，我们要吃得快活，公子是不亏人的。”这家子将酝下的杜茅柴，不住的烫来，吃得东倒西歪，撑肠拄腹。又道是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大凡人在饥渴之中，觉



得东西好吃。况又在兴趣头上，就是肴馔粗些，鸡肉肥些，酒味薄些，一总不论，只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。公子不胜之喜。门客多帮衬道：“这样凑趣的东道主人，不可不厚报他的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自然该的。”便教贾清夫估他约费了多少。清夫在行，多说了些。公子教一倍偿他三倍。管事的和众人克下了一倍自得，只与他两倍。这家子道已有了对合利钱，怎不欢喜？

当下公子上马回步，老的少的，多来马前拜谢，兼送公子。公子一发快活道

“这家子这等殷勤！”赵能武道：“不但敬心，且有礼数。”公子再教后骑赏他。管事的策马上前说道：“赏他多少？”公子叫打开银包来看，只有几两零碎银子，何止千百来块？公子道：“多与他们罢！论甚么多少？”用手只一抬，银子块块落地，只剩得一个空包。那些老小们看见银子落地，大家来抢，也顾不得尊卑长幼，扯扯拽拽，磕磕撞撞。溜撒的，拾了大块子，又来拈撮；迟夯的，将拾到手，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。老人家战抖抖的拿得一块，死也不放，还累了两个地滚。公子看此光景，与众客马上拍手大笑道：“天下之乐，无如今日矣！”公子此番虽费了些赏赐，却噪尽了脾胃，这家子赔了些辛苦，落得便宜多了。这个消息传将开去，乡里人家，只叹惜无缘，不得遇着公子。

自此以后，公子出去，就有人先来探听马首所向，村落中无不整顿酒食，争来迎候。真是个：东驰，西人已为备馔；南猎，北人就去戒厨。土有余粮，马多剩草。一呼百诺，顾盼生辉。此送彼迎，尊荣莫并。凭他出外连旬乐，



不必先营隔宿装。公子到一处，一处如此。这些人也竭力奉承，公子也加急报答。还自歉然道：“赏劳轻微，谢他们厚情不来。”众门客又齐声力赞道：“此辈乃小人，今到一处，即便供帐备具，奉承公子，胜于君王。若非重赏，何以示劝？”公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每每赏了又赏，有增无减。原来这圈套多是一班门客串同了百姓们，又是贾、赵二人先定了去向，约会得停当。故所到之处，无不如意。及至得来赏赐，尽管分取，只是擗掇多些了。

亲眷中有老成的人，叫做张三翁，见公子日逐如此费用，甚为心疼。他曾见过当初尚书公行事来的，偶然与公子会间，劝讽公子道：“宅上家业丰厚，先尚书也不纯仗做官得来的宦囊，多半是算计做人家来的。老汉曾经眼见先尚书早起晏眠，算盘天平、文书簿籍，不离于手。别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将出来，变面变孔，费唇费舌。略有些小便宜，即便喜动颜色。如此挣来的家私，非同容易。今郎君十分慷慨撒漫，与先尚书苦挣之意，大不相同了。”公子面色通红，未及回答。贾清夫、赵能武等一班儿朋友大嚷道：“这样气量浅陋之言，怎么在公子面前讲！公子是海内豪杰，岂把钱财放在眼孔上？况且人家天做，不在人为。岂不闻李太白有言‘天生吾才终有用，黄金散尽还复来’？先尚书这些孜孜为利，正是差处。公子不学旧样，尽改前非，是公子超群出众。英雄不羁之处，岂田舍翁所可晓哉！”公子听得这一番说话，方才觉得有些吐气扬眉，心里放下。张三翁见不是头，晓得有这一班小人，料想好言不入，再不开口了。

公子被他们如此舞弄了数年，弄得囊中空虚，看看手



里不能接济。所有仓房中庄舍内积下米粮，或时崇银使用；或时即发米代银，或时先在那里移银子用了，秋收还米。也就东扯西拽，不能如意。公子要噪脾时，有些褻肘不爽利。门客每见公子世业不曾动损，心里道：“这里面尽有大想头。”与贾、赵二人商议定了，来见公子献策道：“有一妙着，公子再不要愁没银子用了。”公子正苦银子短少，一闻此言，欣然起问：“有何妙计？”贾、赵等指手画脚道：“公子田连阡陌，地占半州，足迹不到所在不知多少。这许多田地，大略多是有势之时，小民投献，富家馈送，原不尽用价银买的。就有些买的，也不过债利盘算，谁折将来。或是户绝人穷，止剩得些跷田瘠地，只得收在户内，所值原不多的。所以而今荒芜的多，开垦的少。粗利没有，钱粮要紧。这些东西留在后边，贻累不浅的。公子看来，不过是些土泥；小民得了，自家用力耕种，才方是有用的。公子若把这些作赏赐之费，不是土泥尽当银子用了？亦且自家省了钱粮之累。”公子道：

“我最苦的是时常来要我完甚么钱粮，激聒得不耐烦。今把来推将去，当得银子用，这是极便宜的事了。”

自此公子每要用银子之处，只写一纸卖契，把田来准去。那得田的心里巴不得，反要妆个腔儿说不情愿，不如受些现物好。门客每故意再三解劝，强他拿去。公子踌躇不安，惟恐他不受，直等他领了文契方掉得下。所有良田美产，有富户欲得的，先来通知了贾、赵二人，借打猎为名，迂道到彼家边，极意酒食款待，还有出妻献子的；或又有接了娼妓养在家里，假做了妻女来与公子调情的。公子便有些晓得，只是将错就错，自以为得意。吃得兴阑将



行，就请公子写契作赏。公子写字，不甚利便。门客内有善写的，便来执笔。一个算价钱，一个查簿籍，写完了只要公子押字。公子也不知田在那里，好的歹的，贵的贱的，见说押字即便押了。又有时反有几两银子找将出来与公子用，公子却象落得的，分外喜欢。

如此多次，公子连押字也不耐烦了，对贾清夫道：“这些时不要我拿银子出来，只写张纸，颇觉便当。只是定要我执笔押字，我有些倦了。”赵能武道：“便是我们着枪棒且溜撒，只这一管笔，重得可厌相！”贾清夫道：“这个不打紧，我有一策，大家可以省力。”公子道：“何策？”贾清夫道：“把这些买契套语刊刻了板，空了年月，刷印百张，放在身边。临时只要填写某处及多少数目，注了年月。连公子花押也另刻一个，只要印上去，岂不省力？”公子道：“妙，妙。却有一件，卖契刻了印板，这些小见识的必然笑我，我那有气力逐个与他辨？我做一首口号，也刻在后面，等别人看见的，晓得我心事开阔，不比他们猥琐的。”贾清夫道：“口号怎么样的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念来你们写着：

千年田土八百翁，何须苦苦较雌雄？

古今富贵知谁在，唐宋山河总是室！

去时却似来时易，无他还与有他同。

若人笑我亡先业，我笑他人在梦中。”

念罢，叫一个门客写了，贾清夫道：“公子出口成章，如此何愁不富贵！些须田业，不足恋也。公子若到此佳作在上面了，去得一张，与公子扬名一张矣。”公子大喜，依言刻了。每日印了十来张，带在贾、赵二人身边。行到



一处，遇要赏恩，即取出来，填注几字，印了花押，即已成契了。公子笑道：“真正简便，此后再不消捏笔了。快活，快活！”其中门客每自家要的，只须自家写注，偷用花押，一发不难。如此过了几时，公子只见逐日费得几张纸，一毫不在心上。岂知皮里走了肉，田产俱已荡尽，公子还不知觉！但见供给不来，米粮不继，印板文契丢开不用，要些使费，别无来处。问问家人何不卖些田来用度？方知田多没有了。

门客看见公子艰难了些，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人家过得日子的，渐渐散去不来。惟有贾、赵二人哄得家里瓶满瓮满，还想道瘦骆驼尚有千斤肉，恋着未去。劝他把大房子卖了，得中人钱，又替他买小房子住，得后手钱。搬去新居不象意，又与他算计改造、置买木石落他的。造得像样，手中又缺了。公子自思宾客既少，要这许多马也没干，托着二人把来出卖，比原价只好十分之一二。公子问：“为何差了许多？”二人道：“骑了这些时，走得路多了，价钱自减了。”公子也不讨论，见着银子，且便接来应用。起初还留着自己骑坐两三匹好的，后来因为赏赐无处，随从又少，把个出猎之兴，叠起在三十三层高阁上了。一总要马没干，且喂养费力，贾、赵二人也设法卖了去，价钱不多，又不尽到公子手里，勾他几时用？只得又商量卖那新居。枉自装修许多，性急要卖，只卖得原价钱到手。新居既去，只得赁居而住。一向家中牢曹什物，没处藏叠，半把价钱，烂贱送掉。

到得迁在赁的房子内时，连贾、赵二人也不来了，惟有妻子上官氏随起随倒。当初风花雪月之时，虽也曾劝谏



几次，如水投石，落得反目。后来晓得说着无用，只得凭他。上官氏也是富贵出身，只会吃到口茶饭，不晓得甚么经求，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，公子有时，他也有得用；公子没时，他也没了。两个住在赁房中，且用着卖房的银子度日。走出街上来，遇见旧时的门客，一个个多新鲜衣服，仆从跟随。初时撞见公子，还略略叙寒温，已后渐渐掩面而过；再过几时，对面也不来理着了。一日早晨，撞着了赵能武。能武道：“公子曾吃早饭未曾？”公子道：“正来买些点心吃。”赵能武道：“公子且未要吃点心，到家里来坐坐，吃一件东西去。”公子随了他到家里。赵能武道：“昨夜打得一只狗，煨得糜烂在这里，与公子同享。”果然拿出热腾腾的狗肉来，与公子一同狼飡虎咽，吃得尽兴。公子回来，饱了一日，心里道：“他还是个好人。”没些生意，便去寻他。后来也常时躲过，不十分招揽了。贾清夫遇着公子，原自满面堆下笑来。及至到他家里坐着，只是泡些好清茶来请他评品些茶味，说些空头话。再不然，翘着脚儿把管箫吹一曲，只当是他的敬意。再不去破费半文钱钞多少弄些东西来点饥。公子忍饿不过，只得别去，此外再无人理他了。

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个达者，初见公子败时，还来主张争论。后来看他行径，晓得不了不住，索性不来管他。意要等他干净了，吃尽穷苦滋味，方有回转念头的日子。所以富时也不来劝戒，穷时也不来资助，只象没相干的一般。公子手里罄尽，衣食不敷，家中别无可卖，一身之外，只有其妻。没做思量处，痴算道：“若卖了他去，省了一口食，又可得些银两用用。”只是怕丈人，开不得这口。



却是有了这个意思，未免露些光景出来。上官翁早已识破其情，想道：“省得他自家蛮做出串来，不免用个计较，哄他在圈套中了，慢作道理。”遂挽出前日劝他好话的那个张三翁来，托他做个说客。商量说话完了，竟来见公子。公子因是前日不听其言，今荒凉光景了，羞惭满面。张三翁道：“郎君才晓得老汉前言不是迂阔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惶愧，惶愧！”张三翁道：“近闻得郎君度日艰难，有将令正娘子改适之意，果否如何？”公子满面通红了道：“自幼夫妻之情，怎好轻出此言？只是绝无来路，两口饭食不给，惟恐养他不活，不如等他别寻好处安身。我又省得多一口食，他又有着落了，免得跟着我一同忍饿。所以有这一点念头，还不忍出口。”张三翁道：“果有此意，作成老汉做个媒人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老丈，有甚么好人家在肚里么？”张三翁道：“便是有个人叫老汉打听，故如此说。”公子道：“就有了人家，岳丈面前怎好启齿？”张三翁道：“好教足下得知，令岳正为足下败完了人家，令正后边日子难过，尽有肯改嫁之意。只是在足下身边起身，甚不雅相。令岳欲待接着家去，在他家门里择配人家。那时老汉便做个媒人，等令正嫁了出去，寂寂里将财礼送与足下，方为隐秀，不伤体面。足下心里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如此委曲最妙，省得眼睁睁的我与他不好分别。只是既有了此意，岳丈那里我不好再走去了。我在那里问消息？”张三翁道：“只消在老汉家里讨回话。一过去了，就好成事体，我也就来回复你的，不必挂念！”公子道：“如此做事，连房下面前，我不必说破，只等岳丈接他归家便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两下别去。



上官翁一径打发人来接了女儿回家住了。过了两日，张三翁走来见公子道：“事已成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是甚么人家？”张三翁道：“人家豪富，也是姓姚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是富家，聘礼必多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他们道是中年再醮，不肯出多。是老汉极力称赞贤能，方得聘金四十两。你可省吃俭用些，再若轻易弄掉了，别无来处了。”公子见就有了银子，大喜过望，口口称谢。张三翁道：“虽然得了这几两银子，一入豪门，终身不得相见了，为何如此快活？”公子道：“譬如两个一齐饿死了，而今他既落了好处，我又得了银子，有甚不快活处？”元来这银子就是上官翁的，因恐他把女儿当真卖了，故装成这个圈套，接了女儿家去，把这些银子暗暗助他用度，试看他光景。

公子银子接到手，手段阔惯了的，那里勾他的用？况且一向处了不足之乡，未免房钱柴米钱之类，挂欠些在身上，拿来一出摩诃萨，没多几时，手里又空。左顾右盼，别无可卖，单单剩得一个身子。思量索性卖与人了，既得身钱，又可养一。却是一向是个公子，那个来兜他？又兼目下已做了单身光棍，种火又长，柱门又短，谁来要这个废物？公子不揣，各处央人寻头路。上官翁知道了，又拿几两银子，另挽出一个来，要了文契，叫庄客收他在庄上用。庄客就假做了家主，与他约道：“你本富贵出身，故此价钱多了。既已投靠，就要随我使用，禁持苦楚，不得违慢！说过方收留你。”公子思量道：“我当初富盛时，家人几十房，多是吃了着了闲荡的，有甚苦楚处？”一力应承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既已靠身，但凭使唤了。”公子初时看见遇饭吃饭，遇粥吃粥，不消自己经营，颇谓得计。谁知



隔得一日，庄客就限他功课起来：早晨要打柴，日里要挑水，晚要舂谷簸米，劳筋苦骨，没一刻得安闲。略略推故懈惰，就拿着大棍子吓他。公子受不得那苦，不勾十日，魑地逃去。庄客受了上官翁分付，不去追地，只看他怎生着落。

公子逃去两日，东不着边，西不着际，肚里又饿不过。看见乞儿每讨饭，讨得来，到有得吃，只得也皮着脸去讨些充饥。讨了两日，挨去乞儿队里做了一伴了。自家想着当年的事，还有些气傲心高，只得作一长歌，当做似《莲花落》满市唱着乞食。歌曰：

人道光阴疾似梭，我说光阴两样过。昔日繁华人羨我，一年一度易蹉跎。可怜今日我无钱，一时一刻如长年。我也曾轻裘肥马载高轩，指麾万众驱山前。一声围合魑魅惊，百姓邀迎如神明。今日黄金散尽谁复矜，朋友离群猎狗烹。昼无擅粥夜无眠，落得街头唱哩莲。一生两截谁能堪，不怨爷娘不怨天。早知到此遭坎坷，悔教当日结妖魔。而今无计可耐何，殷勤劝人休似我！”

上官翁晓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，教人密地吩咐了一班乞儿故意要凌辱他，不与他一路乞食。及至自家讨得些须来，又来抢夺他的，没得他吃饱。略略不顺意，便吓他道：“你无理，就扯你去告诉家主。”公子就慌得手脚无措，东躲西避，又没个着身之处。真个是冻馁忧愁，无件不尝得到了。上官翁道：“奈何得他也够了。”乃先把一所大庄院与女儿住下了，在后门之旁收拾一间小房，被窝什物略略备些在里边。

又叫张三翁来寻着公子，对他道：“老汉做媒不久，



怎知你就流落此中了！”公子道：“此中了，可怜众人还不容我！”张三翁道：“你本大家，为何反被乞儿欺侮？我晓得你不是怕乞儿，只是怕见你家主。你主幸不遇着，若是遇着，送你到牢狱中追起身钱来，你再无出头日子了。”公子道：“今走身无路，只得听天命，早晚是死，不得见你了。前日你做媒，嫁了我妻子出去，今不知好过日子否。”说罢大哭。张三翁道：“我正有一句话要对你说，你妻子今为豪门主母，门庭贵盛，与你当初也差不多。今托我寻一个管后门的，我若荐了你去，你只管晨昏启闭，再无别事。又不消自提，享着安乐茶饭，这可好么？”公子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是重生父母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只有一件，他原先是你妻子，今日是你主母，必然羞提旧事。你切不可妄言放肆，露了风声，就安身不牢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。他如今在天上，我得收拾门下，免死沟壑，便为万幸了，还敢妄言甚么？”张三翁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随我来，我帮衬你成事便了。”

公子果然随了张三翁去，站在门外，等候回音。张三翁去了好一会，来对他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事已成了，你随我进来。”遂引公子到后门这间房里来，但见床帐皆新，器具粗备。萧萧一室，强如庵寺坟堂；寂寂数椽，不见露霜风雨。虽单身之入卧，审客膝之易安。公子一向草栖露宿受苦多了，见了这一间清净房室，器服整洁，吃惊问道：“这是那个住的？”张三翁道：“此即看守后门之房，与你住的了。”公子喜之不胜，如入仙境。张三翁道：“你主母家富，故待仆役多齐整。他着你管后门，你只坐在这间房里，吃自在饭勾了。凭他主人在前面出入，主母在里头



行止，你一切不可窥探，他必定羞见你！又万不可走出门一步，倘遇着你旧家主，你就住在此不稳了。”再三叮嘱而去。公子吃过苦的，谨守其言。心中一来怕这饭碗弄脱了，二来怕露出踪迹，撞着旧主人的是非出来，呆呆坐守门房，不敢出外。过了两个月余，只是如此。

上官翁晓得他野性已收了，忽一日叫一个人拿一封银子与他，说道：“主母生日，众人多有赏，说你管门没事，赏你一钱银子买酒吃。”公子接了，想一想这日正是前边妻子的生辰，思量在家富盛之时，多少门客来作贺，吃酒兴头，今却在别人家了，不觉凄然泪下。藏着这包银子，不舍得轻用。隔几日，又有个人走出来道：“主母唤你后堂说话。”公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张三翁前日说他羞见我面，叫我不要露形，怎么如今唤我说话起来？我怎生去相见得？”又不好推故，只得随着来人一步步走进中堂。只见上官氏坐在里面，俨然是主母尊严，公子不敢抬头。上官氏道：“但见说管门的姓姚，不晓得就是你。你是富公子，怎在此与人守门？”说得公子羞惭满面，做声不得。上官氏道：“念你看门勤谨，赏你一封银子买衣服穿去。”丫鬟递出来，公子称谢受了。上官氏分付，原叫领了门房中来。公子到了房中，拆开封筒一看，乃是五钱足纹，心中喜欢，把来与前次生日里赏的一钱，并做一处包好，藏在身边。就有一班家人来与他庆松，哄他拿出些来买酒吃。公子不肯。众人又说：“不好独难为他一个，我们大家凑些，打个平火，”公子捏着银子道：“钱财是难得的，我藏着后来有用处。这样闲好汉再不做了。”众人强他不得，只得散了。一日黄昏时候，一个丫鬟走来说道，主母叫他进房中



来，问旧时说话。公子不肯，道：“夜晚间不说话时节。我在此住得安稳，万一有些风吹草动，不要我管门起来，赶出去，就是个死。我只是守着这斗室罢了。你与我回复主母一声，决不敢胡乱进来的。”

上官翁逐时叫人打听，见了这些光景，晓得他已知苦辣了。遂又去挽那张三翁来看公子。公子见了，深谢他荐举之德。张三翁道：“此间好过日子否？”公子道：“此间无忧衣食，我可以老死在室内了，皆老丈之恩也。若非老丈，吾此时不知性命在那里！只有一件，吃了白饭，闲过日子，觉得可惜。吾今积趱几钱银子在身边，不舍得用。老丈是好人，怎生教导我一个生利息的方法儿，或做些本等手业，也不枉了。”张三翁笑道：“你几时也会得惜光阴惜财物起来了？”公子也笑道：“不是一时学得的，而今晓得也迟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我此来，单为你有一亲眷要来会你，故着我先来通知。”公子道：“我到此地位，亲眷无一人理我了，那个还来要会我？”张三翁道：“有一个在此，你随我来。”

张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，只见一个人在里面，巍冠大袖，高视阔步，踱将出来。公子望去一看，见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。公子叫声“阿也！”失色而走。张三翁赶上一把拉住道：“是你的令岳，为何见了就走？”公子道：“有甚面孔见他？”张三翁道：“自家丈人，有甚么见不得？”公子道：“妻子多卖了，而今还是我的丈人？”张三翁道：“他见你有些务实了，原要把女儿招你。”公子道：“女儿已是此家的主母，还有女儿在那里？”张三翁道：“当初是老汉做媒卖去，而今原是老汉做媒还你。”公子道：“怎



么还得？”张三翁道：“痴呆子！大人家的女儿，岂肯再嫁人？前日恐怕你真胡行起来，令岳叫人接了家去，只说嫁了。今住的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，又恐怕你冻饿死在外边了，故着老汉设法了你家来，收拾在门房里。今见你心性转头，所以替你说明，原等你夫妻完聚，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。”公子道：“怪道住在此多时，只见说主母，从不见甚么主人出入。我守着老实，不敢窥探一些，岂知如此就里？元来岳丈恁般费心！”张三翁道：“还不上前拜见他去！”一手扯着公子走将进来。上官翁也凑将上来，撞着道：“你而今记得苦楚，省悟前非了么？”公子无言可答，大哭而拜。上官翁道：“你痛改前非，我把这所房子与你夫妻两个住下，再拨一百亩田与你管运，做起人家来。若是饱暖之后，旧性复发，我即时逐你出去，连妻子也不许见面了。”公子哭道：“经了若干苦楚过来，今受了岳丈深恩，若再不晓得省改，真猪狗不值了！”上官翁领他进去与女儿相见，夫妻抱头而哭。说了一会，出来谢了张三翁。张三翁临去，公子道：“只有一件不干净的事，倘或旧主人寻来，怎么好？”张三翁道：“那里甚么旧主人？多是你令岳捏弄出来的。你只要好做人家，再不必别虑！”公子方得放心，住在这房子里做了家主。虽不及得富盛之时，却是省吃俭用，勤心苦肌，衣食尽不缺了。记恨了日前之事，不容一个闲人上门。

那贾清夫、赵能武见说公子重新做起人家来了，合了一伴来拜望他。公子走出来道：“而今有饭，我要自吃，与列位往来不成了。”贾清夫把趣话来说说，议论些箫管；赵能武又说某家的马健，某人的弓硬，某处地方禽兽多。



公子只是冷笑，临了道：“两兄看有似我前日这样主顾，也来作成我做一伙同去赚他些儿。”两人见说话不是头，扫兴而去。上官翁见这些人又来歪缠，把来告了一状，搜根剔齿，查出前日许多隐漏白占的田产来，尽归了公子。公子一发有了家业，夫妻竟得温饱而终。可见前日心性，只是不曾吃得苦楚过。世间富贵子弟，还是等他晓得些稼穡艰难为妙。至于门下往来的人，尤不可不慎也。

贫富交情只自知，翟公何必署门楣？

今朝败子回头日，便是奸徒退运时。

###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

诗曰：

生死由来一样情，豆荳燃豆并根生。

存亡姊妹能相念，可笑阅墙亲弟兄。

话说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有个侍御李十一郎，名行修。妻王氏夫人，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，贞懿贤淑，行修敬之如宾。王夫人有个幼妹，端妍聪慧，夫人极爱他，常领他在身边鞠养。连行修也十分爱他，如自家养的一般。一日，行修在族人处赴婚礼喜筵，就在这家歇宿。晚间忽做一梦，梦见自身再娶夫人。灯下把新人认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夫人的幼妹。猛然惊觉，心里甚是不快活。巴到天明，连忙归家。进得门来，只见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，闷坐着，将手频频拭泪，行修问着不答。行修便问家人道：“夫人为何如此？”家人辈齐道：“今早当厨老奴在厨下



自说：‘五更头做一梦，梦见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。’夫人知道了，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，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。”行修听罢，毛骨耸然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想道：“如何与我所梦正合？”他两个是恩爱夫妻，心下十分不乐。只得勉强劝谕夫人道：“此老奴颠颠倒倒，是个愚懵之人，其梦何足凭准！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下因是两梦不约而同，终久有些疑惑。

只见隔不多几日，夫人生出病来，累医不效，两月而亡。行修哭得死而复苏，书报岳父王公，王公举家悲励。因不忍断了行修亲谊，回书还答，便有把幼女续婚之意。行修伤悼正极，不忍说起这事，坚意回绝了岳父。于时有个卫秘书卫随，最能广识天下奇人。见李行修如此思念夫人，突然时他说道：“侍御怀想亡夫人如此深重，莫不要见他么？”行修道：“一死永别，如何能勾再见？”秘书道：“侍御若要见亡夫人，何不去问‘稠桑王老’？”行修道：“王老是何人？”秘书道：“不必说破，侍御只牢牢记着‘稠桑王老’四字，少不得有相会之处。”行修见说得作怪，切切记之于心。过了两三年，王公幼女越长成了，王公思念亡女，要与行修续亲，屡次着人来说。行修不忍背了亡夫人，只是不从。

此后，除授东台御史，奉诏出关，行次稠桑驿，驿馆中先有敕使住下了，只得讨个官房歇宿。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。行修所得“稠桑”二字，触着便自上心，想道：“莫不什么王老正在此处？”正要跟寻问，只听得街上人乱嚷。行修走到店门边一看，只见一伙人团团围住一个老者，你扯我扯，你问我问，缠得一个头昏眼暗。行修问店主人道：



“这些人何故如此？”主人道：“这个老儿姓王，是个希奇的人，善谈禄命。乡里人敬他如神！故此见他走过，就缠住问祸福。”行修想着卫秘书之言，道：“元来果有此人。”便叫店主人快请他到店相见。店主人见行修是个出差御史，不敢稽延，拨开人丛，走进去扯住他道：“店中有个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请。”众人见说是官府请，放开围，让他出来，一哄多散了。到店相见。行修见是个老人，不要他行礼，就把想念亡妻，有卫秘书指引来求他的话，说了一遍，便道：“不知老翁果有奇术，能使亡魂相见否？”老人道：“十一郎要见亡夫人，就是今夜罢了。”

老人前走，叫行修打发开了左右，引了他一路走入一个土山中。又升了一个数丈的高坡，坡侧隐隐见有个丛林。老人便住在路旁，对行修道：“十一郎可走去林下，高声呼‘妙子’，必有人应。应了，便说道：‘传语九娘子，今夜暂借妙子同看亡妻。’”行修依言，走去林间呼着，果有人应。又依着前言说了。少顷，一个十五大岁的女子走出来道：“九娘子差我随十一郎去。”说罢，便折竹二枝，自跨了一枝，一枝与行修跨，跨上便同马一般快。行勾三四十里，忽到一处，城阙壮丽。前经一大宫，宫前有门。女子道：“但循西廊直北，从南第二宫，乃是贤夫人所居。”行修依言，趋至其处，果见十数年前一个死过的丫头，出来拜迎，请行修坐下。夫人就走出来，涕泣相见。行修伸诉离恨，一把抱住不放。却待要再讲欢会，王夫人不肯道：“今日与君幽显异途，深不愿如此贻妻之患；若是不忘平日之好，但得纳小妹为婚，续此姻亲，妾心愿毕矣。所要相见，只此奉托。”言罢，女子已在门外厉声催叫道：“李



十一郎速出！”行修不敢停留，含泪而出。女子依前与他跨了竹枝同行。

到了旧处，只见老人头枕一块石头，眠着正睡。听得脚步响，晓得是行修到了，走起来问道：“可如意么？”行修道：“幸已相会。”老人道：“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！”行修依言，送妙子到林间，高声称谢。回来问老人道：“此是何等人？”老人道：“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。”老人复引行修到了店中，只见壁上灯盏荧荧，槽中马啖如故，仆夫等个个熟睡。行修疑道做梦，却有老人尚在可证。老人当即辞行修而去，行修叹异了一番。因念妻言谆恳，才把这段事情各细写与岳丈王公。从此遂续王氏之婚，恰应前日之梦。正是：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做小姨夫。

古来只有娥皇，女英妹妹两个，一同嫁了舜帝。其他妹妹亡故，不忍断亲，续上小姨，乃是世间常事。从来没有个亡故的姊姊怀此心愿，在地下撮合完全好事的。今日小子先说此一段异事，见得人生只有这个“情”字至死不泯的。只为这王夫人身子虽死，心中还念着亲夫恩爱，又且妹于是他心上喜欢的，一点情不能忘，所以阴中如此主张，了其心愿。这个还是做过夫妇多时的，如此有情，未足为怪。小子如今再说一个不曾做亲过的，只为不忘前盟，阴中完了自己姻缘，又替妹子联成婚事。怪怪奇奇，真真假假，说来好听。有诗为证：

还魂从古有，借体亦其常。

谁摄生人魄，先将宿愿偿？

这本话文，乃是：元朝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人姓吴，曾做防御使之职，人都叫他做吴防御，住居春风楼侧，生



有二女，一个叫名兴娘，一个叫名庆娘，庆娘小兴娘两岁，多在襁褓之中。邻居有个崔使君，与防御往来甚厚。崔家有子，名曰兴哥，与兴娘同年所生。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，防御欣然许之，崔公以金凤钗一只为聘礼。定盟之后，崔公合家乡到远方为官去了。

一去一十五年，竟无消息回来。此时兴娘已一十九岁，母亲见他年纪大了，对防御道：“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，不通音耗，今兴娘年已长成，岂可执守前说，错过他青春？”防御道：“一言已定，千金不移。吾已许吾故人了，岂可因他无耗，便欲食言？”那母亲终究是妇人家识见，见女儿年长无婚，眼中看不过意，日日与防御絮聒，要另寻人家。兴娘肚里，一心专盼崔生来到，再没有二三的意思。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，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，便暗地恨命自哭。又恐怕父亲被母亲缠不过，一时更变起来，心中长怀着忧虑，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。眼睛几望穿了，那里叫得崔家应？看看饭食减少，生出病来，沉眠枕席，半载而亡。父母与妹，及合家人等，多哭得发昏章第十一。临入殓时，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只金凤钗，抚尸哭道：“此是你夫家之物，今你已死，我留之何益？见了徒增悲伤，与你戴了去罢！”就替他插在髻上，盖了棺。三日之后，抬去殡在郊外了。家里设个灵座，朝夕哭奠。

殡过两个月，崔生忽然来到。防御迎进问道：“郎君一向何处？尊父母平安否？”崔生告诉道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歿于任所，家母亦先亡了数年。小婿在彼守丧，今已服除，完了殡葬之事。不远千里，特到府上来完前约。”防御听罢，不觉吊下泪来道：“小女兴娘薄命，为思念郎



君成病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已殁在郊外了。郎君便早到得半年，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。今日来时，却无及了。”说罢又哭。崔生虽是不曾认识兴娘，未免感伤起来。防御道：“小女殁事虽行，灵位还在。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，也使他阴魂晓得你来了。”噙着眼泪，一手拽了崔生走进内房来。崔生抬头看时，但见：

纸带飘摇，冥童绰约。飘摇纸带，尽写者梵字金言；绰约冥童，对捧着银盆绣悦。一缕炉烟常袅，双台灯火微荧。影神图，画个绝色的佳人；白木牌，写着新亡的长女。

崔生看见了灵座，拜将下去。防御拍着桌子大声道：“兴娘吾儿，你的丈夫来了。你灵魂不远，知道也未？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，一齐号哭起来，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连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泪。哭罢，焚了些楮钱，就引崔生在灵位前，拜见了妈妈。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，还了个半礼。

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，对他道：“郎君父母既没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在吾家住宿。不要论到亲情，只是故人之子，即同吾子。勿以兴娘没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来，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与他住下了。朝夕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将及半月，正值清明节届，防御念兴娘新亡，合家到他家上挂钱祭扫。此时兴娘之妹庆娘已是十七岁，一同妈妈抬了轿，到姊姊坟上去了，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。大凡好人家女眷，出外稀少，到得时节头边，看见春光明媚，巴不得寻个事由来外边散心耍子。今日虽是到兴娘新坟上，心中怀着凄惨的；却是荒郊野外，桃红柳绿，正是



女眷们游耍去处。盘桓了一日，直到天色昏黑，方才到家。崔生步出门外等候，望见女轿二乘来了，走在门左迎接。前轿先进，后轿至前。到崔生身边经过，只听得地下砖上，铿的一声，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。崔生待轿过了，急去拾起来看，乃是金凤钗一只。崔生知是闺中之物，急欲进去纳还，只见中门已闭。元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，又各带了些酒意，进得门，便把门关了，收拾睡觉。崔生也晓得这个意思，不好去叫得门，且待明日未迟。

回到书房，把钗子放好在书箱中了，明烛独坐。思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人门，虽然相待如子婿一般，终非久计，不知如何是个结果？闷上心来，叹了几声。上了床，正要就枕，忽听得有人扣门响。崔生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不见回言。崔生道是错听了，方要睡下去，又听得敲的毕毕剥剥。崔生高声又问，又不见声响了。崔生心疑，坐在床沿，正要穿鞋到门边静听，只听得又敲响了，却只不见则声。崔生忍耐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幸得残灯未熄，重搦亮了，拿在手里，开门出来一看。灯却明亮，见得明白，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，立在门外。看见门开，即便奏起布帘，走将进来。崔生大惊，吓得倒退了两步。那女子笑容可掬，低声对崔生道：“郎君不认得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适才进门时，钗坠轿下，故此乘夜来寻，郎君曾拾得否？”崔生见说是小姨，恭恭敬敬答应道：“适才娘子乖轿在后，果然落钗在地。”小生当时拾得，即欲奉还，见中门已闭，不敢惊动，留待明日。今娘子亲寻至此，即当持献。”就在书箱取出，放在桌上道：“娘子亲拿了去。”女子出纤手来取钗，插在头上了，笑嘻嘻的对崔



生道：“早知是郎君拾得，妾亦不必乘夜来寻了。如今已是更阑时候，妾身出来了，不可复进。今夜当借郎君枕席，侍寝一宵。”崔生大惊道：“娘子说那里话！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，小生怎敢胡行，有污娘子清德？娘子请回步，誓不敢从命的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今合家睡熟，并无一个人知道的。何不趁此良宵，完成好事？你我悄悄往来，亲上加亲，有何不可？”崔生道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。虽承娘子美情，万一后边有些风吹草动，被人发觉，不要说道无颜面见令尊，传将出去，小生如何做得人成？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如此良宵，又兼夜深，我既寂寥，你亦冷落。难得这个机会，同在一个房中，也是一生缘分。且顾眼前好事，管甚么发觉不发觉？况妾自能为郎君遮掩，不至败露，郎君休得疑虑，错过了佳期。”崔生见他言词娇媚，美艳非常，心里也禁不住动火，只是想着防御相待之厚，不敢造次，好象个小儿放纸炮，真个又爱又怕。却待依从，转了一念，又摇头道：“做不得！做不得！”只得向女子哀求道：“娘子，看令姊兴娘之面，保全小生行止吧！”女子见他再三不肯，自觉羞惭，忽然变了颜色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吾父以子侄之礼待你，留置书房，你乃敢于深夜诱我至此！将欲何为？我声张起来，告诉了父亲，当官告你。看你如何折辩？不到得轻易饶你！”声色俱厉。崔生见他反跌一着，放刁起来，心里好生惧怕。想道：“果是老大的利害！如今既见在我房中了，清浊难分，万一声张，被他一口咳定，从何分割？不若且依从了他，到还未见得即时败露，慢慢图个自全之策罢了。”正是：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只得陪着笑，对女子道：“娘



子休要声高！既承娘子美意，小生但凭娘子做主便了。”女子见他依从，回喧作喜道：“元来郎君恁地胆小的！”崔生闭上了门，两个解衣就寝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旅馆羁身孤客，深闺皓齿韶容。合欢裁就两情浓，好对娇鸾雏凤。认道良缘辐辏，谁知哑谜包笼？新人魂梦雨云中，还是故人情重。

两人云雨已毕，真是千恩万爱，欢乐不可名状。将至天明，就起身来，辞了崔生，闪将进去。崔生虽然得了些甜头，心中只是怀着个鬼胎，战兢兢的，只怕有人晓得。幸得女子来踪去迹甚是秘密，又且身子轻捷，朝隐而入，暮隐而出。只在门侧书房私自往来快乐，并无一个人知觉。

将及一月有余，忽然一晚对崔生道：“妾处深闺，郎处外馆。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。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另阻。一旦声迹彰露，亲庭罪责，将妾拘奈于内，郎赶逐于外，在妾便自甘心，却累了郎之清德，妄罪大矣。须与郎从长商议一个计策便好。”崔生道：“前日所以不敢轻从娘子，专为此也。不然，人非草木，小生岂是无情之物？而今事已到此，还是怎的好？”女子道：“依妾愚见，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觉，先自双双逃去，在他乡外县居住了，深自敛藏，方可优游偕老，不致分离。你心不如何？”崔生道：“此言因然有理，但我目下零丁孤苦，素少亲知，虽要逃亡，还是向那边去好？”想了又想，猛然省起来道：“曾记得父亲在日，常说有个旧仆金荣，乃是信义的人。见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，家道从容。今我与你两个前去投他，他有旧主情分，必不拒我。况且一条水路，直到他家，极是容易。”女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今夜



就走罢。”

商量已定，起个五更，收拾停当了。那个书房即在门侧，开了甚便。出了门，就是水口。崔生走到船帮里，叫了只小划子船，到门首下了女子，随即开船，径到瓜洲。打发了船，又在瓜洲另讨了一个长路船，渡了江，进了润州，奔丹阳，又四十里，到了吕城。泊住了船，上岸访问一个村人道：“此间有个金荣否？”村人道：“金荣是此间保正，家道殷富，且是做人忠厚，谁不认得！你问他则甚？”崔生道：“他与我有些亲，特来相访。有烦指引则个。”村人把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边有个大酒坊，间壁大门就是他家。”

崔生问着了，心下喜欢，到船中安慰了女子，先自走到这家门首，一直走进去。金保正听得人声，在里面踱将出来道：“是何人下顾？”崔生上前施礼。保正问道：“秀才官人何来？”崔生道：“小生是扬州府崔公之子。”保正见说了“扬州崔”三字，便吃一惊道：“是何官位？”崔生道：“是宣德府理官，今已亡故了。”保正道：“是官人的何人？”崔生道：“正是我父亲。”保正道：“这等是衙内了。请问当时乳名可记得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乳名叫做兴哥。”保正道：“说起来，是我家小主人也。”推崔生坐了，纳头便拜。问道：“老主人几时归天的？”崔生道：“今已三年了。”保正就走去掇张椅桌，做个虚位，写一神主牌，放在桌上，磕头而哭。

哭罢，问道：“小主人，今日何故至此？”崔生道：“我父亲在日，曾聘定吴防御家小姐子兴娘……”保正不等说完，就接口道：“正是。这事老仆晓得的。而今想已



完亲事了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不想吴家兴娘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，得了病症。我到得吴家，死已两月。吴防御不忘前盟，款留在家。喜得他家小姨庆娘为亲情顾盼，私下成了夫妇。恐怕发觉，要个安身之所；我没处投奔，想着父亲在时，曾说你是忠义之人，住在吕城，故此带了庆娘一同来此。你既不忘旧主，一力周全则个。”金保正听说罢，道：“这个何难！老仆自当与小主人分忧。”便进去唤嬷嬷出来，拜见小主人。又叫他带了丫头到船边，接了小主人娘子起来。老夫妻两个，亲自洒扫正堂，铺各床帐，一如待主翁之礼。衣食之类，供给周各，两个安心住下。

将及一年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我和你住在此处，虽然安稳，却是父母生身之恩，竟与他永绝了，毕竟不是个收场，心里也觉过不去。”崔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说不得了。难道还好去相见得？”女子道：“起初一时间做的事，万一败露，父母必然见责。你我离合，尚未可知。思量永久完聚，除了一逃，再无别着。今光阴似箭，已及一年。我想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父母那时不见了我，必然舍不得的。今日若同你回去，父母重得相见，自觉喜欢，前事必不记恨。这也是料得出的。何不拚个老脸，双双去见他一面？有何妨碍？”崔生道：“丈夫以四方为事，只是这样潜藏在此，原非长算。今娘子主见如此，小生拚得受岳父些罪责，为了娘子，也是甘心的。既然做了一年夫妻，你家素有门望，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，再嫁别人之理。况有令姊旧盟未完，重续前好，正是应得。只须陪些小心往见，元自不妨。”

两个计议已定，就央金荣讨了一只船，作别了金荣，



一路行去。渡了江，进瓜洲，前到扬州地方。看看将近防御家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且把船歇在此处，未要竟到门口，我还有话和你计较。”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，问女子道：“还有甚么说话？”女子道：“你我逃窜年一，今日突然双双往见，幸得容恕，千好万好了。万一怒发，不好收场。不如你先去见见，看着喜怒，说个明白。大约没有变卦了，然后等他来接我上去，岂不婉转些？我也觉得有颜采。我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见得不差。我先去见便了。”跳上了岸，正待举步。女子又把手招他转来道：“还有一说。女子随人私奔，原非美事。万一家中忌讳，故意不认帐起来的事也是有的，须要防他。”伸手去头上拔那只金凤钗下来，与他带去道：“倘若言语支吾，将此钗与他们一看，便推故不得了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恁地精细！”接将钗来，袋在袖里了。望着防御家里来。

到得堂中，传进去，防御听知崔生来了，大喜出见。不等崔生开口，一路说出来道：“向日看待不周，致郎君住不安稳，老夫有罪。幸看先君之面，勿责老夫！”崔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又不好直说，口里只称：“小婿罪该万死！”叩头不止。防御到惊骇起来道：“郎君有何罪过？口出此言，快快说个明白！免老夫心里疑惑。”崔生道：“是必岳父高抬贵手，恕着小婿，小婿才敢出口。”防御说道：“有话但说，通家子侄，有何嫌疑？”崔生见他光景是喜欢的，方才说道：“小婿家令爱庆娘不弃，一时间结了私盟，房帐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。诚恐得罪非小，不得已夤夜奔逃，潜匿村墟。经今一载，音容久阻，书信难传。虽然夫妇情深，敢忘父母恩重？



今日谨同令爱，到此拜访，伏望察其深情，饶恕罪责，恩赐谐老之欢，永遂于飞之愿！岳父不失为溺爱，小婿得完美室家，实出万幸！只求岳父怜悯则个。”防御听罢大惊道：“郎君说的是甚么话？小女庆娘卧病在床，经今一载。茶饭不进，转动要人扶靠。从不下床一步，方才的话，在那里说起的？莫不见鬼了？”崔生见他说话，心里暗道：“庆娘真是有见识！果然怕玷辱门户，只推说病在床上，遮掩着外人了。”便对防御道：“小婿岂敢说慌？目今庆娘见在船中，岳父叫个人士接了起来，便见明白。”防御只是冷笑不信，却对一个家僮说：“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，与他同来的是什么人，却认做我这庆娘子？岂有此理！”

家僮走到船边，向船内一望，舱中悄然不见一人。问着船家，船家正低着头，艄上吃饭。家僮道：“你舱里的人，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有个秀才官人，上岸去了，留个小娘子在舱中，适才看见也上去了。”家僮走来回复家主道：“船中不见有什么人，问船家说，有个小娘子，上了岸了，却是不见。”防御见无影响，不觉怒形于色道：“郎君少年，当诚实些，何乃造此妖妄，诬玷人家闺女，是何道理？”崔生见他发出话来，也着了急，急忙袖中摸出这只金凤钗来，进上防御道：“此即令爱庆娘之物，可以表信，岂是脱空说的？”防御接来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此乃吾亡女兴娘殡殓时戴在头上的钗，已殉葬多时了，如何得在你手里？奇怪！奇怪！”崔生却把去年坟上女轿归来，轿下拾得此钗，后来庆娘因寻钗夜出，遂得成其夫妇。恐怕事败，同逃至旧仆金荣处，住了一年，方才又同来的说



话，各细述了一遍。防御惊得呆了，道：“庆娘见在房中床上卧病，郎君不信可以去看得的。如何说得如此有枝有叶？又且这钗如何得出世？真是蹊跷的事。”执了崔生的手，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，证辨真假。

却说庆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，下地不得。那日外厢正在疑惑上际，庆娘托地在床上走将起来，竟望堂前奔出。家人看见奇怪，同防御的嬷嬷一哄的都随了出来。嚷道：“一向动不得的，如今忽地走将起来。”只见庆娘到得堂前，看见防御便拜。防御见是庆娘，一发吃惊道：“你几时走起来的？”崔生心里还暗道：“是船里走进去的。且听他说甚么？”只见庆娘道：“儿乃兴娘也，早离父母，远殡荒郊。然与崔郎缘分未断，今日来此，别无他意。特为崔郎方便，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婚姻。如肯从儿之言，妹子病体，当即痊愈。若有不肯，儿去，妹也死了。”合家听说，个个惊骇，看他身体面庞，是庆娘的；声音举止，却是兴娘。都晓得是亡魂归来附体说话了。防御正色责他道：“你既已死了，如何又在人世，妄作胡为，乱惑生人？”庆娘又说着兴娘的话道：“儿死去见了冥司，冥司道儿无罪，不行拘禁，得属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儿以世缘未尽，特向夫人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姻缘。妹子向来的病，也是儿假借他精魄，与崔郎相处来。今限满当去，岂可使崔郎自此孤单，与我家遂同路人！所以特来拜求父母，是必把妹子许了他，续上前姻。儿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得心下了。”防御夫妻见他言词哀切，便许他道：“吾儿放心！只依着你主张，把庆娘嫁他便了。”兴娘见父母许出，便喜动颜色，拜谢防御道：“多感父母肯听儿言，



儿安心去了。”走到崔生面前，执了崔生的手，哽哽咽咽哭起来道：“我与你恩爱一年，自此别了。庆娘亲事，父母已许我了，你好作娇客，与新人欢好时节，不要竟忘了我旧人！”言毕大哭。崔生见说了来踪去迹，方知一向与他同住的，乃是兴娘之魂。今日听罢叮咛之语，虽然悲切，明知是小姨身体，又在众人面前，不好十分亲近得。只见兴娘的魂语，分付已罢，大哭数声，庆娘身体蓦然倒地。众人惊惶，前来看时，口中已无气了。摸他心头，却温温的，急把生姜汤灌下，将有一个时辰，方醒转来。病体已好，行动如常。问他前事，一毫也不晓得。人丛之中，举眼一看，看见崔生站在里头，急急遮了脸，望中门奔了进去。崔生如梦初觉，惊疑了半日始定。

防御就拣个黄道吉日，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。花烛之夜，崔生见过庆娘惯的，且是熟分。庆娘却不十分认得崔生的，老大羞惭。真个是：

一个闺中弱质，与新郎未经半晌交谈；一个旅邸故人，共娇面曾做一年相识。一个只觉耳畔声音稍异，面目无差；一个但见眼前光景皆新，心胆尚怯。一个还认蝴蝶梦中寻故友，一个正在海棠枝上试新红。

却说崔生与庆娘定情之夕，只见庆娘含苞未破，元红尚在，仍是处子之身。崔生悄悄地问他道：“你令姊借你的身体，陪伴了我一年，如何你身子还是好好的？”庆娘佛然不悦道：“你自撞见了姊姊鬼魂做作出来的，干我甚事，说到我身上来。”崔生道：“若非令姊多情，今日如何能勾与你成亲？此恩不可忘了。”庆娘道：“这个也说得是，万一他不明白，不来周全此事，借我的名头，出了我偌



多时丑，我如何做得人成？只你心里到底照旧认是我随你逃走了的，岂不着死人！今幸得他有灵，完成你我的事，也是他十分情分了。”

次日崔生感兴娘之情不已，思量荐度他。却是身边无物，只得就将金凤钗到市货卖，卖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锭，赍到琼花观中命道士建醮三昼夜，以报恩德。醮事已毕，崔生梦中见一个女子来到，崔生却不认得。女子道：“妾乃兴娘也，前日是假妹子之形，故郎君不曾相识。却是妾一点灵性，与郎君相处一年了。今日郎君与妹子成亲过了，妾所以才把真面目与郎相见。”遂拜谢道：“蒙郎荐拔，尚有余情。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”小妹庆娘，真性柔和，郎好看觑他！妾从此别矣。”崔生不觉惊哭而醒。庆娘枕边见崔生哭醒来，问其缘故，崔生把兴娘梦中说话，一一对庆娘说。庆娘问道：“你见他如何模样？”崔生把梦中所见容貌，各细说来。庆娘道：“真是我姊也！”不觉也哭将起来。庆娘再把一年中相处事情，细细问崔生，崔生逐件和庆娘各说始末根由，果然与兴娘生前情性，光景无二。两人感叹奇异，亲上加亲，越发过得和睦了。自此兴娘别无影响。要知只是一个“情”字为重，不忘崔生，做出许多事体来，心愿既完，便自罢了。此后崔生与庆娘年年到他坟上拜扫，后来崔生出仕，讨了前妻封诰，遗命三人合葬。曾有四句口号，道着这本话文：

大姊精灵，小姨身体。

到得圆成，无此无彼。



##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

经云：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

要知来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话说南京新桥有一人姓丘，字伯皋。平生忠厚忠诚，奉佛甚谨。性喜施舍，不肯妄取人一毫一厘，最是个公直有名的人。一日独坐在家内屋檐之下，朗声诵经。忽然一个人背了包裹，走到面前来放下包裹在地，向伯皋作一揖道：“借问老丈一声。”伯皋慌忙还礼道：“有甚话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是个浙江人，在湖广做买卖。来到此地，要寻这里一个丘伯皋，不知住在何处？”伯皋道：“足下问彼住处，敢是与他旧相识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一向不曾相识，只是江湖上闻得这人是个长者，忠信可托。今小子在途路间，有些事体，要干累他，故此动问。”伯皋道：“在下便是丘伯皋。足下既是远来相寻，请到里面来细讲。”立起身来拱进室内坐定，问道：“足下高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姓南，贱号少营。”伯皋道：“有何见托？”少营道：“小子有些事体，要到北京会一个人，两月后可回了。”手指着包裹道：“这里头颇有些东西，今单身远走，路上干系，欲要寄顿停当，方可起程。世上的人，便是亲眷朋友最相好的，撞着财物交关，就未必保得心肠不变。一路闻得吾丈大名，是分毫不苟的人，所以要将来寄放在此，安心北去，回来叩谢。即此便是干累老丈之处，别无他事。”伯



皋道：“这个当得。但请足下封记停当，安放舍下。只管放心自去，万无一失。”少营道：“如此多谢。”当下依言把包裹封记好了，交与伯皋，拿了进去。伯皋见他是远来的人，整治酒饭待他。他又要置办上京去的几件物事，未得动身。伯皋就留他家里住宿两晚，方才别去。

过了两个多月，不见他来。看看等至一年有余，杳无音耗。伯皋问着北来的浙江人，没有一个晓得的。要差人到浙江去问他家里，又不晓得他地头住处。相遇着而人便问南少营，全然无人认得。伯皋道：“这桩未完事，如何是了？”没计奈何，巷口有一卜肆甚灵，即时去问卜一卦。那占卦的道：“卦上已绝生气，行人必应沉没在外，不得回来。”伯皋心下委决不开，归来与妻子商量道：“前日这人与我素不相识，忽然来寄此包裹。今一去不来，不知包内是甚么东西，焉欲开来看一看。这人道我忠厚可托，故一面不相识，肯寄我处，如何等不得他来？欲待不看，心下疑惑不过。我想只不要动他原物，便看一看，想也无害。”妻子道：“自家没有取心，便是看看何妨？”取将出来，觉得沉重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黄金白银，约有千两之数。伯皋道：“原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，如何却不来了？启卦的说卦上已绝生气，莫不这人死了，所以不来。我而今有个主意，在他包里取出五十金来，替他广请高僧，做一坛佛事，祈求佛力，保佑他早早回来。倘若真个死了，求他得免罪苦，早早受生，也是我和他相与一番。受寄多时，尽了一片心，不便是这样埋没了他的。”妻子道：“若这人不死，来时节动了他五十两，怎么回他？”伯皋道：“我只把这实话对他讲，说是保佑他回来的，难道怪我不成？十



分不认账，我填还他也罢了。佛天面上，那里是使了屈钱处？”算计已定，果然请了几众僧人，做了七昼夜功果。伯皋是致诚人，佛前至心祈祷，愿他生得早归，死得早脱。功果已罢，又是几时，不见音信，眼见得南少营不来了。伯皋虽无贪他东西念头，却没个还处。自佛事五十两之外，已此是入己的财物。伯皋心里常怀着不安，日远一日，也不以为意了。

伯皋一向无子，这番佛事之后，其妾即有好孕。明年生下一男，眉目疏秀，甚觉可喜。伯皋夫妻十分爱惜。养到五六岁，送他上学，取名丘俊。岂知小聪明甚有，见了书就不肯读，只是赖学。到得长大来，一发不肯学好，专一结识了一班无赖子弟，嫖赌行中一溜，撒漫使钱，戒训不下。村里人见他如此作为，尽皆叹息道：“丘伯皋做了一世好人，生下后代，乃是败子。天没眼睛，好善无报。”如此过了几时，伯皋与他娶了妻，生有一子。指望他渐渐老成，自然收心。不匡丘俊有了妻儿，越加在肆，连妻儿不放在心上，弃着不管。终日只是三街两市，和着酒肉朋友串哄，非赌即嫖，一个月不回家来。便是到家，无非是取钱钞，要当头。伯皋气忿不过。

一日，伯皋出外去，思量他在家非为，哄他回来锁在一间空室里头。团团多是墙壁，只留着一个圆洞，放进饮食。就是生了双翅，也没处飞将出来。伯皋去了多时，丘俊坐在房里，真如囹圄一般。其大娘甚是怜他，恐怕他愁苦坏了。一日早起，走到房前，在壁缝中张他一张，看他在里面怎生光景。不看万事全休，只这一看，那一惊非小可！正是：

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一桶雪水来。

丘俊的大娘，看见房里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样，吃了一惊。仔细看时，俨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营。大娘认得明白，不敢则声，嘿嘿归房。恰好丘伯皋也回来，妻子说着怪异的事，伯皋猛然大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不必说了，原是他的东西，我怎管得他浪费？枉做冤家！”登时开了门，放了丘俊出来，听他仍旧外边浮浪。快活不多几时，酒色淘空的身子，一口气不接，无病而死。伯皋算算所费，恰正是千金的光景。明晓得是因果，不十分在心上，只收拾孙子过日，望他长成罢了。

后边人议论丘俊是南少营的后身，来取这些寄下东西的，不必说了。只因丘伯皋是个善人，故来与他家生下一孙，衍着后代，天道也不为差。但只是如此忠厚长者，明受人寄顿，又不曾贪谋了他的，还要填还本人，还得尽了方休。何况实负欠了人，强要人的打点受用，天岂容得你过？所以冤债相偿，因果的事，说他一年也说不了。小子而今说一个没天理的，与看官们听一听。

钱财本有定数，莫要欺心胡做！

试看古往今来，只是一本帐簿。

却说元朝至正年间，山东有一人姓元名自实，田庄为生，家道丰厚。性质愚纯，不通文墨，却也忠厚认真，一句说话两个半句的人。同里有个姓繆的千户，与他从幼往来相好。一日繆千户选授得福建地方官职，收拾赴任。缺少路费，要在自实处借银三百两。自实慨然应允，繆千户写了文卷送过去。自实道：“通家至爱，要文卷做甚么？他日还不还，在你心里。你去做官的人，料不赖了我的。



“此时自实恃家私有余，把这几两银子也不放在心上，竟自不收文卷，如数交与他去。缪千户自去上任了。

真是事有不测。至正末年间，山东大乱，盗贼四起。自实之家，被劫群盗掠一空，所剩者田地屋宇，兵戈扰攘中，又变不出银子来。恋着住下，又恐性命难保，要寻个好去处避兵。其时福建被陈友定所据，七郡地方独安然无事。自实与妻子商量道：“目今满眼兵戈，只有福建平静。况缪君在彼为官，可以投托。但道途阻塞，人口牵连，行动不得。莫若寻个海船，搭了他由天津出海，直趋福州。一路海洋，可以径达，便可挈家而去了。”商量已定，收拾了些零剩东西，载了一家上了海船，看了风讯开去，不则几时，到了福州地面。

自实上岸，先打听缪千户消息。见说缪千户正在陈友定幕下，当道用事，威权隆重，门庭赫奕。自实喜之不胜，道是来得着了。匆忙之中，未敢就未见他，且回到船里对妻子说道：“问着了缪家，他正在这里兴头，便是我们的造化了。”大家欢喜。自实在福州城中赁下了一个住居，接妻子上来，安顿行李停当，思量要见缪千户。转一个念头道：“一路受了风波，颜色憔悴，衣裳褴褛，他是兴头的时节，不要讨他鄙贱，还宜从容为是。”住了多日，把冠服多整饰齐楚，面庞也养得黑色退了，然后到门求见。门上人见是外乡人，不肯接帖，问其来由，说是山东。门上人道：“我们本官最怕乡里来缠，门上不敢禀得，怕惹他恼燥。等他出来，你自走过来我面见他，须与吾们无干。他只这个时节出来快了。”自实依言站着等候。果然不多一会，缪千户骑着马出来拜客。自实走到马前。躬身打拱。



繆千户把眼看到别处，毫厘不象认得的。自实急了，走上前去说了山东土音，把自己姓名大声叫喊。繆千户听得，只得叫拢住了马，认一认，假作吃惊道：

“元来是我乡亲，失瞻，失瞻！”下马来作了揖，拉了他转到家里来，叙了宾主坐定。一杯茶罢，千户自立起身来道：“适间正有小事要出去，不得奉陪。且请仁兄回寓，来日薄具小酌，申请过来一叙。”自实不曾说得甚么，没奈何且自别过。

等到明日，千户着个人拿了一个单帖来请自实。自实对妻子道：“今日请我，必有好意。”欢天喜地，不等再邀，跟着就走。到了衙门，千户接着，自实只说道长久不见，又远来相投，怎生齐整待他。谁知千户意思甚淡，草草酒果三杯，说些地方上大概的话。略略问问家中兵戈光景、亲眷存亡之类，毫厘不问着自实为何远来，家业兴废若何。比及自实说得遭劫逃难，苦楚不堪。千户听了，也只如常，并无惊骇怜恤之意。至于借银之事，头也不提起，谢也不谢一声。自实几番要开口，又想道：“刚到此地，初次相招，怎生就说讨债之事？万一冲撞了他，不好意思。”只得忍了出门。到了下处，旅寓荒凉，柴米窘急。妻子问说：“何不与繆家说说前银，也好付些来救急？”自实说初到不好启齿，来曾说得的缘故。妻子怨恨道：“我们万里远来，所干何事？专为要投托繆家，今持特请去一番，却只贪着他些微酒食，碍口识羞，不把正经话提起，我们有甚么别望头在那里？”自实被埋怨得不耐烦，踌躇了一夜。

次日早起，就到繆千户家去求见。千户见说自实到来，心里已有几分不象意了。免不得出来见他，意思甚倦，叙



得三言两语，做出许多勉强支吾的光景出来。自实只得自家开口道：“在下家乡遭变，拚了性命挈家海上远来，所仗惟有兄长。今日有句话，不揣来告。”千户不等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不必兄说，小弟已知。向着承借路费，于心不忘。虽是一官萧条，俸入微薄，恰是故人远至，岂敢辜恩？兄长一面将文卷简出来，小弟好照依数目打点，陆续奉还。”看官，你道此时繆千户肚里，岂是忘记了当初借银之时，并不曾有文卷的？只是不好当面赖得，且把这话做出推头，等他拿不出文卷来，便不好认真催逼，此乃负心人起赖端的圈套处。自实是个老实人，见他说得蹊跷了，吃惊道：“君言差矣！当初乡里契厚，开口就相借，从不曾有甚么文契。今日怎么说出此话来？”千户故意妆出正经面孔来道：“岂有是理！债负往来，全凭文卷。怎么说个没有？或者兵火之后，君家自失去了，客或有之。然既与兄旧交，而今文卷有无也不必论，自然处来还兄。只是小弟也在本足之乡，一时性急不得。从容些个勉强措办才妙。

自实听得如此说了，一时也难相逼，只得唯唯而出。一路想他说话古怪，明是欺心光景。却是既到此地，不得不把他来作傍。他适才也还有从容处还的话，不是绝无生意的，还须忍耐几日，再去求他。只是我当初要好的不是，而今权在他人之手，就这般烦难了。归来与妻子说知，大家叹息了一回，商量还只是求他为是。只得挨着面皮，走了几次，常只是这些说话，推三阻四。一千年也不赖，一万年也不还。耳朵里时时好听，并不见一分递过手里来。欲待不走时，又别无生路。自实走得一个不耐烦，正所谓：



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

自实枉自奔波多次，竟无所得。日挨一日，倏忽半年。看看已近新正。自实客居萧索，合家嗷嗷，过岁之计，分毫无处。自实没奈何了，只得到缪家去，见了千户，一头哭，一头拜将下去道：“望兄长救吾性命则个！”千户用手扶起道：

“何至于此！”自实道：“新正在迩，妻子饥寒，囊乏一钱，瓶无一粒粟，如何过得日子？向着所借银两，今不敢求还，任凭尊意应济多少，一丝一毫，尽算是尊赐罢了。就是当时无此借货一项，今日故人之谊，也求怜悯一些。”说罢大哭。千户见哭得慌了，也有些不安。把手指数一数道：“还有十日，方是除夜。兄长可在家专待，小弟分些禄米，备些柴薪之费，送到贵寓，以为兄长过岁之资。但勿以轻微为怪，便见相知。”自实穷极之际，见说肯送些东西了，心下放掉了好些，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且延残喘到新年，便是盛德无尽。”欢喜作别。临别之时，千户再三叮嘱道：“除夕切勿他往，只在贵寓等着便是。”自实领诺，归到寓中，把千户之言对妻子说了，一家安心。

到了除日，清早就起来坐在家里等候。欲要出去寻些过年物事，又恐怕一时错过，心里还想等有些钱钞到手了，好去运动。呆呆等着，心肠扒将出来，叫一个小厮站在巷口，看有甚么动静，先来报知。去了一会，小厮奔来道：“有人挑着米来了。”自实急出门一看，果然一个担夫挑着一担米，一个青衣人前头拿了帖儿走来。自实认道是了。只见走近门边，担夫并无歇肩之意，那个青衣人也径自走过了。自实疑心道：“必是不认得吾家，错走过了。”连忙



叫道：“在这里，可转来。”那两个并不回头。自实只得赶上前去问青衣人道：“老哥，送礼到那里去的？”青衣人把手中帖与自实看道：“吾家主张员外送米与馆宾的，你问他则甚？”自实情知不是，佯佯走了转来，又坐在家。一会，小厮又走进来道：

“有一个公差打扮的，肩上驮了一肩钱走来了。”自实到门边探头一望道：“这番是了。”只见那公差打扮的经过门首，脚步不停，更跑得紧了些。自实越加疑心，跑上前问时，公差答道：“县里知县相公送这些钱与他乡里过节的。”自实又见不是，心里道：“别人家多纷纷送礼，要见只在今日这一日了，如何我家的偏不见到？”自实心里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身子好象做盘上蚂蚁，一霎也站脚不住。看看守到下午，竟不见来，落得探头探脑，心猿意马。这一日，一件过年的东西也不买得。到街前再一看，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，开店的多关了门，只打点过新年了。自实反为缪家所误，粒米束薪家里无备，妻子只是怨怅啼哭。别人家欢呼畅饮，爆竹连天，自实据眉皱目，凄凉相对。自实越想越气，双脚乱跳，大骂：“负心的狠贼，害人到这个所在！”一愤之气，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来，在磨石上磨得雪亮。对妻子道：“我不杀他，不能雪这口气！我拚着这命抵他，好歹三推六问，也还迟死几时。明日绝早清晨，等他一出门来，断然结果他了。”妻子劝他且用性，自实那里按纳得下？捏刀在手，坐到天明，鸡鸣鼓绝，径望缪家门首而去。

且说这条巷中间有一小庵，乃自实家里到缪家必由之路。庵中有一道者号轩辕翁，年近百岁，是个有道之士。



自实平日到繆家里经过此庵，每走到里头歇足，便与庵主轩辕翁叙一会闲话。往来既久，遂成熟识。此日是正月初一日元旦，东方将动，路上未有行人。轩辕翁起来开了门，将一张桌当门放了，点上两枝蜡烛，朝天拜了四拜。将一卷经摊在桌上，中间烧起一炉香，对着门坐下，朗声而诵。诵不上一两板，看见街上天光熹微中，一个人当前走过，甚是急遽，认得是元自实。因为怕断了经头，由他自去，不叫住他。这个老人家道眼清明，看元自实在前边一面走，后面却有许多人跟着。仔细一看，那里是人？乃是奇形怪状之鬼，不计其数，跳舞而行。但见：

或握刀剑，或执椎凿；

披头露体，势甚凶恶。

轩辕翁住了经不念，口里叫声道：“怪哉！”把性定一回，重把经念起。不多时，见自实复走回来，脚步懒慢。轩辕翁因是起先诧异了，嘿嘿看他自走，不敢叫破。自实走得过，又有百来个人跟着在后。轩辕翁着眼细看，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远，却是打扮大不相同，尽是金冠玉佩之士。但见：

或挈幢盖，或举旌幡；

和客悦色，意甚安闲。

轩辕翁惊道：“这却是甚么缘故？岁朝清早，所见如此，必是元生死了，适间乃其阴魂，故到此不进门来。相从的，多是神鬼，然恶往善归，又怎么解说？”心下狐疑未决，一面把经诵完了，急急到自实家中访问消耗。

进了元家门内，不听得里边动静。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有客相拜。”自实在里头走将出来，见是个老人家新年



初一相拜，忙请坐下。轩辕翁说了一套随俗的吉利话，便问自实道：“今日绝清早，足下往何处去！去的时节甚是匆匆，回来的时节甚是缓缓，其故何也？愿得一闻。”自实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，不好告诉得老丈。”轩辕翁道：“但说何妨？”自实把缪千户当初到任借他银两，而今来取只是推托，希图混赖及年晚哄送钱米，竟不见送，以致狼狈过年的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轩辕翁也顿足道：“这等恩将仇报，其实可恨！这样人必有天报，足下今日出门，打点与他寻闹么？”自实道：“不敢欺老丈，昨晚委实气了一晚。吃亏不过，把刀磨快了，巴到天明，意欲往彼门首等他清早出来，一刀刺杀了，以雪此恨。及至到了门首，再想一想，他固然得罪于我，他尚有老母妻子，平日与他通家往来的，他们须无罪。不争杀了千户一人，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乡了。思量自家一门流落之苦，如此难堪，怎忍叫他家也到这地位！宁可他负了我，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。所以忍住了这口气，慢慢走了来。心想未定，不曾到老丈处奉拜得，却教老丈先降，得罪，得罪。”轩辕翁道：“老汉不是拜年，其实有桩奇异，要到宅上奉访。今见足下诉说这个缘故，当与足下称贺。”自实道：“有何可贺？”轩辕翁道：“足下当有后禄，适间之事，神明已知道了。”自实道：“怎见得？”轩辕翁道：“方才清早足下去时节，老汉看见许多凶鬼相随；回来时节，多换了福神。老汉因此心下奇异。今见足下所言如此，乃知一念之恶，凶鬼便至；一念之善，福神便临。如影随形，一毫不爽，暗室之内，造次之间，万不可萌一毫恶念，造罪损德的！足下善念既发，鬼神必当嘿佑，不必愁恨了。”



自实道：“难承老丈劝慰，只是受了负心之骗，一个新岁，钱米俱无，光景难堪。既不杀得他，自家寻个死路罢，也羞对妻子了。”轩辕翁道：“休说如此短见的话！老汉庵中尚有余粮，停会当送些过来，权时应用。切勿更起他念！”自实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”轩辕翁作别而去。

去不多时，果然一个道者领了轩辕翁之命，送一挑米、一贯钱到自实家来。自实枯渴之际，只得受了。转托道者致谢庵主。道者去后，自实展转思量：“此翁与我向非相识，尚承其好意如此。叵耐繆千户负欠了我的，反一毛不拔。本为他远来相投，今失了望，后边日子如何过得？我要这性命也没干！况且此恨难消，据轩辕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，我阳世不忍杀他，何不寻个自尽到阴间告理他去？必有伸诉之处。”遂不与妻子说破，竟到三神山下一个八角井边，叹了一口气，仰天叹道：“皇天有眼，我元自实被人赖了本钱，却教我死于非命！可怜，可怜！”说罢，扑通的跳了下去。

自实只道是水淹将来，立刻可死。谁知道井中可煞作怪，自实脚踏实地，点水也无。伸手一摸，两边俱是石壁削成。中间有一条狭路，只好客身。自实将手托着两壁，黑暗中只管向前，依路走去。走勾有数百步远，忽见有一线亮光透入，急急望亮处走去。须臾壁尽路穷，乃是一个石洞小口。出得一时，豁然天日明朗，别是一个世界。又走了几十步，见一所大宫殿，外边门上牌额四个大金字，乃是“三山福地”。自实瞻仰了一会，方敢举步而入。但见：古殿烟消，长廊昼静。徘徊四顾，阒无人踪。钟磬一声，恍来云外。自是洞天福地，宜有神仙在此藏；绝非俗



境尘居，不带夙缘那得到？

自实立了一响，不见一个人面。肚里饥又饥，渴又渴，腿脚又酸，走不动了。见面前一个石坛，且是洁净。自实软倒来，只得眠在石坛旁边歇息一回。忽然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乃是道士打扮；走到自实面前，笑问自实道：“翰林已知客边滋味了么？”自实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客边滋味，受得勾苦楚了，如何呼我做翰林？岂不大差！”道士道：“你不记得在兴庆殿草诏书了么？”自实道：“一发好笑，某乃山东鄙人，布衣贱士，生世四十，目不知书。连京里多不曾认得，晓得甚么兴庆殿草甚么诏书？”道士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人生换了皮囊，便为嗜欲所汨，饥寒所困，把前事多忘记了。你来此间，腹中已饿了么？”自实道：“昨晚忿恨不食，直到如今，为寻死地到此，不期误入仙境。却是腹中又饿，口中又渴，腿软筋麻，当不得，暂卧于此。”道士袖里模出大梨一颗、大枣数枚，与自实道：“你认得这东西么？此交梨、火枣也。你吃了下去，不惟免了饥渴，兼可晓得过去之事。”自实接来手中，正当饥渴之际，一口气吃了下去。不觉精神爽健，瞑目一想，惺然明悟。记得前生身为学士，在大都兴庆殿侧草诏，尤如昨日。一轂辘扒将起来，拜着道士道：“多蒙仙长佳果之味，不但解了饥渴，亦且顿悟前生。但前生既如此清贵，未知作何罪业，以致今生受报，弄得加此没下梢了？”道士道：“你前世也无大罪，但在任之时，自恃文学高强，忽略后进之人，不肯加意汲引，故今世罚你愚俗，不通文义。又妄自尊大，拒绝交游，毫无情面，故今世罚你漂泊，投入不着。这也是一还一报，天道再不差的。今因你一念之善，故有



分到此福地与吾相遇，救你一命。”道士因与自实说世间许多因果之事，某人是善人，该得好报。某人是恶人，该得恶报。某人乃是无厌鬼王出世，地下有十个炉替他铸横财，故在世贪饕不止，贿赂公行，他日福满，当受幽囚之祸。某人乃多杀鬼王出世，有阴兵五百，多是铜头铁额的，跟随左右，助其行虐，故在世杀害良民，不戢军士，他日命衰，当受割截之殃。其余凡贪官污吏、富室豪民，及矫情干誉、欺世盗名种种之人，无不随业得报，一一不爽。自实见识得这等利害明白，打动了心中事，遂问道：“假似繆千户欺心混赖，负我多金，反致得无聊如此，他日岂不报应？”道士道：“足下不必怪他。他乃是王将军的库子，财物不是他的，他岂得妄动耶？”自实道：“见今他享荣华，我受贫苦，眼前怎么当得？”道士道：“不出三年，世运变革，地方将有兵戈大乱，不是这光景了。你快择善地而居，免受池鱼之祸。”自实道：“在下愚昧，不识何处可以躲避？”道士道：“福宁可居，且那边所在与你略有缘分，可偿得你前日好意贷人之物，不必想繆家还了。此皆子善念所至也。今到此已久，家人悬望，只索回去罢！”自实道：“起初自井中下来，行了许多暗路，今不能重记。就寻着了旧路，也上去不得，如何归去？”道士道：“此间别有一径，可以出外，不必从旧路了。”因指点山后一条路径，叫自实从此而行。自实再拜称谢，道士自转身去了。

自实依着所指之径，行不多时，见一个穴口，走将出来，另有天日。急回头认时，穴已不见。自实望去百步之外，远远有人行走。奔将去问路，元来即是福州城外。遂



急急跑回家来，家人见了又惊又喜，道：“那里去了这几日？”自实道：“我今日去，就是今日来，怎么说几日？”家人道：“今日是初十了，自那日初一出门，到晚不见回来，只道在轩辕翁庵里。及至去问时，却又说不曾来。只疑心是有甚么山高水低。轩辕翁说：‘你家主人还有后禄，定无他事。’所以多勉强宽解。这几日杳然无信，未免慌张。幸得来家却好了。”自实把愤恨投井，谁知无水不死，却遇见道士，奇奇怪怪许多说话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闻得仙家日月长，今吾在井只得一晌，世上却有十日。这道士多分是仙人，他的说话，必定有准，我们依言搬在福宁去罢。不要恋恋繆家的东西，不得到手，反为所误了。”一面叫人收拾起来，打点上路。自实走到轩辕翁庵中别他一别，说迁去之意。轩辕翁问：“为何发此念头？”自实把井中之事说了一遍。轩辕翁跌足道：“可惜足下不认得人！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。我修炼了一世，不能相遇，岂知足下当面错过？仙家之言，不可有违！足下迁去为上。老汉也自到山中去了。若住在此地，必为乱兵所杀。”自实别了回来，一径领了妻子同到福宁。

此时天下扰乱，赋役烦重，地方多有逃亡之屋。自实走去寻得几间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，并叠瓦砾，将就修葺来往。挥锄之际，铮然有声，掘将下去，却是石板一块。掇将开来，中有藏金数十锭。合家见了不胜之喜，恐怕有人看见，连忙收拾在箱匣中了。自实道：“井中道士所言，此间与吾有些缘分，可还所贷银两，正谓此也。”将来秤一秤，果是三百金之数，不多不少。自实道：“井中人果是仙人，在此住料然不妨。”从此安顿了老小，衣食也充



足了些，不愁冻馁，放心安居。后来张士诚大军临福州，陈平章遭掳，一应官更多被诛戮。缪千户一家，被王将军所杀，尽有其家资。自实在福宁竟得无事，算来恰恰三年。道士之言，无一不验，可见财物有定数，他人东西强要不得的。为人一念，善恶之报，一些不差的。有诗为证：

一念起时神鬼至，何况前生夙世缘！

方知富室多悭吝，只为他人守业钱。

##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

瑞气笼清晓。卷珠帘，次第笙歌，一时齐奏。无限神仙离蓬岛，凤驾鸾车初到。见拥个、仙娥窈窕。玉珮玎铛风缥缈，望娇姿、一似垂杨袅。天上有，世间少。刘郎正是当年少。更那堪，天教付与，最多才貌。玉树琼枝相映耀，谁与安排忒好？有多少、风流欢笑。直待来春成名了，马如龙、绿绶欺芳草。同富贵，又偕老。

这首词名《贺新郎》，乃是宋时辛稼轩为人家新婚吉席而作。天下喜事，先说洞房花烛夜，最为热闹。因是这热闹，就有趁哄打劫的了。吴兴安吉州富家新婚，当夜有一个做贼的，趁着人杂时节，溜将进去，伏在新郎的床底下了，打点人静后，出来卷取东西。怎当这人家新房里头，一夜停火到天明。床上新郎新妇，云雨欢浓了一会，枕边切切私语，你问我答，烦琐不休。说得高兴，又弄起那话儿来，不十分肯睡。那贼躲在床下，只是听得肉麻不过，却是不曾静悄。又且灯火明亮，气也喘不得一口，何况脱



身出来做手脚？只得耐心伏着不动。水火急时，直等日间床上无人时节，就床下暗角中撒放。如此三日夜，毕竟下不得手，肚中饿得难堪。顾不得死活，听得人声略定，拼着命魑魑走出，要寻路逃去。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见，叫一声“有贼！”前后人多扒起来，拿住了。先是一顿拳头脚尖，将绳捆着，谁备天明送官。贼人哀告道：“小人其实不曾偷得一毫物事，便做道不该进来，适间这一顿臭打，也拆算得过了。千万免小人到官，放了出去，小人自有报效之处。”主翁道：“谁要你报效！你每这样歹人，只是送到官，打死了才干净。”贼人道：“十分不肯饶我，我到官自有说话。你每不要懊悔！”主翁见他说得倔强，更加可恨，又打了几个巴掌。

捆到次日，申破了地方，一同送到县里去。县官审问时，正是贼有贼智，那贼人不慌不忙的道：“老爷详察，小人不是个贼，不要屈了小人！”县官道：“不是贼，是甚么样人，躲在人家床下？”贼人道：“小人是个医人，只为这家新妇，从小有个暗疾，举发之时，疼痛难当，惟有小人医得，必要亲手调治，所以一时也离不得小人。今新婚之夜，只怕旧疾举发，暗约小人随在房中，防备用药，故此躲在床下。这家人不认得，当贼拿了。”县官道：“那有此话？”贼人道：

“新妇乳名瑞姑，他家父亲，宠了妾生子女，不十分照管他。母亲与他一路，最是爱惜。所以有了暗疾，时常叫小人私下医治。今若叫他到官，自然认得小人，才晓得不是贼。”知县见他丁一确二说着，有些信将起来，道：“果有这等事，不要冤屈了平人。而今只提这新妇当堂一



认就是了。”

元来这贼躲在床下这三夜，备细听见床上的说话。新妇果然有些心腹之疾，家里常医的。因告诉丈夫，被贼人记在肚里，恨这家不饶他，当官如此攀出来。不惟可以遮饰自家的罪，亦且可以弄他新妇到官，出他家的丑。这是那贼人惫赖之处。那晓县官竟自被他哄了，果然提将新妇起来。富家主翁急了，负极去求免新妇出官。县官那里肯听？富家翁又告情愿不究贼人罢了，县官大怒道：“告别人做贼也是你，及至要个证见，就说情愿不究，可知是诬赖平人为盗。若不放新妇出来质对，必要问你诬告。”富家翁计无所出，方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放了这猾贼也罢，而今反受他累了。”

衙门中一个老吏，见这富家翁徬徨，问知其故，便道：“要破此猾贼也不难，只要重重谢我。我去禀明了，有方法叫他伏罪。”富家翁许了谢礼十两。老吏去禀县官道：“这家新妇初过门，若出来与贼盗同辨公庭，耻辱极矣！老爷还该惜具体面。”县官道：“若不出来，怎知贼的真假？”老吏道：“吏典到有一个愚见。想这贼潜藏内室，必然不曾认得这妇人的，他却混赖其妇有约。而今不必其妇到官，密地另使一个妇人代了，与他相对。他认不出来，其诬立见，既可以辨贼，又可以周全这家了。”县官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就叫吏典悄地去唤一娼妇打扮了良家，包头素衣，当贼人面前带上堂来，高声禀道：“其家新妇瑞姑拿到！”贼人不知是假，连忙叫道：“瑞姑，瑞姑，你约我到房中治病的，怎么你公公家里拿住我做贼送官，你就不说一声？”县官道：“你可认得正是瑞姑了么？”贼



人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？从小认得的。”县官大笑道：“有这样奸诈贼人，险被你哄了。元来你不曾认得瑞姑，怎赖道是他约你医病？这是个娼妓，你认得真了么？”贼人对口无言，县官喝叫用刑。贼人方才诉说不曾偷得一件，乞求减罪。县官打了一顿大板，枷号示众。因为无赃，恕其徒罪。富家翁新妇方才得免出官。这也是新婚人家一场大笑话。

先说此一段做个笑本。小子的正话，也说着一个新婚人家，弄出好些没头的官司，直到后来方得明白。

本为花烛喜筵，弄作是非苦海。

不因天网恢恢，哑谜何对得解？

却说直隶苏州府嘉定县有一人家，姓郑，也是经纪行中人，家事不为甚大。生有一女，小名蕊珠，这倒是个绝世佳人，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许下本县一个民家姓谢，是谢三郎，还未曾过门。这个月里拣定了吉日，谢家要来取去。三日之前，蕊珠要整容开面，郑家老儿去唤整容匠。元来嘉定风俗，小户人家女人鬲头剃脸，多用着男人。其时有一个后生，姓徐名达，平时最是不守本分，心性奸巧好淫，专一打听人家女子，那家生得好，那家生得丑。因为要像心看着内眷，特特去学了那栲工生活，得以进入内室。又去做那婚筵茶酒，得以窥看新人。如何叫得茶酒？即是那边候相之名，因为赞礼时节在旁高声“请茶！”“请酒！”多是他口里说的，所以如此称呼。这两项生意，多傍着女人行止，他便一身兼做了。此时郑家就叫他与女儿蕊珠开面。徐达带了鬲头家伙，一径到郑家内里来。蕊珠做女儿时节，徐达未曾见一面，而今却叫



他整客，煞是看得亲切。徐达一头动手，一头觑玩，身子如雪狮子向火，看看软起来。那话儿如吃石髓的海燕，看看硬起来。可惜碍着前后有人，恨不就势一把抱住弄他一会。郑老儿在旁看见模样，识破他有些轻薄意思。等他用手一完，急打发他出到外边来了。

徐达看得浑身似火，背地里手铳也不知放了几遭，心里掉不下。晓得嫁去谢家，就设法到谢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。到得那日，郑老儿亲送女儿过门。只见出来迎接的候相，就是前日的栲工徐达。心下一转道：“元来他又在此。”比至新人出轿，行起礼来，徐达没眼看得，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。口里哩连罗连，把礼数多七颠八倒起来。但见：东西错认，左右乱行。信口称呼，亲翁忽为亲妈；无心赞喝，该“拜”反做该“兴”。见过泰山，又请岳翁受礼；参完堂上，还叫父母升厅。不管糟坏郎君，只是贪看新妇。徐达乱嘈嘈的行过了许多礼数，新娘子花烛已过，进了房中，算是完了，只要款待送亲吃喜酒。

这谢家民户人家，没甚人力，谢翁与谢三郎只好陪客在外边，里头妈妈率了一二个养娘，亲自厨房整酒。有个把当直的，搬东搬西，手忙脚乱，常是来不迭的。徐达相礼，到客人坐定了席，正要“请汤”、“请酒”是件赞唱，忽然不见了他。两三次汤送到，只得主人自家请过吃了。将至终席，方见徐达慌慌张张在后面走出来，喝了两句。比至酒散，谢翁见茶酒如此参前失后，心中不喜，要叫他来埋怨几句，早又不见。当值的道：“方才往前面去了。”谢翁道：“怎么寻了这样不晓事的？如此淘气！”亲家翁不等茶酒来赞礼，自起身谢了酒。



谢三郎走进新房，不见新娘子在内，疑他床上睡了，揭帐一看，仍然是张空床。前后照看，竟不见影。跑至厨房间人时，厨房中人多嚷道：“我们多只在这里收拾，新娘子花烛过了，自坐房中，怎么倒来问我们？”三郎叫了当直的后来各处找寻，到后门一看，门又关得好好的。走出堂前说了，合家惊惶。当直的道：

“这个茶酒、一向不是个好人，方才喝礼时节看他没心没想，两眼只看着新人，又两次不见了他，而今竟不知那里去了。莫不是他有甚么奸计，藏过了新人么？”郑老儿道：“这个茶酒，元不是好人。小女前日开面也是他。因见他轻薄态度，正心里怪恨，不想宅上茶酒也用着他。”郑家随来的仆人也说道：“他元是个游嘴光棍，这龇头赞礼，多是近新来学了搯哄过日子的。毕竟他有缘故，去还不远，我们追去。”谢家当直的道：“他要内里拐出新人，必在后门出后巷里去了。方才后门关好，必是他复身转来关了，使人不疑。所以又到堂前敷衍这一回，必定从前面转至后巷去了，故此这会不见，是他无疑。”

此时是新婚人家，篋子火把多有在家里，就每人点着一根。两家仆人与同家主共是十来个，开了后门，多望后巷里起来。元来谢家这条后门路，是一个直巷，也无弯曲，也无旁路。火把照起，明亮犹同白日，一望去多是看见的。远远见有两三个人走，前头差一段路，去了两个，后边有一个还在那里。疾忙赶上，拿住火把一照，正是徐茶酒。问道：“你为何在这里？”徐达道：“我有些小事，等不得酒散，我要回去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要回去，直不得对本家说声？况且好一会不见了你，还在这里行走，岂是回去的？”



你好好说，拐将新娘子那里去了？”徐达支吾道：“新娘子在你家里，岂是我掌礼人包管的？”众人打的打，推的推，喝道：“且拿这游嘴光棍到家里拷问他出来！”一群人拥着徐达，到了家里。两家亲翁一同新郎各各盘问，徐达只推不知。一齐道：“这样顽皮赖骨，私下问他，如何肯说！绑他在柱上，待天明送到官去，难道当官也赖得？”遂把徐达做一团捆住，只等天明。此时第一个是谢三郎扫兴了。

不能勾握雨携云，整備着鼠牙雀角。

喜筵前在唤新郎，洞房中依然独觉。

众人闹闹嚷嚷簇拥着徐达，也有吓他的，也有劝他的，一夜何曾得睡？徐达只不肯说。

须臾，天已大明，谢家父子教众人带了徐达，写了一纸状词，到县堂上告准，面禀其故。知县惊异道：“世间有此事？”遂唤徐达问道：“你拐的郑蕊珠那里去了？”徐达道：“小人是婚筵的茶酒，只管得行礼的事，怎晓得新人的去向？”谢公就把他不辞而去，在后巷赶着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知县喝叫用刑起来，徐达虽然是游花光棍，本是柔脆的人，熬不起刑。初时支吾两句，看看当不得了，只得招道：“小人因为开面时，见他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心。晓得嫁与谢家，谋做了婚筵茶酒。预先约会了两个同伴埋伏在后门了。趁他行礼已完，外边只要上席，小人在里面一看，只见新人独坐在房中，小人哄他还要行礼。新人随了小人走出，新人却不认得路，被小人引他到了后门，就把新人推与门外二人。新人正待叫喊，却被小人关好了后门，望前边来了。仍旧从前边抄至后巷，赶着二人。正



要奔脱，看见后面火把明亮，知是有人赶来。那两个人顾不得小人，竟自飞跑去了。小人有这个新人在旁，动止不得。恰好路旁有个枯井，一时慌了，只得抱住了他，摔了下去。却被他们赶着，拿了送官。这新人现在井中。只此是实。”知县道：“你在他家时，为何不说？”徐达道：“还打点遮掩得过，取他出井来受用。而今熬刑不起，只得实说了。”知县写了口词，就差一个公人押了徐达，与同谢、郑两家人，快到井边来勘实回话。

一行人到了井边。郑老儿先去望一望，井底下黑洞洞，不见有甚声响。疑心女儿此时毕竟死了，扯着徐达狠打了几下，道：“你害我女儿死了，怕不偿命！”众人劝住道：“且捞了起来，不要厮乱，自有官法处他。”郑老儿心里又慌又恨，且把徐达咬住一块肉，不肯放。徐达杀猪也似叫喊。这边谢翁叫人停当了竹兜绳索，一面下井去救人。一个胆大些的家人，扎缚好了，挂将下去。井中无人，用手一模，果然一个人蹲倒在里面。推一推看，已是不动的了。抱将来放在兜中，吊将上去。众人一看，那里是甚么新娘子？却是一个大胡须的男子，鲜血模糊，头多打开的了。众人多吃了一惊。郑老儿将徐达又是一巴拿，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连徐达看见，也吓得呆了。谢翁道：“这又是甚么跷蹊的事？”对了井中问下边的人道：“里头还有人么？”井里应道：“并无甚么了，接了我上去。”随即放绳下去，接了那个家人上来。一齐问道：“井中还有甚么？”家人道：“止有些石块在内，是一个干枯的井。方才黑洞洞地摸起来的人，不知死活，可正是新娘子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是一个死了的胡子，那里是新人？你看么！”押差公人



道：“不要鸟乱了，回覆官人去，还在这个入娘的身上寻究新人下落。”

郑、谢两老儿多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就叫地方人看了尸首，一同公人去禀白县官。知县问徐达道：“你说把郑蕊珠推在井中，而今井中却是一个男尸，且说郑蕊珠那里去了？这尸是那里来的？”徐达道：“小人只见后边赶来，把新人推在井里是实。而今却是一个男尸，连小人也猜不出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起初约会这两个同伴，叫做甚么名字？必是这二人的缘故了。”徐达道：“一个张寅，一个李卯。”知县写了名字住址，就差人去拿来。瓮中捉鳖，立时拿到，每人一夹棍，只招得道：“徐达相约后门等待，后见他推出新人来，负了就走。徐达在后赶来，正要同去。望见后面火把齐明，喊声大震，我们两个胆怯了，把新人掉与徐达，只是拼命走脱了。已后的事，一些也不知。”又对着徐达道：“你当时将的新人，那里去了？怎不送了出来，要我们替你吃苦？”徐达对口无言。知县指着徐达道：“还只是你这奴才奸巧！”喝叫再夹起来，徐达只喊得是小人该死。说来说去，只说到推在井中，便再说不去了。

知县便叫郑、谢两家父亲与同媒的人等，又拘齐两家左右邻里，备细访问。多只是一般不知情，没有甚么别话，也没有一个认得这尸首的。知县出了一张榜文，召取尸亲家属认领埋葬，也不曾有一个说起的。郑、谢两家自备了赏钱，知县又替他写了榜文，访取郑蕊珠下落，也没有一个人晓得影响的。知县断决不开，只把徐达收在监中，五日一比。谢三郎苦毒，时时催禀。县官没法，只得做他不着，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。徐达起初一时做差了事，到此



不知些头脑，教他也无奈何，只好巴过五口，吃这番痛棒。也没个打听的去处，也没个结局的法儿，真正是没头的公事，表过不提。

再说郑蕊珠那晚被徐达拐至后门，推与二人，便见把后门关了，方晓得是歹人的做作。欲待叫着本家人，自是新来的媳妇，不曾知道一个名姓，一时叫不出来。亦且门已关了，便口里喊得两句“不好了”，也没人听得。那些后生背负着只是走，心里正慌，只见后面赶来，两个人撒在地下竟自去了。那个徐达一把抱来，丢在井里。井里无水，又不甚深，只跌得一下，毫无伤损。听是上面众人喧嚷，晓得是自己家人，又火把齐明，照得井里也有光。郑蕊珠负极叫喊救人，怎当得上边人拿住徐达，你长我短，嚷得一个不耐烦。妇人声音，终久娇细，又在井里，那个听见？多簇拥着徐达，吆吆喝喝一路去了。郑蕊珠听得人声渐远，只叫得苦，大声啼哭。看看天色明亮，蕊珠想道：“此时上边未必无人走动。”高喊两声救人！又大哭两声，果然惊动了上边两人。只因这两个人走将来，有分教：

黄尘行客，翻为坠井之魂；

绿鬓新人，竟作离乡之妇。

说那两个人，是河南开封府报县客商。一个是赵申一个是钱已。合了本钱，同到苏、松做买卖。得了重利，正要回去。偶然在此经过，闻得啼哭喊叫之声却在井中出来，两个多走到井边，望下一看。此时天光照下去，隐隐见是个女人。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在这里头？”下边道：“我是此间人家新妇，被强盗劫来丢在此的。快快救我出来，到家自有重谢。”两人听得，自商量道：“从来说救人一命，



胜造七级浮屠。况是个女人，怎能勾出来？没人救他，必定是死。我每撞着也是有缘。行囊中有长绳，我每坠下去救了他起来。”赵申道：“我溜撒些，等我下去。”钱已道：“我身子笨，果然下去不得，我只在上边吊着绳头，用些空气力罢。”也是赵申悔气到了，见是女子，高兴之甚。擅拳裸袖，把绳缚在腰间，双手吊着绳。钱已一脚端着绳头，双手提着绳，一步步放将下去。到了下边，见是没水的，他就不慌不忙对郑蕊珠道：“我救你则个。”郑蕊珠道：“多谢大恩。”赵申就把身上绳头解下来，将郑蕊珠腰间如法缚了，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只把双手吊着绳，上边自提你上去，缚得牢，不掉下来的。快上去了，把绳来吊我。”郑蕊珠巴不得出来，放着胆吊了绳。上边钱已见绳急了，晓得有人吊着。尽气力一扯一扯的，吊出井来。钱已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个艳妆的女子：

虽然鬓乱钗横，却是天姿国色。

猛地井里现身，疑是龙宫拾得。

大凡人不可有私心，私心一起，就要干出没天理的勾当来。起初钱已与赵申商量救人，本是好念头。一下子救将起来，见是个美貌女子，就起了打偏手之心。思量道：“他若起来，必要与我争，不能勾独享。况且他囊中本钱尽多，而今生死之权，操在我手。我不放他起来，这女子与囊橐多是我的了。”歹念正起，听得井底下大叫道：“怎不把绳下来？”钱已发一个狠道：“结果了他罢！”在井旁掇起一块大石头来，照着井中叫声“下去！”可怜赵申眼睁睁望着上边放绳下来，岂知是块石头，不曾提防的，回避不及，打着脑盖骨，立时粉碎，呜呼哀哉了。



郑蕊珠在井中出来，见了天日，方抖擞衣服，略定得性。只见钱已如此做作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口里只念阿弥陀佛。钱已道：“你不要慌，此是我仇人，故此哄他下去，结果了他性命。”郑蕊珠心里道：“是你的仇人，岂知是我的恩人！”也不敢说出来，只求送在家里去。钱已道：“好自在话！我特特在井里救你出来，是我的人了。我怎肯送还你家去？我是河南开封富家，你到我家里，就做我家主婆，享用富贵了。快随我走！”郑蕊珠昏天黑地，不认得这条路是那里，离家是近是远，又没个认得的人在旁边，心中没个主见。钱已催促他走动道：“你若不随我，仍旧擗你在井中，一石头打死了，你见方才那个人么？”郑蕊珠惧怕，思量无计，只得随他去。正是：

才脱风狂子，又逢轻簿儿。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钱已一路吩咐郑蕊珠，教道他到家见了家人，只说苏州讨来的，有人来问赵申时，只回他还在苏州就是了。不多几日，到了开封杞县，进了钱已家里。谁知钱已家中还有一个妻子万氏，小名叫做虫儿。其人狠毒的甚。一见郑蕊珠就放出手段来，无所不至摆布他。将他头上首饰，身上衣服，尽都夺下。只许他穿着布衣服，打水做饭。一应粗使生活，要他一身支当。一件不到，大棒打来。郑蕊珠道：“我又不是嫁你家的，你家又不曾出银子讨我的。平白地强我来，怎如此毒打得我！”那个万虫儿那里听你分诉，也不问着来历，只说是小老婆，就该一味吃醋蛮打罢了。万虫儿一向做人恶劣，是邻里妇人没一个不相骂断的。有一个邻妈看见他如此毒打郑蕊珠，心中常抱不平。忽听



见郑蕊珠口中如此说话，心里道：

“又不嫁，又不讨，莫不是拐来的？做这样阴鹭事，坑着人家儿女！”把这话留在心上。

一日，钱已出到外边去了，郑蕊珠打水，走到邻妈家借水桶。邻妈留他坐着，问道：“看娘子是好人出身，为何宅上爹娘肯远嫁到此，吃这般磨折？”郑蕊珠哭道：“那里是爹娘嫁我来的！”邻妈道：“这等，怎得到此？”郑蕊珠把身许谢家，初婚之夜被人拐出抛在井中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邻妈道：“这等，是钱家在井中救出了你，你随他的了。”郑蕊珠道：“那里是！其时还有一个人下井，亲身救我起来的。这个人好苦，指望我出井之后，就将绳接他，谁知钱家那厮狠毒，就把一块大石头丢下去，打死了那人，拉了我就走。我彼时一来认不得家里，二来怕他那杀人手段，三来他说道到家就做家主婆，岂知堕落在此受这样磨难！”邻妈道：“当初你家的与前村赵家一同出去为商，今赵家不回来，前日来问你家时，说道还在苏州，他家信了。依小姐子说起来，那下井救你吃打死的，必是赵家了。小娘子何不把此情当官告明了，少不得牒送你回去，可不免受此间之苦？”郑蕊珠道：“只怕我跟人来了，也要问罪。”邻妈道：“你是妇人家，被人迫诱，有何可罪？我如今替你先把此情先对赵家说了，赵家必定告状，再与你写一张首状，当官递去。你只要实说，包你一些罪也没有，且得还乡见父母了。”郑蕊珠道：“若得如此，重见天日了。”

计较已定，邻妈一面去与赵家说了。赵家赴县理告，这边郑蕊珠也拿首状到官。杞知县问了郑蕊珠一词，即时差捕钱已到官。钱已欲待支吾，却被郑蕊珠是长是短，一



口证定。钱已抵赖不去，恨恨的向郑蕊珠道：“我救了你，你倒害我！”郑蕊珠道：“那个救我的，你怎么打杀了他？”钱已无言。赵家又来求判填命。知县道：“杀人情真，但皆系口词，尸首未见，这里成不得狱。这是嘉定县地方做的事，郑蕊珠又是嘉定县人，尸首也在嘉定县，我这里只录口词成招，将一行人连文卷押报到嘉定县，结案就是了。”当下先将钱已打了三十大板，收在牢中，郑蕊殊召保，就是邻妈替他递了保状。且喜与那个恶妇万虫儿不相见了。杞县一面叠成文卷，会了长解，把一干人多解到苏州嘉定县来。

是日正逢五日比较之期，嘉定知县带出监犯徐达，恰好在那里比较。开封府杞县的差人投了文，当堂将那解批上姓名逐一点过，叫到郑蕊珠，蕊珠答应。徐达抬头一看，却正是这个失去的郑蕊珠，是开面时认得亲切的。大叫道：“这正是我的冤家。我不知为你打了多少，你却在那里来？莫不是鬼么？”知县看见，问徐达道：“你为甚认得那妇人？”徐达道：“这个正是井里失去的新人，不消比较小人了。”知县也骇然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唤郑蕊珠近前，一一细问，郑蕊珠照前事细说了一遍。知县又把来文逐一简看，方晓得前日井中死尸，乃赵申被钱已所杀。遂吊取赵申尸骨，令仵作人简验得头骨碎裂，系是生前被石块打伤身死。将钱已问成死罪，抵赵申之命。徐达拐骗虽事不成，祸端所自，问三年满徒。张寅、李卯各不应，仗罪。郑蕊珠所遭不幸，免科，给还原夫谢三郎完配。赵申尸骨，家属领埋，系隔省，埋讫，释放宁家。知县发落已毕，笑道：“若非那边弄出，解这两个人来，这件未完何时了结



也！”嘉定一县传为新闻。

可笑谢三郎好端端的新妇，直到这日，方得到手，已是个弄残的了。又为这事坏了两条性命，其祸皆在男人开面上起的。所以内外之防，不可不严也。

男子何当整女容？致令恶少起顽凶。

今进试看含香蕊，已动当年函谷封。

